思無邪匯寶

叁拾叁

陳慶浩博士・王秋桂博士 主編

續金瓶梅（下）／清・紫陽道人 編

思無邪滙寶 ㊂㊓㊂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續金瓶梅］(下)

／清・紫陽道人 著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明清豔情小說叢書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值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爲《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爲《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爲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叢書總序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 ）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 〉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 〕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思無邪滙寶 ㊂㊉㊂ 册

目錄

思無邪滙寶 ㊂㊀㊂ 冊／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續金瓶梅」（下）

清・紫陽道人 著

續金瓶梅後集〔卷八〕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遊戲品

第四十一回　同床美二女炙香瘢　隔牆花三生爭密約

滿江紅詞。

燕子樓中。又捱過。幾分秋色。相思處。青樓如夢。乘鸞仙客。肌玉暗消衣帶恨。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影上窗紗。青燈歇。　曲池散。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東陽阡上。滿襟淚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那似團圓月。笑樂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

單說這孫媒婆奉着金二官人的命。來說娶孔千戶女兒梅玉爲妾。說了半日。孔千戶娘子不肯嫁。不料女兒梅玉自己甘心情願要嫁。做娘的見女兒長成。有了年紀。不知將來尋甚樣人家。沒奈何。只得依從他。也沒說財禮。孫媒得不的一聲。喜得走出門去。望金撻懶府裡去了。原來這金二舍人。番名哈木❶兒。娶得一房妻小。是粘罕將軍家女兒。又醜又妒。綽號母夜叉。天生的番性。常是帶着兩口刀。扯得硬弓。射得好箭。馬上打圍。和金營番將一樣打扮。極是粗惡的。金二官人生得白面硃唇。倒像個女兒一般。動不動見了渾家。不是打。就是罵。回不出句話來。却又不遵家法。時常在外眠花臥柳。串巢窩。鑽狗洞。現包着個婊子李翠兒。一兩夜不回家來。渾家知道。就是一頓馬鞭子。打得望影也怕。今日背着渾家。又要作孽。活該梅玉受苦。大睜着眼。往火坑裡跳。也是前生各人的寃債。孔家母子那裡知道。這孫媒婆聽得許了親。指望着

陰陽倒置之像

受得打也有本領

點題

騙媒錢吃喜酒。往金二官人處回話。到了府前。金二官人打圍去了。等到天晚回來。金二官人見孫媒回話。悄悄扯到一間空房裡。說道。他母親不肯。倒是女兒許了。聽得二爺一表人才。只圖個班配。連財禮也沒說。可不知二爺肯出多少財禮。依着這樣人材。少也得百十兩銀子。纔完得事。金二官人便道。許他五十兩銀子。兩對尺頭。兩牽羊。兩擔酒。再送上幾件釵環首飾。着個小轎子擡進來罷。說畢。嘆了口氣道。可有一件事。這府裡窄房窄屋的。沒處安揷他。等我尋個小小的房兒。安在兩下住着。他母子們往來方便些。孫媒道。可知好哩。他娘們正愁着怕不方便。如今二爺肯出一步好心。在外邊住着。這就是兩頭大。那裡算是娶得個小奶奶麼。二爺快尋下宅子。管倩好日子。就過門來。只是老身的媒錢。托賴二爺多多賞些。我不知費了多少工夫。纔說得成。他娘們那個是願意的。說着話。金二官人忙叫取曆頭來。看好日子。就去行媒

禮罷。再揀個黃道日過門。即有家兵送過一本曆日看了。是八月十一日宜結婚姻。會親友。該行媒禮。八月十六日進人口黃道吉日。該喜事臨門。定是成婚的。計較已定。賞了孫媒五錢銀子。笑着去了。却說這孔千戶娘子和梅玉。自那日孫媒去了。好生納悶。又不知金二官人是甚麼人。黎指揮娘子和金桂姐時常過來問道。這件事還該打聽打聽。纔該許口。他一個金朝的將爺家。不知深淺。姑娘怎麼❷就輕輕許了。知道後來怎麼樣兒。怎當得梅玉一心信那孫媒婆的話。只要貪金二舍人是個風流女婿。恨不得一時間倒在他懷裡。纔稱了心願。到了晚間。金桂姐請梅玉去房中同歇。各敍心情。取了一壺燒酒。兩塊薰豆腐乾。又是一大塊豬大腸。孔千戶娘子吃了兩鍾。不耐煩。先去睡了。待不多時。黎指揮娘子也去了。只落下金玉姊妹二人。在炕上腿壓着腿兒。把燒酒斟着一個鍾裡。一遞一口兒。吃到樂處。金桂道。梅姐姐。你眼前喜

摹寫深閨入情

也是苦心

事臨門。咱姊妹們會少離多了。說着話。不覺的流下淚來。梅玉道。咱姊妹兩個。自幼兒一生一長。昏不離腮的。長了三四歲兒。各人隨着爹娘上了官。也只道不得相逢了。誰想到了十七八歲回來東京。又住在一處。也是前緣。咱兩個從來沒有面紅面赤的。今日我這件親事。不知怎樣的結果哩。閉着兩個眼兒。一憑天罷了。金桂道。一個北朝的官家。不知他家下性兒好歹。姐姐你也還該慢慢的打聽打聽。因何一句話就許了。梅玉道。姐姐你還不知道。我想想咱一個孤兒寡婦。窮了的武職家。將來有甚麼好人家來提親。少不得也是落在那等窮人家去。掙一口吃一口。到了官宦人家。要有緣法。生下一男半女。還有個起發的日子。望着金桂道。只這前日來的劉姐夫。就是樣子了。一時間隨着個不長進的漢子。死又不得死。活又活不得。兩手捧着個刺蝟。還不知怎樣兒哩。說得金桂姐眼裡流下淚來。把一鍾酒放下。也不吃了。便道。姐姐

論命不論人原是如此相左

忽悲忽笑寫出兒女深情

你顧你去了。撇下我和這劉瘸子。還不知怎樣兒。他又發話去府縣告俺賴他的親。將來出官露醜的。我要不得退這親。只是一條繩子就完了。那有還過這日子的。梅玉姐道。姐姐你也不要心急。天生一個人兒自有一個窩等他。誰就知道前後的事。難道天生下咱兩個這樣一對人兒。單教咱受苦。自幼兒隨着爹娘。遇着兵荒馬亂。一日好日子沒過。如今長成一對人兒。就比着那富貴官宦人家女兒。也不見怎的不如他。只是他們命好。生下來穿綾着錦。偏是有那風流才子。俊俏的書生。和他班配。四時八節。有花有酒。夫妻們相親相敬的。也不枉了托生一個人。似咱們少吃沒穿。一尺鞋面布兒。問道誰要。我賭氣也不過這樣日子。不管他做大做小。是我前生的命。金桂姐道。只說那金二官人一個好風流人兒。終日在巢窩裡包着粉頭。想就是個知趣的。你兩個配了對兒。到了好處。也不想我了。說到這裡。兩人又笑成一塊。不覺春心

動火

鼓動。犯了從前的病。金桂道。從今年沒和你一個被窩裡睡。只怕忘了我。又眼前摟着個人兒。我也要咒得你那裡肉跳。說道。咱睡了罷。各人起來。收了壺盞。使水漱了口。又取些水。淨桶裡淨了手。換上睡鞋。鋪下被窩。把燈一口吹滅。那時七月。天氣正熱。把小窗開了。放進月色來。兩人脫得赤條條的。四條腿兒白光光的。映着月明如雪藕銀條一樣。兩人原是要慣了的。摟着脖子。一遞一口。親嘴咂舌。一片聲響。這個叫聲。我的親哥哥。親羔子。那個也答應叫道。我的心肝姐姐。沒般不要到。摸奶頭。捏花心。一翻一覆。頑成一塊。那裡像是良家女子。就是積年的娼妓。也沒有這等油滑的。要得睏了。睡到四更。金桂姐淫心大動。摟着梅玉。把兩腿一盤。只見淫水直流。梅玉起來。用手摩弄。又下得床來。如男人交接。相摩相盪。餘津相送。床下淋漓。甚覺有趣。未免隔靴撓癢。不知深入一層。金桂姐道。咱姊妹不久眼下分離。你東我西。不知何年相會。

實實的捨不得。咱聽得男子人和情人相厚了。有剪頭髮。炙香瘢的。咱兩個俱是女人。剪下頭髮也沒用。到明日夜裡炙個香瘢兒。在這要緊皮肉上。不要叫男人瞧見。日後你見了瘢兒好想我。我見瘢兒也好想你。梅玉道。不知使甚麼燒。只怕疼起來。忍不住。叫得奶奶聽見。倒好笑哩。金桂道。聽得說只用一個燒過的香頭兒。似小艾焙大麥粒一般。點上香。不消一口茶就完了。略疼一疼。就不疼了。那黑點兒到老也是不退的。你明日先炙我一炷你看看。笑得個梅玉在被窩裡摸着金桂的花兒。道。我明日單是在這上邊炙一炷香。叫你常想着我。金桂姐也摸着他乳頭兒。道。我只炙在這點白光光皮肉上。留下你那寶貝兒。眼前就用着快活了。大家又頑到不可言處。摟到天明。纔起來。各人家去梳洗。原是一個門裡住着。終夜如此。果然後來二人各燒香一炷。梅玉膽小。點着香手裡亂顫。金桂自己把腿擘起。見梅玉不敢點。自使手兒點

以此念佛立地坐化

忽入禪理

大丹道

着。摸弄一番。向白光光。紅馥馥。高突突頂上燒了三炷。口裡叫哥哥。兩眼朦朧。倒似睡着一般。慌得個梅玉用口吹。手摸不迭。梅玉只得脫下紅紗抹胸兒。露出兩朵緊淨尖圓如麵蒸的點心一樣。金桂低聲叫道。心肝妹妹。你叫着我。閉閉眼。想想情人。自是不疼了。梅玉果然件件依他。金桂用香兩炷。炙在乳下。疼得梅玉口口叫心肝不絕。二人從此晝夜不離。輪番上下。如雞伏卵。如魚吐漿。俱是不用形質。有觸即通的原來這樣妙處。一段禪機。待人參悟。正是。

雖無彩鳳雙飛翼。 自有靈犀一點通。

東邊日出西邊雨。 石女逢郎無限情。

又。

天人相合本來親。 兩目成交不用身。

待得男來女亦幻。 結胎生子是何人。

又。

陰交濃處一陽先。　二女成胎自合歡。

收得陰精陽亦出。　請君參透老婆禪。

忽一日。黎指揮娘子坐着。法華庵裡聾尼姑法圓過來說。大覺寺福清老爺傳了信來。請黎奶奶孔奶奶搬移在大覺寺西側閒房去住。如今都收拾起來。兩層房。有一個好菜園緊鄰着。當初的花園。如今改做三教堂。因有些相公讀書來往。不好使小尼姑們去住。來請你老人家去。守着寺近。也好做些鞋脚。常常說句話也方便些。孔千戶娘子道。我這裡因女兒人家提親。不知幾時就出門。那裡還去搬移。只好黎奶奶娘們自家去罷了。黎指揮娘子道。前日老師傅說留俺在寺西有位宅子叫去住着。倒也方便。因在這裡委下了。那裡又去搬匙弄碗的。從來說。破家值萬貫。一搬三年窮哩。如今孔奶奶娘們有了親家。你常撇得我

去了。我一個人住着孤孤的。倒不如搬了去罷。就取曆頭來。看了看。道八月十六好日子。有掃舍移徙安碓磨。正是中秋先一日到寺裡燒了香。好搬。說畢。老姑子過去了。孫媒進得門。滿臉堆下笑來。道。我可來報喜哩。金二爺聽得孔奶奶許了親。恨不得一霎就到手裡。賞了我一兩銀子。道。你往他女家討喜錢去罷。安排下兩對緞子尺頭。羊紅酒果食盒兒。件件俱全。問道你這裡要多少財禮。我說道。一家親戚。正經男婚女嫁的。有甚多少。你少也得三十兩銀子去壓桌面好看。可不知你老人家心下如何。要圖門面。他那裡人馬鼓樂。件件是大營裡有的。一個王爺家。不消費事。只怕你這邊沒有坐處。二三十兩銀子還不夠擺酒席哩。沒得倒着人家張揚得都知道。是嫁了女兒做小了。倒不如啞靜靜的。折了盒禮送進來。你這裡只備一桌酒菜。待了他家來的官兒。還費不多。孔千戶娘子點了頭。道。你也說得是。到那日先來說聲。我也好

備下根菜兒。孫媒又吃了一壺燒酒。袖着些果子去了。光陰似箭。不覺的到了八月十一日。孔千戶自從死後。沒有甚麼親戚。母子二人早起來。掃得地光光的。要等金二官人來下禮。黎指揮母子也來助忙。擺下了一張桌面。果子沿邊。又使兩領新席把地鋪了。只見等到晨飯後。先是兩擡食盒。兩擔泥頭酒。兩牽羊。俱是紅彩繩兒牽着。老孫媒領着進門。都是營裡番兵擔着進來。把個小院子站滿了。揭起盒擔。打發番兵們門前冷酒店坐下管待去了。老孫已把五十兩銀子扣起兩封。籠在袖裡。還有三大封銀子。使紅封套兒封着。放在一個泥金皮匣裡。又是一對小鑷絲竹箱。盛着金環一對。金掠細巧金花鬢釵手鐲。每樣兩對。十分齊整。打開大羢包。是一套織金緞紅袍兒。遍地錦藍紬裙子。做得現成的。又是一對綾。兩疋絹。八個紅綠布。使他自己做那底衣被褥。十分體面。待不多時。金二官人騎馬。穿着天藍金壽紗外套。大紅金蟒結

不言梅玉但言金桂動火此手筆高處

羅箭衣。錦帽雲靴。領了十數個番漢騎馬跟隨。到了門首。都一齊下馬。來拜丈母。再看看梅玉的花貌。十分動火。進得門。請出孔千戶娘子。磕了一個頭。平拜下去。孫媒即請梅玉姑娘出去拜見。那梅玉從昨日打扮。金桂姐替他勻臉梳頭。忙了二日。好不齊整。

舞鸞粧罷拭鉛華。明鏡當前散彩霞。
夜月影寒生桂魄。春冰暈滿映桃花。
夢隨仙珮憑青鳥。愁逐天香點絳鴉。
未得離魂如倩女。嬌容先已到君家。

金二官人進得門來。金桂❸早已打疊起行雲眼睛。要看個十分飽。恨不得從上從下一眼趷透。孫媒婆掀簾子。請出來相見。金二官人在大覺寺燒香時。久已看了八分。只這一看。孫媒掀裙子。扯肐膊。在旁誇個不了。道。選遍了東京城。也沒有姑娘這個苗條兒。又看着梅玉道。我說

婦女水性如此

二爺一表人才。像個畫生的一般。隨甚麼公子王孫。那有這二爺風流的。說畢。梅玉朝上一拜。退❹入房中。孔千戶娘子留席。金二官人只吃了一鍾茶。不肯坐。謝了又謝。只道是不成個禮。出門上馬去了。落下的席面。留下幾碗待孫媒。其餘打發盒擔上吃了。賞了一兩銀子。又回了兩雙男鞋。一副枕頂。汗巾香囊四件。又封了一兩銀子謝了孫媒。那知他暗裡已得了一半了。從來媒婆如此。金桂在旁看了金二官人。不覺十分酸楚。想起劉瘸子。心裡又惱又恨。這個寃家死了。我也不愁沒這個俏郎君。如今閃得我進退兩難。白白的守着空寡。誰肯來提我的。那黎指揮娘子也有些眼裡火起。對着孫媒說。求他早晚替姑娘尋個主兒。也只像這金二爺的就好了。孫媒道。我不知這位姑娘也沒許下人家。奶奶既然許口。我管情尋得比孔姑娘還要十全。只教他兩位念我聲。也強似咒罵我。說得笑着去了。八月十五日。黎家子母先到大覺寺

又出題

燒香。安了床帳。擡了幾件粗重家火去。看了看。宅子前後二層。後面一個菜園。原是花園。因做了三教堂。後來隔斷了。還有兩樹石榴。花開得紅火般。十分方便。是夜回家。買些酒果下飯。兩家作別。又是中秋。兩個寡婦孤女。一住二三年。好不親熱。明日一個要嫁。一個要搬。都湊在一時離別。不覺凄然腸斷。前世夙緣將盡。今生苦債難還。這一場離別。十分難捨。大家一場酸楚。只有兩個女兒哽哽咽咽。不好出聲。兩淚分流。也不像是姊妹。倒像婊子孤❺老情熱了要死的一般。有詩曰。

愁心一倍長離憂。到處明珠惜暗投。
雨冷鴛鴦同線裏。夜深燈火共床頭。
秋風忽隔同林鳥。古渡潛分並翼鷗。
斜月影低人易散。不堪紅玉落青眸。

按下金玉二女愁啼哭別不題。却說這三教堂。自從吳卜兩生員造起

艷史

眞是無聲戲

三空書院來。做一讀書公所。不時有本處監生秀才。四方遊客。時來玩賞留連。又栽了許多花木松竹。比李師師時加盛。那些太湖石緊靠東廂。已經與大覺寺隔斷一牆。還有那柳線垂牆。花枝入戶。那寺裡姑姑們也時來牆上折花供佛。與這書房爲鄰。自然要惹出風流話柄來。古人說三不可鄰。一不可與娼妓爲鄰。二不可與寺院爲鄰。三不可與書舍爲鄰。今日三教堂三件都占了。說出一件趣事。當時有三個監生讀書在此宿歇。一個名吳來之。綽號雲裡鬼。見有婦人。透風處就過。一個叫杜梅軒。綽號畫皮臉。到處刮涎。極沒廉恥。一個叫王魁宇。綽號雷公嘴。生得一臉黑麻。如錢大而深。鈎鼻鷹嘴。幾根黃鬚直豎得起來。有一丈高的長腰。爲人好酒行兇。常倚着有百十個氣力打人。就是個學霸。還有一件奇病。爲人不淫好鬪。你道是件甚麼病。他生下來。一根陽物有四五寸粗。足長一尺。以此爲苦。每日行走。使一根纏帶盤在腰間。又

奇想天開

如此老兒多多

趣倒

使一根長帶繫在胸前裹腰之上。一生只怕興陽。萬一興起陽來。勢不能行。立脹個死。急取涼水洗浴。纔不疼痛。所以三十餘歲。娶了四妻。不消半年。血崩而死。滿京人呼他爲雷公。人不敢近他。因和吳卜二生爭氣。要來此書院住家。一個光身。常在此宿。幫這些浪子相公騙酒食打混。因此三人在這書院。吳卜二生也不來照管。時常走來看看就去了。落得他三人受用。每常撇了婊子來嫖。琵琶絃索。一齊鬧起。弄得這大覺寺尼姑們。不得不興起陰來。當時大覺寺興旺。福清收了好些徒弟徒孫。也有大戶家女兒不愛嫁人的。媳婦和丈夫爭氣的。都來投做尼姑。光頭淨面。年少的婦女何止三十四衆。却有一個尼姑。原是外河小巷裡科子。因生得脚大唇粗。額凹口大。留不住客。老鴇打得狠了。他就取過切菜刀。剁下二指。把頭髮剪了。老鴇怕他尋死。不敢留他。也在寺裡出家。舊日情人。替這指頭做他一個鎖南枝甚妙。道。

至文奇文眞可不朽爲古今笑柄

砍只該砍你的脚。剁只該剁你那唇。削平了額髏。纔是個妙人。去一般添上一般俊。三般兒醜得蹊蹺。因此上客不臨門。

胡突蟲。拿着俺殺恨。俺也曾替你拉人。俺也曾替你扒皴。俺也曾替你拿虱子。使的渾身困。俺又不曾摸摸你的琵琶。俺又不曾弄弄你的瑤琴。去了我。看你燒火夯不夯。

福清因他情願出家。救他一命。只得留他。起名法淨。專管在人家裡化緣。住了半年。楊花舊性。人不要他。他又想着要人。常來這三教堂門前逕過。或是河邊洗這些舊衣裳。因與畫皮臉杜秀才舊日有交。約下明日五更。裝是佛前供養新花。來你書房採花相會。原來吳來之和杜梅軒同床一屋。如何背得他。只得晚間和吳來之說了。明日五更。有舊婊子法淨要來會我。只得了這個姑子。滿寺裡年小的姑姑們。就收拾個淨光。一個也不饒他。只不要叫王雷公聽見。弄不出好事來。那知王雷

一齣好丑淨雜劇

妙絕笑斷腸

公從外邊進來。正在窗外。取了一根板凳來擱着陽物。纔去出恭。聽得明白。暗記在心。只推不知道。到了五更。先起來。正是八月。天氣尚熱。脫得赤條條的。等這尼姑進來。叫他試試。藏在太湖石邊。只見杜梅軒披着衫子。悄悄的開了園門。回去了。那知王雷公來踏狗尾。不多時。法淨到園門首。見門開着。纔然擡步。王雷公一把抱往太湖石桌子上。早把褲子扯開。法淨久渴思淫。洞開門戶。不提防有此兇器。被雷公聳身一入。不覺如利劍剜心。兩手急推。那雷公力大久渴。剛入半截。血流如注。大叫救命。被杜梅軒來勸。方纔住手。法淨忍痛而奔。血流數月。遂成黃病。再不敢由三教堂前行走。也是佛法戒淫之報。不知後來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木」原作「目」，據上文改。

❷「麼」原作「該」，據務本堂本改。

❸「金桂」下原衍「梅玉」二字，據此段眉批刪。

❹「退」字原漫漶，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❺「孤」原作「姑」，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八）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廣慧品

第四十二回　悶佳人空房遭鬼魅　軟浪子借館效鸞凰

集唐。

芙蓉脂肉綠雲鬟。泣雨傷春翠黛殘。
歌管樓臺人寂寂。山川龍戰血漫漫。
千年別恨調琴懶。幾許幽情欲話難。
回首舊遊眞似夢。寒潮惟帶夕陽還。

話表金玉姊妹二人。泣別中秋。一夜同衾。十分繾綣。哭到天明。是八月

十六日。金桂要等送了梅玉上轎纔搬。梅玉要待金桂出門纔去。雇就轎子。只等金二官家迎親轎到。不覺日落。還不見孫媒來迎。好不納悶。原來金二官人懼內。怕渾家知覺。各處走覓了一座空樓。打點停留。纔來迎親。因此直到黃昏。一項結彩花轎。四個鼓吹。兩對紗燈。孫媒騎馬披紅前導。後隨着四個番官。又是一項小轎擡孔千戶娘子的。明知孔家貧窮。俱在門外下馬。街上立着。不肯進宅。立等上轎。吹打起來。圍了一門首人。那梅玉姐從早晨打扮停當。聽得一聲吹打。疾忙穿上金家下來的一套織金袍裙。插戴了珠子冠兒。鬢花釵掠。好一似九天神女乘鸞去。三峽仙妃借夢來。那一時婦女慌忙。孫媒歡喜。一齊撮擁梅玉上轎。金桂姐上前叫聲。我的姐姐。從今後離多會少。你只顧前程萬里。可撇下你這薄命的姐姐了。上前抱住。不覺放聲大哭。孔黎二寡婦亦各傷悲。拜了又拜。孫媒忙來勸個不住。道。姑娘喜事。今日因何啼哭。梅

生動有景

白日見鬼

玉只得上轎。桂姐看着下了簾兒。纔回房來。一行人燈籠火把。吹吹打打。轎馬人夫。如風似去了。不題。那時黎指揮娘子久已雇下轎子。等得不耐煩。一切家火是昨日搬去的。還有兩張床席。一個鍋。從早晨送去了。只隔着大覺寺二里多地。天色昏黑。叫過老聾姑子來。把空房門叫他鎖了。母子二人兩頂小轎。癡哥後隨。提着些零星物件。把皮箱粧盒放在轎裡。上了轎到新房子來。早有福清師傅叫兩個小尼姑來送了一斗白米。一斗麵。兩束松柴。一盤糖點心。一壺茶。等他母子過來。接着他母子的轎進去。可霎作怪。金桂姐下轎進得房來。只見一個穿白衣的秀才。手搖着一把金川扇兒。和桂姐笑了一笑。先進房裡去了。慌得桂姐叫道。這房裡有個人。是誰。黎指揮娘子道。那裡有個人。是你哭得眼花了。金桂姐進房點起燈來遍照。果然沒個人影兒。也不在意。小姑子斟過茶來吃了。道。俺老爺明日還自己過來看黎奶奶。笑着問訊了

回寺。不題。原來這座空宅子。相連有二十間。原是李師師家下人住着。今已二年沒個正主。因此空閒。倒了一半。後面又是個空菜園。一口古井。甚是空濶。只有黎家母子並癡哥三人住着前面三間正房。還有許多空房。蓬蒿長滿。門窗俱沒了。那時天氣尚熱。母子二人坐了一會。因是今日擁撮梅玉出門。都不曾吃飯。就把寺裡送的茶。吃了兩個糖點心。也就睡了。黎寡婦占了東間。金桂姐占了西間。前門無人。着癡哥打了個草鋪兒。一天月色。聽得左右人家吹彈行樂。還賞中秋哩。母子們孤孤悽悽。回房安歇。短嘆長吁的。吹滅燈。各人取便。關上房門睡訖。不題。那金桂想起梅玉來。如何睡得着。脫了上下衣服。搭伏在枕頭上。想道。寃家。你只顧揚長去了。撇得我冷冷清清。這等時候。你們一對花朶人兒。在燈前月下。吃完了合巹杯。可不知幹甚麼勾當。正是脫衣解帶。抓打拿情的時候了。聽了聽寺裡晚鐘敲過。秦樓楚館。絲竹笙歌。一派

文心巧筆

開了鬼門

的笑聲不絕。金桂如何睡得下。翻過身。朝外一看。月色滿床。又想道。這時候。梅玉定然睡了。一對新人兒只好略做些勢兒。斷沒有還坐着做客的理。罵了聲。狠心的寃家。我教得你那弄人的法兒。只怕你記不眞。百忙裡忘了。又怕你守着新人。只當在我懷裡。亂叫起來。倒惹出疑惑來。可不是我躭誤了你。一時間千思萬想。倒枕搥床。不覺肉麻一陣。又心酸一陣。兩眼朦朧。朝裡睡了。只蓋着一半單衾。把那白光玉股。蹺在床邊上透些風兒。好不快活。只見一個白臉的秀士。披着個白羅衫兒近前來。一把摟住道。我的姐姐。我等了你這幾夜了。一對姻緣今纔到手。金桂夢裡纔待細問。只覺把兩股分開。那話兒早到重門。緊抽亂送。渾身酥軟。但覺美不可言。四肢軟不能擡。一任他恣意兒掇弄便了。金桂心中美滿。待要問他。牙關緊閉。不能出聲。直弄至雞叫。忽然一推而醒。只見精流四溢。腰軟頭昏。兩眼難開。口中冷氣絲絲欲絕。天明不能

起身。黎寡婦見女兒不肯早起。先叫起癡哥燒水洗臉。見金桂還關着房門。明知道女兒大了。見梅玉出門未免有些動念。不好來驚醒他。直至日出三竿。聽得桂姐在床上呻吟。方纔推開門進來。正還倒着哩。只見他。

面如金紙唇如蠟。　鬢髮蓬鬆腰兒乍。
星眸緊閉懶難睜。　玉腕輕盈沈似壓。
海棠着雨不禁風。　胭脂零落腥紅帕。
夢裡分明一霎歡。　魂飛魄散難棨架。

原來人心不正。百魔俱來。不是外來的魔。即是自己的淫邪魔。情欲魔。恩愛魔。煩惱魔。種種心生種種魔。至那金桂姐。原是金蓮一轉。根基孽障正在色慾中着迷。因與梅玉二人柔情不斷。見他先已得夫。吹打而去。想到別人的恩愛。動了自己的邪想。又在空房中招出那淫魂邪鬼

忽入佛法

好關目

來。乘他妄想。魅他的眞精。久則眞精耗散。採盡陽魂。可以喪命。所以婦女不可使他引入邪道。他水性易流。比不得男子有些血性。黎寡婦見女兒這個模樣。諕得魂不附體。道。我的哥哥。你怎麼這樣虛弱。可是爲甚的。伏着枕頭。口對着腮兒。只見他一絲兩氣。渾身冰冷。纔待開眼。又睡的去了。疾忙燒些薑湯。扶起頭來灌了兩口。纔說出話來。眼流着淚道。娘。我是做夢哩。問他是甚麼夢。金桂姐搖搖頭。又不說了。扶着穿上衣裳。就有大覺寺福清走過來看。聞得金桂姐不起身。圍了一屋人。也有說是撥的日子沖撞了五道的。替他燒香化紙。胡混到午後。纔醒人事了。只是頭暈難擡。吃了一口粥兒。就不吃了。黎寡婦守着驚慌。捱到黃昏。母子二人不打燈守了一夜。方纔無事。從此黎寡婦移過床來。母子同房而睡。不題。却說這金二官人生怕渾家母夜叉得知。尋了兩進房子。在天漢橋大街上。是王尙書家一座羣樓。各樣床帳衣架俱全。等

至天晚。先點起樓上紅紗燈。都掛滿了。設了一大席酒果。請得親戚完顏活。拓跋相公。鬧房飲酒。只聽得吹打之聲漸近。知是新人將到。接出門去。換得一套新鮮衣帽。齊齊整整。又是少年。十分得意。到了門首。新人下轎。孫媒送過花瓶吉市。扶着上樓去。床上掛着大紅紗幔。燒得香烟撲鼻。取過銀壺。斟滿一杯合巹酒。金二官人吃了一半。少不得梅玉啓朱唇。露玉齒。略一沾唇。做羞不飲。金二官人笑道。我都吃了罷。取來一口而盡。又有那金完顏公子。拓跋舍人。許多親厚的番將們。走來鬧房。你敬一鍾。我讓一盞。都來看新人。掀裙子看脚手。鬧個不了。直混到二鼓散去。金二官人也有八九分酒了。上得樓來。掩上房門就寢。岳母孔千戶娘子另有一處管待。不題。這梅玉和金桂在家。日夜演習的一套兒風月合婚譜。是爛熟的。早已下床收拾。被褥枕頭都件件是備就的。故意做出些女兒模樣。坐在床邊。不肯脫衣解帶。那金二官人年少

風流子弟。積年在青樓勾搭婦女。件件在行。忙近前去。替他解帶寬衣。拔釵卸髻。梅玉也不甚强掙。由他溫存摟抱。不覺春興齊來。將銀燈一口吹滅。樓上紗窗亮槅。月光照進來。映着梅玉一身皮膚。如凝脂軟玉。美不可言。兩人女貌郎才。十分相配。正是。穿花蛺蝶原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枕畔鶯燕嬌聲。被底鴛鴦亂滾。俱不必細說。正是。寂寞更長。歡娛夜短。那時八月中秋以後。從三更睡起。不覺樂極。相抱而寢。直至日出。方纔起來。梅玉自去梳粧。孔寡婦進房看見甚喜。金二官人走下樓去。早有一起少年兄弟們。都來要喜酒吃的。又有張都統李衙內送來喜糕。煮熟羊肉。燒鵝燒鴨。大罎喜酒。在樓下熱鬧歡笑。如此一住三日。金二官人看梅玉越發風流。梅玉看金郎十分幫襯。或白日間相偎相抱。不等天晚就上了床頑耍。眞是。如膠似漆朝朝樂。倒鳳顚鸞夜夜新。那知道。福過災生。樂極悲至。那梅玉母子也只說道嫁得這個女婿。百

般豐足也就罷了。那知道。金風未動蟾先覺。暗送無常死不知。且聽下回分解。

續金瓶梅後集（卷八）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妙悟品

第四十三回 母夜叉髠剪玉佳人 孫雪娥夢訴前生恨

集唐絕句。

夫子紅顏我少年。嫁來不肯出門前。
於今拋擲長街裡。萬古知心只老天。

又。

潮生滄海野棠春。劍逐驚波玉委塵。
青血化爲原上草。人生莫作婦人身。

說盡人情之變

單表這男女爲人生大欲。生出百種恩情。也添上千般寃業。雖是各人恩怨不齊。原來情有情根。寃有寃種。俱是前世修因。不在今生的遭際。所以古書上說。那藍田種玉。赤繩繫足。俱有月老檢書。冰人作伐。那陰曹地主。有一絪縕司冥官。專主此事。即是說。絪縕化生的大道。或是該偕老的。百年舉案齊眉。或是該拆散的。中年斷絃反目。還有先恩後怨。空有子女。看如陌路仇人。義斷恩絕。縱有才色。視作眼中釘刺一般。總不與容貌相干。內中投合。多不可解。從那古來帝王卿相。受寵專房的妃妾。庶人百姓。離合生死的因緣。細細看來。只有夫婦一倫。變故極多。可見情欲二字。原是難滿的。造出許多寃業。世世償還。眞是愛河自溺。慾火自煎。一部金瓶梅說了個色字。一部續金瓶梅說了個空字。從色還空。即空是色。乃因果報轉入佛法。是做書的本意。不妨再三提醒。即如這金二舍人。是金主宗室撻懶的族弟。有權有勢。又是妙年。娶了梅

可憐

玉爲妾。年貌相當。也是一對好姻緣了。豈知暗藏因果。有寃報循環。原來金二官人嫡妻。是粘罕小將軍之妹。生得豹頭環眼。醜惡剛勇。弓馬善戰。即是一員女將。反似個男子一般。嫁得個金官二人。却白面朱唇。像個女兒模樣。分明有陰陽倒置的光景。那金二官人平生畏之如虎。却又第一好臊。專在風流場裡打滾捨命。被這渾家常是打過幾番。再不肯改。把這些家下使女們。俱不許到他跟前。有和他笑一笑的。就打成一塊肉醬。或使刀剜針刺。百樣奇妒。世所罕有。那金二官人因此看這個渾家又醜又怕。如羊見虎的一般。那一點陽物纔待舉時。到了面前。嚇得稀軟了。這渾家便道。你在外定是抛在巢窩裡。不把老娘放在心上。半夜裡一頓拳打脚踢。冬月趕在地平板上睡去。因此金二舍人反像鰥夫一般。年少浪子。如何捱得。偏又捨命的横嫖胡幹。今日放膽的娶了梅玉爲妾。不敢到家。只圖個一時快活。正是。老鼠趕着貓兒肏。

妄想做夢

快活

我也要怕

不顧生死。明是梅玉母子該闖入折磨地獄。纔有此事。當日一連三夜花攢錦簇。受用不過。梅玉母子商議。既是來爲妾。三日後該找尋大太太行禮。這個樓房裡沒個女人。可不知是甚麼所在。想是和太太說明了。兩院分居。倒也十分方便。想起孫媒的話。多管這正房沒甚人樣。不成材料。因此全不來照管。略使句話探了探金二官人。他又不肯言語。只將胡言支吾。全不放在心裡。從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爲。粘太太見金二官人一連三夜全不回宅。只說是隨兀朮打圍去了。使人去打聽。那差來的家人只怕主母。不怕主公。曉得他是做不得主的。到了天漢橋大街王尚書家樓上一看。只見一片紅紗錦繡帳幔。守着個嬌滴滴花朵似十八的美人兒。腿壓着腿兒。一遞一盅吃酒哩。悄悄不言語。回復了主母。險不吼倒了斑斕白額金睛虎。氣壞了性潑心粗的母夜叉。即時點起隨身女將二十餘名。騎上大馬。各帶長刀粗棍。自己換上

一領半新不舊的金蟒戰袍。腰懸利刄。親到天漢橋來。早有書童密密傳信。金二官人正然飲到樂處。用手摸着梅玉的胸前肉兒。好不快活。忽然聽得說太太來了。好一似。

天雷霹腦。冷水澆頭。斷了線的傀儡。木偶人絶了聲音。退了神的師巫。死泥神全無生氣。又像是麻雀見鷹。一頭鑽入深叢。不知生死。又像是山兎遭狗。兩腿不住亂跳。那顧高低。蛇入窟中仍掉尾。龜鑽泥底不伸頭。

原來這男子人有三樣淫。婦人有三樣妒。淫性不同。妒法也不一。問是那三樣淫。第一是有了宋玉潘安的貌。相如子建般才。不得一個絶代的佳人和我相配。這一生的春花秋月。對着個蠢婦愚妻。有句話和誰說。因此相如有思鳳操。子建有洛神賦。縱然淫奔失德。只爲這才色二字不肯放過。謂之才子淫。第二是那少年公子。遊俠王孫。擁着十萬腰

閒話有趣古今淫妒定案

纏。五陵裘馬。到那章臺折柳。狹斜看花。或是一擲千金。十千一斗。不妨他傾囊解贈纏頭。竊粉偷香苟就。謂之蕩子淫。第三是那登徒子。淫不論色。飲不擇泉。就是東施嫫母。黃髮歷齒的村婦。雞皮鶴髮的老嫗。一味包荒。不分老幼。劫奪平人。全忘廉恥。謂之兇荒淫。就有這三樣妒婦來配着他。第一是情妒。夫婦綢繆。十分愛戀。一夜也分離不得。忽然聞知丈夫有了外遇。或與婢子相通。不免吃醋撚酸。剪髮撞額。爭個不了。文君的白頭吟。蕙娘的廻文錦。妒到堪愛堪憐處。轉覺有趣。第二是色妒。婦人以色事夫。今日丈夫有了美妾。便覺於我冷淡。枕席不歡。風流味短。況我的年漸衰老。衆妾的顏色方少。如何比得過他。未免怕丈夫偏寵少艾。恐有以妾奪嫡之嫌。因此爭鬪。不許娶妾。雖然無后妃包納小星之德。也是婦人常情。第三是惡妒。生來一種兇性。一副利嘴。沒事的防籬察壁。罵兒打女。摔匙敦碗。指着桑樹罵槐樹。吵個不住。搜尋丈

戚南堂是也

好貨

夫。不許他睜一睜眼看看婦人。還有終身無子。不許娶妾。縱然在外娶
妾。有了子女的。還百計捉回。害其性命。或是故意替丈夫娶來。以博賢
名。仍舊打死。以致丈夫氣憤。這種軟鬏髻。多有自縊身亡的。謂之兇妒。
今日這金二官人遇的粘夫人。分明是兇妒了。自把軟鬏髻戴在頭上。
却去娶妾。可不葬送煞無罪的良人。有情的女子。當時金二官人一聞
得太太到了。好似呆了的。一聲不言語。丟下酒盅子。跳下床來。也不管
梅玉母子。披上衣服。不走前門。却從後門牽出馬去。一溜烟走了。梅玉
只道金二官人出門去迎接。忙忙勻臉穿衣。出房相迎不迭。行至二門
外軟壁屏風前面。猛然一見。但覺寒毛生遍體。烈火似燒心。你道甚麼
模樣。

戴一頂紅羢毳帽。上綴一顆胡珠。穿一雙綠線皮靴。斜鑲四
條蜀錦。紫膛色面皮。烏騰騰。眉橫殺氣。黃蠟般眼角。高突突。

面帶兇光。耳垂金環兩串。項掛數珠一條。河東吼地大獅王。

漢北翻天羅刹女。

當下粘夫人迎見梅玉出門來接。生得千嬌百媚。玉軟香溫。不覺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高聲大罵。好大膽的淫婦。臭蹄子。歪刺骨。引漢精。九尾狐狸。還敢這大模大樣。擺得浪浪的來見老娘。你和你那臭忘八搗得夠了。走上前。一把揪住青絲細髮。叫一群番婆女將。快將賤人衣服剝了。我慢慢的安排他。一個個如狼似虎。扯的扯。剝的剝。只落得貼身紫羅襖兒。鬧的哭的。亂成一塊。那孔千戶娘子正預備來見。聽得女兒一片聲叫皇天救命。往外跑不迭。撞見正打哩。只得上前磕頭。撞在地下。遮護他的女兒。❶粘夫人問道。纔知是梅玉的母親。越添惱怒。即取大棍在手。一頓好打。多虧房主人婆來救開。推着走在屋後去了。即時取布衣兩件。與梅玉換了。扶在馬上。回宅去了。孫媒婆正在樓上吃

喜酒。二三日不回家。也騙了許些喜錢。見太太到了。諕得鑽在床底下。篩糠似亂顫。那敢出頭。等得太太上馬回去。方纔鑽出來。一道烟走了。這孔千戶娘子怎肯干休。一直趕往孫媒家去拚命要人。哭出門來。母子不能相顧。在傍觀看的人無不嗟嘆。說金公子沒有主意。坑陷這母子二人。有詩嘆曰。

寶釵重合兩無緣。魚在深潭雁在天。
得意紫鸞空舞鏡。傳言青鳥怕啣箋。
金盆已覆難收水。玉軫長抛不續絃。
若向蘼蕪窗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

原來世上恩仇聚散。榮辱禍福。有一定的因果。不是偶然相聚的。這梅玉一見粘夫人。便覺有些毛髮凛然。十分恐懼。一似前生欠下他的債一般。那夫人見了梅玉。一似積世的夙仇。不知氣恨從那裡來。就是妻

報雪娥二十板之仇

妾不相容。也要慢慢的佈擺。豈有一見就凌辱到這樣的。自有前因在後案。不題。且說粘夫人把梅玉扶在馬上。蓬頭散髮。穿着上下布衣。到了宅中。粘夫人正面坐下。叫梅玉跪着。即時剝去底衣。露出那白光光脂滑玉潤的皮膚來。取過一根馬鞭子。不用三推六問。儘力的打了一百。只見皮開肉綻。渾身都是血口子。看了梅玉的香雲細髮。滾在地下。有二三尺長。一時氣憤塡胸。即取剪刀一把。自己把梅玉的❷頭髮剪下。用火燒了。做了一個髠頭賤婢。使兩個丫鬟押着在廚房燒火做飯。到夜晚推磨打更。要他活受。不許他死。即時逐往廚房啼哭去了。那粘夫人一時性起。忙叫家將。各處尋金二官人來。我和他講話。那金二官人知他平日的利害。不知走往那裡藏躲去了。當時有兩個厚友。一個是拓跋公子。一個是完顏舍人。俱是金朝勳戚駙馬家兒子。因此與金二官年齒相同。不上二十歲。終日在勾欄裡串。是一群狐朋狗黨。極相

英雄　好男子

厚的。那一時。金二官人不敢往別處去。從後門上了馬。走到拓䟲家裡。一個臉似蠟渣般。諕得焦黃。拓䟲公子接着。問道。新人還在樓上。因何不伴他過了三日。就下樓來。金二官人只不言語。一似掉了魂的一般。拓䟲公子笑道。想是那話兒藏不住。你家太太有些決撒了。你快實說。我們好救你。金二官人滿眼落淚道。如此這般。我顧了我走了。不知他們母子們怎麼受氣哩。央你使人兒去天漢橋王家樓下打聽打聽。我的人嚇破膽了。殺了他也不肯去。拓䟲公子笑道。待我使人去問一聲。哄得人嫁了你。可做不下主兒來。你也要憑天理。一面使人探聽去了。不上兩個時辰。那人回來說。太太回宅了。把凌辱梅玉剝衣採打。說了一遍。這金二官人只是哭。全說不出話來。又聽得說差人各處找他回家。問拓䟲公子討出一床被來。蒙頭而睡。再不敢出房門去。拓䟲公子笑個不住。大家商議。無法可救。這孔千戶娘子走到孫媒婆家裡。打個

粉碎。碰頭散髮。不住的叫皇天殺人。我家與你這老淫婦有甚寃仇。把我女兒塡陷。送到鬼門關上去了。我今死也死在你家裡。那左鄰右舍一齊來勸。纔知孫媒圖媒錢。騙了他家女兒。❸嫁在有名的母夜叉家。是金營第一個打老公的太歲。誰敢惹他。孔寡婦在孫媒婆家尋死上吊。不題。却說梅玉姐受打不過。到了廚房。只在竈前倒臥。渾身是血。擡不起身來。就要尋死自盡。如何得手。又有兩個大丫頭時刻不離。和他同起同坐。衆人見他受此苦楚。也有憐恤的。懼怕太太。誰敢和他說句話兒。怕他死了。送些湯水與他吃。梅玉只閉着兩眼不開。沒奈何。擡他上炕。❹朝裡和衣而睡。梅玉心中思想。我今斷送性命。也是前生命定。自己不想死在這裡。我的母親不知在何處。不覺哽咽失聲。滿眼淚如湧泉。又怕太太聽得。只得暗哭。到夜半三更。要起來尋個自盡。只覺兩手難擡。和衣睡去。忽然見一個人。武官打扮。戴頂將巾。有六十多歲。滿

幻想眞相

好因果

回頭是岸

口白鬚。領着個五六歲的孩子。上前問梅玉道。你跟我家裡去罷。梅玉不敢近前。那孩兒上前。梅玉忙去抱他。只見一個婦人。頭挽油髻。面搽鉛粉。穿着些怪綠喬紅的衣裳。上前把孩子奪了。却來揪住梅玉道。你還我的命來。你前生和我在西門慶家。同那潘金蓮淫婦。害了我一世。你却又賣❺了我守備府裡來。將我剝衣痛打。凌辱夠了。却賣在烟花巷裡。受不過虔婆打罵。自縊身亡。今日你也來還我債了。說畢話。拿起一個棒槌。揬倒就打。梅玉擡頭一看。這個婦人不是以前的模樣。只見赤面黃睛。一個番婆變的。和粘太太一般打扮。那武官孩兒都不見了。梅玉大叫一聲。痛哭而醒。聽了聽。正打四更。梅玉纔想道。這是我的前寃。該來還他了。

禍有因緣怨有根。　此身雖異舊寃存。
強梁當日誰能敵。　軟弱今生又被吞。

出題

如是我聞

如意不忘人𧰼恨。魯莊還化野豬魂。
始知萬事寬平好。結草猶能鬼報恩。

原來梅玉本春梅一轉。當日嫁在守備家。曾把孫雪娥痛打凌辱。以報私仇。後來嫁與娼家縊死。以此今世雪娥托生在北方金國。來報春梅殺身之恨。他是夙寃。自然見面就怒起來。這夢中的武官。就是周守備。領著春梅的兒子。未免有夫妻子母之情。所以要他抱着。被雪娥現了眞身。指出前仇。纔知道粘夫人一場仇恨。寃有頭。債有主。不是偶然的。梅玉從此吃了長齋。不生嗔恨。說是我前生的孽。埋怨不得別人。也就竈前燒火。同衆人做飯慇懃。全沒有怨恨的心。閒了。口裡念一聲。救苦難觀世音菩薩。這是一番忍辱功德。懺悔的道場。因此梅玉後來還得解脫苦厄。歸了佛教。不知後來性命如何。子母甚日相見。正是。月正團圓。一片浮雲生障翳。花纔爛漫。九秋風雨折枝條。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兒」字原無，據務本堂本加。

❷「梅玉的」三字原無，據務本堂本加。

❸「兒」字原無，據務本堂本加。

❹「擡他上炕」原作「擡上他炕」，據文義改；務本堂本作「擡在炕上」。

❺「賣」原作「買」，據務本堂本改，下文或同。

續金瓶梅後集卷〔八〕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悟妙品

第四十四回　劉瘸子告狀開封府　金桂姐鬼魅葡萄架

藥名詩。

牽牛織女別經年。安得阿膠續斷絃。
雲母帳空人寂寂。水沈香冷月娟娟。
淚抛紅豆天冬後。心苦石蓮半夏前。
滿地黄花落輕粉。當歸何事負金錢。

原來劉瘸子買禮來黎寡婦家看岳母媳婦。反被一頓凌辱。回家向親

戚們告訴。傍人甚爲不平。也有說。你從幼定的親。誰人不知。現有本夫。無人敢來娶。到底是你的老婆。只是你窮了。娶來不能度日。也是枉然。該央人去和他說。不如招贅進去。與他做二年生活。准算財禮。三年後成婚。倒可長久。也有說。你丈母嫌貧愛富。既不肯認女婿。定然要嫁個好硬主兒。壓住你不敢告狀。不如趁此機會。先告他個賴婚圖財。一張狀子到了開封府裡。官府再沒有拆散姻緣的。當官領了來。好。就留在家裡。如不好。還嫁他幾十兩銀子。也不折了志氣。劉瘸子氣忿不過。即走去尋開封府前一個寫狀的劉小川。是他一家堂伯叔哥哥。告訴了一遍。小川道。這狀極有理。咱劉家就沒有人了。白白的着人家賴了老婆去。也擡不起頭來。即時買了一張紙來。寫道。

告狀人劉朝。告爲賴婚圖財事。朝係千户營劉指揮之子。先年父定黎指揮女金桂爲妻。媒禮不欠。有原媒張氏證。今經

與包龍圖如何

多年。因父任山西守備。喪後貧窮。意在賴婚轉嫁。本月朝備禮登門。反行凌毆。兩鄰吳大證。坑賴婚姻。律有明條。哀天電審。含寃上告。

被告 黎寡婦 金桂姐

干證 張 氏係原媒 吳 大係鄰佑

原來開封府知府名烏古。是兀朮四太子營裡老都護官兒。因年老不能出征。陞在東京開封府。爲人七十年紀。生得紅面糟鼻。老而貪酒。見了婦人。不分美惡。綽號老臊狐。又不識漢字。斷事糊塗。隨手就忘。以此滿城百姓起一個諢名。叫烏黑天。那日擡出放告牌來。劉瘸子隨着衆人進去。遞上狀。有通使翻了漢話。說是告丈母賴老婆的。知府大喜。即忙出票拘拿。無非差得張千李萬。出牌來。隨着劉朝上西河崖大覺寺邊。去拘提黎寡婦。不題。却說這黎寡婦娘子。自從搬移在三教堂東裡。

招鬼

一面與大寺爲鄰。一面在書房間壁。又是幾間破壞空房。孤孤悽悽。無人作伴。日逐宅院子裡丟磚弄瓦。不得安靜。又因金桂姐遭了一場邪魅。弄怕了。夜間怕鬼。只得娘女二人同床寢歇。這金桂姐從梅玉嫁後不得信息。時常牽掛在心。每夜聽得那書房裡笑聲歌聲。和那木魚經聲。心裡不住動火。常是二三更天翻來覆去。睡不合眼。他母親心裡愁着劉家女婿告狀。沒精沒采。睡得鼾鼾去了。不管那桂姐長吁短嘆。整夜裡心想個情人兒。恨不得早早完了心事。正是秋盡冬初。夜長晝短。如何捱到天明。正然胡思亂想。似夢非夢。只見一個女子。聲音像是梅玉姐一般。在窗外細細叫道。金桂姐。你起來。我是梅玉。你的妹子。如今金二官人不在家。大娘又往母親家去了。夜裡偷來看你。還有件好事兒和你商議。慌得金桂姐披衣起來。穿了鞋脚。開門來。滿天月色。只見梅玉姐在窗外立着。瘦了許多。臉兒黃黃的。拉住桂姐道。我有一個妙

幻相

西門慶還在此豈不快活

人兒。悄悄的帶你耍耍。一邊說話問。走到一個大大院子裡。松竹陰陰。回廊曲曲。好不幽深潔淨。但見一架葡萄。結得垂垂可愛。

三生石上舊精魂。結子拖藤總莫論。
一樹情根原不死。此身雖異性常存。

二人正敘心事。只見屏風後走出一個官員來。打扮得風流。十分俊俏。只有三十多歲。戴着片玉巾。粉底皂靴。月白羅衣。搖金扇而出。笑嘻嘻道。多謝二位姑娘到此。小生候得久了。上前挽着手。往房裡讓。桂姐又喜又羞。纔待細問。只見梅玉道。這是金二官人府裡一位相公。和我往來熟了。我因姐姐房裡孤單。使他這裡尋下房兒。就此成其夫婦。免了你日夜憂煎出病來。於是穿月白衣的一手摟着梅玉。一手拖住金桂姐。不由分說。拖入房中。只見燈燭光熒。異香馥郁。三人在一張大床上。收下帳來。各盡于飛之樂。美不可言。直至四更。雞叫一聲。梅玉推醒金

倩女離魂

怕人

桂道。趁着夜裡。送你回去罷。以後每夜在這裡等你。再不可失信了。金桂姐但覺腰酥力怯。蓮步難移。細轉花陰。涼沾曉露。官兒送至園門。梅玉扶挽着走至窗外。悄悄進來。見母親睡熟在床上。還不曾醒。門兒依舊牢關。輕輕的上床睡了。好不快活。到了天明。母親起來燒水洗面。金桂姐曉夢方濃。只覺春心似醉。軟癱了一般。心裡還叫着知趣哥哥。合眼不能睜開。直睡至辰後。母親叫起梳頭。只推是一時頭暈。懶待(得)起來。母親那知其故。如此每夜三更。便有梅玉來叫去頑耍。天明回來。門窗俱不響聲。心中好不疑惑。白日裡想道。我今夜好歹問梅玉個明白。他這個人兒是那裡湊來的。恰好是我們二人的丈夫。他因何終夜在外。全不回家。敢是這人拐騙出他來。又來騙我不成。待和母親說知。恐怕革絕了這一場趣事。就不好見他了。等到天晚。母親睡了。夜至三更。窗外淒淒刷刷走得小腳兒響。依舊隔窗叫。桂姐快來。今夜

心花所到便成世界

又有好事了。不知不覺又走到窗外。梅玉姐和他挽着手兒。向花園裡去了。只見前日這個人兒。白石几上。把金尊銀瓶。玉杯牙筯。擺在月下。一架葡萄架底。許多美人列坐。四個小優兒箏築笛管。這個人一手摟過二女。在石几邊坐下。一遞一口吃酒。一齊唱起。

北粉蝶兒

生 鶴駕鸞軒。早備下鶴駕鸞軒。猛追思。翡翠軒葡萄家宴。❶邀幾個翠館紅鴛。隔天風吹笑語。還是故家庭院。搖曳着翠袖翩翩。笑踏破行雲一片。

南泣顏回

旦 寶鼎爇沈烟。一樹紅榴光艷。香羅書冷。怎能夠青鳥傳言。海枯石爛。靈犀一點。情還轉。恨陽臺雲隔巫山。借仙槎星返瑤天。

好詞逼眞元人

紅繡鞋小鐵棍拾去了

北上小樓

生你看那洛陽春色舊芳園。端的是香玉艷藍田。只落得魂消嗚鴃。淚斷啼鵑。西陵分玉椀。北路泣紅顏。恁兩個俊龐兒。恁兩個俊龐兒。隔春風重見相如面。醉葡萄。那時。那時流盼。花月好留連。到如今。時移物換。怎能夠鸞膠重續別離絃。

南泣顏回

旦記荷香葵放艷陽天。風簾翠捲。繡帶紅牽。藏春小塢。月明良夜初圓。角門斜掩。把嬌紅嫣紫溫存遍。墜弓鞋❷零落胭脂。分玉股高懸香茜。

唱到此處。只見那穿月白羅衣人兒眼中流下淚來。梅玉金桂一陣心酸。把眼淚滴在酒杯裡面。這些美人丫鬟輪番把盞。又唱。

北上小樓犯

生 瓊樓排翠庵。金屋列嬋娟。俺只見笙管聲悲。笙管聲悲。酒闌人倦。月缺花殘。俺待要銀燭重燒。銀燭重燒。早紅綃夢短。緱山簫斷。反做了輪迴公案。

北疊字犯

菩提苦度

旦 冉冉簾垂銀蒜。急急漏催銀箭。團團的白柳車。冷冷的黃紗幔。悽悽楚楚。早女娘們分散。滚滚見水淨鵝飛。滚滚見水淨鵝飛。早早的人離家亂。點點飄飄紙錢兒不見。明明是一堆黃土掩香奩。

尾聲

合 葡萄舊事情猶眷。只怕的隔世夫妻夢不全。今夜裡和你重整風流還不遠。

冷絕

唱完。小優和衆美人一齊散去。梅玉也不見了。只落了金桂和月白羅

又是一幅行樂圖

送上病了比紅李何如

佳句何來

異僧豐干娶妻生二子皆跨虎上升

衣官人。手挽同心。舌分香唾。酒興浸透春心。金桂自覺難禁。解開底衣。和月白衣人兒在葡萄樹下。使一條白綾汗巾。斜分其股。恣意取樂。月白衣人取將一件東西。紫團團有茄子大。徐徐用其津唾。納入金桂牝中。爽美異常。不覺淫精四溢。只見月白衣人解開綾巾。扶他睡入帳中。那金桂昏迷不醒。忽然雞叫一聲。月白羅衣人不見。梅玉又來送回金桂門首。說。姐姐將息幾日。我且不來了。金桂捨不得梅玉姐。抱頭痛哭。不覺❸驚醒母親。見金桂夢中啼哭。忙來推醒。原來燈暗空床聞蟋蟀。那裡有月明金屋列笙歌。道家謂之色魔。禪家謂之邪障。即此可以悟道達觀。

此事楞嚴常布露。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寂寥空萬古。風甌語。迥然銀漢橫天宇。　蝶夢南華方栩栩。班班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飛鴻去。

出題

都是害的李瓶兒病

當時汴京亂後。金人兩次殺掠。這些宮女佳人。才子貴客。不知殺了多少。枉死遊魂化爲青燐野火。處處成妖作魅。因金桂淫心日熾。邪念紛亂。有梅玉一事。日夜心頭不放。況他是潘金蓮轉世。一點舊業難消。今日又犯了葡萄架的淫根。故此鬼魅狐妖乘虛而入。化出當年西門慶的形像。攝其魂魄。不覺淫精四散。元氣太傷。白日胡言亂語。飲食不進。染成大病。一臥十日不起。黎寡婦慌了。走過大覺寺來見福清尼姑們。說桂姐見鬼。日夜滿口胡說。一似失魂的。來借些好茶去與他吃。這尼姑們有說該用符水的。該取硃砂❹定心丸的。送了些好茶蜜果醬瓜鹽虀過來。看看桂姐。果然臉如黃紙。眉眼不開。口裡亂喘。叫着十聲。只答得一兩聲兒。又有一件不好說的。陰中黃水溢流。時帶紫血。如那月水相似。把一床褥都濕了。使草紙墊着。只是不淨。正然亂着看他。只見一個公差拿着個票兒。和劉瘸子到了門首。大叫。黎寡婦。你女婿告你

賴婚哩。可同女兒去見官聽審去。把個癡哥諕得躲在床後。不敢出去。衆尼姑怕事。道。等二日再過來看你罷。說着。一齊散了。黎寡婦只得出門來和公人講話。先將劉指揮當初換了盅說做親是實。後來一根線也沒有見。一去十四五年。誰見個劉瘸子來。不怕你告。只是我女兒有病。現臥在床。如何去審。公人不信。黎寡婦道。上司一個官差。如何瞞得過。終不然。俺娘女怕見官躲了不成。遂請公人同劉瘸子進房去看。掀開簾子。果見桂姐床上合眼呻吟。十分病重。實見不得官。倒把劉瘸子說了一頓。道。瘸子。你也不通情。這等一家親戚。因甚告狀。自有原媒作保。多少備些財禮。兩下講妥了。那有個悔親的。如今這個狀子。一日官司。十日了不得。你令親又是個寡婦。一到衙門裡。大小都要使錢。原不該告這個狀。黎寡婦只得取出一兩首飾銀子。打發公人去了。劉瘸見妻子有病。也默默無言。道。但得你老人家不悔親。我情願進來給你養

老。我雖殘疾了。還有兩件手藝。第一件是上鞋。第二件是結馬尾帽子。俱是坐着掙錢。不用我這兩條腿的。你家下不招人使喚哩。等桂姐好了。我再央張姑娘來講。這狀子也容易消。黎寡婦無可奈何。只得答應着他道。你且去。着慢慢的商議。瘸子一跳一跳的去了。不知將來金桂親事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 此段眉批「心」字原漫漶，據影抄本補。

❷ 此段眉批「小」字原漫漶，據影抄本補。

❸ 「不覺」原作「原來」，據務本堂本改。

❹ 「硃砂」二字原缺損，據影抄本補。

續金瓶梅後集卷〔八〕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遊戲品

第四十五回　鄭愛香傷心烹雞　應花子失目餵狗

詩曰。

閱遍滄桑歎化書。莊周蝶夢笑蘧廬。
美人已作丹楓幻。故友真同朽麥餘。
白眼風塵金紫賤。黃粱天地鼎彝虛。
卮言便作玄經讀。齊物逍遙盡掃除。

話表金瓶梅前本說西門慶死後。清河縣遭金兵屠掠。城郭人民死去

大半。不消說本宅人亡家破。妻子流離。到了靖康二年。汴梁失了。二帝北遷。高宗南渡。這山東河北千里蓬蒿。把一個清河縣豪富之地。變作一片瓦礫戰場。劉豫爲王。占了河北。時常番兵過縣。養馬徵糧。把西門慶那些故人門客。也都死喪零落。十不存一。只有應伯爵經了幾番擄掠。走到外府地方。傳他已死了。後來在外日不聊生。走回家來。獅子巷口房都拆了。沒處安身。騙得張二官人和月娘賣莊宅的銀子也沒了。老婆害時症死去。並無棺槨。擡去埋在亂葬崗上。一個丫頭小黑女先前在外賣着盤費吃了。只有一女要回來投他。不料被金兵擄去。只落得一身孤孤悽悽。時常到謝希大家過幾日。不是常法。不消半年。謝希大死了。舉眼無親。見個親友。還油嘴誆騙過一二次。人人曉得應花子沒良心。都不瞅睬他。一個站立的去處也沒了。也只爲良心喪盡。天理全虧。因此到處取人憎嫌。說他是個不祥之物。一到人家就沒有好事。

感應篇曰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算盡則死即此

忽起波瀾照應前本妙妙

冷點生情

如鴟❶鴞一般。人人叫他做夜猫子。因鴞鳥生的猫頭鳥翼。白日不能見物。到夜裡乘着陰氣害人。因此北方人指鴞為夜貓。以比小人凶惡。無人敢近。因此應伯爵無門可投。想了一想。只有勾欄裡樂戶們。平日在西門慶家與我相熟。有些幫襯他的恩。或者見我應二爺還不忘舊。且住上幾日。看有嫖客到門。我原舊學得幾點絃子。還做篾片得些酒食。也是一法。那日趄到勾欄巷裡。幾年不到此地。想着當日少年和西門慶結拜十兄弟時。好不熱鬧。姊妹們門前站立得紅紅綠綠。一家常有十數個粉頭。幫閒的小優兒滿街亂串。踢氣毬。賣瓜子的閒漢串門子亂走。如今已二十餘年。又經此大亂。房屋拆去大半。靜悄悄的。只有幾個窮烏龜在門首矖馬糞。一個虔婆拄着拐。在門首買根豆芽菜兒。見了應伯爵。裝不認得。縮進門去。關了。如何一個熟人也沒有。麗春院門樓也倒了。但見巷口一座花神廟。是塑的柳盜跖。紅面白眉。將巾披

掛。因他是個強盜頭兒。封來做個色神。這些忘八們時常燒香求財。有好子弟進門。便來謝神。伯爵進得廟來。只得磕下頭去。嘆了口氣。吟詩一首道。

走遍勾欄四十春。　幫嫖幫賭老遊神。
笙歌鬧處言多趣。　酒肉場中味更親。
兒女喪亡無舊侶。　面皮餓瘦有窮筋。
何如做個烏龜長。　尚有焚香奠酒人。

也是二日沒有飯吃。餓得昏了。坐在臺基上佯佯睡去。只見西門慶進來。把伯爵當頭打了一杖。道。應二。你在這裡。我多時尋不見你了。我和你一生一世同樂同歡。看顧得你也不少。我死後。把我家人夥計俱奉承了張監生也罷。因何把李嬌兒也擡與他做妾。金兵破城。你就不能照管我家妻子。倒忍得把孝哥賣在寺裡。做了一千錢。天地間有你這

如此乃西門好漢

照應有生趣

等負心的禽獸。當初還曾結拜兄弟來。應伯爵纔待要辯。只見西門慶上前揪住胸脯。拿出尖刀。把伯爵二目剔去。昏倒在地。西門慶留下一根拄杖。道。叫你也受受。替人現眼。伯爵夢中叫饒。只聽得一人推醒道。應二爹。你如何在這裡。原來是勾欄裡鄭春兒。爲姐姐鄭愛香來廟上謝神。遇見應二在廊下打盹。因此認得他。纔來叫一聲。把夢驚醒。伯爵起來。搓了搓眼。認得是勾欄裡小優鄭愛月的哥哥鄭春。忙問道。你在那裡來。鄭春道。我來替俺姐姐鄭愛香上紙哩。他病了一月。纔好了。今日來還願謝神。二爹。這幾年就沒見你。因何在這裡。不到咱家去看看。伯爵道。我有十年沒到這裡。把門都改得通不認得了。因問道。李銘吳惠這幾年也沒見他。如今不知❷他在那裡。鄭春道。二爹。你還不知麽。如今李日新做了金朝斡離不都督的小舅。他姐姐姑娘都在府裡做了太太。好不富貴哩。上年寫書來叫了吳惠去投他。把吳銀姐送在王

好描寫

此乃應伯爵平生手段死而不改

爺宮裡。如今做了嬪妃。他吃了一個守備的俸。打着黃傘。滿東京誰不怕他。只落得俺們窮得通不像了。看了看伯爵。穿着一領藍布破直裰。袖子少了半截。油透的氈帽。捲着沿邊。皮掌的蒲鞋。只纏了一條脚帶。舊日油光的胖臉。瘦得尖長了。滿臉的愁紋。一鼻凹灰。恰像幾日沒有飯吃的。道。二爺。你如今坐着等誰哩。伯爵想了一想。如今說是我窮了。這小忘八怎肯招惹我上門。不如且騙他一騙。望着鄭春道。我這一向在東昌府和一個布客來賣布。有五百兩銀子本錢。他聞你家愛月兒。待來尋個婊子。我百忙裡想不起你家門首住在那裡。到了廟裡。等等這布客。至今還不到。因吃了幾鍾早酒。醉了。就睡着了。又問道。如今勾欄還有幾家。韓金釧兒。賽玉兒。一秤金兒。都還在那裡住。鄭春道。二爺。你不知道哩。當初這勾欄四五十家。少說也有百十個姐兒。如今還沒有十數家子。都是兵亂後搶得人亡家破。一隻鍋也沒有。纔來這裡住

畫出亂後苦趣

重在酒飯二字眼下急症

着。時時怕縣裡叫去當差。答應這來往營裡的爺們。但有些身分的。俱躲在鄉村裡熟人家去了。俺家愛月。從那年金兵破城就搶去了。只有俺姐姐鄭愛香。今年也三十多歲了。單單支着這個門戶。俺媽媽是楊梅瘡結毒發了。全下不得炕。如今年景荒亂。那討個嫖客。這些兵來養馬的。每日來闖門子。大刀背打着要酒吃。白白的坐了房。誰可見個錢麼。俺姐姐病好了。也要離了這勾欄。將來做了個孤墳壇。只好住鬼罷了。二爺有甚麼好生意。替俺幫襯。也不敢忘了你老人家。伯爵見鄭春認眞了。笑道。這客人姓趙號西泉。也有一二千本錢。馱了五百筩布來。臨清發不開。投着我賣。如今把貨卸在獅子街酒店裡。要個婊子包月。着我等他。這半日還不到。想是兌銀子去了。如今我且到你家裡。安排下酒飯。等等就在你家愛香房裡陪他兩宿再看。哄得鄭春笑道。二爺。咱家裡去坐着。在門首等。不強似冷廟裡白坐的。伯爵得不的一聲。和

鄭春出廟。轉過一條巷子。一周迴都是破牆。他家住着五六間草房。那討當初那些齊整門面。風流的鋪設來。但見。

門樓傾倒。巷户歪斜。青樓翠館。化作瓦礫蓬蒿。錦瑟瑤笙。變做蛩吟螢火。破牆無瓦少花開。站兩個怪綠喬紅醜婦。小巷有門稀客過。坐幾個鑽頭縮項烏龜。往來嫖客。轎夫扛夫騾夫。鬆腰不過百文。上下應官。大姐二姐三姐。見面多是一撈。花落不能招舞蝶。草深常是見烏啼。

進得門來。老虔婆拄拐出迎。全不認得。問鄭春道。是那位爺。我老眼花了。鄭春道。這不是常在西門老爹家的應二爺麼。虔婆點了點頭。讓坐下了。鄭愛香迎出來。穿着件舊青紬女衫兒。白絲紬裙。下面都破了邊兒。面黃肌瘦的。也是病纔好了。敘了幾句寒溫。坐了半日。一鍾茶也不上來。伯爵忙叫鄭春。你去門前。看着一個騎稈草黃大騾子的客人。後

面一個管家。背着個大跨箱。上寫察院封皮的。就是趙大爺。要約下來你家吃午飯。就過夜的。看着他。休要過去了。倒叫咱坐着等個不耐煩。哄得個鄭春在門首等客去了。那鄭愛香積年衏衏。進門見伯爵窮得不像。因此不甚接待。聞知領客到門。忙起去安排午飯。道。二爺休笑。還看俺是麗春院裡有體面的姐兒。如今一頓飯也整不來。自從亂後。那有個好人到這裡。無非是些窮兵官差的爺們。住一夜就走了。那個敢留他住。當初西門老爹在日。二爺來到。一時間酒席那件沒有。如今這院裡也沒了人。那些酒店魚肉鮮雞都不來賣了。只有個賣豆腐青菜的。賣一次就去了。只有火酒店賣兩條豬腸子。就是上樣了。一面說着。一面叫鄭春去取酒。先買幾個點心。二爺將就坐坐。待不下本。又恐伯爵不幫襯他留客。因此勉強去賒了一壺酒。一大根豬板腸。一塊豬肝。五個大鑪鑢。包豆腐餡的。拿來擺在一張破春臺桌上。沒有椅子。只有

飢者易爲食此雞之不幸

伯爵終以口舌救餓此亦快事

板凳二條。愛香心裡也甚不過意。伯爵見他養着一隻打鳴雞。因沒有食。只管跁地尋蟲吃。伯爵想他這雞吃。尋了個法兒。道。你家還有這隻肥雞。昨日趙大爺在布店裡。使管家拿五錢銀子去買一隻雄雞做藥引子。再找不來。要打家人。央我說情纔饒了。那得這一隻雞來。趙大爺的性兒。每飯要雞吃的。沒有雞湯。再不吃飯。丢下碗就走。因此他家知道性兒。每飯要宰雞的。有一件極通情。吃了人家一頓好飯。先賞一二兩銀子。纔算春資。倒是個使漫錢的好人。休要慢了他。虔婆聽說。忙把雞宰了。又尋出幾碟乾棗柿餅瓜子核桃來。擺在桌上。等到過午。還不見到。自己又到門首立了一會。道。該來了。哄着鄭春去街頭上看。休要錯走到別處去了。他却進來叫出鄭愛香兒在門首等着。自己進得屋來。叫虔婆去借張椅子來。好與趙大爺坐。都哄得去了。伯爵把燒酒鏇鏇吃個罄淨。見鍋裡雞熟。推去嘗湯。吃了一半。袖了一半。往外飛走。望

着愛香道。等我自己去迎他。不知是那裡擔閣了。一直往街頭去。見鄭春說。今夜萬萬休要留客。我一去就來。搖擺着去了。鄭春一家等到昏黑。甚麼是個人影兒。看了看鍋裡的雞。只有半鍋湯。連骨頭也沒了。桌上四碟果子也袖去一半。纔知道這應花子窮得幾日不見飯。故意來騙這一餐。大家又笑又惱。不題。却說應伯爵因二日無食。尋出此計。騙了鄭愛香家。回到一間破房子睡下。只見眼中疼如刀割。熱血直流。不消二日。兩目對面不見人影。纔知是我生平傷了天理。該有此失目之災。即便尋了一根竹杖來。往前探路。一日。遇着一個人騎騾子罵小廝。不覺把伯爵撞倒。忙下騾子。扶起來道。我不知是二叔。一時誤失。得罪。伯爵聽得聲音是開鹽店的黃四。就一把扯住袖子。滿眼落淚。再不放手。道。你當初在西門慶家。爲做鹽結債二三千兩。我也幫襯你來。後來你丈人着人告在按院。爲人命官司。我也攛掇着西門老爹。替你完了。

使伯爵供出三人小傳自己行樂圖文人妙事詼諧極矣

不曾知謝我。如今你做了大鹽商。就不認得你應二叔了。我和你講到官府衙門裡。你也找我十數兩銀子。黃四見他窮了撒賴。只得解開銀包。拿出五兩一錠銀子。道。二叔。你且拿去買件衣裳穿。等閒了。我請你老人家過去住幾日。伯爵接了銀子。纔放黃四去了。尋了對門姚二郎來。替他鑿了三四塊。買了一床被。一張狗皮褥子。又買了一張舊絃子。使了三錢半銀子。郁大姐死了。買的他家的。你說要絃子何用。原來伯爵失目之後。想他當日和西門慶所爲的事。沒有一點好事。以致今日失明。老無所歸。不久定做餓殍。如何是求食的法兒。平日學了一套走街的四不應山坡羊絃子。遂把一生事兒編成搗喇張秋調。好勸世人休學我應花子沒有後程。到了次日。把絃子背在肩上。走長街。募小巷。一邊走。一邊唱。這一縣人。誰不認得應伯爵。倒是好笑。到了西門慶家舊宅門首。那時張二官人亂後死了。將宅子賣與尙舉人。賃做當鋪。伯

爵來坐在一條凳子上。彈起絃子來。圍了一街的人。先說道。

西江月

天道平如流水。人心巧比圍棋。聰明切莫占便宜。自有陰曹暗記。　落地一生命定。舉頭三尺天知。如今速報有陰司。看取眼前現世。

白❸今日不說古人。難言往事。這一套詞。單表山東清河縣出一個富豪。名西門大官人。單諱個慶字。綽號四泉。他爲人從破落户起家。貪財好色。結貴扳高。家財有十萬之富。後房有三美之色。一個名號金蓮。一個名號瓶兒。又有使女春梅。各有專房之寵。後來因西門慶縱慾身亡。三婦俱喪身非命。編成金瓶梅小曲。奉勸來人。

山坡羊前

唱 清河縣。出了一個好漢。姓西門來名慶。他是個破落户出身。好管閒事。包攬衙門。開了個生藥鋪在縣前。十分的好勝。他喜的撞巢窩。尋婊子。鑽狗洞。結幫閒。拜交的狐朋狗友。他家裡白的銀。黃的金。紬緞店。典當鋪。人人欽敬。吳月娘做正房。他生得賢惠聰明。又娶了孟玉樓李嬌兒。何等的受用。有一日走到了紫石街茶坊裡。勾搭上武大郎的妻子。他生得五短身材。白淨面皮。杏核子眼兒。柳葉眉兒。三寸金蓮把名兒叫定。

搗喇

金蓮本是野狐精。　嫌他丈夫三寸丁。
搽胭抹粉門前站。　叫他男兒賣燒餅。
看見西門門下過。　故意把簾兒落了撐。

打落了紗巾忙拾起。門慶擡頭吃一驚。

那裡有這位天仙女。打下頭來我也不做聲。

對門有個王婆店。專會傳情慣私通。

王婆借名把衣剪。先騙西門一疋綾。

安下巢窠定下計。十樣磨光把事成。

白日通姦不足意。毒藥喪了武大生。

燒了骨殖用了賄。花紅酒禮把親迎。

武松回家告人命。使錢用賄問典刑。

刺配孟州上了路。妻妾纔賞芙蓉亭。

分明是謀殺本夫無天理。通姦爲妾大不公。

這是金蓮初起的事。看看天理報應得明不明。

山坡羊後

唱　他兩個似蜜調油。如膠裹漆。葡萄架。翡翠軒。直要得夜到明。明到夜。淫器包。白綾帶。千般淫巧。把一個來旺的妻兒。李瓶兒的母子。都在他手裡喪命。似這等偷養着女婿。暗耍了書童。見了蟲兒。也要和他擠眼來也。説舌頭。使心機。俐齒伶牙。狗肺狼心。偏是他的嘴硬。妖精。也是天理循環。把西門慶哄得醉了。連用了春藥三丸。一時把這好漢的命傾。神靈。纔弄殺丈夫。就和經濟通姦。趕出來王婆家裡。被武松摘膽剜心。纔問了潘金蓮的典刑。

山坡羊前

唱　有佳人李瓶兒。他生得十分美貌。他是花太監的姪婦。花子虛的渾家。他掌着家道。他有的萬貫家財。蘇木胡椒。玉帶金貂。紗緞綾羅。珍珠瑪瑙。緊鄰着西門慶的東牆。結拜了十

兄弟。在勾欄裡日夜胡鬧。這奸雄見色昧心。用機關。使圈套。
把花子虛的老婆偷瞧。勾引着上了梯。從牆上半夜裡成交。

搗喇

子虛原是傻大官。　萬貫家財没福看。
没要緊結識西門慶。　光棍行裡出不得尖。
結交了十個精篦片。　吃得嚼得整夜頑。
李瓶兒生得多美貌。　一見西門心裡歡。
淫婦姦夫通了話。　伴着子虛進勾欄。
門慶私回進了院。　通了姦夫把夫嫌。
越牆貼盡財和寶。　花子虛氣得了了烟。
甘心貼嫁西門慶。　一心又愛蔣竹山。
水性老婆眞該死。　拿着身子不值錢。

娶過門來受盡氣。遇見孽障潘金蓮。
二人爭寵生妒害。生下官哥被鬼纏。
千樣欺凌李瓶弱。忍氣吞聲實可憐。
養貓摑出官哥病。夢裡子虛來報寃。
不消數月瓶兒死。輸了身子賠了錢。
偷姦盜財害夫命。天理豈容淫婦❹姦。
瓶兒促壽折了福。門慶虧心也不安。
牛皮巷裡遇見鬼。一命依然喪九泉。

山坡羊後

唱 隔東牆喚貓兒。上了梯。進了房。飲酒排巡。百般的照樣兒頑耍。弄得個花子虛清門淨户。當的是不要錢的忘八。接的是倒賠錢的孤老。氣了個陰症傷寒。茶不來。水不去。下不得

床來。纔知道貼盡了姦夫。一口氣絶了來也。這淫婦看了日
子。大包着金銀。甘心去做第六房的下道。蹊蹺。既然弄得迷
了。因何把個窮醫生見了就招。精臊。怪不得生了個兒子。半
路無成。病遇天災。把你命兒天也不饒。

山坡羊前

唱 有春梅原是個使女下賤。他生得有些人材。在潘金蓮房
裡撒嬌撒慣。擁撮着西門慶收了。和金蓮狐朋狗黨。你替我
做牽頭。我替你做架兒。好一路養漢。架着個漢子。到處裡出
尖。一家子大大小小。誰敢把他遮攔。

搗喇

春梅原是一丫鬟。　生得模樣花朶鮮。
粉面嬌容櫻桃口。　伶俐聰明慣巧言。

雙陸骨牌般般會。　滾手琵琶和三絃。
捧茶送酒多利便。　疊被薰香久刁鑽。
白日和金蓮手扯手。　夜裡和西門顛倒顛。
三個人同在一床睡。　口裡噙着甚稀罕。
兩股金釵斜籠鬢。　髻揷鑲金碧玉簪。
蠻腰上下綾羅裹。　小脚紅鴛似月彎。
勾搭家人和女婿。　兩人一路把主瞞。
攪登得一家大小望影怕。　弄得西門入了九泉。
傳情引進陳經濟。　三人同榻晝夜歡。
弄得腹中有了孕。　秋菊悄悄把事翻。
大娘懷恨趕出去。　守備府裡又賣姦。
生下兒子得了寵。　買了雪娥私報寃。

賣到仇人烟花巷。自縊得（冤魂）實可憐。
暗認經濟成兄妹。背着守備晝夜眠。
張勝拿姦（殺了）經濟。又看上（人家）一小官。
常抱着（小官）懷裡睡。縱慾貪淫骨髓乾。
一陣昏迷歸陰路。沒（下梢）的（奴才）臭萬年。

山坡羊後

（唱）他是個九尾狐狸。粉面油頭。會吃人的腦髓。賣俏迎姦。拿班做勢。五國裡販馬的牢頭久慣。西門慶死了。寄東傳情。和陳經濟三人輪流姦宿來也。賣在周守備府裡。害了雪娥。又把他的家門來淫亂。可憐。和陳經濟認了兄弟。續上姦情。殺死在書房。纔完了姻緣。可憐。他害的是溜骨髓的病兒。塌了穰的西瓜。把一命纔塡還。

搗喇

三個淫婦不消說。當時有個應伯爵。
沙糖舌頭彎彎觜。到處有他揷上脚。
巢窩裡幫閒説能他。幫虎吃食人不覺。
損人利己慣奉承。傷天害理由他作。
舌尖口快愚弄人。背後挑唆把人説。
外名綽號應花子。光棍行裡是個擴上聲。
一生吃的西門慶。大事小事把他托。
恩人身死變了心。老婆家人往外撥。
哄着寡婦賣莊宅。留下銀子立文約。
一千文錢賣孝哥。不念前情把臉抹。
忘恩負義黑心賊。天理難容那裡着。

山東土音落韻巧絕令人噴飯

一部金瓶梅三詞收完見陶鑄之巧

說西門慶如滅如沒失目遭狗是眞報應妙在不說明是筆力高處

妻兒老小死個淨。　瞎眼叫化把書說。

三日不得一頓飯。　眼黃地黑死在泊。

一篭骨頭餵了狼。　狗也不吃嫌他惡。

我今編唱勸世人。　休學光棍應伯爵。

伯爵彈着絃子。說了唱。唱了又說。引了一街人。也有笑的。也有贊歎的。俱道。應伯爵做了一世光棍。騙得西門慶家破人亡。吃了他多少酒肉。使了他多少銀錢。如今老了。雙眼俱瞎。也是天報惡人。叫他編出這套詞來醒世。挨肩擠背的人站滿了。不提防一個叫街的小花子。領着一個狗。也在人叢裡打磚化錢。聽他唱了一會。只見⑤這個狗。猛走上前。把伯爵的左腿臁骨上。狠狠咬了一口肉下來。鮮血直流。還趕着亂咬亂廝。一羣人全打不開。把個伯爵咬得疼如刀割。使明杖亂打不退。衆人道。也是件異事。打開狗。那花子領着去了。問道是那裡花子。有說是

京裡下來的姓沈。在這清河縣二年多了。伯爵護疼。扯了一條爛脚帶來纏了。先是瞎。又添上瘸。一向在吳道官廟裡安身。住了二日全不起來。吳道官怕他死在廟裡。辭他出來。那時臘月寒天。伯爵膿瘡發了。變做人面瘡。鼻口俱全。三四日沒吃飯。出外尋湯水。跌死在街心裡。衆人捨領席捲了。抛在亂葬崗上。不消說被狼吞狗吃。餵了烏鳶。這是應伯爵的報應。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鵶」原作「鴟」，據務本堂本改。

❷「不知」二字原缺，據影抄本補。

❸「白」字原缺，據務本堂本補。

❹「婦」原作「夫」，據務本堂本改。

❺「見」原作「有」，據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九〕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廣慧品

第四十六回　傻公子枉受私關節　鬼門生親拜女房師

詩曰。
三代升聞事久訛。　漢唐方正重賢科。
安知詞盛功名薄。　更覺文深詐僞多。
燈火但將梯富貴。　詩書誰見挽江河。
常疑雲漢天孫錦。　不借英雄入網羅。

單表感應篇上有不欺暗室。不履邪徑。不彰人短。不衒❶己長。四句善

此回大有關係上下古今名場之弊當作通鑑觀

事。又說以惡易好。以私廢公。竊人之能。蔽人之善。沽買虛譽。包貯險心。強取強求。巧詐求遷。這是八句惡事。當今之世。那不欺暗室的是誰。不敢說是有的。到了排貶他人。誇揚自己。豈不是人人的通病。名利場中。自做秀才到尊榮地位。那個人不求情薦考。用賄鑽差。那有一個古板坐着聽其自然的。就有一二迂板先輩。反笑他是一等無用的腐儒。俱被那乖巧少年所賣。因此人人把這鑽營做了時局。自考童生就刻幾篇文字。借名家批點。到處送人。分明是揷標賣菜。眞爲前輩所笑。似此初進門已是假了。日後豈有替朝廷做出眞正功業來的。所以件件是假。一切裝飾在外面。弄成個虛浮世界。把朝廷的人材。子弟的良心。都引壞了。成此輕薄詐僞風俗。以致天下大亂。俱從人心虛詐而起。更有可笑的。是把他人的好詩好文。借來刻做自己的。自己的字畫詩文落了款。裝是名家的。又有那山人淸客刻得假圖書。賣那假法帖。假骨董。

經商市賈賣那假行貨。假尺頭。又有一種假名士。假年家。假上舍。假孝廉。依名托姓。把縉紳歷履念得爛熟。某大老是年伯。某科道是年兄。某名家是敝同盟。某新貴是敝窗友。無所不假。他却處處都行得去。還有以此網了大利得了際遇的。因此說。世人宜假不宜眞。一擔甲倒賣了。一擔針却賣不了。世間只有科場的事大。朝廷選取眞才。三代以上。只選舉賢良方正。漢唐宋以後。全憑文學。只考策論詩賦。定了去取。才算甲科。這是自己肚裡文字。不比口頭禪。那白紙上寫了墨字。又有宗族姓氏。鄉貫年貌。保結印在卷子上。臨時從縣到府。由本省布政司申送。東京開封府收驗了文書。彙名入場。到了那貢院。又查年貌脚色。交與那知貢舉的大學士大宗伯。當面抽簽分號。各進了號房。一人一個老軍守住他。如押着罪人一般。一連三晝夜。完了場出來。聽候揭曉。那場裡分內外兩簾。有執事官員。或收卷謄錄泥封對讀收掌不等。是外簾

官了。這看文字官員。或看策論。看五經諸子詩賦不等。是內簾官了。內外各官分定。一封了門。再不許片字相通。以防奸弊。使御史二員在場巡察。如有弊端。即時參提。所以這科目功名。再假冒不得的。那天上文曲星。梓潼帝君。又查他三代和本人的功德。纔中。謂之天榜。因此使寒士吐氣。三年燈下勤苦。得伸這一日之長。平步青雲。把白屋寒門。一時間豎起揷天的旗竿來。門首吹吹打打。烈烈轟轟。好不氣概。朝廷鼓舞人才。勸人讀書。正在此處。雖然立法甚公。怎當得人心巧詐。世代澆薄。到了那紀綱不振的時節。有一法即有一弊。那進身之始就壞了名節。豈有這等人造出通天經濟來的。且略說前代進身。一朝有一朝的壞處。即如漢高帝滅秦破楚。去春秋戰國三代夏商周不遠。還依舊選舉德行。薦辟人才。不專重文詞。豈不有些古道。到了桓靈之世。舉這孝行的。人人去廬墓三年。有一個孝廉。連舉六子。俱是在墓中生的。父母無

病時忤逆不孝。及至將終。也去割一塊豬肉安在腿股邊。裝是割股奉親。用了賄賂。使州縣申報的。平日倚強淩弱。打奪貪吝。却揑出一兩件讓產捐財的小事來。說是廉士。以此選舉。反做成無恥穢汚世界。種種可笑。及到東漢之末。賣官鬻爵。朝廷自己定下官價。大司徒禮部尚書定了五十萬。當時豪傑也有以此進身的。不說別人。那曹操奸雄。就是舉過孝廉的。因此選舉之法。更是沒有憑據。易於裝飾的。到了三國兩晉。仍舊薦舉。所以名士交遊大老。就以李膺爲龍門。郭泰是宗匠。一經品題。立時登了顯要。自此士大夫纔講這聲氣二字。六朝多用詞藻。元魏還有氣骨。故此說南人不及北人。當時科名不重。風氣不一。到了唐朝。太宗一洗積弊。策論詩賦定了制舉之例。纔專重文章。立法甚嚴。當時女后臨朝。公主多寵。又有斜封墨勅公主門下。宰相幕中。這些才人。以詩詞流傳宮禁。彈琵琶唱鬱輪袍的故事。漸以鑽營無恥。反做風流

才下感應篇註解

話本。❷所以士大夫輕道義而重風雅。淪夷至於後五代。名節掃盡。科名二字不及武夫。及宋太祖一統。專重理學。頗尊聖教。太宗把制舉定例。以策論表判爲主。不尚浮華。因此宋朝人才甚盛。多有理學大儒。乃是祖宗培植廉恥。以爲人才根本。後來蔡京用了六賊。立黨人碑。又分門戶。直到南宋。程朱張陸的理學不絕。甚至國亡主喪。還有文信謝枋一等人出來死節。挽回世運。你道這科名的眞假。豈不是一朝的大政。如何用得關節。私自可以巧取。便是上逆了天榜。下奪了王祿。不消說王法難容。那鬼神豈不暗懲。所以如今巧取功名的。多有反得大禍。亡身喪家。或是半路夭折。享名不久。殃及子孫。以奪其算。只是人不肯信。但有私門。誰肯不前進一步。如今因說一件科名因果。天送來一段富貴。却是不求而至。旁人用了心機。自己落得享用。却從不欺暗室。不貪女色中來。緊頂那琉璃光避色一段公案。却說汴梁自立劉豫爲王。大

金改了年號。傳下一道旨意。因科臣一本爲選取人才似備急用事。要東京開科選士。山東河南俱就近在開封府考取孝廉。齊王劉豫接了旨意。抄付開封府。將告示貼起。

開封府爲奉旨開科。廣蒐異才。以備國用事。照得人才爲一朝之英俊。選舉乃三代之大公。拔茅彙征。古今盛典。自宋君不道。五賊專權。崇安石之僞學。立蔡京之私黨。以致人才淪落。國祚傾移。南北交兵近二十年。聖教不明。官人濫冒。遂有以牧圉而司民社。韋弁而代賓興者。政務廢弛。職此之由。我大金奉天崇教。尊聖敦儒。上馬而勤戎略。投戈則事詩書。凡有前代廢紳。山林隱逸。已經拔用。其或窮簷蔀屋。晦跡潛修。抱器待時者。亦自不少。州縣有司限本月內徵取申送。一照宋朝制舉舊例。務期從公拔舉。各試所學。以膺新寵。不得阿

歷說諸弊使寒士吐氣

說盡考官之病可憐門外漢一字不知

私濫冒。干進鑽營。有負闢門至意。特示。

大金貞祐元年　月　日

那時金主自靖康二年擄了徽欽北去。這些士大夫那有個讀書的。只好東奔西寄。以延殘喘。忽然見了金朝開科的告示。秀才們人人嗟嘆。各整舊業。以備科舉。止有富家子弟。大老門生。希圖進取的私人。未免還依宋朝末年的積弊。即改名換面。買號代筆。換卷傳遞。種種的法兒。或用賄買了外簾貢舉官。使他連號倩人。或買通了內簾看卷官。和他暗通關節。第一場頭篇頭行上用某字。二場頭篇末句上用某字。三場某篇用某字。或是本生文理欠通。先將策論試題先期與他。改成一篇好文。又暗中記號。自然人人服是眞才。因此富貴家子弟。多是坐倩着現成官做。不用費力讀書的。可憐這些苦志寒窗貧士窮儒。一等這個三年。如井中望天。旱苗求雨一樣。到了揭曉。場中先將有力量通關節

天亦無詞

的中了。纔多少中兩個眞才。滿了額數。把卷子付之高閣。再不看了。這些簾官們且去飲酒圍棋。在場裡耍鬧。捱到開場。哄得這些窮酸們不知做了多少不靈的好夢。只好替人作嫁衣裳。白白的來陪上三夜辛苦。一冬的盤費。有多少失意的名士惱死了的。看官細想想。你說這樣不公道的事。從何處伸寃。把那天上司福司祿星官。文曲魁星。主文明的神道。又查甚麼三代。問甚麼陰功。倒不如使財神多多積些元寶。就買完了一場科甲。好不省事。又有一詩感嘆末世功名之假。

朱衣墨面本同文。隔紙糊名内外分。
脱殼蜣蟬仍在土。沖天鵬鶚已摶雲。
夭桃和露原多種。宛馬嘶風自有羣。
瓦破門開疑造物。六經糟粕正堪焚。

又。

佳詩可傳

移文不借北山巒。　周孔支離但守殘。
一字難炊高士甑。　數行如拾進賢冠。
空傳神鬼難窺字。　未見葫蘆已化丹。
司命不專青紫案。　日邊紅杏倚雲看。

當日有北京一學士。要中江南年家的兒子。曾受此家三千金重托。後不能還。因此要中他兒子以酬此債。臨期。京考主河南貢舉的翰林是他的門生。姓姚名棟。是一個宿學名家。受了老師之托。封就三場題目。寫在一張紙上。使他將年姪某人傳在半路中僻靜無人的去處。把關節與他。那時自然按圖索驥。不消論文字的了。那年姪姓王名泰。字不驕。是個破敗公子。以酒色爲事。那曉得此事。忽然接了年伯的書。叫他去遠接大主考。有秘話相傳。他原無志功名。去接得遲了。到了南薰門外。大主考不好進城。在一淨寺中等他。迴避了外人。半夜裡傳將王公

子來。把從人趕逐。却向一間破寺廊下坐着。細細的將那學士老師的題目關節一封。交與公子收去。叮嚀囑咐。不可輕洩。入場須要小心。怕字句有差。外場被貼。雖有關節也無用的。王公子聽說。喜之欲狂。將題目藏在身邊。恐怕遺失。暗將此帖。扯破底襟塡在裡面。姚主考說話已畢。叫公子不可出門相送。招人耳目。自己即時上轎進城。貼了迴避。封門而坐。這樣機密。眞是鬼神不測的了。那知這裡就有鬼神出跳。偏會弄人。那時八月。天氣尚熱。王公子因接遲了主考。策馬奔馳。趕得渾身是汗。見主考去了。脫下底衣。搖著扇子。忙叫家人去沽酒找婊子來。要痛飲一醉。有些快活得發癢起來。家人見他酒興發了。只得去取了一瓶老酒。對門河邊有的是半邊俏。找個來陪唱。公子開懷在伽藍廊下。裸體歡娛。和這粉頭猜拳行令。赤着身子。一拳一大杯。吃得酩酊大醉。問了問寺中沒處安歇。滿廊房都是寄的柩櫬。穿上底衣。跟着粉頭巢

窩裡宿去了。睡到天明。賞了婊子一兩紅銀。揚揚得意而去。只道是蟾宮折桂十分准。那曉得畫餅充饑一字無。因此說。暗室虧心。神目如電。當時廊下寄一柩櫬。是祥符縣官之女。山西聞喜縣人。名喚蘭娘。年方二八。聰慧讀書。因感時疫。病故在外。寄柩在淨寺廊下。因父新陞官曹州。日久兵亂。不能來取回故鄉安葬。已經七年。遊魂渺渺。常在寺中聽些佛法。每有靈怪。那時在廊下親聽得關節之事。一一記明。見王公子挾妓狂飲。對神不敬。即知此人原無科名之福。可惜一段功名付於此人之手。將他解下底衣襟中關節題目白紙一條取出。暗藏於香灰爐底。叫他做一場空夢。看有好人來。我也收個門生。不枉我一點芳心。隔世去憐才好士。做出一段佳話來。有詩曰。

千里難逢女伯樂。　人間安得鬼宗師。
陰陽本自無心合。　聲氣何從對面知。

照應前事

抱璞免投和氏璧。竊符如遇魏宮姬。

投珠按劍眞堪笑。閨俠猶知國士誼。

却說汴京西河橋嚴秀才。因前年在尼姑福清庵裡讀書。被鄰家女子金桂調戲。夜雨私奔。幸得避在韋馱殿過了一夜。次日搬回家中。母子貧窮度日不過。只得求了一館。教幾個小學生讀書。每年館穀不過十五六金。明知不足養身。借此讀書。三年苦攻。文學飽足。也是個決科的了。因見了開封府開科的告示。考期不遠。常在寺裡宿臥。讀至三更方睡。那日睡到半夜。忽聞敲門。只道是和尚來取他的家器。忙起開門。只見一女子進來。諕得嚴秀才想起那年金桂淫奔的事。心裡好不跳起來。只見那女子上前深深一拜。道。妾非生人。乃王知縣已故之女。寄柩在此七年。久不還鄉。知君是一正人。特來哀求。有一好事相報。今科題目我已盡知。還有關節可通。俱在此紙。君係陰德君子。功名必大。但求

公子倒是高品不肯虧心

將妾靈柩送至山西聞喜縣。我家君現任曹州。可以相報。妾爲憐才。原非邪鬼。君子謹言。即將一條白紙送在案上。一閃而去。嚴秀才驚醒。却是一夢。果然窗案上邊一小封白帖。寫得策論題目關節分明。好不驚異。天明起來。梳洗已畢。整了衣冠。忙向廊下尋覓。果有一杉木柩。上寫聞喜縣小女王氏蘭娘之柩。嚴秀才一見悲感。上前焚香四拜。默祝不敢有忘。即時向書店中把策論文章俱照題查來。念熟。改了三次。成一全璧。把關節秘藏。不題。却說王不驕是一好酒混鬼。嫖了一宿回家。看看底衣襟內封的題目。不知落在那裡去了。回來廊下和婊子家找尋。全無踪影。大主考說的話兒。好像做夢一般。自說原無此念。只當作做夢罷了。到了八月中秋大比之期。也隨着科舉進場。胡胡突突進完了三場。就去吃酒。接小娘。頑耍去了。這嚴秀才果然到了場裡。就是那個題目。依他所說關節。做得妥貼。錦繡一般。經過改的文字。自然不同。到

筆法好頓挫

揭曉之日。中了解元。那主考也大喜。自謂得人。又不負老師所托。可作終身知己。到了拆號塡榜。揷花赴宴。却不是王公子。是一個姓嚴的。河南府洛陽縣嚴正。府學廩膳生員。習書經。諕了一驚道。王公子定是賣了關節與人。自己不來進場的。心中疑惑。次日衆門生謝宴。即拜大座師。送些公禮。主考待了茶。只留嚴解元說話。引至後軒。以酒相待。細問中間有幾件異事。因說起。某篇某句某字。似乎有心。中間必有緣故。不妨明教。今日師生如父子。且不可諱。嚴解元乃至誠君子。將從夢中得來始末。說了一遍。主考大驚。乃信暗中有鬼神。功名各有天命。是人力不可強爲的。主考自去入京。不題。嚴解元赴宴回來。先拜天地祖宗。老母業師。次日絕早到淨寺廊下。備下豬羊酒果。金紙銀錢。朝上行九拜師生之禮。又做了七晝夜功德。次日即差新投門下的家人。往山東曹州太爺王知州處。下了舊治門下晚生的書一封。備了一分大禮。金帛

自當拜門生大勝今日拜門生者

杯盤。書內詳寫夢中見蘭娘。手授科場題目一事。以求送柩還鄉。目下已備人夫車馬。但不得王宅親人。不敢私動靈櫬。伏祈差的當親人來京。同送至山西貴塋安葬。願執門弟子之禮。以成世好。王知州見書大驚。痛哭不絕。因差族姪同家人張大。連夜赴汴京。也回了嚴解元一分賀禮。擇日起行。嚴解元換了素服。親自隨行。不一日。到了聞喜縣王宅祖塋。早有族人傳聞此事。闔縣親友送殯設祭者甚多。嚴解元自備一祭。因作一篇祭文。奠酒焚帛。高聲跪讀。不覺悲啼落淚。曰。

大金貞祐三年十月越朔五日。門生嚴正。謹具牲醴香楮。致祭於故蘭娘大座師之靈曰。因維靈蘭心蕙質。玉瑩金貞。豈幽冥之間隔。乃聲氣之潛通。宅神於玄漠之野。韜光於窅茫之庭。人神何由相接。文章安得折衷。而乃流光耀采。凝神入夢。笑迷盲之肉眼。懸照膽之冰鏡。彼魚目而混珠。假穿窬以

遊戲之文可以當泣

邪徑。神之聽之。俯首而笑。收其功於漁人。不結網而能釣。豈洛浦之珠投。非冥淵之犀照。分題疏義。析奧合符。彼揣摩而不得。我契合以安如。非天上之班馬。即鬼中之董狐。彼人而妾。我鬼而師。既受知於國士。豈獨於幽冥而我遺。千里執紼。絮酒炙雞。借以報素車白馬之誼。尚饗。

祭畢痛哭。爲之不已。自此與王知州家敍了世好。回至中途。忽夜夢一秀士來謝。說。我蘭娘也。感君生死交情。已蒙超拔。轉女成男。他日與君同朝。該在你門下中舉。特來相謝。問其姓名。不答而去。這是功名中一段公案。可見苟取徒勞。這嚴解元不遇着蘭娘。當日韋馱殿不淫女色。也是該中的。鬼神相助。不過順水推船。助他一蓬風順。且聽下回分解。

天命一定才知鬼亦無功此竿頭一步

校記

❶「衒」原作「眩」，據本書《太上感應篇陰陽無字解》改。

❷「本」原作「木」，據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九）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遊戲品

第四十七回　木瓜郎語小莫破　石女兒道大難容

金剛經

佛告須菩提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衆生之類。若卵生。胎生。濕生。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何以故。須菩提若菩薩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即非菩薩。

此回從情字色字結入滅度色相眞是天花亂墜從來理學禪宗無此辯才

金剛經一段。專言無相二字。要知此相原從心生。還從心滅。相從心起。於何能無。這一回要從淫女心中滅度色中形相。到了無相。自然無心。即潘金蓮可以立地成佛。當下指點。借此笑林化爲禪棒。却說那黎寡婦見金桂姐魂不附體。終日裡見神見鬼。又弄成一件血症奇疾。正然愁惱。不料女婿劉瘸子開封府告下狀來。門首吵鬧。到晚去了。黎寡婦請了醫生胗(診)脈。說是血虛邪想。取了一帖定神丸來服了。母子相守。連夜不敢吹燈。日裡還哼哼的叫半日纔醒。直到天明纔得合眼。如此半月。金桂略吃些飯。梳得頭。纔下得床了。只有血症不止。終日浸淫淋漓的。渾身不淨。流得個美人面如黃蠟一般。又長出一件奇怪的病來。從此再不消想那紅豆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你道是件甚麼病。

高突出一層橫骨。緊束住幾朶花心。丸泥封固。秦兵難進函

奇文奇想令人絕倒

如此舉業當行

谷關。石壁堅深。巨靈誰闢蠶叢路。我待價者也。反成韞匵而藏。吾何畏彼哉。自此終夜不寢。人莫不由斯户。捨正路而不由。哀哉。天之將喪斯文。欲博施而濟衆。能乎。前以三鼎。後以五鼎。則茅塞之矣。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求在外者也。管氏亦樹塞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桓魋其如予何。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城門之軌。馬不進也。吾豈匏瓜也哉。洪水横流。病莫能興。猶緣木而求魚也。量然後知長短。其間不能以寸。請嘗試之。民猶以爲小也。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宜若登天然。非之無舉。刺之無刺。是猶棄井也。實不能容。於我心有戚戚焉。委而去之。當如後患何。

這個病。是天地間女子固閉。血脈不通。以横骨塞其陰竅。止留一線走小水的路兒。人有此奇疾。遂致終身失偶。醫家無藥可治。俗名石姑。佛

指出禪機

經中說是石女兒。隨有西子的美貌。也是中看不中吃的。多是一種愚蠢幼女。不曾經人道的。有了此疾。他不疼不癢。做了枯木死灰。倒像絕欲參禪。忘情息念的一個得道的女僧。那金桂姐生來色根不斷。慾念方新。如何捱得這個病。如今弄得有了色心。沒了色相。好不難受。自此病長成了横骨。那血症也止了。邪魅也不來纏了。依舊調脂抹粉。打扮得如帝天仙女一般。劉瘸子打探着桂姐好了。使張都監娘子過來面央。說他情願進門招贅。做養老女婿。上鞋結帽子。儘自養得家。問衆親戚打個醵。討幾貫錢來。買幾疋布絹來。完成他一生的事。也是兒女的命。定下的親。誰不指望個好女婿。要不依從。到了當官。我當初提親是實。誰敢不實說。這黎寡婦因女兒大了。又感了一場惡疾。怕日久求親不便。見都監娘子一面勸他。又一面說硬證的話。沒奈何。只得應承了。道。既是親家來說好話。我也沒奈何了。甚麼大財大禮。指望來光彩我。

看個好日子。買幾疋布來。把他兩口兒成了家。在這門口開個鞋鋪。我娘女管着做鞋。他就管上底。倒是好笑。這樣一個女兒。招了個皮匠。也省了去求人。他先銷了這張狀。進來不遲。說畢。張都監娘子謝了又謝。回去了。過了二日。劉瘸子寫張和息狀子。勾消了官司。把個宅基賣了。他却買了一擡禮。四個布絹簪環首帕。也費有十兩銀子。進來見丈母同張都監娘子。磕了兩個頭。看定十一月初三日成婚。招贅進門。那金桂姐大病方好。看着劉瘸子。滿眼落淚。正是。好馬却駝癡漢。拙夫偏遇佳人。世上多少不相配的事。說好命苦。

今年春比去年春。　北阮翻成南阮貧。

淡色桃花偏遇雨。　苦心梅子不成仁。

紅綃拭淚香猶剩。　錦字裁書夢未眞。

自是名芳無主賞。　隨風片片付溝茵。

大善知識到了

金桂姐雖是女身未破。從與梅玉二人晝夜演習淫慾。拈花弄蕊。久已知趣。又兩經鬼魅採取元精。把那男女的樂處。比久慣的還深一層。到了十一月初三日。劉瘸子上浴堂裡沐浴了。穿了一套新布衣服。請過張都監娘子來。與金桂上頭。完房。草草的治買了一副新被褥。添上些花粉首飾。隨身衣服只做得一個紅紬衫兒。那日都監娘子看着上了頭髻。修臉提眉。送進房來。和劉朝坐着。也斟了一杯合巹酒。桂姐滿眼是淚。哭不出聲來。也不肯接。瘸子取了。一口吃盡。留張都監娘子。也不好住下。拜了兩拜。回去了。却說這金桂姐平日想起丈夫來。常是眼裡出火。一似妖精見了唐三藏。恨不得一口咽下肚去。今日見了劉瘸子。好似木偶人得了道的一般。那瘸子見桂姐回臉朝裡。全不看他。他却自己取了一壺燒酒。將兩碟鹹菜一頓吃乾。弄得醉醺醺的。要做新郎。這兩條瘸腿。要步步巫山神女行雲的路。上上那銀漢牛郎渡鵲橋。將

筆力閃幻使人笑得腸斷

模寫妙手

好貨

此等客人不少

一條白布褲子脫了。一口吹滅燈。纔跳了兩跳。爬上床去。被金桂推了一交仰巴踏。好一似癩蝦蟆吃蒼蠅。前合後仰。通爬不起來。掙閫了半日。起來向金桂肩上一摟。叫道。姐姐。睡了罷。被桂姐劈臉又是一個巴掌。連身一推。好一似瘸鱉爬深缸。把頭伸一伸。通上不來。滾過身子。向金桂又一摟。被桂姐連脖子又是兩拳。好一似熱鍋的白鱔。把腰拳在一堆。再動不得了。只這三推三摟。瘸子的身子稀軟的。金桂姐又惱又笑。道。可不砢磣煞人罷了。心裡恨着。却使手去摸他那腰間的物。原來是有名無實的半瓶醋。二尾子。縮得好似一個蠶蛹兒模樣。鱉嘴兒骨突着。原來瘸子摟了摟桂姐三摟。又被推打不過。不得上手。早已津津淫液傾囊出。汩汩元陽見面投。這叫作是見面禮。不曾進門。先投了一個領謝的帖子進去了。又叫作是隔牆醉。不曾吃酒。但見了望竿。就醉倒了。原來劉瘸子是經金兵砍傷了脚胯。把腎囊縮了。只一個卵子。又

無乃太簡乎曰可也簡便是正覺

泾根又動、

暗應前集金蓮的樣線索細密

常腫得光光的。行不得人道。又見桂姐生得美貌。摟了一把。即時走洩。算完了一場洞房花燭了。豈不省了多少邪態。金桂見此光景。只得自己脫衣而睡。劉瘸情知內外本錢俱空。不來惹事。自己睡得齁齁打起瞌睡來。一頭倒下。通不似人。兩條瘸腿伸開。金桂起身細看一看。但見。

身腰短促。好似八九歲嬰孩。腎縮卵枯。又像七八旬老叟。垂囊如敗棗經霜。裹頂似僵蠶在繭。土作泥人成體相。傀儡學舞少提梁。

睡到半夜裡。金桂姐想了想。道。如今這廝已是辭不得他。只好留着做個死樁。正好隨便尋個得意人來。做些風流事兒。料這瘸子也捉不得姦。也管不得我。尋思已定。到了天明。劉瘸子起身謝了丈母。自己門首收拾一間門面。開個皮匠鋪。也買了幾雙舊鞋在門首做幌子。桂姐戴上鬏髻。也就常來簾子前看街上的人。瘸子那敢問他一聲。還恨不得

活像

找個好漢子奉承他。一口話不來。就罵個死。又是待武大郎的舊樣了。到了迎春時節。三教堂因今年科舉大場。招了許多秀才在此會課讀書。河南八府生員。那沒有盤費的貧生。多有來三教堂做公所的。時常在金桂姐門首經過。也有來他家裡縫鞋補靴的。金桂在簾子裡也看上了三五個年少的書生。風流的秀士。自己的住房却與那書樓相接。只隔了一塊太湖石上的老梅枝。探過一半來在這院子裡。這秀才們手裡拿着本書。探頭探腦的。金桂姐也半遮半掩。人不看他。他又要看人。哄得人看他。却口裡胡罵。大凡淫婦多是如此。那時有一秀才姓潘名芳。字子安。生得風流典雅。慣走青樓。搬了一個婊子劉素素在三教堂書樓上宿。時常開放樓窗。看着這院子裡。見金桂姐打扮得俊俏。不似個良家。在樓上。劉素素望着桂姐說道。借個針來。與相公縫縫衣帶子。金桂道。俺家裡沒人送去。你自己來取。劉素素跑下樓去。到金桂房

淫根再動

□得妙

裡說些話兒。吃了茶。纔知是皮匠的老婆。好一個妙人兒。回去說與潘秀才。又是一個在行積年。慣鑽狗洞的。只使了一兩銀子。兩枝玉釵兒。托着劉素素送來。道。潘相公有心要會你會兒。又不使一個人知道。這金桂姐正是久缺着這個衙門。要借個署印的鬆鬆腰兒。笑了笑。也不推辭。相約在半夜裡越牆在樓上相會。金桂連聲至肯。劉素素過那邊去了。忽然天下起雨來。從午後下了一夜。把這佳期誤了。天明却是宗師考這大羅遺才的日子。一羣秀才們原是沒有科舉來考遺才的。連夜各將被褥送入城中去宿。五更預備進開封府考去了。劉素素也回了勾欄。三教堂秀才一人不在。只有王魁宇。綽號王雷公。他原不科舉。落下他看守書房。在樓下中間兩條長凳上睡。把臥房門的鑰匙也帶得去了。那時天氣炎熱。王雷公吃燒酒灌得爛醉。脫得赤條條的。仰劈着兩條黑毛粗腿。將他那話兒取出來。累垂垂如剝兎懸驢。足有一尺

又一大善知識到了

積年慣家

淫根四動

餘長。每日盤腰。甚覺墜得深重。即取一把大學士椅子來。把那話兒平平擱住。似一軸古畫相似。然後側身而臥。好不快活。只覺鼾鼾入夢。鼻中齁響如雷。眞乃雷公也。乘着酒興。那物挺得又大長許些。王雷公睡去。不題。却說金桂姐前夜秘約下書樓相會潘生。因雨阻隔。一夜無眠。用手摸摸劉瘸略借發興。那得有些人氣兒。天分旣小不堪用。又有一卵在外支撑。略一到門。又犯了前病。門外先謝了恩。常被金桂打出房去。在鞋店裡打個冷鋪睡。不敢言語的。那夜月明如晝。金桂要踰牆赴潘生之約。先將劉瘸打發在鋪子裡睡去了。却等至二更將盡。內外不聽人聲。街上狗也不叫了。悄悄出得房門。丟塊瓦兒。細細嗽了兩聲。全無人應。用一小凳踏着。扳那梅枝兒。上得花園牆。原不甚高。却接着太湖石下來。園中靜悄悄。不見人影。走過三教堂。到了三空閣上。是潘相公的臥房。或者不料我今夜親來。先自睡了。桂姐慾火燒心。上得樓來。

淫根五動

當頭一棒

如是乃能降伏其心

見樓門大開。月明中照見一個人睡聲如雷。兩脚長伸。一身黑肉如鎮殿將軍一般。不是那潘相公的風流模樣。想了一想。既到此處。怎肯空回。就在此人身上略潑一潑心中的火。也不枉來了一次。上前纔要推醒。只見一張椅子上擱着一件東西。像是一疋青布捲成個長卷子一般。却如何一半在腰裡。不曾解下。上前仔細一看。原來是一件怪物。紫筋暴露。凹眼圓睜。足有尺餘。粗如截瓠。險不驚倒了少年好色東鄰女。半夜奔鄰的狐媚精。待使手一摸。又怕驚醒此人。有命難逃。無門可入。悄悄移步出閣。依舊越牆而過。回房獨寢。諕得花心亂縮。橫骨高撑。用一小指也不能入了。何況是丈夫的陽物。尋思一回。不覺滿眼落淚。說道。小的不堪用。大的又不能用。想是命合孤鸞。不宜有夫。因此生了血症。長成橫骨。再不消貪想風流。誤了芳年。不如出家在大覺寺中。看經懺悔我前生罪孽。到了五更起來。與母親痛哭一塲。拜了四拜。辭別劉

六根四果盡在此中

此之謂老婆禪

瘸。要上大覺❶寺修行。挽留不住。母親只得送到寺中。與福清見畢禮。說金桂出家一事。福清見金桂少年。聰明好頑。不肯收留。怕日久凡心不退。再要還俗。壞了山門的戒律。黎寡婦把福清扯在僻靜處。細說金桂病後生出一件殘疾。變成石女兒。如今守着丈夫也無用。又不生兒女。不存體相。只得皈依佛法。福清纔領受了。叫了劉瘸來。立了一退親出家的券帖。看個吉日。把金桂削髮。起個法名曰蓮淨。拜了三寶。教他念經禮懺。正是。色歸無色。相還無相。色相俱無。是名滅度。淫女化爲石女。愚郎化成木郎。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覺」字原無，據上文及務本堂本加；下文或同，不贅。

續金瓶梅後集卷〔九〕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淨行品

第四十八回 蓮淨度梅玉出家 瘸子聽骷髏入道

詩曰。
綠靄紅霞竹徑深。一庵終日靜沈沈。
等閒放下便無事。着意看來還有心。
小卉時開參色相。山禽自語足圓音。
拈來即是天眞佛。擊碎虛空量古今。

話說黎金桂因淫想招魔。鬼交成病。天生半路變了個石女兒。把那平

眞大佛法一部楞嚴

生貪淫好色的心。弄月嘲風的性。不消勸化。一時冰冷。猶如火滅烟消。霜凋葉落一般。可憐一個花朵般女兒。狐狸精相似。當初和梅玉姐安排着花攢錦簇。殢雨尤雲。不知得了丈夫如何受用才肯罷手。那知道有貌無緣。有才無命。兩個美人不曾得一日快活。俱落在火坑苦海。一個嫁了金公子。止有三日夫婦情分。被主母妒狠。剪髮髠頭。打爲奴婢。再不得見丈夫一面。一個嫁了劉瘸子。半身殘疾。全無人道。幾番要淫奔苟就。偏遇着孤鸞寡宿。又生出個絕戶病來。板骨橫生。石門緊閉。廢而無用。自是兩人前生寃孽。折算他當日縱慾宣淫迷惑愚夫之過。故此天罰其淫。以孤寡疾病。凌辱折磨。准算他前生罪孽。此是一定的因果。當日同母親黎寡婦到大覺寺福清座下。改了法名蓮淨。向佛前拜了。把青絲細髮分開。先剪後剃。那消半日。變成一個清秀的尼姑。剃得頭白白的。換了一茶褐僧衣。戴上一頂玄緞僧帽。小小僧鞋。合着纖纖

又有陳姑風致奈何小生不免動火幸得無門可入

玉掌。念起佛來。眞是拈花天女。紫竹觀音。就有邪心。已被一條封皮把那傍門鎖住。正是。水火爐中封姹女。鐵門關內鎖狐妖。有詩爲贊。

寒雲散盡留殘月。　夜雨晴開返太虛。
不堪明月思餘蔗。　已見秋江空舊魚。

當時拜了福清。黎寡婦痛哭回家。劉瘸子因身無所歸。還在門前且開鞋鋪。倒做了乾女婿。不題。蓮淨雖出了家。因梅玉日久無信。常沒處探聽個信兒。忽一日。孔千戶娘子走到寺裡討籤。撞見蓮淨。却似黎家桂姑娘。怎麼出了家。兩人問訊了。請到齋堂裡。才知桂娘因病修行。細細告訴。金二官人娶了梅玉三日後。做不下主來。如今被粘太太鎖在家裡。求生不生。求死不死。通不容俺娘們見面。我終日在孫媒家坐着要人。隨任打罵。他也不敢進去見一見那母夜叉。那金公子走去關外。還不敢回家。早知道女兒沒有造化。倒不如出了家。還清淨些。說着。哭起

文字巧幻

金蓮以慧成淫蓮淨淫能生慧成佛反早蓋非慧不能淫也是一是二

來。蓮淨想起前情。也不覺淚流滿面。道。俺兩人這等一樣的命苦。只說他得了好處。我不得如他。誰想他倒在難中。如今還不如我。世間事那裡想去。孔寡婦道。桂姑娘。你平日千伶百俐。又和我女兒比親生姊妹般同。就尋不出條路來救他救兒。也是天假其便。孫媒因孔寡婦說要告他。十分着急。忽一日。粘太太着人來叫他。不知深淺。只說是因娶了梅玉的帳。不料是他家太太找個媒婆去。要賣梅玉出門。怕金二官回家費他的眼目。孫媒不知道。躲去大覺寺。推燒香上會。不料撞見孔寡婦。兩人見面。又是一場大罵。險不在禪堂裡打起來。福清和知客都勸開了。蓮淨原是聰明。又歸了正果。却尋出一計來。說。孫媒。你既說這一門親。把玉姐母子坑陷得這等。也該進他宅去看看梅姑娘。終不然。你一個外人。年六七十歲了。那母夜叉就打你不成。他既然來叫你。好歹去走一遭。孔大娘也不埋怨你了。孫媒道。說的也是。我拚着這老性命

便是忍辱法門

去走走。隨怎樣的。看看梅姑娘再做商議。我還來這裡回你的說話。吃了一盅茶。孫媒婆去了。孔千戶娘子坐在寺裡聽信。不題。原來母夜叉粘太太。見梅玉上竈做飯十分殷懃。滿口裡太太長。太太短。不叫他也來服事。罵着他也不怨恨。已不甚難爲他了。只怕金二官回來。一時防備不嚴。再有串通怎了。不如找個媒人來。把他賣在娼門罷。因此家人又來叫孫媒進府。不干那尋妾的事。他自己膽虛。諕得躲了寺裡。商議就。硬着膽。進得金將爺府來。見了太太生得凶狠。似一隻母虎。坐在大暖炕上。磕下頭去道。不知太太叫小媳婦做甚麼。太太道。我家買了個業障來。不知是那個媒人做的事。如今放在屋裡。七粗八細。一些做不來。沒得養着吃閒飯。你與我快快尋個主兒。領出去。不許賣在這東京。不拘那裡娼家樂戶。做幾兩銀子。打發他去罷。孫媒道。小媳婦去看看他本人生的才料兒。好出去尋主兒。太太道。你領他去。有一個番婆正

多有殺人作福的善人齋公

媒婆嘴使老孔寬心

淫人慧根可以成佛

在炕上納繡佛旛。見太太說。忙下炕來。和孫媒往廚房裡逕走。只見梅玉姐正刷鍋淘米做飯哩。見了孫媒。不敢言語。只裝不認得。孫媒見他剪得頭光光的。使個手帕裹着。好不心酸。到了前邊。辭過太太道。小媳婦知道了。三日裡就來回話。可不知太太要甚麼財禮。好去兜主兒。太太道。我如今和四太子娘娘當了一會。要大覺寺白衣觀音閣上明日進旛。去捨一百兩銀子的香錢。速速賣了來。要做香錢哩。孫媒磕頭去了。

欲施善事遠燒香。却賣良人去作娼。
後面殺人前面捨。結冤造福兩相妨。

孫媒出府回到寺裡。把粘太太的話說了一遍。又見梅姑娘在廚上做飯。雖手帕搭着頭。還笑嘻嘻的。休聽外人虛喝的不知打得怎樣兒了。如今要賣出來。只倩一百兩銀子。要來這寺裡進旛。捨在觀音閣上哩。只這一句話。蓮淨道。阿彌陀佛。我有了救玉姐的法兒。除非老師父做

此念佛之功能使惡報消除處不必拘前案矣

這一件功德罷。即時請過福清來。道。這件功德。只要老師父一句話。玉姐就活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福清姑子不知來歷。只見孔千戶娘子先跪在地下。蓮淨也磕下頭去。道。師父只許了慈悲他這件事。弟子管有一計。全不費難。叫他母子團圓。一場陰隲。福清扯起來道。你說來我聽。既是救人好事。我佛家以慈悲爲本。那有個推辭的。蓮淨合掌當胸道。如今粘太太說和四娘娘一會。要來寺裡進擔。捨百金造佛。只用老師父到王爺宮內見了娘娘。求他說個人情。只說梅玉姐是老師父的兩姨姪女。是弟子表姊妹。只化他將梅玉姐捨了出家。做他個度僧。豈不是一件好事。福清笑了道。這却不難。只是成不成。看他的緣法罷。即時穿上偏衫。帶着蓮淨去見四娘娘。正是合該梅玉災星已滿。他淫心悔過。轉禍爲福。偏遇着娘娘生了世子。剛剛滿月。傳進宮去。說大覺寺尼姑來道喜哩。喜得個娘娘迎下殿來。一似觀音菩薩來送生般。

忙接着。讓進房去。見領着一個新剃度的小尼姑。且是齊整。磕下頭去。娘娘扯起來。即叫擺齋。齋罷。福清蓮淨忙下座問訊。說。求娘娘護法。有一事來化個人緣。娘娘喜色滿面。道。師父化甚麼緣。儘力布施。二尼合掌當胸道。如今粘太太府裡有金二爺娶一妾。是貧僧俗家兩姨姪兒。即是蓮淨的表妹。因太太不容。要嫁了。將銀子捨在寺上。貧僧想起。何不將此女捨了出家爲僧。做粘太太剃度的。保他一家吉慶。爲何却去賣了來捨。以此特來乞化。救出此女。娘娘無限功德。娘娘笑道。這粘太太十分難說話。如今和我結了寺裡香會。他還無兒。因此繡旛進香。上了一百兩的布施。在我這疏頭上。我就請他來說。到那日去進香。叫他去剃度。還算他一百兩布施。給他做個圓滿的齋兒便了。說畢。福清蓮淨磕下頭去謝了。高聲念南無無量壽佛觀世音菩薩。送出府來。娘娘使人去請將粘太太來。那時東京。兀朮即是金主一樣。那敢不依。卽時

梅心畢竟有香奈何

趣絕

着眼

回去做了一套僧帽僧衣。換了鞋襪。不等進香。即傳了福清蓮淨來在佛堂裡。當面看着剃淨了光頭。穿上僧衣。起個法名梅心。謝了太太而去。正是。愛水波濤今日定。慾河煩惱一時消。

袈裟披上見空王。洗盡鉛華木槵香。

自是木兒難上馬。故教石女不逢郎。

蛤因閉口仍含粉。蜂爲辭春免褪黃。

莫學拈花拋豆蔻。摩登不許更同床。

看官到此。或說前集金蓮春梅淫惡太大。未曾塡還原債。便已逃入空門。較之瓶兒。似於淫獄從輕。瓶兒亡身。反爲太重。不知前世造惡。與今生享用。原是平算因果的。瓶兒當日氣死本夫。盜財貼嫁。與金蓮春梅淫惡一樣。後來托生在袁指揮家。爲富室之女。及到李師師家。嬌養成人。眞是珠翠叢中長大。綺羅隊裡生成。又得了浪子鄭玉卿偷寒送暖。

暮雨朝雲。吹的彈的。吃的穿的。受盡三春富貴。這金蓮春梅。生在窮武職家。孤寡流離。窮了半世。却又不得遇個丈夫。半路裡受盡折磨。橫遭惡疾。守了空寡。將他惡報已還其大半。因他悔心出家。佛法因果。原有增減。因此引他懺罪消災。再修他本來面目。後來瓶兒雖死。即化男身。這金梅二女。雖已成尼。三世女身。才得成男。以分別淫根的輕重。在後案三世輪迴上。不題。單表劉瘸子在鞋店隨着丈母度日。妻子又出了家。自己又無歸落。一身殘疾。也要尋個結果去處。那日上大覺寺前閒行。只見圍了一羣人。也有坐着的。也有立着的。中間一個道人。生得古貌長髯。戴着一個箬笠。身穿百衲道袍。黃條草履。手執漁鼓簡板。正唱道情哩。瘸子分開衆人。挨入裡面。和這衆人席地坐下。只見這道人將漁鼓打了一回。走上幾步。道。今日貧道說一回莊子嘆骷髏的故事。乞化些錢米。助貧道途中一齋。放下蒲團。即將簡板先敲幾下。唱道。

先有鷓鴣天爲證。

唱 景物驚心嘆隙駒。百年傾覆後先車。雲山滿目眞堪樂。富貴到頭總是虛。　沽一醉。問樵漁。優游山谷更何如。閒將幾句莊生話。編作骷髏一卷書。

說 昔日戰國初有一隱士。姓莊名周。道號南華眞人。本貫睢陽人也。自幼讀習經史。曾爲周朝漆園小吏。因妻喪。鼓盆而歌。棄職歸山。隱於終南山谷。著有南華眞經。世傳莊子。在山修煉多年。成其仙道。一日。與道童說。我和你深山苦煉。雖得了丹道。不到凡間濟度衆生。也不能夠完這三千八百陰德之功。只做得地仙。見不得大羅玉帝。今日和你上洛陽走一遭。看有何人可度。有西江月爲證。

唱 我把世人嗟嘆。不如訪道修仙。布袍衲襖勝羅襴。漁鼓簡

板爲伴。　飢食山中野菜。渴飲澗下清泉。我今功行滿三千。暫向人間遊玩。

說行至洛陽地方。荒郊野外。只見一堆骸骨暴露在地。不由莊子傷心感嘆。詩曰。

路逢骸骨在荒圻。　莊子傷心兩淚流。

你是何人親與故。　只爲生前不肯修。

耍孩兒

唱我向前細細尋。又退後默默思。可憐你三魂五臟無踪跡。只見飢鴉啄破天靈蓋。餓犬傷殘地閣皮。模樣眞狼狽。映斜陽眼中睛陷。受陰風耳竅風嘶。

莫不是男子漢。婦女身。老公公。少小兒。住居何處何名氏。莫不是他鄉外郡風流客。百姓軍丁匠竈籍。因何死在荒郊地。

淋漓縱筆信手拈來滑稽之祖與大辯才

也是你自作自受。今日裡誰哭誰知。

莫不是把錢財離故鄉。爲功名到這裡。時乖運蹇逢奸輩。莫不是持刀自刎因爭鬭。久病難調少藥醫。有此誰來替。只落得朝攢螻蟻。夜伴狐狸。

莫不是因貪杯喪了生。爲戀色害了己。分財競產鬧爭氣。或是因姦鬪恨風流死。賭博官司吃盡虧。或是犯法遭刑繫。莫不是飢寒少救。遇陣臨危。

說骷髏。將你男女姓名問道。並無一言回答。想是說不着其中詳細。將你生前經營買賣。問你幾句。

莫不是貧居陋巷中。藏身村野裡。種瓜賣菜編鞋履。莫不是讀書守分甘貧餓。莫不是買賣經商遇劫賊。或是遊客高人侶。辜負了陰陽占卜。收拾起書畫琴棋。

着眼

莫不是換羊毛。修破靴。蓋新房。賣故衣。開張骨董收零碎。補鍋釘碗修銅匠。磨鏡敲針打錫的。土工木匠並油漆。莫不是做籮箍桶。打鐵縫皮。

說 骷髏兒。貧道將諸般經營手藝問你。全不答應。想不是這庸俗之輩。或者是聰明智慧。諸子百家。富官貴客。迷失家鄉。再問你幾句。

莫不是振朝綱大丈夫。贊經綸賢宰職。三傑八俊並七貴。莫不是拔山舉鼎英雄漢。作賦能詩道德師。深文刀筆蕭曹史。風流才子。絕代名儒。

莫不是攜家遠避秦。籠車匡復齊。逞豪奢笑擊珊瑚碎。曉趨金殿拖珠履。夜擁紅粧醉酒杯。也有個凶和吉。那知道時衰命盡。福退災隨。

說 骷髏兒。我將君子六藝九流百家問你。全不答應。多是生前瞞心昧己。好色貪財。到此地位。我再把你的罪過略道幾句。

着眼

莫不是口頭言甜如蜜。壞良心黑似漆。調詞捏款多奸計。坑人騙債偏興訟。害衆成家倚勢爲。撞太歲爲生理。架空橋把人愚弄。使暗箭袖手歡嬉。

再着眼

莫不是祖父上做貪官。本身上不克己。不忠不孝還不弟。吞謀田產侵鄰里。佔路爭牆改屋基。癡心造下千年計。只落得頭南脚北。手指東西。

說 莊子嘆骷髏已畢。道。昔日周文王澤及枯骨。開子孫八百年基業。我出家人理當拔濟羣生。我今大發慈悲。救他起死還魂。也見仙家手段。即向葫蘆內取出一丸靈丹來。塡在骷

就騙起來

果然罵得太狠

時尚

髏口內。用仙氣一吹。脫下道袍。蓋住屍骸。數了數他左肋下。少肋骨三條。忙叫道童向東南上取三枝楊柳。截成三段。口中念咒。用水一噴。那骷髏以氣生神。以骨生肉。得了先天元氣。早早回陽。滾身起來道。多謝師父救我還魂。只是赤身露體。難得見人。莊子即去行囊中取了一件小衣。與他穿了。那漢子把眼圓睜。將身一挺。向莊子道。我乃福州府人氏。姓武名貴。身邊帶銀三百兩。來洛陽買貨。被你二人用蒙汗藥謀死。害我殘生。在此罵我不絕。今日醒來。可還我銀錢衣服。放你去罷。如不還我。向洛陽縣河南府各樣衙門。告你個蠱毒殺命事。寫你一百二十款單款。告一張御狀。擊登聞鼓聲冤。叫你二人碎屍萬段。現有你用藥葫蘆。使邪法的木瓢爲證。上前把莊子揪住不放。大喊聲冤。往城裡衙門前來。那縣官

執理二字誤了多少

眞正有理可信

正坐。只見一病人拉住道人進門喊寃。叫上來細問。那漢子眼中流淚。口內聲寃。將前話哭訴一遍。說莊子用藥謀死其命。盡劫資財。現有毒藥葫蘆邪水爲證。縣官問莊子道。你出家人。如不係謀害他性命。豈有平空誣告的。即喝令伺候刑具。如不實招。難免官刑。莊子向前將骷髏暴露野外。以靈丹救活。反恩將仇報。說了一遍。漢子道。老爺執理斷事。一個骷髏。那有救活之理。分明是鬼話。這道人借術行惡。殺害平人的罪。小人一一說來。

唱他借遊方。是道人。串州府。渡關津。游食無籍眞光棍。暗通響馬劫行客。糾合強徒進院門。求齋化飯先通信。用的是蒙汗毒藥。遇着他一命歸陰。

他有隱身法。不露身。定身法。没處跟。又會踏罡步斗迷魂陣。

拘魂魘鎮姦良婦。打火燒鉛做假銀。更有一件眞堪恨。把小孩子蒙了隨去做蒙藥。摘膽剜心。

說　漢子說。小人當日和他飯店裡歇宿。他見小人行李沈重。要謀財害命。只取了一丸藥放在酒裡。不覺天昏地暗。倒在埃塵。他却將小人衣財劫淨。假說慈悲。把小人屍骸拋在野外。因小人平日行善。感動神靈。才放了回來。

唱　他葫蘆内百樣毒。使機謀把酒巡。頭昏脚軟先昏暈。臨危假落慈悲淚。怕醒還將法水噴。把財物搜尋盡。將骸拋在野外。那知道我又還魂。

說　縣官又問。你這個漢子。說話全無憑准。既然死去。如何又得活了。這樣怪事。我做官的也難問。可有甚證佐麼。漢子道。小人吃齋念佛。没傷天理。一生不打誑語。不是個負義忘恩

儀秦之舌

大是正論

之輩。那毒死時節。只見。

唱五閻羅把我迎。崔判官把我親。他說我吃齋念佛多忠信。金橋來接純良客。地獄難留這好人。連忙送出酆都郡。他打折我三條左肋。現如今俱有疤痕。

說莊子聽他言語。道。衆生好度人難度。始知恩愛也成魔。稟縣官老先生。且取一盞水。貧道叫他復現原形。他是罪大惡極。該有路死輪廻。貧道違天行善。該有此番仇報。縣官即時取水與莊子。用水將漢子一噴。仆地倒在塵埃。掀起衣來。却是一堆骨襯。肋下三條骨節還是柳枝。縣官大驚。才知莊子是回生起死眞仙客。遇了這負義忘恩作孽魂。莊子作口號四句。

古今盡是一骷髏。拋露屍骸還不修。

自是好心無好報。　人生恩愛盡成仇。

縣官下堂來。要拜爲弟子。那莊子用手一指道。那廂有一人。乃眞仙也。哄得縣官回頭。莊子化清風而去。

說到此處。衆人捨助些錢來。那道人揚然而去。劉瘸子也不回家。走上扯住。師父。我要隨你出家。道人看了看是一瘸人。身上衣服襤褸。腿脚歪斜。道。你這人如何修行得。劉瘸子道。我有西江月一首。

前世貪淫多慾。眠花臥柳穿房。風流一過便爲殃。今日不成人樣。
腎縮全無陽氣。腿彎難跳東牆。只堪掃地與燒香。願背蒲團竹杖。

道人點了點頭。劉瘸把他的蒲團背起。隨着一路化飯而去。這是陳經濟的化身。和金蓮纔完前帳。結了金瓶梅三案因果。再看西門慶變的沈花子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結題

續金瓶梅後集卷九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證入品

第四十九回　沈花子魂認前身　王六兒老還舊債

蘇東坡寒食詩。

烏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
風吹曠野紙錢飛。古木纍纍春草綠。
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別離處。
冥漠重泉哭不聞。瀟瀟暮雨人歸去。

這首七言古詩單表人世百年死生。如夢幻泡影。休說這尋常百姓。即

說得沒興却也無法曰爲善則久

做到那公卿大老。開天的事業。蓋世的文章。到頭來也不過是幾張黃紙。一篇墓表。縱有石羊石虎。御賜的謚法。欽定的碑文。也只爲生人的眼目。與死者痛癢無干。有好子孫的。多守得幾年。那子孫不肖的。還有把墓碑墳樹賣與匠石們修橋砌路造屋造船的。經年不到墳頭燎一張紙。賣與豪家耕爲平地。如今看那石人石馬埋在草裡的。還不知墳在何處。看到此處。可見人世上有何眞假恩怨。平等死生一觀。纔是個達者。可惜這看書的人。點一點頭又忘了。到天明想不起來。直到了尋着他的時節。臨期又悔不得了。今日單表沈花子。自來西門舊宅托夢與玳安。去了十年。惡業將盡。舊罪已滿。往來在東平府地方。打磚乞食。生母有病死了。把個牽路的狗也被人打殺了。年長一十九歲。討飯沿街打磚的路兒走得爛熟。再不消問人。到了人家門首。誰不認得。叫聲。沈花子來了。就遞出碗飯來。又走一家。倒也省他勞心費力。從來說。討

如此花子不是容易的

飯三年懶做官。想有些樂處。有詩曰。

乞化原因結佛緣。高聲持鉢到門前。
瓢中常貯千家飯。囊裡何須一個錢。
竿木防身成鐵杖。給孤布施有金磚。
墦間自是賢達者。免向名場夜乞憐。

原來人有三魂。沈花子一個魂在陽間隨身討飯。一個魂在陰間做餓鬼受罪。一個魂在西門慶墳上守屍。起旋風。趕漿水吃。這沈花子從臨清討飯。又到了清河縣。遇見清明時節。家家上墳設祭。人人看景踏青。多有遊人在郊外飲酒。這花子們因此不在城裡。都來野外求乞。沈花子也拄一條竹杖。來城東地名五里原。原是西門慶的墳。當初清明寡婦上新墳就是此處。墳墓甚多。如北邙相似。只聞一片哭聲。風吹得紙錢灰各處亂舞。化了紙。都在林子裡高崗上擺下祭品。吃酒散福。沈花

兩魂相認從西遊記六耳獼猴大鬧化來

子和衆乞丐走了幾處。化了些盞酒片肉。剩飯殘湯。吃不了的。倒在罐裡。隔着永福寺不遠。走❶到寺上房廊下。蹲着把那湯飯吃了。又去乞化。拄着竹杖往前面林子裡來。只見起了一陣旋風。不知甚麼東西絆了一交。跌在路傍。好似做夢的一般。忽然一個漢子過來。將沈花子打了一掌。道。你這幾年在那裡來。就不回家了。我等得你好苦呵。打完了官司。納了贓罪。咱也該搬移了。另尋個新房兒去住。如今咱的舊房爛了。我在這裡看守。一個錢也沒得用。一口湯也趕不出來吃。一年二月八月領些官米。只好在別人門首去討口涼水吃。白日裡沒處藏身。夜晚來樹梢頭草根上。就是我的去處。你如今去了十數年。那知我的苦楚。說畢。和沈花子抱頭而哭。沈花子百忙裡想不起這個人來。一似認得他一般。纔待想想。又迷糊了。通沒處認帳。正是。傷心不是新來客。對面還疑舊主人。那人道。此去到咱家不遠。和你到家看看那破房兒。你

今住下不去罷。沈花子半疑半信。扶着拄杖。隨這人走。領到一處林子裡。進去只見清堂瓦舍。小小一個門兒。初然入內冷森森。後面行來寬朗朗。但見。

一條細路。高高下下平鋪。四面短牆。整整齊齊高砌。中横三尺石床。默默有人全不語。上掛兩條紗幔。漫漫長夜幾時醒。芻靈二事。左童右女不離身。明旌一幅。粉字金花全不見。他也曾走馬章臺。醉擁紅粧晨起晚。他也曾排衙軍署。貪謀白鏹夜金多。風流罪過。空餘白骨成灰。謀算奸深。止見青蠅來弔。日落狐狸來作伴。年深螻蟻借爲家。

沈花子進得門來。用手一摸。見此高房大廈中間有人高臥。不聽得言語。這花子忘不了舊買賣。高叫一聲。老爺老奶奶。討碗飯與花子充饑。那人笑道。這是你家。也不認得了。還想叫街哩。我家多少日子不見一

家門上不認得者多

如此才是三魂

點飯吃。那有飯來與你吃。沈花子大怒道。你這個人。平日不甚熟識。因何哄到我家門上。却不把飯來。誤了我今日清明節的生意。明日却那裡討去。那人大怒道。你這花子。眞是瞎了眼。連自己房兒也不認得。終日遊食在外慣了。我今拿回你來。也和我守守門兒。偏是我該受苦。兩個揪打在一處。早把那床上的人驚醒。打一個滚。爬起來。把他二人分做兩下。這個人又睡下。不言語了。怎當得沈花子叫天叫地要出來。四下裡都是牆壁。那裡找得舊路出去。高聲大罵道。

江頭金桂

怪得俺終年昏昧。只道緣何鬼夢迷。那知你把家園占了。改換牆基。在床頭睡不起。（你這個人有些似我的模樣）因甚麼話語高低。形容無異。莫非是假名托姓。撒懶裝癡。撇下兒孫妾共妻。使我沿門持鉢。又迷路悲啼。到今疑。街頭叫化豈非我。床上高眠又是

碑杖但（俱）無可以獨往獨來矣婆心說法

誰。

沈花子罵畢。這個人怎肯干休。把沈花子一個磚奪來摔得粉碎。說。你這花子。改不了光棍行持。倚勢行凶。到了自家門上。還要裝聾推瞎。偏有這些花言巧語。越發編出曲子來了。我把你這討飯吃的本錢打碎了。丟開這根拄杖。看你有甚本領。也鑽不出這個土孤堆去。再休想討你那自在飯吃。高聲大罵道。

前腔

堪笑你終朝遊戲。不念家園舊祖基。却叫我封門守户。帶水拖泥。臭皮囊無處離。你這花子走遍天涯也少不得這條路 一任你穿州過府。登山涉水。傍門依壁。問路臨歧。拄杖敲門何處歸。笑伊家失計。又藏頭露尾。到今疑。操瓢乞得千家飯。放火還燒百衲衣。

二人正鬧中間。只見一個老公公八十餘歲。滿面白鬚。頭戴着老方頭

舊房新房不知房主是誰如何多住幾年使房主人不逐方妙

巾。鑲藍道袍。絲絛方履。打開門進來。又有一個青衣公人跟隨。取出一條繩索。將沈花子拴了。道。你的限滿。該隨我向衙門裡去銷號。因甚來這舊房裡吵鬧。這房是你的舊基。如今爛了。你又撇下新房。該搬移在別處去的。却來這裡纏帳。那個人不敢言語。依舊躲在那舊房裡。看着沈花子哭哭啼啼的去了。跟着老人到了一所小小衙門前。有幾個男女老少不等的。聚在一搭裡。老人坐着點名。到了沈花子名下。即批一行字。金磚一個。重三斤半。十九年用完繳。只不見了這個磚。少不得又使一人押沈花子到了五里原路旁。把拄杖金磚一一拾起。隨着這人見了老公公。押向清河縣城隍廟裡去。原來這沈花子已死在路旁。遇見西門慶墳上守屍的魂。來叫他去認了前身。二魂爭論。各訴其苦。勾屍的鬼正沒處尋他。却同本村土地來墳內找出新魂。又撇下舊鬼。如今要解城隍繳還他領的那乞丐金磚。算他這十九年的苦劫。准折前

非此無以報淫人眞是至理

債。後來沈花子到了東岳。算他那貪惡雖報。淫惡太多。一時不能償還。又變了一個男身。生在汴京廠衛衙門裡一個班頭節級家。乳名慶哥。長了五歲。他家有九子。貧不聊生。那時東京奉王爺令旨。要選內監官入宮使用。這班頭嫌兒子多了。一冬沒有八九個綿襖他穿。不如捨一個做內官。割了卵子。送在一個有名位的老公名下。做他的兒子。後來富貴也是我家一條活路。看個好日子。把這慶哥來哄得醉了。母親❷摟在懷裡正睡。不提防這班頭磨得風快的一把鐮刀。抱起慶哥。正在夢中。把小小髩髩和卵子一齊割去。疼得這娃子死了半日。流的血有數盆。用上石灰痳藥。養了半年。方纔長平。只落得一個小小口兒。使一根竹筒兒接着纔撒尿。這纔完了西門慶三世淫慾之報。有詩戲贊。

翡翠軒中百樣淫。　葡萄架下樂難禁。

風流用盡千般計。　姦慾常生萬種心。

此段太狠眞代閻羅作律

藥借胡僧堅似鐵。戰酣林太貴如金。

如今一卵干城棄。水盡山窮何處尋。

這是西門慶生前貪慾。必至於變成閹割的無聊之輩。落了一根竹筩。方纔准他那淫器包一弄兒的快活。看官聽說。這金蓮化了石女兒。西門慶變作內監。你道是我做小說的幻想。才人的戲筆。不知這等輪廻。是一定之案。不是杜撰的。我常想。天地間有兩等必然的變化。不待佛書古典上說得明白。就是以人情天理論來。也是個鐵板的定數。那兩等人。一等是貪凶悍淫的姦僧。他吃了十方錢糧。住着名山大刹。避暑在大殿高樓。過冬在暖房火炕。寬床厚被。只少了這一件東西。調養着白光光的小沙彌。結拜幾個嬌生生的女徒弟。養得個肉具如鐵上加鋼。求他軟一時也不得的。口裡念佛。心裡却下了個淫慾的觀想。這等一段強悍淫秃。除了變驢。再沒有發付他的去處。自然那南北兩京。駝

貨的。趕脚的。必得這些好禪師們來助力。你看那炎天遠路。這些有力量的驢們。因此淫性不改。一見了草驢。大叫一聲。駝着千百斤重垛。也要跳上去。活像個強姦光景。一等是貪淫的男子婦人。或是淫亂良家子女。汙滅自己人倫的。或是寡婦濫淫。惡妓多慾。一時不失人身。定然變作內監。拔本塞源。使他今生全無人道。算他生前淫案。折算在今生。除了此等罪惡。那有個平白的好好嬰兒。拿他來受了宮刑。那父母豈無罪過。即天地不仁。也不肯殺無罪的幼子。不是前身淫慾的男女。那滿朝滿宮貴賤不等。這內官兒上千上萬。豈是偶然。我以此定這西門慶一個宮刑。在第三世上方得其平。自是個定論。不爲無據。不在話下。

却又表一段小人富貴。禍福無常。僥倖的機緣。轉眼成空。前說那大亂之後。窮的富。富的反窮。貴的賤。賤的反貴。天上浮雲。蒼白無定。固然是不齊之數。那一種沒良心的衆生。自然要有現報。那得常常僥倖。偷享

此皆眼見時事

那望外之福。即如前說韓道國老婆王六兒。弄殺西門慶。又騙了他家本錢。走上東京。投女兒韓愛姐藏躲。又騙了翟雲峯五百兩銀子。走回臨清。遇着陳經濟。包了女兒。明當起術衕來。後來金兵大亂。擄在斡離不營裡。母子們得了寵。遇着兄弟韓二搗鬼。認成父母。富貴起來。豈不是僥倖。因這金將斡離不領兵去取江南。在淮上養馬。就是半年。那李桂姐韓愛姐一羣積年巢窩的術衕。如何捱得一夜沒有子弟的。那金朝是外國風俗。男女內外不甚防閒。這太太又那曉得中國妓女們淫邪。多由着家丁番將們一處頑耍。或是和家丁們彼此彈唱着與太太聽。或是叫他鬬牌賭錢。常是頑到二三更。晝夜男女混雜。這些娼婦們。有甚廉恥。把這些家丁們。一個個都勾搭上了。北方有一件陋俗。一家人常是在一個大炕上睡。此乃太古淳樸之俗。到了中國。如何行得。自然生出姦亂來。這李桂姐看上了一個番將。叫帖木兒。生得眉濃鼻大。

以淫博寵還以淫取禍

滿面鬈鬍。那陽物如小驢般大。這韓愛姐看上了一個番漢。名叫鐵力兒。長得眉清目秀。巨面重頤。年方二十五歲。使一張硬弓。有百十個人的力氣。以此二人原是名妓。私自偷占了兩個番將。極是出色的好漢。那斡離不夫人那裡曉得。一任他晝夜行姦。連宵淫樂。終日吃的肥羊美酪。穿着錦繡貂裘。好不快活。那李銘韓搗鬼久已認成內親。在外邊吃着一個營頭的俸祿。騎馬打傘。和將官一樣。誰不欽敬他是都督爺的舅子。從來說。福不多時。禍由人作。這些人日久情熟。漸漸白日裡抓打拿情。掩不得人耳目。就有兩個番將爭風。踏狗尾兒。也要抽個頭兒。依着這李桂姐韓愛姐。那裡不愛多收上幾條兒受用。纔足心些。怎當得這兩個番將嫖得纔熱了。旁裡人揷不下手。以此成恨。就使兩個小廝把兩個娼婦拌住。單等他們行姦。要稟太太知道。捉個雙兒。好害他的性命。那一日合當有事。太太往王爺營裡吃賀子的筵席。跟的婦女

收拾得快筆法緊縮非大手筆不能

們都去了。這李桂姐韓愛兒瞧着空閒。和兩人約就。叫上樓來。一場好幹。這兩個小廝報知番將。正遇着太太回來。慌忙稟知。太太不信。自己上得樓來。四人正幹在一起。還沒歇手。見了太太領着四個番將帶刀上來。沒處躲閃。赤條條穿中衣不迭。太太纔知道兩個娼婦把家法淫亂。怕斡將軍回來說太太亂了家法。即時一條繩子把四個人拴了。解往問刑衙門。每人四十板一夾棍。娼婦一拶一百鞭子。隨即綁上天漢橋市口殺了。擡在萬人坑裡。諕得李日新一條繩縊死。只走了王六兒韓二搗鬼。丟了家事。穿上兩件破衣裳。裝作夫妻兩口。搭了個臨清客船。一路養漢掙着盤纏。還頂補了個烏龜的舊缺。直到了清河縣牛皮巷。找尋那舊房。俱已拆毀。只得進了蝴蝶巷外河巢裡。每日坐房過夜。只掙得三五百錢。二搗鬼見了人。依舊溜房簷。❸不敢拱手。明當起那個買賣。這是小人的結果。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走」原作「寺」，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❷以上四字原漫漶，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❸「房簷」二字原漫漶，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續金瓶梅後集（卷九）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證入品

第五十回　湖心寺月娘祝髮　伽藍殿孝子迷途

詩曰。

舊淚新啼滿袖痕。　憐香惜玉竟誰存。

鏡中紅粉春風面。　燭下銀瓶夜雨軒。

奔月已憑丹化骨。　墮樓端把死酬恩。

長洲日暮生芳草。　消盡江淹未斷魂。

這首詩單說這世上情緣易盡。好事難全。美滿的夫妻恩愛。百年來變

此回專爲妻妾奴僕說法大有關於來世作者婆心令人下淚

成寡鵠孤鸞。眼前的兒女情腸。轉眼間化做空花泡影。偏是善良遇的是缺陷世界。偏是奸狡走的是歡樂風光。只得說是前世修因不全。今生苦業未足。誰見那修因。也只得守着苦業。即是修因。誰離得這苦業。想這修因。也就離了苦業。因此這男效淳良。女慕貞潔。只有這孤兒寡婦。守節全貞。是天下最苦的人。不消說春花秋月。好景良宵。孤悽悽沒有個伴。說上一句知心的話兒。有門戶的寡婦。受那宗族鄰里欺凌。伯叔弟兄作踐。少柴無米。日久天長。誰來問你一聲。無有門戶的寡婦。少吃無穿。領着個窮兒女。求一碗。吃一碗。替人家紡綿織布。補線縫針。掙着十個指頭上手工。多有二十歲上安貧守節。替丈夫立志成了事業。兒子登科。做起太太來的。即此便是苦修。又有一等不才的寡婦。受了丈夫寵愛。那枕上情濃。就要同衾同穴。到了丈夫死後。哭他幾場痛淚。守不到三年。看着男子漢。眼裡流出水來。還有撇下兒女家財。希圖快

林太太

活。只爲那一點淫心。壞了百年名節。到老來見不得前兒。反成了出母。前後不歸。比娼優還下賤一等。又有守志不全的寡婦。少年守寡在富貴之家。有兒有女。嫁不得丈夫。到了春風花鳥。夜雨孤燈。猛上心來。想起當年熱熱的被窩。親親的皮膚。好不受用。也就偷饞抹嘴。做出那破戒的和尚來。背人處吃肉。在人前念佛。這是那活動寡婦。可見這一點志氣。要從幼到老。守到玉潔冰淸。一句閒言閒語沒人談說的。也就是一尊菩薩。不要說來生可以得的善果。只這不淫二字。就是佛法仙根。與蓮花生人一樣。因此朝廷要旌奬這賢人。立坊送額。刻在志書節孝中。教化這女流之輩。做個樣子。即是個現世的聖賢。往往古今名臣大老。多是從母德貞良中積出來。子孫榮貴。幾世不絕。這是人人眼前見過的。但這一點貞心。十分難以持久。要依着夫婦寵愛的時節。那個說不是同死同生。一個被窩到老的。豈知這個心是拿不住的。想到親愛

早在此時死節省了後來丟醜

不得全節亦是薄命

前世寃業

的時節。再去摟抱着第二個男子。可不愧死。還不如有情的妓女。有與知心子弟一條繩兒縊死的。且說一個笑話。當初北京有一大老。寵一愛妾。相期同死。果然臨終之時。此妾全不飲食。在柩前痛哭。幾次哀絕。當時大娘有一個兒子。在他養活。大娘先死了。怕此人死節。兒子幼小。沒人看養。守這門戶。因此大家勸他。不可因死節害了一家的大事。衆人日夜守他。此妾見這苦勸。也就回心不死了。只是與丈夫恩愛難捨。有約同死。如何背了前言。一時血性貞心。即取快刀來。將左手食指砍斷。待丈夫入殮蓋棺時節。將此指送在棺內。相期日後同死。眞是一段烈性。傳滿了北京。人人驚贊。後來此妾果然守志。養得兒子長成。做了秀才。事如生母。上司掛的牌匾是柏舟完節。門首都掛滿了。到了五十七歲。忽然念頭一動。定要嫁人。有一個守備六十多歲。聞此妾原有才色。在宦門得寵。守成了兒子。必然還有私房財物。使人去一說就成了。

此段可念與令寵聽勝似念大鬧葡萄架多多

許多族人苦留不住。兒子氣成一病。嫁去數月。那守備要他的金銀。一無所有。原是爲利。見手中無物。又年殘色衰。逐出不容當家。羞見前子。自縊而亡。前子不肯葬埋。後夫家埋在孤塚上。沒一個人燎張紙。滿京人大笑。他的指頭在一家。身子在一家。只爲一念不正。把個好好的名節壞了。可見貞節二字到老不移。原是難的。如沒了丈夫。即時變心。與那娼妓的私情一樣。算得甚麼人。今日講這夫妻恩愛。必到了生死不變。才是夫妻。直接那二十六回。吳月娘與孟玉樓在淮安府相遇。同心守寡。住了年餘。那時大金兵馬直搶過黃河來。南北音信不通。那有個人傳信清河縣去。孝哥的信。眼見得如石沈大海。一日日的遠了。也就說是死在亂軍之中。再不消望有兒子了。月娘待辭了玉樓歸家。金兵大亂。路絕人稀。無路可歸。只得死守。和小玉做些針指賣了。多少糴些米糧。助玉樓度日。那玉樓又不肯使月娘費心。兩賢相聚。一氣同心。吃

玉樓多嫁一場而失節寡婦每每如此者命也

酸心

了長齋。如在一處修行一般。那時安郎長十二歲。孟二舅在湖嘴店房裡收些房租。開個小米鋪。將就一日討幾分銀來買水菜吃。到了次年。瘟疫盛行。孟二舅偶感時疾。七日無汗。吃藥不效而亡。玉樓月娘痛哭一場。買口棺木葬於湖心寺莊上。不消說家下無人。止有一個蠻小廝叫進寶。是嚴州府買來的。十分癡蠢。全不中用。只好看門挑水。家中無有得力之人。兩個寡婦和小玉在家。安郎送在間壁學堂裡讀書。玉樓時常到湖心寺水田莊上。看看佃戶做莊農。分幾石租來家度日。不料安郎生起疹子來。叫了老婆子來看病。不知道是疹子。只道胃寒。錯用了熱藥。變成了火症滾腸沙。把個十二歲的孤子。幾日而亡。❶買口杉木埋在莊上去了。不消說玉樓痛哭傷心。月娘思兒感切。兩個寡婦哭的是各人的兒。落的是一樣的淚。日夜悲啼。幾番哀絕。這玉樓守着孤寡。又有丈夫和公公的兩口靈柩。現寄在湖心寺廊下。南北大亂。幾個

要無志氣還有嫁人的

家人差回眞定府家去。至今二年不回。一個寡婦如何把喪柩送得回去。無可奈何。正是。流淚眼看流淚眼。斷腸人伴斷腸人。又遇着饑饉荒年。淮城內外俱被水淹了。湖裡水田浸爛。每斗米賣到一兩二錢紋銀。這兩個寡婦如何支持得住。眼見得流落他鄉。把些首飾衣服。一件件拿與小玉街上貨賣。一兩銀子的物件。賣不出一二錢紅銀來。糴些粗米。連糠和豆磨成粥吃。月娘見玉樓沒了兒子。一樣孤寡。也捨不得辭他。沒奈何。權且度日。二人別無所事。連小玉都吃齋念佛。只好修些來生善果。再不消想今生的兒子了。當時玉樓自二十一歲嫁了西門慶十五年。又嫁了李衙內七年。守寡三年。至今却好四十五歲。吳月娘大玉樓一歲。也還是半老佳人。兩個寡婦子女親人俱無。他鄉在外。遇着兵火荒亂。饑饉凶年。如何過得。有詩歎曰。

世亂年荒家業空。
他鄉嫠守泣途窮。

總結前段又起後案乃針線之妙處

慈烏念子哀頭白。孤燕思雛灑淚紅。
萬里櫬❷遙難反舍。兩人命薄易飄蓬。
黃沙衰草淮河北。安得音書寄塞鴻。

話說金朝兀朮太子和粘沒喝斡離不兩路取江南。兀朮太子率兵五萬。由山東從黃河岸下營。直取淮安。粘沒喝同蔣竹山龍虎大王率兵五萬。由河南從睢州一路直取揚州。過江到建康府會齊。好去取臨安。那時蔣竹山先封了揚州都督。通知鹽商苗青王敬宇。已把奸細布在城裡。各路的兵馬虛實件件打探詳細了。知道南宋兵馬虛弱。只把重兵把守江口。全不能照管淮揚。一路長驅。無人遮擋。過了黃河。那淮安城百姓各人爭逃怕死。連守城的兵俱走了。這月、娘玉樓聽知番兵過河。商議着往那裡逃躲。玉樓道。這湖心寺西邊。有當初公公置買下兩頃水田。四隻水牛。四隻黃牛。知道北方大亂。不能回家。要在淮安立下

產業。不料公公棄世。連衙內不在了。如今還有幾家佃戶。住着十數間草房。每年討些租。我姊妹兩人又沒了男子。那裡去避兵。只好暫向莊上藏躲。這城裡幾間宅子丟下鎖着。隨他兵來怎樣。咱也顧不得了。一面說着。只見街上走的男女亂亂紛紛。府縣官出牌安撫。那個是不怕死的。小玉道。趁如今不出城。到了臨時就出不去。今晚就動身罷。打裹些隨身衣服被褥。小廝挑了。金珠首飾藏在身邊。一切家器只得抛下。月娘小玉原是空身的。趕亂裡出城。雇個小船搖到莊上去。這佃戶只得挪出三間空房來。安頓下他四口兒。次日又使人進城。取些家器鍋碗米糧來做飯。不題。這村西頭有一個小小尼庵。住着個八十歲的尼姑。原是玉樓捨了二畝地蓋的白衣觀音。要求子的。又捨了五分菜園與他種菜。玉樓月娘過庵去燒香。又到安郎墳頭。痛哭一場。宿在莊上。不在話下。不消數日。金兵到黃河紮營。淮安人民已逃去大半。多少有

些兵丁。和府縣官。同一個參將。如何守得。只得投降。金兵進城還殺擄了三日。方纔住手。那些放搶的夜不收們。還在村外河邊。各處搜尋逃民。見一人殺一人。見一口擄一口。這湖心寺隔城不遠。如何逃躲。只見月娘向玉樓道。孟三姐。我有一件事和你商議。咱如今都沒有兒了。是個老寡婦。你還有公公丈夫的靈柩不曾送回。是你一件大事。只我是個孤身。終日想兒。也是望梅止渴。多分是沒了。連玳安也不得見他一面。把個小玉擔誤了這幾年。我想這個苦命。原是個尼姑。如今兵馬荒、亂。一時間遇見番兵擄了去。把身子做不下主來。枉空守了幾年寡。還害了性命。不如此時把頭髮剃了。就在這庵上出家。咱姊妹們一個莊上住着做伴。我也不回山東去了。落下小玉。等等平定了。捎信與玳安來領他家去。玉樓勸月娘說。孝哥不知去向。日後還有指望。姐姐剃了頭。孝哥回來那時節怎麼家去。月娘抵死不肯。即時請庵裡老姑子來。

此處我也要哭

可憐月娘把頭髮因想孝哥愁得白了一半。分三路剪下來。剃作比丘尼。小玉在傍和玉樓哭個不住。也是他平生信佛。前世道根。該從此成了正果。詩曰。

一縷香雲金剪開。　當年玉鏡照高臺。
豈期老向空門度。　安得修能伴子回。
珠翠永辭膏沐去。　鬢蟬久被雪霜催。
萬緣歷盡唯禪定。　尚有烏啼夜半哀。

按下月娘祝髮爲尼玉樓莊上苦修不題。却說那毘盧庵玳安問信。遇見孝哥爲僧。又得了江南差兵的信。說官船上往南婦女俱住在淮安。纔知道月娘小玉一定在官船上下來。如今只在淸江浦上去跟尋。自然有信。那了空思親念急。又遇了玳安同心一路。次日拜了菩薩。辭了師父雪澗。拿個木魚。玳安也換了二尺藍布做個道士包巾。挑着一個

主僕每日可講此回勝於撓責

蒲團。兩件舊衲衣。一主一僕。一路而去。有詩贊玳安好處。

恩養生成一樣親。　情同父子義同臣。
壺漿尚欲酬知己。　犬馬猶能戀主人。
豫讓報仇終拚死。　程嬰全趙不謀身。
莫言奴僕當輕賤。　尚有臨危重義倫。

這首詩不止說孝子尋親。單說這奴僕有義。生死患難。不肯忘恩。就是忠臣孝子一樣。這玳安不肯背主。如今那有這樣好人。所以東漢書上出了一個李善。入在忠義傳上。這些小人。不可不細講與他。勸他行好。得了好報。又不折本吃虧。當初東漢義僕李善。主人有十萬金的富。在京開店。止生一子。在孩抱中。正遇天災瘟疫。主人夫妻俱死。並無宗族親戚。止有夥計家僮二十餘人。共謀害死此兒。將家私衆人平分。李善秘知其謀。不敢言語。連夜將此兒抱出。逃回故鄉。恐衆人追趕害他性

每嘆漢書至此生人義氣吾輩不及

大義亦有前緣不在今生

命。夜走晝伏。兒無乳母。李善五十餘歲。只得把乳頭送在兒口中亂咂。到了夜間。竟自生出乳漿來。把兒子抱到本家。尋人乳養。長大教誨讀書。娶妻生子。替他開墾莊田。生息財利。治到萬金之富。後來李善臨死。只有幾件破舊布衣。埋在李氏塋邊。其兒服喪三年。又有一僕名阿寄。年六十餘歲。分在第三房兒子手裡。三房死了。主母嫌阿寄老了無用。阿寄說。老便老了。可勝似那小的沒幹。要替你做起人家來不難。三房娘子湊了十二兩銀子。隨他去做生意。先是江西販漆起手。每年有三四倍利息。不消十年。起家萬金。替主母把祖業都贖回了。兩個小主人各納了監生。至十萬之富。阿寄夫婦二人臨終。又寫了兩本分書。與小主人均分。只有破衣數件。並無分毫私蓄。現今有一義僕名吳四。年二十一歲。保定府定興縣人。主人是一孝廉。甚貧。考了江西知縣缺。只帶吳四隨行。到任半年。不服水土。主人病故。停柩在寺。吳四無力取柩回

財色炎涼不易初心眞吾師也

如此人豈可不拜

家。只得回家報信。不料主母也因病故了。和弟兄族人說知。只有一塊宅基。大家分訖。誰有力量去江西取靈去。這家人吳四哭個不了。定要自己到江西取得主人柩回。至死方休。却因本縣一個李武進士陞在江西守備。要投他隨去。守備見吳四伶俐。也要個人服事上官。這吳四一路慇懃得力。守備甚喜。不肯捨他去。有一個使女生得齊整。也値五六十金。情願招他爲婿。即日成家。好留住吳四跟隨。吳四痛哭道。小人因恩主的靈柩在外。千里來取。沒有盤費。纔隨了爺來。豈有今日變心。就在這裡住下的理。以待小人取回恩主的骨櫬家去。再來答應不遲。李守備不好強留。送他二兩盤費。哭着去了。到了任所。先到寺裡柩前哭了。遍向一縣鄉紳闔學門首跪門。印了一紙乞哀資送的稟帖。逢人跪討。不消半年。積了三十五兩銀子。自己不肯買碗麪吃。因此買了一輛小車三頭驢子來。將靈柩送上車。使驢縴着。自己扶車。由旱路來。又

家主待僕人亦有情理方可望報

領了一個保定的熟人。前後推扶。到了定興縣。共有二千餘里。一年纔回。吳四同族人合葬了主人夫婦。在墳上三年。後來大富。有范吏部爲之作傳。今日玳安同孝哥遠訪主母。後來玳安隨了西門的姓。起家十萬。人稱小西門員外。豈不是天報好人。因亂世小人負義。把主僕二字看輕了。多有忘恩害主的。所以把這好人提醒他。休學那來安來保負心喪命。有甚好處。也要使主人知道。奴僕中有做出忠孝事來的。不可十分輕賤他。今日單說玳安同孝哥從毘盧庵出門。千里南遊。找尋生母月娘。少不得饑餐渴飲。夜住曉行。向淮安府問路而來。那時淮南淮北在金宋交界用兵之地。都有百姓團結避難在山寨海島裡。日久人多。沒有口糧。只得搶劫。做起土賊來。一兩個孤身客人沒有敢走的。又有一件怕人處。連年荒儉。米豆沒處去糴。人人搶奪。又不敢販賣。多有強人截路。把肥胖客人殺了。醃成火肉一樣。做下飯的。百姓窮荒餓死

妖精吃唐三藏口裡流出油來美哉味也

大半。還有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事。以人爲糧。說是味美無比。起了個美名。不叫做人肉。說是雙脚羊。這一個玳安。領着孝哥。十四五歲的個白胖小和尚子。孤身南走。豈不是件險危的事。二人不知往南的路。一步步化着飯吃。問路前行。或是晝走荒村乞化。夜投古寺覓宿。不則一日。到了淮河渡口下邳桃源地方。只見人民亂走。拖男領女的。也有推車趕驢。背着包裹的。玳安上前細問。纔知道金兵兩路南侵。沿淮安一帶州縣。不攻自破。百姓們各處逃生。這了空和玳安諕得無路可避。百忙裡尋不出個寺院。往東南上一望。露出半截塔在林子裡。不上五七里路。玳安叫孝哥。咱如今往前沒處去。不如且躲在寺裡。你是個和尚。我是個道人。那番兵來時也不難爲咱出家人。玳安前行。了空隨後。落荒而走。遠遠看見一座古寺。但見。

古塔高盤雲漢。山門倒塌埃塵。松枯禿頂盡無枝。荒草迷漫

冷落可懼

說得怕人

全失路。三尊佛像無金色。只有野鳥來巢。一座韋馱懸寶杵。

那得高僧住錫。入殿全無香火氣。到門不聽木魚聲。

玳安了空進得山門來。只見鐘樓倒了。地下一口大鐘。半截埋在土裡。大殿上蓬蒿長有一尺餘深。踅到後面。禪堂香積廚都拆淨了。只有伽藍韋馱殿。倒了半間。還有個石香爐。長了滿爐的青草。日色沉西。不見一個人來。往山門一望。都是湖泊。全無村落。了空有些害怕。道。玳安。這個破寺怎麼着住下。玳安說。如今天晚了。沒處投宿。知道金朝大兵甚麼時到。一到那裡去躲。咱且在這伽藍神像後邊胡亂捱這一夜。明日問路再走。一行說着。天黑了。滿寺裡黑朧朧的。又沒個門戶關着。兩人取把枯草來。把禪杖蒲團倚在神座旁邊和衣打坐。了空却暗誦觀音大士救苦經和藥師解厄的咒。到了四更天氣。總是人烟斷絕。雞狗不聽得一聲。兩人合眼朦朧。只聽得一羣人進寺來。到了大殿上。乒乒乒

大路二字細參

乒。響了一會。來這伽藍殿裡。使撓鈎長鎗亂攛。諕得玳安伏在神像後做一堆兒。一口氣也不敢出。了空不知道。問了聲。是誰。早一撓鈎搭着破直裰袖子。扯出寺門去。玳安那敢言語。等不到天明。這羣賊早已四散。不知擄着了空那裡去了。天明。玳安起來。見孝哥沒了。待要往前找信。知是那條路去的。待要回山東。也是主僕一場相遇。怎捨得就去了。只得拿起禪杖蒲團。往前找大路。上淮安去罷。等尋着主母。再訪問孝哥不遲。玳安無奈。腹中又饑又渴。往常化齋還有了空念經。只得空打木魚子。口裡胡亂哼幾聲南無觀世音菩薩。抄化幾文錢米。討着飯吃。好不艱難。不知後來主僕何日相逢。母子何年相見。正是。苦海茫茫。前浪未休後浪起。災魔滾滾。一重未脫一重來。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 此段眉批「而」字原缺，據影抄本補。

❷ 「櫬」原作「襯」，據務本堂本改，下同。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淨行品

第五十一回　典金環老婢逢夫　受絲鞭佛子納婦

詩曰。

魔亦成佛道。　空仍結色胎。
苦中來作樂。　笑處却生哀。
聚散如飄火。　衰殘似死灰。
幻緣成一刹。　春到百花開。

又。

非想非非想。　如是復如是。
我欲轉法華。　法華原不二。
舌上青蓮花。　化爲蒼蠅翅。
一笑復一跳。　高臥吳山寺。

却說玳安不見了孝哥。悽悽惶惶。上大路找尋。只見千軍萬馬。前是逃民。後是金兵。那裡去找。走了幾日。也沒人瞅睬他。見金兵進了淮安。殺擄的男婦無數。他不敢進城。往城南一路大寬轉走。只在鄉村裡乞化。不敢近這官路上來。這人到亂中。心裡如迷如夢。還有甚麼主意。不過是這村裡一日。那村裡一夜。敲聲木魚討飯而去。也是水盡山窮。到了絕處自生出機會來。却說月娘剪髮之後。拜這老尼姑爲師。起個法名曰慈靜。把一件白布女衫染成皀色僧衣。玉樓做了一頂僧帽一雙僧鞋送來。姊妹們痛哭一場。留下小玉做伴。玉樓還住在村裡。白日裡送

大路二字着眼

米送柴。不住的來往。怕村裡有兵。也換了一身舊衣。扮作貧婆。在庵裡宿臥。那日天假其便。月娘叫小玉將金環一雙。上村裡去賣幾貫錢來糴米。我還留這環子做甚麽。秤了秤。重一兩。足有九換。也值八兩紋銀。隨你尋主兒。或賣或當。不拘是銀子錢。換這米來。等平定了再講。小玉拿着環子道。這亂荒荒的。知是那裡去賣。大人家都逃了。那裡有買金環子的。月娘正是尋思。老師父道。如今這湖心寺造鍍金佛像。正找金子。只到寺裡長老方丈裡。便可照數換米。不必要銀子另糴米去。小玉依言。上湖心寺來。這村隔寺不遠。只有二里路。却是一條溪。在個松林子裡。過去長橋就是寺裡大路。山門大額上寫古湖心寺四字。長老法名智圓。開着叢林接衆。僧行有三百多衆。每年吃米一千五百餘石。還要修塔造像。放生施食。十分興旺。因是兵火大亂。衆生遭劫。長老建了大悲的道場。日日誦經拜懺。替衆生解厄。這小玉進得山門。就有知客

問道。那裡來的。小玉說。是西村李奶奶衙內。白衣庵尼姑處來的。因有金環一雙。要來本寺換米。不敢求多。只照依換數准算罷。知客領到方丈。見了長老。問訊已畢。取出汗巾包着赤烘烘金環二隻。秤了秤。足有九錢五分。長老也不好論價。就算了七兩紋銀。依市價該支白米七石。叫知客差火工道人。隨着小玉交割。留小玉吃齋。不好久住。只在禪堂上吃了一鍾空茶。踅出山門外來。看這些道人量米。怕少了數。到了村裡就不好來爭論了。只見一個道人挑着蒲團。掛着個木魚子。往寺裡來。進得山門。見小玉站在韋馱殿旁。那人上下不住的打量。但見他。

身穿破衲。絮垂線斷似懸鶉。頭戴包巾。油浸灰殘如片瓦。脚步兒一絲兩氣。好似失路的瘸驢。面皮兒半瘦半黃。一如喪家的餓狗。肚内必無三日飯。囊中那得一文錢。

小玉見道人看得急了。把臉朝着寺裡。等那火頭們挑米。站了一個時

辰。百忙裡叫不出挑脚的來。這道人走近前。深深的唱喏道。你莫不是小玉姐麼。因甚麼在這裡。小玉低頭一看。原來不是別人。就是我的親丈夫玳震寰。道。你如今做了道士了。好個人兒。這幾年在那裡來。也不來接我們接兒。正是。喜從天邊至。歡從面上生。這一別七年。今日到此。想孝哥也有信了。詩曰。

失路木郎將配婦。下山石女却逢夫。
鉢中剩有千家飯。杖底將回萬里途。
踏破鐵鞋原不有。拋將斗笠竟如無。
等閒對面渾如夢。七載悲歡盡掃除。

二人見面。如夢如癡。說不盡別後的愁腸。亂離的苦境。只見知客僧人出山門來。叫聲道。奶奶來看米。整整七石。領他往西村去。我寺中無人。當面交割了罷。說畢。知客進寺去了。玳安隨小玉押着米回來。一路上

細問。纔知道大娘已削髮出家。在村頭觀音堂。正盼孝哥和你。哭得眼也乾了。說話多時。進得村來。叫挑米的先進庵去。月娘見小玉袖着金環走去。又想想。路上兵亂。萬一遇見金兵土賊。把環子奪去。還是小事。如把小玉擄了去。叫我一時間倚靠着誰。越想越悔。待叫他轉來。又去得遠了。月娘只在庵門首走一回。立一回。往東盼望。去了兩三個時辰還不回來。好生放心不下。只見一羣挑脚的往這庵上來。一步步近了。竹籮裡都是白米。月娘心裡放下一半。問這挑米的道。那個女人可來了麼。那漢子道。緊在後面跟着哩。說不及話。望見小玉過了林子來。却如何有一個男子和小玉一搭裡走。挨肩靠臂。笑嘻嘻說着話兒。一似個熟人一般。月娘心裡想道。這妮子離家久了。見我出了家。有些二心。通改變得不老實了。如何一個婦女家。和一個走路的人。這等樣同行同坐的。甚麼道理。月娘不耐煩。進庵來。且叫老師父來收米。老姑子取

筆底閃賺有行雲流水之妙

了個斗來。纔待量米。小玉進來了。那後面跟隨着一個道人。望着月娘磕下頭去。放聲大哭。小玉也哭個不住。月娘低頭細看。呀。原來玳安來了。好一似。

三年不雨。半天裡降下甘霖。午夜重昏。陰影中捧來明月。初見時。如夢中逢舊侶。疑假疑眞。再尋思。像死後見生人。半驚半喜。大海飄船。却遇了一條活纜。井中望路。忽垂下十丈長繩。窮岩枯木久無春。隴上梅花將有信。

月娘纔放聲大哭。忙問道。孝哥如今在那裡。可是死在亂兵手裡。可是還有個信哩。玳安道。我和孝哥走了半路。到淮河口來的。月娘聽得說有了孝哥。大叫了一聲道。我的兒。原來還有你麽。也就喜得不哭了。忙問。如今在那裡。玳安道。孝哥也出家了。在薛姑子庵裡做了和尚。一路來找娘。到了淮河口地界。宿在破廟裡。撞着土賊。又擄了去了。說着。玳

安大哭。月娘聽得有了孝哥。喜得昏了。又聽得一聲沒了孝哥。又痛得昏了。不覺一頭碰在地下。牙關緊閉。全不言語。老師父小玉慌了。快傳了玉樓來。玉樓見玳安也哭成一塊。問不及話。且來救月娘。先使筯把牙關啓開。用雞翎探入喉中。吐出黏涎。喉中哽咽不出聲來。半日方纔甦醒。玉樓細問玳安。纔知孝哥半路裡又失散了。大家抱頭放聲。你看一場好哭。這纔是。

久離乍聚。纔合還分。草蛇灰線。埋伏下離合歡悲。燈影鏡花。
指點出地風水火。把一副熱淚。滴作閻浮世界。把幾番煩惱。
隔開恩愛菩提。到頭來。兒女也是掛礙。怎跳出骨肉情腸。回
頭去。眷屬總似微塵。誰離得夢想顛倒。生滅總從情裡盡。涅
槃原在識中圓。

月娘玉樓哭罷多時。老尼姑來勸道。世上魔難件件是要受過的。不受

此等即是大賢不是易事

魔難不成佛。你果然修因上有兒女的命。自然還有團圓的日子。今日既然出家。把這兒女的情還這樣迷戀。這點愛根不斷。又出甚麼家。說得月娘一時頓醒。把眼淚揩乾。向菩薩前禮拜。做些飯與玳安吃了。天已將晚。使小玉同玳安向西村佃戶人家尋口空房。你兩口兒今日各自安歇。等等平定了。再去找尋孝哥的信罷。玳安眞是正人。這一向出家。也有些道氣。道。今日見過了娘。在庵子上不方便。我還往湖心寺叢林裡去宿。白日裡到庵上。我管打草(柴)做飯。行那道人的事。只等得孝哥有信。同娘回了家。那時夫婦完聚不遲。今日裡母子不得團圓。沒有我兩口兒就同住的理。顯見得我這一來。只爲妻子了。老姑子在旁說。玳安果然是個道人。說話不差。玳安依舊背了蒲團。向湖心寺去了。從此每日早來打柴做飯。伺候大娘吃齋念經已畢。即回大寺。小玉並無留戀丈夫的私情。可見這一點佛法化人。受用不盡。過了幾日。月

娘思想孝哥。眼淚不乾。玳安要辭了月娘。向淮北一路找尋。在觀音菩薩前占了一卦。是該靜守自然遇合的課。月娘又恐怕玳安去了。一時不得回來。有些兵慌馬亂。沒處去躲。只得留下玳安。四口女人只靠他一個男子。大家暫且同住。不題。却說了空自在破寺伽藍殿裡。三更天被一起土賊們進來殿裡。分了些打劫的財物衣服。怕有人宿在寺裡。洩漏了風信。因此使撓鈎往佛像後亂攔。不料有了空在佛像後。一撓鈎鈎着衣服袖子。拉出寺來。把手綁了。向賊巢寨子上來。原來這一起賊有兩個賊頭。一個是九頭蜈蚣李達。一個是沖天鷂子楊保。領着些土賊們。百十桿鎗。在淮北路上打劫孤客。搶掠村坊。俱投在淮北大寇鎮海天王李全標下。每月來納進奉的。這李全是淮北積年大盜。自宋朝靖康年間。占了陀羅山寨百餘里。不下十萬土寇。誰敢惹他。又有一個渾家楊夫人。使一桿梨花鐵鎗。殺萬將無敵。綽號梨花娘娘。生一個

女兒。名喚錦屏。年方一十六歲。使兩口飛刀。能百步外取人首級。因此有這兩員女將。淮南淮北一帶土賊。上千百成夥結寨的都來報名。領了印票去。按月來納貢。不拘金帛子女。有好的都解了大寨上來。這李達楊保打劫了些金珠綵緞。擄了兩個婦女和了空。俱往李大王大營裡來。走了二日。到山寨上。把婦女了空解了繩索。彩緞金珠擺設在桌子上。使鼓樂領着進來。但見。

山高千仞。路通一線入羊腸。門設三層。嶺抱九關屯虎口。人骷髏築成影壁。血汁湯遍染城牆。蓬頭披髮。塡溝澗多是屍骸。摘膽剜心。滿林木全藏凶煞。殺人不請旨。此地不講王章。報應不畏天。現世即成地獄。羅刹城中鬼子母。修羅宮裡太歲君。

原來淮北❶大寇李全受了金朝劉豫招安。封爲鎭淮王。使他領兵五

千。助兀朮南侵。不在山寨。只有梨花鎗楊夫人和錦屛小姐在山守寨。聽得山下小寨裡來納進奉。即忙升帳。列下兩班刀斧手。和家將披掛齊整。吹打三通。纔開門登帳。先是手下將官們一對對參見了。就是各旗長隊長千總百總參見。然後放進寨外頭目。解了弓刀。擎着手本和禮物進見。跪在帳前。把手本看了。是黃金十錠。明珠二百顆。元寶五十錠。彩緞八十對。美女二名。民婦二口。小沙彌一名。夫人看過。遞與小姐。一件件點過收了。把婦女叫入後房去了。落下了空跪在帳下。楊夫人看他一貌堂堂。面圓耳大。眉有白光。唇如丹漆。就有羅漢之相。夫人便問了空。從何處來。因甚遇劫到了此處。了空合掌當胸。高聲念南無救苦救難有靈有感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弟子山東淸河縣人氏。亂後出家。因有老母流落淮城。遠來尋找。不料寄宿古廟。遇見二位大王。捉來投見。夫人肯發❷菩提之心。放回見母。如造七級浮屠一樣。說畢。淚

如雨下。小姐向夫人耳邊不知說了幾句甚麼言語。只見夫人下帳。將了空扯起向後房內去。分付安排飯來。即時五葷大飯。無非是魚肉雞鵝。擺了一桌。大杯斟上老酒。叫了空動筯。了空合掌念。阿彌陀佛。貧僧自幼出娘胎。天戒不吃葷酒。夫人便叫看素齋來。又早香蕈蘑菇。油饊粉湯。擺了一桌。了空合掌謝齋。纔吃得一個點心。一碗素湯。又來問訊。只見兩個家僮請了空向書房洗浴。又早香湯肥皂。細布葛巾。擺在房中。香水傾在錫箒浴盆裡面。了空只得閉門洗浴。甚是爽快。洗浴已畢。香茶漱口。請入書房。又早送進兩套新衣。巾靴衫袴。無非是綾紬緞絹。內外一新。了空不敢更衣。依舊穿上僧衣僧帽。拿着數珠念佛。暗誦心經。上得繩床。趺膝閉目面壁去了。有詩贊了空持戒堅定。

故鄉易到路頭差。　白日青天物自遮。

豎起眉毛還自省。　火坑原有白蓮花。

原來這錦屏小姐生得嬌嬈聰慧。不肯招俗人爲婿。長到十六歲。至今要選個好丈夫。沒有可心的。一見了空生得福相。又年齒相當。知是大家的兒了。便有愛慕的心。和夫人悄悄說了。留下了空。看他的性情德行是何等樣人。好招他爲婿。因此設席管待。沐浴更衣。極盡其繾綣。怎奈了空心如死灰。法根淨定。原無一點色想。是個西方路上修來。該主持正覺的高僧。豈是魔女所能染的。到了天晚。只見兩個青衣使女打着一對紗燈。到書房中說。夫人叫小師父進去。有話說。了空不敢不遵。隨着使女到一繡房深處。但見。

紅紗垂幕。碧簟鋪裀。香馥馥金爐焚麝餅。褥掩芙蓉。暖溶溶翠枕鴛鴦。屏開孔雀。紅綃帳裡佳人。好一似玉面金睛白額虎。錦帳排成陣勢。眞是個朱顏綠鬢捲毛獅。但尋常紅綿套索。跳不出地網天羅。幾曾見香水池塘。免得你油枯髓盡。親

迷人動火

到百花香處過。可能一葉不沾身。

了空進得房來。只見繡床枕頭上。搭伏着個美貌嬌娥。殘粧半卸。露出半幅鮫綃。籠着一雙玉臂。手腕上金鐲緊束。十指上金戒指排滿了。他却盤膝而坐。不下床來。擁着一床錦被。好似脫了中衣。要睡的一般。了空合掌問訊。道。小姐喚小僧。有何分付。如今夜靜更深。我是男僧。小姐是女子。昏夜久留。恐夫人有知不便。小姐笑一笑。叫使女取了一錦杌。請了空坐下。便問了空。家世何處。父母何人。出家幾年。住居何寺。了空合掌而答偈曰。

家住東溟東復東。　掉頭歸去又乘風。

如今不在東溟住。　只在柴門烟雨中。

小姐又問了空。父母何人。今日存亡。在於何處。了空又答偈曰。

自幼生來不見天。　爺生娘長枉徒然。

拖條拄杖來尋母。不及西方有目連。

小姐又問。出家幾年。是宗是禪是教。有甚行脚。了空又答偈曰。

不參禪教不參宗。却向空門空外空。

面壁九年笑行脚。隔江一葦渡西風。

小姐又問。住持何寺。掛搭何方。受教何師。修持何行。了空又答偈曰。

本來無教亦無師。方丈前頭豎大旗。

但得住來無所住。五臺南海與峨嵋。

了空答小姐已畢。起身拜辭。原來楊夫人在窗外細聽。見了空對答如流。舉止尊重。知是個出世高僧。不同下等俗輩。心中歡喜。說我這女兒招此人爲駙馬。也不枉了。即忙掀簾入戶。小姐下床相迎。了空也不驚慌。立在傍邊。只見夫人手執絲鞭一枝。叫。長老遠來。千里有緣。不是我請你來的。我把絲鞭與你。以待大王南征回來。再排筵宴。與小姐成其

便是如來

夫婦。日後就是寨主了。只不可執拗。那時你進退無門。悔之晚矣。了空不肯來接。即叫兩個使女替他捧着絲鞭。送入書房而去。了空一夜無眠。只是打坐念佛。默誦神咒。望菩薩來救脫此厄。想起。玳安不知下落。訪見母親也不知。我在這裡遇着邪魔。何日得出天羅地網。念到此處。淚如雨下。每日在書房悶坐。錦屏小姐常來送茶送齋。或是問些因果。講些佛法。那錦屏小姐原有佛性。即時解悟。不甚纏擾。也就去了。不料淮西鳳陽有一黑山賊叛了。是張龍趙虎。要來山上借糧。夫人守寨。使小姐率人馬三千下山征討。小姐恐了空在寨無人看守。怕他逃去。可不誤了我一世前程。又要一路溫存磨光的意思。稟知夫人。要同了空下山討賊。夫人依允。即叫了空把僧衣脫換。改變戎裝。由不得了空作主。許多家將捧着盔甲縧環。一時披掛停當。和小姐一齊上馬。眞是好一對小將軍。金鼓旗旛。並轡聯馬而去。有詩曰。

戎衣新換鐵袈裟。托鉢降龍到海涯。
已借金剛消戰鬪。更收魔女作渾家。
火池種得蓮花滿。月影能分玉漏斜。
寶杵功成終奏凱。歸來銀甲爛生光。

到了淮西。紮下營寨。黑山賊聞知。即便領五百嘍囉路上截殺。怎當得錦屏小姐英勇。和十員家將一齊殺過陣來。把二賊活擒。殺得屍橫遍野。流血成河。直趕到他寨上。殺的殺。燒的燒。一個草寇剪成土平了。奏凱回營。大吹大打。了空也盔甲着。和小姐拜謝楊夫人。喜得滿營兵馬都誇他一對好夫妻。口口稱爲駙馬。那知了空心如枯木。全不關心。依舊上書房脫去戎衣。又換上他的僧帽直裰。每日拜天誦經。二時功課。夫人小姐無可奈何。只得憑他。待李全回家再作區處。不知終來錦屏得成夫婦。了空何日見母。正是。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鄉。且聽下回分

解。

校記

❶「淮北」原作「淮南」，據上文改。

❷「發」原作「放」，據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十〕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解脫品

第五十二回　劉學官棄職歸山　龍大師傳丹入海

酹江月詞。

吾廬何有。有一灣蓮蕩。數間茅宇。斷塹疏籬聊補葺。那得粉牆朱户。禾黍西風。雞豚落日。灑脱田家趣。客來茶罷。自挑野菜同煮。　多少甲第連雲。蛾眉環座。人醉黄金塢。回首邯鄲春夢破。零落珠歌翠舞。得似衰翁。蕭然陋巷。長作溪山主。紫芝可採。更尋嵓谷深處。

這首詞單說瓊樓金屋不如茅舍竹籬。舞榭粧樓不及牧歌樵唱。嚴子陵的羊裘。却勝似石崇的火浣雉頭。杜子美的橡粟。却勝似何曾的烹金炊玉。黃山谷自號四休老人。王蠋稱爲四當居士。

何爲四休。

粗茶淡飯飽即休。　補破充寒暖即休。

三平四滿過即休。　不貪不妒老即休。

何爲四當。

晚食以當肉。　緩步以當車。

知止以當富。　無事以當貴。

又有富貴貧賤自求方。

富莫富於常知足。　貴莫貴於有蘊藉。

貧莫貧於無識見。　賤莫賤於無骨力。

紫虛元君勸世文。

道生於安靜。　德生於謙退。

福生於清儉。　命生於和暢。

患生於多慾。　過生於輕慢。

禍生於多貪。　罪生於不仁。

又有一篇古隱方。

一。畏天道。

二。遵王法。

三。行善不使人知。

四。學吃虧。

五。輕財讓產好施。

六。甘淡薄。

七。不恃權勢妄自尊大。

八。不交豪俠客。不許優妓。不寵健僕。

九。不尚才華伎藝工巧。

十。不殺生。

十一。不妄語自欺。

十二。學佛法黃老守雌。

如今世人不肯退步。反說是古人可以隱得。今人求隱也不能夠了。全不知人在亂世。多有非禍奇災。不能逃兵火國法。總因這一點貪心。十分認眞。纔致殺身之禍。第一件是恃才高傲。把天理王法看做迂談。做出不公不法的事來。俱從此起。第二件是利己害人。把這陰德爲善看做老頭巾醒世常言。那個富貴人不是尅減朝廷。就是詐害平民。這些財物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成。第三件爭強勝。占便宜。世間事沒有平的。

感應篇註脚

人人有此病

亦（我）輩亦不能免

人不吃虧。自然我要吃虧。我不吃虧。自然人要受屈。那非理的橫逆。味心的兇人。原該讓他。自有他貫滿的時節。不可以我與他滿貫。第四件❶要先己後人。不肯推多取少。骨肉嫌疑。居鄉仇恨。多從此起。誰肯把田產銀錢看作餘物。道德經說。爲人而已愈有。與人而已愈多。人那肯信。第五件喜齊整。愛受用。因此錢物不足供我奢費。自然要算計別人的。搜括不來。只得使些權勢。詐騙不來。只得添些嫌疑。何如一切淡薄。省了多少閒氣。所以說恭儉兩字。自然不去侵奪。第六件倚強凌弱。炫智矜名。結交豪傑。使人怕我。馳騁才名。使人服我。多有寵用健奴。反害了自己的身家。釣譽沽名。添上許多爭訟。到了亂世。殺人如麻。想到人人遭難怕死時。便該長吃齋素。以佛老藏身。減些罪孽。因此古人隱身多用這個方子。今人不肯悔悟。常有殺身之禍。只說是天下亂了。無處可隱。殊❷不知那冀缺躬耕。梁鴻牧豕。梅福爲吳門下卒。韓康向市頭

賣藥。那個古人不是以窮苦藏身的。今日士大夫要嬌妻美妾。羅綺在身。絲竹在耳。住着雪洞雲房。吃着珍羞美味。選個名山秀水。供我的遊玩。我纔去隱。這是平地神仙。還勝似那公卿大老。待漏趨朝。那得有這個桃源來請他去採藥。眞是可笑。因此今人不如古人處。就是名利二字再不能割捨。往往遭鳥盡弓藏的大禍。至死不悔。今日說一個不戀名利的人。後來成了仙佛。只是一個捨字。清河縣有一個劉學官。姓劉名個讓字。住在獅子東街。當初是個迂儒。❸一生不敢妄爲。那年借了西門慶五十兩銀子。上濟南府做了訓導。後來西門慶死了。不肯負了前言。使夫人來還月娘。只此一念不欺。自然是個古君子。他兒子劉體仁做了廩生。到金朝中了進士。這劉學官在濟南遇着大亂。劉豫降了金朝。幾番失城。這秀才們俱走了。那有一個來送禮敬先生的。況這亂時的俸糧。不消說沒了。又大亂不得來家。做了一套南北詞十三腔。以

明其自得。名曰青氈樂。

北新水令

高名不列縉紳編。別有本儒林便覽。行藏原是隱。羈旅號爲官。瀟灑清閒。又休看做風塵下賤。

南步步嬌

空堂四壁紅塵遠。鎮日把重門掩。脩然似遠山。風雨疏簾。靜把圖書展。鳴琴仔細彈。歌一曲猗蘭。空谷無人見。

北折桂令

老頭巾不受人憐。說甚麼炎涼冷暖。苦辣酸甜。到處有酒瓢詩卷。龍泉射電。彩筆如椽。扶世界不用俺登朝上殿。挽江河那用俺進表陳言。天賜平安。一任盤桓。受清貧料没有暮夜黃金。論官箴那裡討犯法青錢。

南江兒水

把傀儡排場戲。看長安棋局翻。見多少掀天覆地興亡亂。白衣蒼狗浮雲變。朝更暮改蜃樓幻。月落酒闌人散。夢裡邯鄲。續不上儒門公案。

北雁兒落帶過得勝令

穿一件舊烏青破絹衫。吃幾口淡黃虀閒茶飯。白鬍鬚扮出個四皓賢。黑皮靴活像個鍾馗判。熬不出郭汾陽將相權。也沒有伍子胥鐲鏤劍。森嚴。明倫堂緊對文宣殿。回也麼賢。俺是個活壽星。長命的老顏淵。

南僥僥令

青雲時已暮。白日夢常閒。只當做參禪持戒把雄心煉。也何須訪名山。費往還。

廣文絕唱此曲傳者甚遠

北收江南

呀做張良辟穀去求仙。學蘇卿嚙雪並餐氈。到如今聞詔三月食無鹽。又何用熬煎。又他道是不食烟火古瞿曇。

南園林好

對明月星斗爛斑。對松影風露連翩。受用些澄昏酒淡。得意處竟忘言。❹

又

北沽美酒帶過太平令

履平地。靜波瀾。拋舟楫。任長川。正好在蘆花岸。閒看魚龍罷釣竿。似遼陽鶴返弔城郭。閱塵寰。又何須雕盤美饌。又何須錦衣繡幔。又何須油車翠幰。又何須瓊樓曲檻。俺呵這的是隨緣遇緣。知天樂天。呀素位中春風無限。

高陽知己何時返。濁酒自家勸。文章鏡裡花。富貴風中線。不覺的飯牛歌。歸去晚。

清江引

此詞見劉廣文苦中能樂。是個自得的君子。後來捱了數年。陞任在河陽知縣。因見天下大亂。南北交兵。就告病把官棄了。在南山下。臨着河邊築了幾間茅屋。栽花種竹。約幾個詩朋酒友日日吟咏。以消歲月。或與高衲談禪。丹客講藥。非止一日。也就是一個樂天知命眞高士。博古通今大道儒。却遇了一件異事。有一夜。月明如晝。萬籟俱寂。劉學官書樓正坐。只聞得一陣異香撲鼻。這香不是花香。不是焚的沈速香。不是佩的蘭麝香。謂之天香。

似甜非甜。如氣非氣。初來時芬芬馥馥。似薔薇露釀就醍醐。再聞時絪絪縕縕。如雲霧中飄來丹桂。滿書房筆硯琴書。俱

帶些香烟瑞氣。半空裡鸞鳴鶴唳。忽然似風響雲行。三天龍駕到簷前。一紙鸞箋來榻上。

香過處。只見一幅白全帖。上寫青霞道人張某拜。帖內有拳大四字。是爲善讀書。劉學官大驚。叫了兒子劉體仁秀才來。望空拜謝。又疑是鬼魅邪狐來此擾亂山居。到了黃昏燈下。青霞道人忽然現形。立於園內花牆之下。但見。

戴一頂九華逍遙巾。飄揚翠帶。束一條五綹攢絲絛。雅襯青袍。長鬚白面。彷彿呂祖純陽。巨口方瞳。疑是東華大帝。袖帶白雲來竹徑。杖挑明月到柴門。

當時劉學官有一家僮。名叫姚莊。年纔十三歲。生得極是乖巧。花園書房內多是他管理。見了道人在園內立着。便問。你那裡來的。這昏夜却在園子裡。怕家主出來。不當隱便。道人說。我就是青霞道人。因有名帖

來拜你家相公。夜晚相見。怕他生疑。我的洞去此山不遠。明日早使人來叫你到洞中一看。回了你主人的話。再來相見。說畢。不見了。劉公還夜坐看書。不曾寢歇。只見家僮姚莊進來說。有一道人在園中。如此這般。說了一遍。劉公又疑又怕。忽然青天白日。有這等怪事出來。難道我一凡人。天就降下個神仙來度我成仙不成。這是該疑處。却也有古人遇了異人。傳授以長生不死的訣。或是夙世因緣。多有不可解的。又想一想。這樣深山曠野。人跡不到。多有木客妖狐變人形。或是以美色戲弄人的元陽。或是以凶惡來驚試我的膽氣。就如古人隔窗伸進鬼手。用一山字壓住他一般。這是該怕處。又細想。我平生沒有一點邪處。如何招出妖怪來。死生有命。憑他罷了。看明日果有人來叫姚莊。再作商議。一宿題過。到了次日。滿村裡都知道這件奇事。等着要看神仙。果然東園裡來了一個白鬢老人。青衣皀帽。像個老都管模樣。見了姚莊道。

我是張師父洞裡書吏。名叫韋化棟。今奉命來叫你洞裡去。仙師要同你來拜老相公的。慌得姚莊向書房裡走不迭。報與劉公知道。張師父使人來叫我了。可去不去。那小廝也不知是仙是怪。只道是人家叫他傳書寄帖。一定有些酒食賞他一般。劉公沈吟❺了半晌。細想。既然白晝遣人招呼。必有其故。不論他是仙是妖。他既先有名帖來。我豈可失禮。即取素白全柬。寫了一個名帖。後附一詩。

天臺藥裹武陵津。今古疑仙認未眞。
山水樓臺渾似夢。漁樵烟火或非人。
重來不識城中面。歸去還迷洞裡春。
聞道安期多秘要。可分瓜棗到西鄰。

一面寫書交與姚莊帶去。劉公又怕是鬼魅纏了此人。去在山澗中不回來。那得知道。有個莊客紀大。是個獵戶。慣以走山。其快如飛。悄悄叫

到。分付他緊隨姚莊身後。看他往那邊去。有些好歹好去救他。那莊客即時出得莊來。看着姚莊走到東山林子裡。他却遠遠的續着。又不便近前去。只見過了一道山澗。那姚莊風也似去了。甚麼是個影兒。全望不見。往那裡去趕。往前飛奔。又走過兩三個山頭。纔望見姚莊早到了東山石崖下。却是一灣清水。小小的個澗兒。到了山根下。忽然開了兩扇大石門。明明白白姚莊進洞去了。慌得這莊客走下來追趕。及到石崖邊。那裡有個姚莊。只見。

野花艷艷。幽鳥閑閑。石邊細草映青苔。山下浮雲橫素練。一片荒山。止有藤蘿遮水面。千尋高壁。何曾雞犬在雲中。花迷洞口少秦源。路失天臺無藥侶。

這莊客在山下找覓姚莊。不題。却說姚莊隨着韋書吏出得莊園。上了東山。兩個人一行說話。不知走了幾層山了。到了東山崖下。初見是一

眞耶幻耶比劉毅透橘更奇

座荒山。一塊大石崖從山上揷下來。中有一條石縫。荒草長滿了。只見韋書吏叫了聲。開門。就是一座大衙門。也不見山了。只見大門首把守的人站滿了。也有戴官帽盔甲的。好不威武。見了韋書吏領着姚莊。也不言語。放進門去了。走了幾層宮殿。俱是金碧輝煌。青石甬道。彎彎曲曲。到一座殿上。見昨晚的道人坐在殿上。又是一樣打扮。與梓潼帝君一樣。姚莊上前磕了頭。遞上書去。仙師拆開看了。便道。我昨夜要拜你主人。怕他生疑。今日叫你到我洞中看個明白。我好同你去訪他。以後常常往來。只到我山根下一叫就開門。和到你家一樣。你主人讀書爲善。日後也好到此處。說畢。出得洞來。叫姚莊先去報知。在園中以師生之禮相見。那時劉公在書閣上坐候。纔有半個時辰。正然納悶。不知此去吉凶如何。只見姚莊早走到面前。說道。張師傅到了。要在園裡相見。細細把洞裡光景說了一遍。劉公半疑半信。過了兩個時辰。那個莊客

可惜此啓不傳

獵戶纔回來。不知姚莊到已多時了。劉公只得到園子書房裡候他。看是怎麼樣光景。即領了兒子劉體仁和兩個同學秀才。俱到園門外遠迎。只見姚莊說。到了。這劉公衆人並不見人形。姚莊說。作揖。劉公只得作揖。姚莊說。進門。劉公只得俱打躬候進。件件只聽這姚莊口說。望着空唱喏。滿莊人都道是瞎帳。及至進了書房。劉來等只得望上行了四拜禮。眞是不見形聲。如在左右。仙師進到房內。書桌上即取筆寫出二題。叫諸生會課。一個是願無伐善一節。一個是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一句。劉公見此驚信。只得照常獻上茶去。仙師房內檢書弄筆。寫字題詩。使姚莊致謝而去。劉公使兒子併同學秀才將文做畢。纔送到床前。即有一人取去。明日絕早又將文看完送將回來。諸生各服批點之妙。與舉業極眞。從此日日往來。或是論文講道。分韻聯詩。一日。到了九月重陽。劉公父子和衆朋友商議。要請仙師登高。這裡寫了大啓。❻使姚

莊入洞請在東山松下。設得野座。劉公父子和諸友都散步先到山上。擇了一株大樹陰下。山半平臺。鋪下紅氈。擺列下酒菓餚菜。只見來了一陣異香。便說仙師已到。一齊向空作揖。分上下坐了。斟過大杯。送在仙師座前。衆人飲乾。此酒也就乾了。行了一令。是爭紅奪錦。大家爭一個紅四。輪到仙師。却是姚莊代擲。仙師先說定了。紅是劉公的。果然輪到劉公。把六變作個紅四。直飲到日落方散。往來詩詞足有百餘首。不能遍載。到了十月十五日。三日前有一帖到。要借姚莊騎驢去。跟隨他同上東海一遊。約定五日方回。劉公不測其意。只得使姚莊騎了一個老黑驢去。看作甚麼事。遊甚麼地方。總因劉公爲人好奇。因此件件俱聽。不肯違背他。去了五日。果然姚莊騎着驢回山。一羣莊客圍了。一村人問他到甚麼去處。這姚莊進去見了劉公。在一個小搭包裡取出幾件稀奇物件。都不是人間的。但見。

怪石幾片。紅黃青黑。盤旋着瑪瑙螺文。松葉三枝。軟綠碧絲。垂拂似波濤藻影。石根帶出龍鬚。鐵珊瑚針長似髮。海底移來虎刺。鼉磯石光旋如雲。又有海螺海馬。形如蛤蚧。石魚石燕。怪於琳琅。米芾袖中藏琥珀。夷堅志裡少珍奇。

且說姚莊進了莊門。先將他幾件東西送與劉公。做了人事。細細問他。這幾日往那裡去來。姚莊道。初出莊門。只見一個人在門外引我同行。到了大路旁邊。仙師早已騎馬等候。見我到了。分付隨後同行。前後有二三十對人。打着旗號。往前走了不上十數里。却不知怎麼在半空裡。脚下都是烟氣。和人家蒸飯竈上出的氣一般。一層層驢脚下亂滾。那驢也一步一步走將去。又不似在地上行的。走了一會。却到了東海岸邊。依舊是洪波大浪。接天的沒有邊岸。仙師分付衆人退後。等我分開海水。你們好隨着下海。只見仙師騎着一匹黃馬。鬃尾都是紅的。却是

火馬銅鞭非龍而何但此凡驢與神龍同步不解其理

戟騎着。並無鞍轡。止有一枝鞭子。却是銅的。但見他將銅鞭搖上兩搖。這匹馬渾身是火。望着海裡忽喇的一聲。攛下去了。馬到處。海水兩開。全不見水。却是一條沙路。兩邊的海水。和銅牆鐵壁一樣。分在兩邊。這些衆人隨着仙師的馬走。全沒有一點水氣。使手去摸那兩邊的水。也是乾的。那討點水來。有這等的怪事。行了一會。又到了半空裡。往下一看。又是茫茫的大水。却有烟霧隔着。一陣風來。望見海又遮住了。不知走了多少路。到了一座大山根下。仙師下得馬來。這些衆人都立住了腳。把這執事旗旛落下。俱擡着大扛箱。有十數擡。隨着仙師往山上去了。只叫我和幾個閒人在山根下看驢馬。每人分了三粒紅豆。分付每日吃一丸就不餓了。遠遠望見山頂上有一懸崖。石上坐着個白鬚老人。仙師上前拜了又拜。將擡的扛箱打開。都是文册。不知甚麼帳。只見仙師下山。騎馬回來。却不是前番的路。到了一處大村落。幾千萬人家。

海市蜃樓西遊記無此幻筆

此物現在人不能識

正開市店做買賣哩。往往來來。似螞蟻一般。只見這人比我們只有一二寸高。也有吃酒的。賭博的。爭嚷的。開鋪面的。使的銀錢。只有小豆兒大。仙師道。你們吃些飯好走。買了一個點心。只好黃豆大。叫我拿在手裡。都漏往指縫裡去了。衆人大笑。唬得滿莊人亂跑。道。妖精來了。走得一個人也沒有。却是一堆螺螄堆在沙灘上。和一層山般。仙師道。姚莊。閉着眼。再不許開了。再要開眼。撇你在這裡不消回去。只覺耳邊大響了一陣。和風雨一般。就到了這山上。仙師道。你家去罷。我依舊騎着驢回來。到這舊路來。這些物件。俱是海邊我閒拾得幾塊石頭兒頑耍。松樹枝是山上折來的。鐵珊瑚是仙師送與主人的。劉公父子和同學朋友一羣莊客纔信。道。有這樣奇怪的事。到了次日。只見姚莊說。仙師到書房裡。劉公和衆友纔去謝了。又問海中有何公事。仙師道。天機不可輕洩。大劫將到。此乃東海造在劫的名冊。日後遇亂。可向東海去逃難。

此會主意天送奇恩

我自接引。⑦後來便知。不可先洩。從此時時往來。到了來年。却是大比之秋。金朝開科。仙師說。劉公家中事煩。兒子該離家讀書。來春發解。却使劉體仁相公往南山八仙硿裡。有座禪堂讀書。劉公使兒子去了。原來南山八仙硿有兩個老和尚。一個隻眼。只紡線爲生。一個跛道人。却採藥賣。使一個老道管做飯。甚是貧窮。劉公子領着一個家僮到了八仙硿。看了看。只有一間破佛堂。中間安着一盤石磨。旁有一小榻。只臥一人。如何讀書。又遵仙師和父親嚴命。不敢回去。只得將平日誦讀文章取來燈下朗誦。孤孤悽悽。只一個家僮。又要打柴做飯。山上去尋些野菜。好不辛苦。這山去劉公莊百餘里。一時間家中不得送來。又去村集甚遠。正在納悶。可霎作怪。只見竈前的水。不消去取。就有一桶。山上的柴。不消去挑。就是兩大堆。只說是和尚使道人送在竈上的。那曉得仙師使了二十人。在這山上服事劉相公。後來一發奇怪。香油細米。鹽

先試以色

醬酒菜。件件都在屋裡。這和尙道士也只道是劉相公買來的。到了夜間。各佛堂上燈燭不消點。都點起來。鐘鼓不消打。也都五更裡響起來。唬得兩個和尙道人說。劉相公是個妖怪。平空的弄得山上大驚小怪。一齊托去化緣。都往村裡走了。只落下一個劉相公主僕。和那做飯的老道士。忽一夜。來了兩個婦人投宿。生得十分美貌。見劉相公不理他。坐到三更。自己去了。劉相公却歡喜。仙師使人送家信來。帶回文字去。俱是仙師發來題目。四九會課不絕。到了七月。下山回到家中。細說與劉公。感激仙師不盡。到了七月十五日。先一日姚莊來說。張仙師今夜同一位龍大師。要親到書房來。這時節仙凡相交了一年之外。習以爲常。如親友鄰舍一般。焚香設酒相候。是不消說得。到了晚間。只見。

先一道雲來峯頂。直揷下百丈松林。後一層霧接山腰。却罩住三間茅舍。聲光隱映似靑鸞。只少飛瓊送束。香氣絪緼開

紫帳。何須青鳥傳書。這大師不穿野服。却是袞冕龍章。儀從者位列仙班。盡皆執圭捧劍。入門來滿室威嚴。分明不聞不見。到堂中一庭瑞彩。但覺有鬼有神。夜深簫鳳下秦樓。雲裡笙鶴來緱嶺。

劉公書房前一個大大的院子。都是些白雲從地往上發起。絪絪緼緼。一似白絮綿滾將起來。天香滿院。空中叫得鶴唳鸞鳴。一莊上大小莊客都來焚香禮拜。飲酒到三更之後。却將劉公父子平日不欺暗室。不履邪徑的善事。寫出了三十餘條。俱是不淫女色。不昧人財。義氣慷慨。救人急難。忍辱讓人。並劉體仁大孝大節的事也有十數件。明明白白寫在紙上。即有那不昧寡婦私財一款。是靖康二年十二月初八日。還西門慶債銀五十兩。許多秘語。寫得墨筆淋漓。有龍蛇古篆之體。臨行作別。龍大師留詩一律。

龍飛鳳舞下天臺。一榻蒼雲掃未開。
不爲渡迷超正覺。何因丹藥點凡胎。
千重雪浪凌空渡。一片仙帆過海來。
壬午甲申羣在劫。待君東下訪蓬萊。

後題曰。龍光辰東海三峯頂候。

青霞仙師又留一律作別。

爲訪遼陽丁令威。千年華表未言歸。
翎垂白雪無今古。頂結丹砂少是非。
海溦雲濤迴羽仗。石門烟月鎖嵓扉。
一杯酒盡天風起。指點虛空路莫違。

二仙在房中飲酒。劉公諸友在房外。主客相陪。俱是輪番送酒。直至四更。衆人各有醉意。便問。仙師洞中多有異酒靈丹。又有仙姬歌舞。姚莊

凡人之不可近正以此等妄想障礙

一小小奴僕倒得親入洞天。門生輩既係有緣。因何不許一到。每次到山下。只是一片荒山。一溪流水。雖經年往來教訓。到今終有疑心。今日二位仙師將別。懇求一杯仙酒。只聽一聲仙樂。纔可信是眞實。說畢。衆人跪求。再不肯起。仙師使姚莊傳言。說你們凡心太重。不奏聞上帝。不便進洞。就是仙酒仙樂。輕易難得見的。只有一樣蔗漿。可以益壽延年。略嘗一小杯罷。仙樂是實有的。你們凡夫當不起奏樂。只叫他們來。或是琴瑟簫管。只彈一聲。吹一聲。就知了。既已漏洩。便不得久留。從此一去。且不得會了。各人勉強爲善。還有相見之期。說畢。只見姚莊從房內掀起布簾來。遠遠一柄銀壺。斟出一茶鍾仙酒來。叫劉公跪接。色如丹砂。味如甘露。飲畢。但覺四肢暢美。不可名狀。各人俱分了半小杯吃了。忽聽得房中琴瑟簫笛細細單響一聲。劉體仁進房送酒。親見一枝玉笛在書榻上。偷眼一觀。不敢近視。時已嚴冬寒夜。只見氣暖如春。雲烟

此事人人不信自己生疑

滿室。隔窗燈光照見人影散亂。不見其形。這一夜。房中飲了五十斤酒。杯杯不舉而乾。又留下丹藥九粒。朱紅一色。重如鉛子。叫劉公五鼓時用水拜服。可以延壽。日後有事。可入東海相會。起來拜別。使姚莊傳與衆友行四拜禮。仙師受了兩拜。與今日師生禮一樣。天色將曙。只見滿山雲霧。對面不見人影。一陣異香。遠遠白雲如蓋。從松林裡出去。漸漸騰空而滅。眞是。海棗如瓜人不見。鶴書似夢鬼難猜。因作青霞洞古風一篇。以記其事。

石裂天開見丹闕。中有至人藏恍惚。飲煉冰雲伏丹砂。走弄烟霞鍛金骨。洞門甲士何猙獰。秘笈瑤函雲氣發。仙家無食但飲酒。丹色酒香味如蔗。紫石磴上瑪瑙盤。玉液生光薰徹髮。仙樂不使世人聞。玉笛一聲如帛裂。九粒紅丸破膽餐。甜雪到腸塵胃沒。洞中瀑布垂白虹。安知其下通溟渤。珠弁雲

冠帝子儀。翠旗金榜仙人節。空虛有光來有形。彷彿非日亦非月。一片蒼苔咫尺封。回頭却失青天窟。

從此仙師辭去。劉公使姚莊去請。只見空山流水。再無影響。各人悵然。不題。後到了金兵南北大亂。岳元帥提兵恢復中原。山東土寇四起。東昌府去汴梁不遠。都是戰場。殺得百姓十室九空。沒處藏躲。劉公父子想憶仙師前言。知道清河縣近臨淸。久遭兵火。只得買了一舟。從濟陽丁河口下海。望東海來。正遇順風。一夜直行到南直安東縣地方。三元宮淸風頂。名曰雲臺山。賃了一座客房。在朱寒村居住。那山是三元大帝出家得道之地。四面大海。只有水路進去。有十八村。出漢唐賢人的所在。風俗淳厚。周圍五百餘里。名賢隱跡甚多。劉公在海中而隱。使奴僕耕釣爲業。自己做了一套陶淵明歸去來辭。說他棄官避地。

北點絳唇

晋室艱虞。彭澤徵祿。兒曹侮。解綬歸歟。五斗難留步。

混江龍

非關傲物。看小官賤辱不如無。眞個是頂冠❽傀儡。束帶侏儒。擔閣煞山光水色遲樵牧。辜負了園松籬菊半荒蕪。登高舒嘯。對月攜壺。素琴無調。濁酒堪沽。人笑俺柴桑三月長官貧。俺只道門前五柳先生富。這纔是委形大造。絶迹皇都。

油葫蘆

說甚麼送酒白衣花下扶。也只爲有托而逃不在魚。做一個啜糟哺糒假糊塗。倚東籬菊蕊爲誰開。對南山酒盞依然綠。天生成直烈烈苦肝腸。怎捱得瑣煎煎路崎嶇。到頭來亂離世界多危辱。因此上葛巾拋下漉醍醐。

天下樂

你曉得亂世清貧富不如。賢也麼愚。兒孫數。怕他享豐盈折盡庸人福。因此枕清風一醉眠。臥北窗羲皇侶。便是俺栗里先生醉夢圖。

寄生草

辭簪笏。投山藪。臥林泉。返詔書。都道是山中宰相君王顧。白雲遠護神仙府。赤松不上長安路。當日個清風謖謖夢仙遊。今日裡丹霞渺渺隨鶴馭。

煞縢

纔喚醒蝸角途。又夢入蝴蝶署。是誰人開睡鄉科目。把歸去來辭入薦書。蘿徑風徐。梅嶺香數。也是俺夢松風結果收場處。

尾聲

劉公原有仙氣，不必別有蓬壺。

論文章狗勿笑功名腐鼠。只這個三升美醞未消除。

後來南北講和。大兒子劉體仁中了金朝進士。回鄉看守墳墓。整理家緣。劉公一日遊到清風頂雲臺深處。只見一座古廟。名曰龍仙祠。內塑大仙。袞冕如生。旁立一人。道冠雲氅。與張青霞相似。劉公纔知是仙龍指引。該有半載仙緣。把舊日山居盡捨爲寺。因此隱於東海。再不回鄉。享年九十五歲。臨終之日。面色如生。長笑而化。姚莊出家爲僧去了。後來過了數年。有清河縣人見劉公在浙江西湖紫陽庵。寄詩與家中作別。正是善根福報。原自不差。說這個君子的榜樣。從那不貪財慕祿中得來。脫離了苦海大劫。就未必成仙。也是世上一個完人了。再看那貪財好色的結果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第四件」原作「第五件」，據務本堂本改；下文「第五件」、「第六件」原作「第六件」、「第七件」，亦據改。

❷「殊」原作「除」，據務本堂本改。

❸「儒」原作「齋」，據務本堂本改。

❹「言」下原衍一「又」字，據務本堂本刪。

❺「吟」原作「隱」，據務本堂本改。

❻此段眉批原缺，據影抄本補。

❼此段眉批「奇恩」二字原漫漶，據影抄本補。

❽「冠」原作「完」，據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十〕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遊戲品

第五十三回　苗員外括取揚州寶　蔣竹山遍選廣陵花

智度論

菩薩觀種種不盡。於諸象中。惟色最重。刀火雷電。怨家毒蛇。猶可暫近。女子妒瞋淫諂。妖穢貪嫉。不可得近。桎梏❶囹圄。猶尚可解。女鎖繫人。染着根深。無可得脱。執劍向敵。是猶可勝。女賊害人。是不可近。蛇蛇含毒。猶可手捉。女情惑人。是不可觸。如佛偈言。寧以熱鐵宛轉眼中。不以染心邪視女色。含

四字工絕

笑作姿。廻面攝眼。嬌慢作羞。美言嗔妒。坐臥行立。回盼巧媚。

薄智愚人爲之所醉。有智之人所不應視。

落花詩

溪水東流日轉西。杏花零落草萋迷。
山翁既醒依然醉。野鳥如歌復似啼。
六代寢陵埋國媛。五侯車馬鬪家姬。
東鄰謝却看花伴。陌上無心手共攜。

單說這天下繁華之處。第一說是揚州。一名曰江都。一名曰廣陵。其俗輕揚奢侈。士女繁華。舟車輻輳。萬貨俱集。眞乃南北的都會。江淮的要衝。自古來詩人才子。美女名娼。俱生在此地。因此在漢時爲吳王濞的故都。叫作蕪城。在隋時煬帝建作迷樓。開了邗江直接汴京。爲遊幸之地。又有瓊花觀的仙葩。二十四橋的明月。到了三月鶯花時節。這些婦

如此趣話無人說破

女出遊。俱要鮮粧麗服。輕車寶馬。滿城中花柳爭姸。笙歌雜奏。到了半夜。那船上簫鼓不絕。不消說邗關上妓女超羣。排滿了青樓翠館。又有一等絕妙的生意。名曰養瘦馬。窮人家生下個好女兒來。到了七八歲。長得好苗條。白淨臉兒。細細腰兒。纏得一點點小脚兒。就有富家領去收養他。第一是聰明清秀。人物風流的。教他彈琴吹簫。吟詩寫字。畫畫圍棋。打雙陸。抹骨牌。百般淫巧伎藝。都有一個師傅。請到女學館中。每年日月習到精巧處。又請一個女教師來。教他梳頭勻臉。點腮畫眉。在人前先學這三步風流俏脚步兒。拖着偏袖。怎麽着行動坐立。俱有美人圖一定的脚色。到了十四五歲。又教他薰香澡牝。枕上風情。買一本春宮圖兒。如意君傳。淫書浪曲。背地裡演習出各種嬌態。這樣女子定是乖巧。又學成了一套風流。春心自動。五更半夜裡。防得他身子。防不住他心。肉麻起來。就要手之舞之。未免去把那纖纖春筍。招摩挑弄。試

試這點豆蔻花心兒。如何滋味。久了。弄出情來。到夜間上床。就想把兩個指頭兒。權做新郎一般。多有後來嫁時沒有新紅的。說是破罐子。被人休回來。倒找財禮的。因此這些女教師們尋了一個法。把這上等女兒臨睡時。每人一個紅汗巾。把手封住。又把一個絹搊兒。搊得那物緊緊的。再不許夜裡走小水。一來怕他作怪。二來婦女上床走了小水不淨。就不緊了。怕夫主輕賤。滿城大家。俱在這點竅上用工夫。又怕女子口饞。到了月經已通。多有發肥起來。腰粗臀大。臂厚胸高。如何了得。只叫他每日小食。吃了點心。每飯只是一碗。不過三片鮮肉。再不許他任意吃飽。因此到了破瓜時。俱養成畫生牙人一樣。遇着貴官公子到了揚州關上。一定要找尋個上好小媽媽子。這媒婆上千上萬。心裡有一本美女册子。張家長。李家短。偏他記得明白。領着看了。或是善絲竹的。彈一曲琴。善寫畫的。題一幅畫。試了伎藝。選中才貌。就是一千五百兩

點出正意

娶了去。這女子的父母。不過來受一分賣身財禮。多不過一二十兩。其餘俱是收養之家。准他那教習的謝禮。這是第一等瘦馬了。到了第二等女子。人才中樣。上不得細工夫。叫他多少識些字。學兩套琵琶絃子。打算子。記帳目。管家事。做生意。多有客人使銀子娶去掌櫃的。到了第三等。不叫他識字絲絃。只教他習些女工。或是挑絨灑線。大裁小剪。也掙出錢來。也有上竈烹調。油煠蒸酥。做爐食。擺菓品的。各有手藝。也嫁得出本錢去。因此揚州風俗。以教訓女子爲生理。名曰烟花世界。所以引出一個荒淫的隋煬帝來遊幸江都。失了天下。也只爲個色字。❷直到如今。這段淫惡風俗再改不得。那一時是南宋紹興三年。韓世忠以都統守住鎮江。高宗在建業同汪黃二相商議戰守的長策。文官們說是該南遷。武官們說是該北伐。紛紛議論不定。那知道金兵分兩路南下。一路攻破淮安的是兀朮。阿里海牙。斡離不。一路攻揚州的。是粘沒

喝。龍虎大王。和蔣竹山。破了淮安。兩路夾攻。星夜直取揚州。那城裡軍民聞知淮安不戰而降。已是諕破膽的。那個將官敢來迎敵。城上也預備下檑木砲石。派下民兵守城。那知苗青和王鹽商受了蔣竹山的箚付。散在城裡。內應的奸細預備下獻城。聽得金兵一到。城下通了暗號。見東門上軍兵稀弱。將蔣竹山發來白旗挿起來。城下金兵都是擄來淮安高郵的蠻子。叫他打頭陣。爬城牆。擋那砲石弓箭。後面金兵却提刀掠陣。有一個不爭先的。先是一刀一個。死在眼前。誰不捨命。明知上前也是死。且顧眼下的命。可憐只得往前闖去。金營裡見豎起番字白旗來。就知是奸細接應。又怕內有奸詐。先使王鹽商的兄❸弟王蠻子爬上城去。却用梯子一個個接着上城。那城上軍民那個是不怕死的。見了金兵上城。滾的滾。爬的爬。一個慣走投沒命。城裡先放起火來。苗青一干奸細砍開城門。放金兵進來。但見好殺。

金珠如土。一朝難買平安。羅綺生烟。幾處竟成灰燼。翠戶珠簾。空有佳人無路避。牙床錦薦。不知金穴欲何藏。潑天的富貴。堆金積玉。難免項下一刀。揷空的樓房。畫碧流丹。只消竈前一炬。殺人不償命。刀過處似宰雞豚。見死不垂憐。劫到來總如仇怨。自古來淫奢世界。必常遭屠殺風波。十里笙歌花酒地。六朝爭戰劫灰多。

那時揚州城裡不下十萬人民。殺的精壯男子。老醜婦人。不計其數。兀朮太子纔令封刀。蔣竹山把苗青開的富民册籍呈上。四太子看了。就叫龍虎大王同苗青搜括富民家財寶貨。助餉過江。苗青先把好女子揀選了五十名。打扮得天仙一樣。送到金兀朮營裡答應。次後開出城裡富戶。平日有養好瘦馬的人家。並樂戶娼籍。出色有名的女戲。一一開造册籍。聽四太子發落。四太子就着蔣竹山同阿里海牙揀選三千

婦女。送上一千上北京進與金主。一千隨營自用。一千賞這破城有功的將官軍校。這蔣竹山苗青得不的一聲。正稱下情。苗青和龍虎大王坐在揚州府堂上。照依册籍。把揚州鹽商木客。鄉宦富民。一齊傳將攏來。先要了騾馬。次要金銀。又次要珠寶。又把婦女們一家家趕出來。選着有姿色的留下入官。可憐這些婦女。俱用黑灰搽臉。蓬頭破襖。裝做奇醜模樣。那些美貌嬌容的。一時恨不得變作個無鹽女來。纔可免性命。可見美色不但害人。連自己的命也坑了。有詩爲證。

麝爲香遭網。　鳥因翠損毛。
龜靈逢灼甲。　檀馥被爐燒。
憎苦多遺蓼。　爭甜少剩桃。
東施笑西子。　夫婦老蓬蒿。

那些大商賈們擡出金銀元寶。在府堂堞得高有十餘丈。零星碎銀不

富翁着眼

用天平。抛在地下。何止百餘堆。那苗青將平日和他有大小嫌疑的。叫龍虎大王或是箭射心窩。刀穿兩肋。殺的人在堂上橫欹豎臥。使在傍看的人畏懼。不敢不獻出珍寶來。那時揚州婦女大小人家。俱尚珠子髻兒。一兩珠子。賣到百十換。這一搜。眞是明珠百斗非爲罕。碧玉千層未足奇。那些富民。初時也只說有了財寶買出命來。誰知這人心原是無盡的。見了一千。還要一萬。見了銀子。又要金寶。先還哄着自己獻出來。到了三日之後。見富民說都盡了。只得非刑吊拷。火炙刀剜。可憐受盡千般之苦。淨了家私。還不保其命。這是富戶的結果。因此說。人生亂世。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怎當那衆生凡夫貪心太重。不到此地。也不肯休心。到了五鼓醒來。還要算計那一宗生意有利。那一件機巧騙人。細細想來。可不是一場春夢。唐人錢起有蜜脾咏蜂曰。

年年花市幾曾淹。斟暖量寒日夜添。

忽挿前案絕妙

採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

却說這蔣竹山。自從得了鹽船。有十萬之富。和苗青算計停當。得了揚州。即將此銀合夥。添上揚州鹽商的銀子。不止百萬。做起鹽來。以爲久遠之利。可以敵國。把金銀積到北斗。也是不難的。又奉了兀朮太子使他搜選婦女。不論良家娼妓。要足這三千美女的數。好不快活。想了想。我那打光棍做窮醫生的時節。見了一個李瓶兒。就把我弄昏了。受了西門慶多少虧。今日到了這婆娘海子裡。儘我受用。只恨少長了百十根髩髩。一時間沒處打發這些婦人。因此和阿里海牙商議。先出了一張告示。要遍考選揚州的婦女。和開科場殿試一樣。分了三案。第一案是良家女子。年紀十六以下。有容貌超羣。詩詞伎藝的。名曰花魁。和殿了狀元一般。第二案是良家婦女。二十以下。有才色絕代。歌舞絲竹的。名曰花史。和殿了二甲一般。第三案是樂戶娼籍。二十以下。有色有藝

的。名曰花妖。和殿了三甲一般。以上三案。俱是中選的。頭一場選人才貌。第二場考文學詩畫。第三場考絲竹歌舞。三場畢。照舊放榜。第一甲金花錦緞。鼓樂遊街。第二甲金花綵緞。鼓樂送出大門。第三甲銀花色緞。鼓樂送出二門。奏知兀朮。喜個不了。一面照依城內坊里。挨門拘喚。如有一名隱漏。兩鄰不舉。十家連坐。那敢有一個婦女不出來聽選的。那一時。只恨天生下來不瞎不瘸。也有那貞烈婦女投井自縊的。截髮毀容的。後來金兵知道。出了大牌。有婦女自死者。罪坐本家。全家俱斬。誰敢不遵。日夜裡倒守起女孩兒來。顧不得名節。且救這一家性命。也有淫邪婦女見了榜文。要顯他的才貌。逞起精神。打扮着要做金朝后妃的。揚州風俗淫奢。大約愛考選的婦女。十有其八。貞烈之女。不過一二。此乃繁華的現報。有多少奇怪的事。到了亂中。纔把妻妾眞情看透。且說揚州東門裡有一王秀才。生平止一寵妾。是個有名的美人。能文

何如不見兩下方便

善晝。才藝無雙。二人相得。寸步不離。如掌上珠一般。打扮得珠翠綾羅。奉承他百依百隨。後來王秀才因色慾傷了。時常吐血。不敢縱慾。不消一年。倒因寡慾受胎。生了一個兒子。越是夫妾情重。倒把大娘子丟在一邊。在一所花園裡收拾得雪洞般書房。三口兒過活。就是比翼鳥連理枝。也比不過兩人情厚。忽然金兵進了城。各人逃命。這王秀才間壁有一座當店。年久了。故衣櫃架甚多。只得藏在一層天平板上。下面俱是衣架木器。到了天晚。只見幾個番兵進來。照了照。見沒人。把架上衣服揀好的儘力包了去。落後擄了兩個婦女來吃酒唱鬧了一會。衆人將擄的婦女陪去睡。只留下一個美婦人。陪着個番兵在這當鋪閒床上宿歇。王秀才伏在天平板上。諕得一口氣也不敢喘。從板縫裡往下看。這婦人你道是誰。原來就是我那嬌滴滴美人。和我生死不離的愛妾。如何却落在這番兵手裡。眼見得他决不肯失身。平日裡的志氣。許

王相公如何受

下同死同生。如何肯順他。一面想着。又是疼。又是怕。只見床上支支呀呀。幹得一片聲響。原來兩人在床沿上行事哩。婦人道。把燈取過近前來。咱照着耍得有趣些。那番兵起來。果將燈移到床前。婦人早把衣服脫淨。顯出那白光光身子來。高擎兩股。極盡奉承。口中嬌聲浪語。無般不叫。又嫌番兵不甚在行。婦人道。你上床去。我自已湊動。番兵果然上了床。仰着一根陽物。豎得挺直無比。婦人看了看道。我今日可死了心了。隨着你罷。我不遇見你。枉自托生了一個老婆。那得嘗嘗這個滋味。一面爬在身上。百般迎湊。口口聲聲道。快活殺我了。你隨怎麼。休撇我去了。撇了我。我也想殺了。番兵樂不可言。細問。你是誰家娘子。這等有趣得緊。丈夫是個甚樣人。婦人道。俺丈夫是個秀才。生得人物也好。只是這件事上。再不曾打發個足心。我今日可嘗着滋味了。好不好把他殺了。咱一處過去罷。這王秀才就着燈影。看得分明。只見他令寵。把奉承

他的一套本事。全使出來奉承那番兵。王秀才死了兩遭。先見他上床去。酸了一個死。後見他要殺了他跟着番兵。又恨了一個死。到了天明。番兵聽見吹角進營。要起去。還被婦人拉住不放。在床沿上弄有一個時辰纔撒手。囑咐了又囑咐。到晚還來。我在這裡等你。番兵道。四王爺不許擄婦人。你只在家藏着。我來找你罷。兩人摟抱不捨。把婦人送過屋裡去了。後來金兵出城。王秀才回家。見了婦人。說他失節。百口不招。因生下兒子。不好叫他死的。纔知道枕邊恩愛風中露。夢裡鴛鴦水上萍。王秀才以此棄妻子。出家爲僧去了。却說一個娼妓。做出件翻天揭地的事來。揚州鈔關上有一妓姓蘇名瓊瓊。也是揚州有名的。接了個布客。是湖廣人。相交情厚。把客本費盡。不能還家。後來沒有盤費。情願和這當行的一家住着。就如咎喜員外一般。忽然金兵搶了鈔關。把瓊瓊擄了。和這客人一搭。白日拴鎖。夜裡用鐵絆。到晚上解下婦人。却將

蠻子們十個一連上了鎖纔睡。一日。番兵吃得大醉。和兩三個婦人行了淫。一頭睡倒。却被瓊瓊把鐵絆的鎖開了。放將客人起來。用番兵的刀。一個個都殺淨。搜出他搶的金銀一千餘兩。和這客人扮做逃民。回湖廣做起人家來。生了兒子。發了十萬之富。豈不是件俠事。看官聽說。天下的事那裡想去。良家倒沒良心。娼家反有義氣。也是各人所遇不同。後來蔣竹山考選揚州婦女。這些瘦馬妓女不消說得。還有大家女子出來。歡歡喜喜。和番兵騎在馬上。爭姸賣俏。比門戶人家更沒廉恥。豈不是風俗淫奢之報。到了三日報名已畢。先考頭一場。發出一張條約。

欽差提調淮揚兵馬都督府蔣。爲奉旨考選宮嬪。嚴立條約。以防隱漏。以杜冒濫事。照得廣陵爲名麗之區。迷樓實烟花之藪。舞逾上蔡。歌出陽阿。代充掖廷。必先茲郡。今遵奉王旨

考選良家。兼收樂籍。分三案爲三甲。不啻文士登科。自才藝及聲容。以定女中魁首。百代奇逢。千秋榮寵。除遵依里甲挨門報名外。凡係文詞女史。第一場考詩賦論一篇。即合式。身容姿態。次場點名。歌舞吹彈。末場面試。先三日。揚州府各遞試卷脚色。併載里甲。年貌。履歷。習學某藝。臨期執技登堂驗選。一照文場殿試。分三甲上下。遊街及第。如有濫冒頂替。許人揭告。以違旨定罪不貸。特諭。

大金天會陸年　月　日

到了三日後。婦女報名已畢。由江都縣申到揚州府。掛出牌來。在察院衙門聽考。臨時。蔣竹山。阿里海牙。並本府大小官員。俱是大紅吉服。門首懸綵奏樂。掛了三個大字。是女開科。這些婦女們都是艷粧麗服。敷粉塗朱。也有哭啼啼在轎裡。父母隨着送場。似昭君出塞一般。哭得千

香奩妙句

人落淚。也有喜喜歡歡。先換了金朝服色。窄袖戎裝。平頭盤髻。也十分好看。多是樂籍賣瘦馬的人家。一時間就揚鞭上馬。笑嘻嘻來爭這女狀元。街上看的人上千上萬。通擠不開。魚貫而進。約有二千五百名。大門首知府點了名冊。一個個花攢錦簇。五色紛披。果然也可觀。但見。

千層錦繡。萬朵胭脂。綺羅對對。排來五色雲霞。珠翠叢叢。襯出三春花柳。一個家淡粧出月下梨花。却嫌脂粉汙顏色。一個家濃染似雨中芍藥。恍疑香露滴衣裳。那愁的低垂粉頸。好一似捧心西子。越添上一種妖嬈。那喜的滿面笑容。好一似渡海觀音。更顯出十分光艷。高髻雲鬟。扮的是大內梳粧。動人處玉釵斜掛。弓鞋羅襪。走的是揚州俏步。關情處檀袖偏拖。長的是眉。眉彎新月。遠山淡畫出雙蛾。秀的是眼。眼溜秋波。碧水輕盈含一笑。粉的是腮。鼻邊紅杏淡白雲。朱的是

唇。齒上櫻桃明素玉。圓的是肩。新藕琢成香玉臂。軟的是乳。

梅萼初簇碧酥囊。纖的是腰。楊柳三眠。細的是股。芙蓉兩朵。

翡翠羣中藏翡翠。鴛鴦陣裡臥鴛鴦。

大堂上坐下。阿里海牙居左。蔣竹山居右。俱是大紅蟒服。金幞頭。玉帶。帽上懸着貂尾。這是金朝官制。凡官至二品。方許帽上繫貂。如今梨園唱戲。還有此制。一邊分了東西文場字號。俱在堂上面試。怕有代筆。番將堂下帶刀巡邏。只見一個教官。提着一面牌下來。上寫着四行大字。

第一場題三道

沈香亭牡丹清平調三韻。

廣陵芍藥五言律詩。

楊貴妃馬嵬坡總論。

這些平日讀書飽學。吟詩作賦的女學生們。多出在士宦名儒之家。從

七八歲上了女學。偏是聰明乖巧。比兒子讀書還長進得快。如今徽州府風俗。不教兒子讀書。只多少識些字。就叫去做生意。只有女兒偏要習學詩詞。博出個才子的名去。把詩詞傳刻。向女流中奪萃。因此常常惹出風流話本。今日揚州考選女秀才。皆因有此風俗。纔有此番選試。單說這女秀才們見了題目。一個價鋪下玉板紙的試卷。紫管的彩毫細筆。螺紋的鸜鵒端硯。松烟金漆的龍香墨精。那苦思的。攢促着兩道眉兒。想一句。寫一句。十分好看。那得意的。思入風雲。把羅袖拂一拂紙。伸出那春筍般又細又白的指頭兒。握起筆來。眞似龍蛇飛舞。也有做詩做論的。那消兩三個時辰。把卷子謄眞。俱是鍾王楷書。珠圓玉潤。捧着卷子。送到考試官面前。那知道考試官却是不識字的。只憑着揚州府王推官。是個山東才子。積年大詞客。一切出題看卷。憑着去取。這兩個大主考。阿里海牙是個武將。不消說朦心瞇目了。蔣竹山只記得幾

妙狀

個草頭藥方。那曉得詩詞歌賦。見了這些女子進場。已是雪獅子見日。化酥了半邊。連骨髓都流出來。又好似看太陽花了眼。通是青紅黃黑。在眼睛裡亂滾。忙得個可憐。到了日西時。也收了百十本卷子。其餘或句不成章。字畫差錯。俱不入選。還有曳白的。俱一齊出場。到了第二日貼出榜來。

大金國揚州府爲考選女科事。今將頭場取中合式進士榜於後。

一甲第一名。宋　娟。揚州府江都縣人商籍　論一篇　馬嵬坡

二甲第一名。王素素。揚州府通州人樂籍　沈香亭詩三首

三甲第一名。柳眉仙。淮安府山陽縣人軍籍　廣陵芍藥詩二律

其餘考選不等。定了名次。共取中進士八十二名。不能細載。只有女狀元宋娟硃卷傳滿揚州。這些宿儒才子也都誇他博學弘詞。不像個女

子。即時刻了傳誦。

楊貴妃馬嵬坡總論❹

論曰。蓋聞情者。弱骨之媒。愛者。醉心之蘗。星眸粉黛。名爲伐性之斧斤。狐媚嬌癡。號作登床之機弩。況假合能有幾時。玉質朱顏。轉眼而雞皮鶴髮。好醜原同一味。金床象枕。回頭血骨冷魂消。愚者沈焉。達者笑之。故琴瑟取諸關睢。樂而不淫。床第戒於牝雞。禮以防亂。乃有唐闈多穢。兆自開邦。兄收弟婦。有忝日角之雄君。子納父姬。忽代月升之女主。點籌借箸。投子聞聲。此皆歷代醜踪。纘述祖武。逮至玄宗。恣情漁色。納子婦而號太眞。寵妃姊而封列土。華清水滑。凝脂流合歡之香。繡嶺塵飛。連騎貢側生之笑。堂開錦繡。排甲第於雲霄。門列棨戟。擲沙泥於金玉。或連鑣則雲錦迷天。或狎坐而珠璣

小說中有此快作

滿地。雕麟織鳳。羅紈窮天女之工。玉膾冰鱗。水陸盡窮民之血。以茲淫風相煽。陰氣乘權。娥眉嬙妹。鴛鴦入鶺鴒之羣。碧眼胡兒。虎豹結狐狸之黨。洗兒之金錢一入。漁陽之鼙鼓忽來。鳳輦雲奔。馬嵬塵起。路傍棄霓裳之寶器。道隅走乞食之王孫。遂使蠐頸投環。羊頭貫槊。七夕密約化爲冷烟。三峽淋鈴魂銷夜雨矣。不亦悲哉。然後知玉碎香殘。前日之珠翠也。羯鼓征塵。前日之歌舞也。手掬麥飯。前日之珍羞也。以鎗揭首。前日之劍南旌節也。樂極而悲來。物窮而理返。是故君子土木形骸。電光富貴。性不以情移。而識不以愛亂。蓋審於濃淡久暫之間。不以彼易此也。

第二甲榜眼王素素。

沈香亭牡丹次清平調韻

冰肌玉骨月爲容。久厭胭脂入畫濃。
洗淨鉛華應不染。天台姑射一時逢。

又

並蒂連枝笑合歡。玉容常向月中看。
姚黄魏紫爭承寵。冷蕚❺天香未可干。

又

石家金谷暗生香。風雨春深自斷腸。
爲囑花神好相護。明妃馬上不成粧。

第三甲探花柳眉仙。

廣陵芍藥五言律

漢宫仙掌露。春色上華簪。
影浸盤盂玉。光摇圍帶金。

花王終讓寵。　蝶使莫相侵。
應有東君薦。　鶯啣到上林。

原來二女子詩中包藏深意。說那沈香亭牡丹不愛繁華。甘心枯守。每一首末句都有自寓的意思。這芍藥詩却說的富貴。有金屋貯阿嬌。昭陽第一人的光景。那玉盤盂。金帶圍。乃芍藥佳種。眞是詩中李杜。女中的謝道韞朱淑眞。也不能到此風雅。其餘合式的女進士。或有幾句。不能遍傳。到揭曉傳臚。女狀元宋娟在公堂上揷了兩朵金花。兩肩上十字披了織錦金緞。兩對彩旗。四名鼓樂引導。當堂上了四人明轎。送歸及第。榜眼王素素也是一樣。却是彩緞一對。彩旗一對。探花柳眉仙也是一樣。到了三甲以下散進士。不過二枝鍍金花。一對紅紗。二人轎子。俱鼓樂引着送在大營裡。見了四太子謝恩。聽發在那裡。那時兵馬急着過江。一面逼拷富戶。一面搜羅婦女。兀朮只選了幾個會彈唱的隨

營。把這女狀元二甲三甲共選取的八十❻女進士。一時沒有這個落地。又不便發回本家。怕有逃亡走匿的事。叫王推官安置。只有瓊花觀地方寬大。把上下房道官火頭一齊趕逐。將這婦女們權且安置。使一老成番官看守。把大門封了。不許親戚往來。以待平定了江南。往燕京進獻於金主。這些婦女的父母。在外哭哭啼啼。往裡送飯食衣裳的。眞是。

花花柳柳。原從南國生成。燕燕鶯鶯。盡被東君收去。蔡女多才。但做胡笳❼十八拍。昭君美貌。空傳琵琶五言詩。阿姊阿妹。忽改做年弟年兄。大喬小喬。沒處覓房師座主。妒色梨花逢暴雨。能言鸚鵡入金籠。

後有美人題詞壁上曰滿江紅云。

邗水繁華。揚州人物。尚遺隋氏風流。綠窗朱户。十里掛銀鈎。

一旦刀兵齊舉。破金城。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

清平三百戰。典章文物。掃地俱休。任此身南北。斷梗浮鷗。破鏡樂昌誰續。念蕭郎陌難投。從今去。香魂千里。簫鳳斷秦樓。

一時題咏甚多。不能遍載。那兀朮太子和這粘沒喝斡離不大將軍一班番將。不消說朝朝醉樂。夜夜歡歌。只這蔣竹山一個窮光棍。坐擁着百萬金銀。每夜別有良家女子十餘人陪侍。清歌妙舞。不在這欽選以內的。苗青和王起事秀才一般鹽商。子女金帛。珠玉玩好。沒般不奉承。眞是。富過郿塢白璧滿。花逾金谷綠珠多。一日。傳下令來。刻期過江。先發了一封戰書與宋朝都統元帥韓世忠。金山會戰。韓世忠也差官送了五百個黃柑來。說。北軍過江。願打浮橋三所。知大軍遠來。謹以黃柑五百解渴。兀朮大驚。賞回差官。刻日決戰。知道蔣蠻子不慣行兵。把苗

員外封了揚州副都管。和蔣竹山權守揚州。催兵餉接應。分了一班番將過江的汛地。要一鼓而渡。十萬人馬。眞有投鞭斷流的光景。兀朮到了瓜州江岸。看着金山下的南船一隻也無。江南城郭隱隱。全不見旗旛。正不知韓都統的兵機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梏」原作「枯」，據務本堂本改。

❷此段眉批原缺，據影抄本補。

❸「兄」原作「兒」，據務本堂本改。

❹「論」字原無，據務本堂本加。

❺「蕁」原作「蕁」，據務本堂本改。

❻「八十」原作「八百」，據上文改。

❼「笳」原作「家」，據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十）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正法品

第五十四回 韓世忠伏兵走兀朮 梁夫人擊鼓戰金山

江南婦女離亂歌。

畫欄豆蔻紅珠掌。深閨蕙質藏銀幌。煮麝煎膏盡日閒。等閒不受春光攘。阿母工夫事事宜。兒家門户軟簾垂。玉鏡時開雲母鑠。雕籠戲畫雪兒眉。長廊跳脱看年命。沈香供奉花情性。鸞帶原隨碧玉簫。縑絲譜出宜春勝。一自梳妝青漆樓。深深似海不知愁。蛤帳更闌銀箭咽。菱囊星曉篆烟浮。丫鬟偷

慘不堪讀

唱鶯聲底。欲透春情惜羅綺。明月千金一寸心。繡床顛倒無心理。誰知撾鼓起風塵。燕子花阡泣鬼神。赤眉定奪蛾眉案。驚破誰家蝶夢人。蕭娘齊去淚如雨。可憐叱(乇)利誰相語。顏色從來誤妾身。舊時甲第蒼涼處。半疑半訝棃雕鞍。玉肢野外不勝寒。關山潦倒蟬鬢亂。半夜由他趁所懽。此生命薄長已矣。往事依稀恨如此。笳度清宵淚暗流。淚流盡是良家子。猶記香閨繡鳳凰。須臾結髮走遼陽。侍兒後騎離前騎。姊妹他鄉念故鄉。斜插小靴鬆黑鬒。玉手纖纖執雕䩨。含羞蓄憤被風霜。馬上回身時欲隕。昔日豪華稱莫當。氈裘萬里斷人腸。縱然速作荒燐鬼。猶帶餘腥向北邙。一朝紅粉同時盡。秦楚燕齊香玉殞。豈無阿閣理青塵。亦有臥房同幻蜃。落魄佳人復奈何。我聞此事動悲歌。江南兒女多情思。尚傍王

孫拭翠蛾。

右富女歌

幽巷年年惜顏色。枳花竹葉長相憶。遠山淡掃宜不宜。夜夜荆釵愁嘆息。可憐十五未嫁人。玉顏寂寂低斂顰。春樹採桑溪水曲。宵燈織素問東鄰。蕩子結婚重名姓。豪家幾遍明珠聘。但見西施住若耶。豈有郎君輕玉鏡。蹉跎愛惜度年光。眉黛何如怨恨長。蝴蝶飛來嬌不語。鴛鴦獨宿夜偏涼。裁紈貼勝心情倦。荆榛門户羞歌扇。家對寒塘裊碧絲。愛遊僻徑看花面。何處鳴金動地來。一齊驅向馬虺隤。錦營賊帥相思夢。罽帳賢王合巹杯。蔡琰聲聲十八曲。家少黄金誰見贖。丁香枝上不禁春。血淚明眸空斷續。回思往事更傷心。欲見征鴻寄信音。妾身不望生還好。傳語家中漫擣砧。晨聞異樂心長

斷。當風塞上瞻星漢。數盡江邊春燕歸。又看絶域秋鴻亂。故鄉人遇意殷勤。爲説家園兩地分。父母荒郊何處別。長兄聞道又從軍。生嗟薄命隨流水。玉門關外何時死。新妝莫保遭亂離。夢魂驚顫何如此。爲惜名香爲惜花。鸞書鼠（鳳）箋淚交加。佳人莫怨無情種。且把琵琶營裡撾。鐵菱鹿角香魂塹。陰山借作定婚店。落葉浮萍去不回。雕鞍生把紅兒殮。惆悵曾無古押衙。劫取園陵小内家。止餘睩老含糊眼。哭遍胡城百萬花。

右貧女歌

話表揚州兵火。婦女流離。盡爲金兵所擄。那分得良家娼妓。那論得美惡貞淫。就如那春色將殘。百花凋謝。被那狂風毒雨打在泥土坑裡。馬踏人踐。還説甚淺綠嬌紅。濃香妙色。便説士女淫奢太過。自❶然釀出

這個大劫來。憔悴飄零一番。才完得盛衰的定理。却不道人生遭際不同。苦樂各別。就如那百花。也有生在名山秀谷中不見風塵的。也有生在金谷名園。折在高人才子幽室香几之上的。也有被村夫醜婦折來抛在路傍糞池溝洫裡的。如不遇時。那怕他是國色天香。賤如糞土。要遇起時來。就是那野草閒花。一時成名。做出一件超羣出類的事來。也要傳之不朽。豈不是各人遇合。分甚麼貴賤。這一回單說一個妓女中的英雄。裙釵中的俠婦。有一雙識王侯的俊眼。又有一副助忠義的膽氣。後來封了梁國夫人。助丈夫封爲南宋蘄王。豈不是一個妓女。固然是他托身得人。原有些英雄膽識。纔做一番大功業來。說來可羨。當初高宗南遷。統制王淵標下有一小卒韓世忠。初入行伍。在風塵落魄。偶因元旦帥府參見過堂。天未明。起得早了。在帥府轅門旁連衣睡臥。時有官妓姓梁名玉。也來帥府見節。來得太早。望見一隻大白虎臥在影

壁牆下。諕得一時沒處躲避。再一細看。却是一個軍校。手執長鎗。是一馬頭軍模樣。梁妓即時問了名姓。知是韓世忠。請到家裡。和媽說知。要招世忠爲婿。那虔婆愛錢。怎肯招一窮軍養着他。自然不肯。打着梁玉接客。梁玉係老虔婆親生的女兒。一生一世止靠了他過日。又沒有樂戶。一家兩口兒。養得梁玉自幼嬌慣。任他的性兒。要接客就接客。不愛接的客也無可奈何。因此梁玉慣性兒。龑得阿媽不過。後來只得把韓世忠招進來。子母二人從了良。倒做起針指女工來度日。白日養着個窮軍。也是天生緣法。該享這富貴。自然湊成好事。後來韓世忠因奉了將令征勦黑風山岩大賊。自己親入賊洞。擒了賊首。把土寇盪平了。王統制因功加賞。題做欽依守備。領了一千營兵。時常隨征。處處有功。護駕南遷。鎮守淮揚。漸做到方面之位。不消說梁夫人同享榮華。那時淮揚經了兵火。南北做了邊關。世忠在淮上。兵不足三千。兵餉官廨俱是

草創。梁夫人親自編竹爲牆。織草作履。鼓率內外將士。大有個娘子軍夫人城的俠氣。與世忠一心報國。那裡似個妓女。後來因朝廷內亂。苗傅劉正彥挾制高宗。讓位太子。把禁兵奪了。朝內無人制他。因此太后秘召梁夫人。使他領兵來清宮禁。世忠聞變。即日提兵赴召。誅了苗劉二賊。高宗復位。敍他護駕勤王。功爲第一。知道金人不日南侵。只有京口是南北第一個要衝。就陞世忠爲淮揚都統制。移鎭在鎭江。水陸兵馬一萬。把守着江口。這韓將軍打造戰船。整頓盔甲。預備迎敵。又用鐵萬斤打造沈舟的鐵鎖。俱用尖鋒鐵鉤。將船尾上鐵錨擄個不動。使鎖封住。拖沈下水。眞是料敵如神。行兵有法。常是錦衣繡馬立在陣前。敵人望見如天神一般。以此南渡大將說張韓劉岳。張浚。劉錡。韓世忠。岳飛。只有韓將軍更是人才整齊。膽勇出衆。又得了一個嬌滴滴風流女俠梁夫人。和他同心一力。隨營出陣。常是女扮男裝。打扮做健丁模樣。

銀盔軟甲。緊隨馬後。到了紹興元年八月。江水正發。打探知金兵兩路下淮揚。不攻而破。使人上揚州下戰書。先送黃柑五百。使兀朮知信。高宗在建業聞信。先奔過江。往杭州去了。不料金人從秀水斜渡平江。直趕到寧波。聞高宗下海才回。一路搶擄焚燒。無人敵擋。幸得各處城池嚴守。金人不暇攻城。也怕身入重地。連夜奔回江口。韓世忠料定在這金山下渡江。金兵擄的輜重子女人馬太多。沒有別路。早把戰船擺了一個水營。遮住了北岸。五色旗幟分了八門。將船搭了浮橋三座。引誘金人來戰。把得江口如鐵箍相似。飛鳥也過不去。算計已定。料金兵到江必要窺我的虛實和江中的去路。只有金山寺頂上一座龍王廟極高。往江北一望。可見百里。料這金人狡猾。定然有主將偷來看我的營寨。韓將軍即差一員有膽智的健將。名叫蘇德。到帳下分付。此去龍王廟只用一百健丁。五十人埋伏在寺外岸邊。五十人埋伏在廟裡。悄悄

使一人在塔上窺看。但見金兵進廟。塔上鳴鼓爲號。岸上五十人先殺進去。金兵必走。然後廟中人出來。兩下截殺。可擒其將。計較已定。却說兀朮到了江南岸邊。遠望江北一帶。戰船擺有數十里。旗旛排滿。船上樓櫓似城牆一般。如何衝得動。又有五十號遊兵小船。俱是一船六槳。搖櫓如飛。四面弓箭火器亂發。那中軍水營都是海船。長艦樓船。前後檣桅密痲。似高二十餘丈。金鼓旗號。插着都統制韓的皀纛大旗。不知有多少兵船。怎敢輕渡。但見。

旗分八面。船按九宮。横江舴艋走蛟龍。守口舳艫如虎豹。大船上弓弩連排。只聽一聲梆響。遊船上棹槳亂滾。驚看十里星飛。軍容如鐵壁。船面畫青雀黃龍。陣勢似金城。旗影捲皀雕白虎。三吳水手慣鑿船。人稱海鬼。兩廣長年能破浪。船號江鰍。轉柁時大鵬展翅。無翼而飛。扯篷時猿猴穿枝。盤空而

勝似一部麒麟記

上。隱隱陣雲浮北固。騰騰殺氣護南都。

原來韓都統的兵紮營在焦山寺下。金兵從南下來。要奪江口。紮營在金山之左。問了土人要上金山。一看南北形勢。知道龍王廟在金山頂上。往韓都統營裡看得十分親切。因此兀朮領了五騎人馬。俱是心腹番將。不帶旗鎗隊伍。悄悄出營來。見宋營兵船不動。江裡靜靜的。一隻漁船也沒有。從船上牽馬騎來。按轡徐行。走到金山脚下。望着龍王廟不遠。只有一所古廟。幾間僧房。連一人也不見。揚鞭而去。隔了廟門一箭之地。這兀朮果然十分狡猾。心裏跳了兩跳。就勒住了千里龍駒。叫兩騎馬上番將先到廟裡看看動靜。自己却在廟門外觀看江景。那蘇德坐在塔上第四層高處。看得分明。見五匹馬從金營船上下來。果如元帥所料。今日正好立功。那知道兀朮立在門外。却不進廟。先使二馬進廟探細。這蘇德見二馬進得廟門。眞如虎入深坑。雕投羅網。把那軍

補天妙手

如此妙事再不可得

中的令鼓鼕鼕連打起來。這廟外崖上的五十名兵。看得分明。見兀朮還不曾進廟。騎的是戰馬。一見埋伏。必然要走。又不曾進門。如何遮擋得住。因此不敢出頭。要等他進了廟門。只擋住門首。自然飛不將去。那廟裡埋伏的五十名兵。見塔上鼓聲不絕。又見兩匹馬進了廟。那知道還有三匹馬在廟外。只得一齊殺出。廟裡窄狹。不用弓箭。俱是短刀鈎鎗。早把二員番將拖下馬來。那廟外三馬。聽了戰鼓心疑。正要勒馬而回。忽見廟裡喊殺起來。知道中計。即時撥轉馬頭。往山下江口而走。這廟外的兵。見這三馬走回。方才出來截殺。原來山路甚窄。一面是江。放不開馬走。到了石崖邊。被宋兵一撓鈎。將一個穿紅袍的玉帶鈎住。拖下馬來。只見這個番將十分英勇。把腰刀拔出來。將鈎杆砍爲兩斷。使了一個鷂子翻身上馬的法。騰的跳上馬去。還有一條大澗。三丈餘寬。被宋兵把住石橋。那番將把馬連打三鞭。從平地一躍而起。三匹馬一

齊攛過去了。這一百個步兵如何趕得上。只捉得廟裡兩個番將。也是有名的都護。細問起來。才知走了的是兀朮四太子。蘇德叫苦不絕。只得把二將綁來。見了韓都統。聞知走了兀朮。氣憤不絕。把蘇德要斬。細問他。不肯進廟。廟外伏兵不敢先發。以此脫逃。只責了四十大棍。使他帶罪立功。一面預備江中大戰。不題。却說兀朮走回營來。眞是。忙忙如漏網之魚。急急如脫扣之兎。喘氣吁吁。坐了半日才定。即聚集龍虎大王粘沒喝等商議。要乘夜過江。使粘沒喝將五萬人馬。大小船有千餘隻。都是捉的客商鹽貨船。艄公們撐駕着。原不是戰船上走慣了的。如何敵得韓統制的海船。使起風來。似山一般壓下來。連船都是要倒的。那怕你千軍萬馬。弓箭刀鎗也沒用處。這金人原是拐子馬。利於野戰。只爲乘勝恃強。又曉得江南無備。直趕到溫州才回來。今日遇着韓都統安排在江口邀截。如何不懼。定了一計。使粘沒喝用兵五萬。先綴住

姐姐忒伶俐

他焦山大營。却將小船由南❷岸一帶。迤斜往上過江。爭這龍潭儀眞的旱路。直入建康。議定三更造飯。四鼓吹營。五鼓過江。他首尾不能相顧。各自磨刀拈箭。勇氣十倍。不題。却說韓都統見兀朮走了。悶悶不足。梁夫人在船上接着。問了備細。夫人道。此虜窮寇。利在速回。只在今夜。定然要來廝殺。今大將軍只在中軍船上。使遊兵堵截。怕不能了事。走了兀朮。千里長江保不住東南這一塊土了。如今我兩人分開軍政。將軍管領兵截殺。妾管司中軍旗鼓。金人多詐。怕他一面攻戰。一面過江。叫我兩下遮擋不來。如今只以守江爲主。將軍管領遊兵守護北岸。妾管領中營水兵守着中軍。任他來攻。只用火炮神弩守住。不去追他。他見我不動。只得渡江。那時將軍只看我的白號旗爲令。中間大桅上立起樓櫓來。妾親自擊鼓。鼓起就進。鼓住則守。金兵往南。白旗指南。金兵往北。白旗北指。將軍領兵八千人。分作八路。俱聽鼓聲和桅頂上號帶。

作書者好兵法可惜

夫人定善踏軟索賣解

金人自不能渡江了。就不殺他片甲不回。也使他從此落膽。再不敢窺我江左一步。韓都統大喜。即時夫婦二人叫軍政司立了軍令狀。看梁夫人披袍貫甲。窄袖弓靴。布置了守中軍的兵將。把號旗用了遊繩使鐵環繫住。看金兵往那裡渡江。就往那裡扯起。四面大船都看中營旗號。四面遊船分了八八六十四隊。隊隊有長。俱看中軍旗號。這些遊兵搖櫓的。飛也似去了。布置已定。把中軍大桅頂上扯起了一個小小鼓樓。遮了箭眼。到了二更。梁夫人踏着雲梯。領了一家將管着扯號旗。他把纖腰一縱。蓮步輕鈎。早已到桅杆絕頂。離江面二十餘丈。看着金營人馬如螞蟻相似。那營裡動靜。如在足下。江面不過十餘里。被一個梁夫人看做手中地理圖一般。韓都統自去布置截殺。不題。有詩贊梁夫人英雄處。❸

舊是平康妓。　新從定遠侯。

戎裝如月孛。　劍佩更風流。
眉鎖江山恨。　心分國士憂。
江中奏敵凱。　贏得姓名留。

却說金兀朮到了三更。吃了燒羊燒酒。衆軍飽飯。却不肯鳴金吹角。悄悄開船。只以胡哨爲令。五萬番兵駕着千號南船。望焦山大營進發。正是南風。開帆如箭。早被金山下宋營裡哨船探知。報入中軍。梁夫人久已準備停當。這大海鰍船俱是尖底平板。上面一帶掛上箭板。牛皮釘裹。如鐵相似。那刀箭俱動不得。上了敵樓。一面豎起砲架弩架。使力士遠處砲打。近處弩箭。如何近得前。俱要啞戰。不許吶喊。金將粘沒喝將到船邊。一齊吶喊。這裡全然不動。那南船的艄公。那個不望殺敗了金人。誰肯搡命上前。到了三里外。俱在江裡抛下錨。連殺幾個也不肯動。會水的都跳在江裡。浮過宋營裡。逃命去了。直打得南船七零八落。如

快絕

雨打梨花一般。那金兀朮斡離不和龍虎大王。却從南岸迤斜開船望江北來。怎當得梁夫人在船桅頂上看得分明。即將戰鼓擂起。雷鳴相似。一枝號帶帶着燈籠。從桅頂上使遊環扯向南方。眼看天明。見兀朮往南。韓都統也向南。兀朮往北。韓都統也向北。兩軍相距。不得不戰。那知道沿江先埋伏了鐵繩。暗用利鈎。鈎住南船錨索。再走不去的。却使大船一沖。這小船如何當得起。把一船人俱壓翻水裡。早把龍虎大王和一百餘番將一齊落水。這邊水軍如走平地。早跳下江去。一人一個先淹個死。才擒活的上來。只這一陣。把兀朮殺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不敢回金山紮營。早趕入黃天蕩去了。這大營裡中軍的船。也隨後移營趕去。見了得勝。那戰鼓越發鼕鼕不絕。險不使壞了細腰玉軟風流臂。喜透了香汗春融窈窕心。至今宋史一筆。書韓世忠擊敗兀朮於江中。妻梁氏自擊枹鼓。豈不是女子中英雄奇事。使人千載敬服。後人有

詩贊曰。

一❹聲鼙鼓震高航。殺盡南侵十萬羌。

不及裙釵猶有氣。三撾空自説漁陽。

原來黃天蕩是江裡一條水港。兀朮不知水路。一時被宋兵殺敗。將船趕入港中。指望一步步上北。可以得路。那知道這黃天蕩雖然寬大。久已湧起沙來。把水漸漸乾了。連大船也走不得。只有漁船可行。韓都統打探兀朮進了黃天蕩。喜個不了。這賊活該命盡。此乃一套死水。無有去路。不消廝殺。只用一枝兵把住黃天蕩江口。他出不來。不消數日。糧盡餓死。從此高枕無憂。再無走脫一人之理。那時八月中秋。因得了凱音。扼住江口。十分全勝。又感激梁夫人登樓擊鼓一段義氣。看了明月如晝。這些大小戰船排作一字長蛇陣。足有數十里之遠。船上一帶燈光。如火輪星毬一般。軍中歡聲如雷。奏起鼓樂來。韓都統十分得意。忽

此遊實不可少

一生得意

然乘興要與夫人夜遊金山看月。❺登塔頂望這金營氣色即時傳令夜上金山。那軍令何等威嚴。早安排下兩桌上席。一班鼓樂。雜耍大戲。江南品物原是齊整。況是元帥。無一不備。又傳令頒賜羊酒。各營將官賞月。輪番巡守江口。坐一隻大船。隨着十數隻兵船。吹吹打打。月色波光。淸吹細樂。夫人換了一身艷服。陪着韓都統錦衣玉帶。歡飲而去。❻那消一更時候。到了金山。停舟於郭璞墓前。步上山來。早有山僧鳴鐘迎接。傳令移席妙高臺賞月。辭了山僧。自有一班家樂伺候。韓統制月下一望。江北燈火全無。止有江船上燈如星密。正是歡樂。不免有曹公赤壁橫槊賦詩光景。只見梁夫人對坐不甚開懷。顰眉長嘆。說將軍不可因一時小勝。忘了大敵。我想兀朮智勇兼全。今不生擒。必爲後患。萬一此虜逃去。必來報仇。那時南北紛爭。將來不爲有功。反爲縱敵。豈可因遊玩灰了軍心。韓都統聞言。愈加敬悚。說。夫人所言。可謂萬全。但此

賊已入死地。再無生路。不過十日絕糧。今當活捉。以報二帝之仇。言畢。舉杯連傾數斗。向月拔劍起舞。次岳武穆滿江紅一首。

萬里長江。淘不盡。壯懷秋色。漫説道。秦營漢帳。瑤臺銀闕。長劍倚天氛霧外。寶弓掛日烟塵側。向星辰。拂袖整乾坤。難銷歇。　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説。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汴水夜吹羗笛管。鸞輿歲老遼陽月。把唾壺搥碎。問蟾蜍。圓何缺。

却説這兀朮太子和粘沒喝斡離不兩員大將。領金兵十萬過江。被韓統制一敗。用鐵鎖沈舟之計。淹死一半。殺傷一半。還有三萬人馬。大小船隻不上五百號。初入黃天蕩。不知路徑。問了漁船。才知是條死港。不出了大江再沒生路。到了次日。兀朮差番官來求和。情願進貢名馬三百匹。買一條路回去。從此永無侵犯。韓統制不准求和。把來人割去耳

鼻逐回。兀朮領船死戰。衝奪江口。被宋兵把住。如鐵壁銅牆。如何近得。遠遠用火砲神弩射住。一連幾次再不能近。遣番官在船上說。四太子要請都統韓老爺當面答話。這韓都統把兵船分作左右兩營。將中軍大船放開。船頭上弩弓砲架。高下數層。預備金兵多詐。那船上金鼓旗旛。立幾班錦衣繡襖長鎗利斧的甲士。好不雄勇。這金營裡也分開戰船。兀朮獨坐在一隻樓船。去韓都統船有二百步。俱捱住了船脚。兀朮向前脫帽胡跪。陪罪告饒。使通事❼船頭傳話。說。從今和好。再不敢犯。情願對天盟誓。望乞放路回國。韓都統在樓船上高坐。錦衣玉帶。金盔銀甲。十分威嚴。說。你家久已敗盟。擄我二帝。占我疆土。除非是送還我宋主。退回了汴京。方可講和。今日之仇。不共戴天。說畢。一聲砲響。船上神臂弓齊發。照金兀朮射來。和雨點相似。原來神臂弓是諸葛武侯所置。一弩有十夫之力。一匣發三十矢。俱是毒藥竹箭。透甲入骨。見血就

死。以此金人甚怕此弩。兀朮險不中箭。忙退入船中。鼠竄而去。宋營的兵船一齊合營。也不趕他。只守住江口。料不能逃了。有詩贊曰。

檻猿籠鳥釜中魚。狡詐金兵失故居。
不遇閩人開水道。中原安得屬單于。

兀朮困到七日。糧草斷絕。殺馬而食。料無生理。出榜問計。有能定策通路江北的。賞銀伍百兩。忽有一閩人被擄在營中。自言能知出江的路。揭了榜文。來見兀朮。說。這黃天蕩通着老鸛河的水路。老鸛河一條小道可通建康秦淮。只因連年淤塞。商客不行。如今殘兵三萬。分了汎地。每人立在淺水上。一人一尺。不消一日夜。可鑿三十里。連夜通開。直達建康。還可取勝。兀朮大喜。賞了閩人伍百兩。封他爲嚮導官。率領金兵開河。兀朮先自下水。用鋤鍬畚鍤。衆將官見太子下水。人人奮勇。立在淺處。不消三日。直接了老鸛河水道。把大船丟下。俱用小船。將人馬渡

上建康的大路。那韓都統的水兵只守住江口。到了十日之外。只見金兵船上烟火俱無。還怕他有甚詭計。不敢近攻。報與韓都統知道。遂發水營遊兵兩路夾攻。到了金兵大船上。甚麼是個人影。那知他詭計通天。絕流而去。韓都統大船自來接應。聞知走了兀朮。恨得暴叫如雷。那裡趕去。梁夫人自去臨安請罪。反參韓世忠恃勝玩敵逗留不進一本。高宗先聞捷音。喜出望外。自南北交兵。不曾有此一戰。終是敗不掩功。還加了世忠爲兩浙制置使。以都統待罪立功。不知這兀朮回路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自」字原漫漶，據影抄本補。

❷「南」字原漫漶，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❸「處」字原漫漶，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❹「一」字原缺損，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❺此段眉批「少」原作「小」，據影抄本改。

❻此段眉批「一」字原缺損，據影抄本補。

❼「通事」原作「通師」，據上文及務本堂本改。

續金瓶梅後集（卷十一）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解脫品

第五十五回 雪澗師破佛得珠 王杏庵捐家造寺

詩曰。

謝遣歌兒解臂鷹。半囊詩稿一枝藤。

難尋萱草酬知己。擬折蓮花供聖僧。

妻肉欲拋翻得礙。才名久謝號無能。

鹿門學得龐公法。洗盡家緣是大乘。

這一回單講佛法。釋迦牟尼佛以梵王太子出家。雪山修行十九年。遊

惡趣二字可參

歷西域諸國。遍嘗惡趣。以無餘涅槃。纔得成佛。這個佛字。不是說如今木雕泥塑粧金上色的佛。也不是說靈通感應談經念咒超劫消罪的佛。也不是變化百千萬億騎獅坐象五色蓮花丈二金身的佛。這都是藏經上講的佛法。佛相。佛旨。佛宗。佛神通。佛功德。與諸佛菩薩五百阿羅漢等衆。宣說妙義。纔留下一部全藏。因此稱做西方聖人。其名曰佛。即是一個覺字。那西方印度鞠鞠蠻夷之國。從不曾有聖人教化。多是殺生貪淫。倚強凌弱。爭奪殺戰。不知人倫天理的所在。忽然生出一尊佛。棄了王位妻子。却去山裡修行。以慈悲衆生。渡人濟物。要投崖餵虎。割肉啖鷹。度盡四大部洲三界衆生成佛。纔了得此願。纔滿得此功。謂之大事因緣。因此觀世音菩薩同佛行化。化了三十六相。現身說法。使衆生從聲聞緣覺悟入三昧。脫離苦海。處處顯應。這些善信男女和愚夫愚婦叫得應的。因此稱爲靈感觀世音菩薩。現有南海落伽山潮音

洞。是他成道之地。在浙江寧波府定海縣地方。天下僧民進香不絕。到了誠信處。就有蓮花現形。白鸚鵡出來獻瑞。和普賢菩薩五臺山生的地湧金蓮。文殊菩薩峨嵋山現的夜照天燈一般。都是不可思議功德。和那凡夫愚子不信佛法的說。如何肯信。因此說夏蟲不可以言冰。那夏天生的蟲。不到秋間就死了。另變一件蟲。那知冬間有這等大風大雪結水成冰的世界。又說是蟪蛄不知春秋。蜉蝣不知朝暮。也只說衆生和昆蟲一般。眼見的纔信。不見的都是疑。因此疑之一字。件件事都是惑的。佛法叫作無明。一似失目的瞎子。看不見路徑。一味胡撞將去。落在水裡火裡方纔悔。又悔不來。又叫作意識界。本是糊塗。却道自己是極聰明的。從妄中生出想。從想中又生出識。從識中生出百般伎倆。一時百變。坐馳萬里。到底是遊魂習氣。起滅無常。如空花雲氣。自生障礙。所以如來涅槃以後。六祖傳宗。接佛衣鉢。到了西域達摩行至東土

演教。九年面壁。一葦渡江。只傳一個心印。這個心印。就是個佛字。即我儒家孔聖人那一貫之道。在聖人不外忠信二字。在佛法不外個誠字。在孔孟說個成仁取義。不惑不憂不懼。聖大化神。在佛法說個金剛無人我壽者相。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總是說個成佛作聖。到了絕頂地位。如今宗門亂教的和尚。也知講個大乘。却先壞了戒律。聖門講道學的士夫。也知講個時中。却先失了名節。總是不在根本上立功夫。以此假托自便。纔弄壞這個世界。但肯捨得自家身家名利。那個不是成佛作祖的根基。只是這個捨字。原是難得的。所以佛法教人先捨。正是當頭一棒。既然肯捨。自然不貪。既不貪。自然不害物。既不害物。自然慈悲。這就是儒教的個仁字。菩薩的普濟二字。仙家的三千八百功行。看來三教豈不是一貫的。今日說這雪澗禪師。係古佛化身。普遍大千世界。爲大事因緣。在泰山後石屋修行。假名雪澗。超度宋朝末劫衆生。接引

阿羅漢了空成道。先在清河縣觀音堂行脚施茶。後來孝哥遇難出家。改名了空。又住錫在王杏庵善士村毘盧庵裡。一住三年。了空因遇了家人玳安報信。母親月娘在淮安府。辭了雪澗老師。二人往南探母。自是佛法中先完天倫後成正覺的道理。一去三年。這雪澗和尚一個人在庵子裡。沒個徒弟。燒火掃地。種菜打水。俱是自己。招了一個道人。是汴梁避兵走下來的。生得虎頭鷹眼。一部黃鬚。拿個木魚。庵上化齋。見雪澗家下無人。情願隨師父行(修)行。剃落爲僧。雪澗大喜。擇日與他削髮。起名了塵。叫他燒火造飯。掃地淨廁。雪澗和尚還幫他一半。原來這佛教中叢林裡。多有不學好的遊僧遊道。借出家二字遮掩着十大魔王的惡鬼。這道人原是汴梁大盜王善標下遊兵。後因留守東京宗元帥死了。各人逃叛。又犯了法。該斬。却走下來裝做道士。在毘盧庵藏身。那裡有眞正出家的心腸。初時只說雪澗和尚在此安閒。吃自在

飯。那知他是出家苦行的僧。行普賢的行。從早忙到晚。四更起來打水燒火。纔忙得飯熟。又挑糞擔柴。一個老和尚幫他做一半。還不得手脚略閒一霎。做不到半年。被老和尚用禪杖打過二次。常是罰跪清規。在佛前跪兩枝香還不許起來。不提防這了塵存心等待老和尚出門上村裡了。却弄起一把火。大殿是個草房。接起火來。却忙去村裡叫人救火。急等人來。大殿已燒了兩間。剛救得一尊佛出來。燒得好似個炭人一般。但見。

烏眉灰面。爛額焦頭。三十二相好。何曾留得白毫光。千億萬化身。無處逃將回祿劫。地水火風。跳不出娑竭苦海。生老病死。那裡有不壞金身。清涼法雨失沾濡。火焰諸天誰解救。

王杏庵同着雪澗和尚救滅火。請出雕的一尊檀香金像。燒得烟薰火燎。通不莊嚴了。這王杏庵甚不過意。只說大家布施銀子另雕新像。不

細參

題。這老和尚也不憂不惱。笑嘻嘻道。這塊木頭。原多出這些掛礙來。依我如來法。原不曾有像。教衆生人人自覓他的佛性。謂之滅度。只因佛滅度後。天人諸國分去舍利。各國供養。思慕佛的面貌。一時不得親見。西域優塡王造起一尊佛像來。以金爲寶。却使眞金鍍了。因此金身相傳東土。添了許多色相。人人反執像是佛。不能反身見佛。因佛立像。倒做了叛佛求像。即時取一把劈柴利斧來。將那火燒的佛像。乒乒乓乓砍得稀爛。王杏庵合掌念佛。那裡敢勸。砍到佛腹中間。只聽得一聲響。迸出一個紗囊來。却是甚麽東西。但見。

寒光的皪。瑞彩陸離。光溜溜驪龍頷下。摘將一串瑤冰。圓陀陀老蚌胎中。吐出幾輪明月。龍女擎來。洗淨六塵全不動。牟尼頂出。光明萬劫照初圓。凡夫貪愛。豈能剖腹深藏。楚國珍奇。未必走盤照乘。洗垢自成如意寶。辟塵實有定心珠。

思無邪匯寶

當初薛姑子在日。曾收吳月娘一百八顆胡珠。許下造佛的。不料後來遇見金兵大亂。沒處潛藏這項珠子。因此把佛背心鑿了一孔。不叫人見。却將這一百八顆胡珠。縫在一黃紗袋中。藏在佛腹之內。又叫匠人使金漆補了。今經十餘年來。沒人知道。今日活該此珠出現。以助修寺造佛功德。豈不是件異事。有詩曰。

剖腹逢珠事莫疑。　人人衣底有牟尼。
安知珠得依然失。　珠去珠還佛自如。

王杏庵和一起救火的檀越善人們。見長老劈佛。心裡不忍。大家都有些氣憤。方纔要勸。忽然劈開胸腹。漏下個七八寸的紗袋來。乃是一串數珠。一百單八顆指頂大胡珠。足有十二兩重。實是無價之寶。不知此珠何來。豈不是天賜奇珠。以完佛事。這雪澗和尚也喜之不盡。即忙拈香禮佛三匝。同大衆和佛。大叫阿彌陀佛至靈至感觀世音菩薩不絕。

依着王杏庵。勸住長老。不可劈壞佛的下身。長老不聽。道。有此佛珠。另造新像。蓋起大雄寶殿。廣立叢林。不如火化了此像罷。即時用火架起。只聞一天旃檀香氣。化而不留。這裡衆人拜了韋馱。發願另造佛堂去了。這一百八顆明珠。在雪澗手裡。一時沒處收藏。倒是一件掛礙。想了一想。只有一件破衲裰碎補禪衣。是我自己出家的。到晚來。燈下無人。悄悄將珠子取來。拆開胸前一方破補的衲布。攘在中間。用線密密縫緝。誰知他衣褐懷玉。却說這了塵是個積年強盜。放火時原要走的。因庵上無物可偷。空身出去又沒盤費。不料見了此等明珠。千金之寶。正要設計圖謀。取了一口切菜刀來。等半夜殺了老和尚。得此珠寶去罷。到了三更時分。了塵取刀。先已磨得風快。行到禪房窗下。見老和尚縫衲裰藏珠子哩。看得分明。兩隻脚一似釘住一般。到了天明。還挪不動。只見老和尚房裡開門。拿着一根禪杖下床來。諕得了塵走不迭。把刀

丟了。却取個掃箒來掃那破屋下磚灰。老和尚道。了塵。你把這燒壞的木料磚石。各自一堆垛起。我後廁上自己去打掃罷。取了個竹筐木杴。往後廁上去了。丟下房門。只一領破衲裰撇在炕上。料沒人知道中間有寶。却不知了塵半夜來害他。早看在眼裡。一見了老和尚往後廁去。料有半個時辰。看了看。房門不曾鎖。一領衲裰正丟在炕上哩。即忙進去取了衲裰。拿個木魚桿棒。往外飛走。不順大道。從小路落荒投南而去。詩曰。

纔得逢珠即失珠。不逢碧眼却逢愚。
由來罔象眞難覓。赤水茫茫海又枯。

不說毘盧庵被賊僧了塵偷去明珠一百單八顆。不題。單表這王杏庵在清河縣做了一生的善事。年長七十二歲。修寺造佛。齋僧建醮。修橋補路。捨粥周貧。自幼年失了父母。和他兄弟二人。各有十萬家私。他兄

弟王竹庵。在臨清開香蠟雜貨店。極是刻薄。大斗小秤。瞞心昧己。後來三十歲上沒了。撇下一個孤子。名叫王成。甚不長進。把家產嫖賭淨了。却來賴在大爺家裡。今日十兩。明日五兩。輸個精光。王杏庵也沒奈何。分個小小莊兒攬他來家度日。因自已年老無子。也就同鄉里族人過繼在自己名下。指望日後上墳拜土。這王成那有福分。嫖了一身楊梅瘡。死了。倒也乾淨。王杏庵自五十歲上喪了渾家。久不娶妻。又無子。一個老人終日念佛持咒。吃了長齋。也就是在家修行的個無心道人。時常穿領茶褐布衣。拿着數珠念佛。不是捨米捨財。就是捨棺木葬枯骨。他有十件布施處。

第一曰。無住相布施。

第二曰。無盡功德布施。

第三曰。廣方便布施。

第四曰。得大果布施。

第五曰。廣長舌布施。

第六曰。忍辱受惡鬼布施。

第七曰。戒非理取財祈福布施。

第八曰。平等無分別布施。

第九曰。不望報布施。

第十曰。華嚴出世間法布施。

金剛經偈云。

寶滿三千界。　齎持作福田。

惟成有漏業。　終不離人天。

持經取四句。　與聖作良緣。

欲入無爲海。　須乘般若船。

前說十布施。俱從大藏諸經。法苑珠林中集來。如不細細分解。如何破得衆生慳貪。就是梁武帝捨身同泰寺。用麵作犧牲。持戒不殺。築塔講經。達摩祖師也只說是人天小果。不能成佛。後來私受了魏將侯景。貪這一座城池。害了百萬生靈。餓死臺城。不保身家。也只爲布施二字不曾講得明白。反生障礙。今日借王杏庵善士雪澗和尚說法。這一回是此書漸入究竟。化色歸空。去了空圓寂不遠。只得借佛經上語錄略略指點。因何說無住相布施。世上萬般種種有相。把自己的財物施與他人。豈不是忘了我相。不免心裡有些打算。今日捨了多少。明日該有多少功德。只此一念。認眞布施便落了色相。就是妄想。那有功德。因此金剛經說無住相布施。不在我捨得金銀七寶。飲食供養。即從我色聲香味觸法。自己六根裡的色像掃淨。纔叫做布施。因此釋迦佛棄了國土妻子。成佛度世。纔得了個無住相。即是無人相。我相。衆生壽者相。就是

捨盡頭目腦髓。我心中並不曾有個布施功德。豈不與虛空一樣。此乃是第一等布施。如何說無盡功德布施。施有五種。有財施。有心施。有隨時施。自手施。有如法施。當日如來出家。有姨娘摩訶波提思慕如來。手織金色絨氍一件。要施與如來。成其功德。如來不受。叫姨娘施與衆僧。波❶提不肯。親向佛說。自佛出家。常常思想。因此手織此氍。惟願如來垂憫領受。成我願力。如來說。姨母愛我。不爲布施。施與衆僧。其福乃大。若將愛物施與所親。並無功德。富貴之人施一千金。心高意慢。反不如貧人施一文錢與乞丐。還可得福。因此阿育王因小兒持取地上一塊土奉佛。得成閻浮提王功德。如使大人。雖以多土施佛求福。反無功德。可見施從心生。不在於物。此爲無盡布施。如何是廣方便布施。事無大小。只在利人。功無大小。只在捨心。我有權勢財物。行得幾件善事。除害安民。報答朝廷。將順父母。固是方便。就使身是窮民。無一物可施。與人

方便一言。方便一事。也是布施。即如行路時。一塊石片礙着行走。也要取來拋了。路旁荆棘牽人衣服。也折來淨路。借人書物不肯汙壞。借人車馬不敢吝惜。放蛇救雀。體惜犬馬。俱是布施。俗說廣行方便。就有陰隲在內。豈無功德。如何是得大果布施。有因有果。自是三世的感應。一毫不爽。只怕有心求果。其果反小。如有一人專敬三寶。捨其家私。自己父母兄弟却去爭取財物。不知孝養敬順。有一人建立道場。作食施僧。見有貧人乞化。呵罵驅出。不濟一文。有人雕佛造像。修寺建塔。却與人爭田放債。興訟結寃等等。布施反成癡暗。我佛謂之顚倒作善。有禍無福。即有小果。享完福報。還入地獄。以苦償罪。如何是廣長舌布❷施。佛說。比丘比丘尼等。多聞智慧。能以佛法曲爲宣說。或使人書寫刻布。是名法施。又名大導師。衆生聞法愛此施的。化他斷除嗔心。來世便得上好色相。化他慈心戒殺。來世便得長壽命。化他開心施捨。來世得權位

大力。化他不竊取人財。來世自多財寶。破人愚癡。來世便得無礙辯才。因此法施勝於財施。如佛以廣長舌生青蓮花一般。如何是忍辱受惡鬼布施。我本敬他。他却慢我。我本加恩。他却成怨。無禮增慢。訶罵橫加。此是前世寃業。不可理說。更加恭順。起大悲心。金剛經說。忍辱波羅密。便是成佛法門。經說。羅刹化身向舍利佛求化佛目。佛說。凡所希求。無不可施。此眼豈得捨的。羅刹惡鬼說。汝要成佛。自云能捨。一目腥穢。尙不能捨。如何得道。舍利佛便許將左目任其剜取。羅刹得眼。復向佛罵。汝眼腥臭。殊不可用。即在佛前唾棄踐踏。呼來餵狗。舍利佛略無怒色。所施之眼。轉復光明。又。帝釋試佛。化鷹逐鴿。鴿乞哀如來。投懷求救。鷹化人言。向佛啼飢。佛已許救鴿。無肉啖鷹。因許割肉代鴿。量鴿輕重。以飽鷹腹。帝釋神通。啖佛將盡。尙未滿足。如來任其所啖。全無怨色。帝釋遂現原身。皈依頂禮。受菩薩戒。此爲忍辱惡鬼布施。何爲戒非理布施。

此段功德可
比浮屠

世人有身在大位。爲帝王卿相。崇信佛法。不知從心上慈悲布施衆生。却去橫歛民財。嚴刑搜括。或使百姓賣兒貼婦。敲骨剝髓。取將財物。供養施捨。梁武帝造塔。每日交兵。石勒❸信佛。心喜殺戮。此乃殺人布施。無益功德。又有不擇邪正。妄信傍門。譬如一塊良田。不種五穀。認莠作苗。將賊作子。此爲亂法布施。終不得報。何爲平等布施。有貧富平等。築七寶塔與童子捨土供佛平等。有多少平等。救十萬衆劫與救一螞蟻平等。有恩怨平等。度七祖成佛與寃家解結平等。此爲平等布施。而無分別。何爲不望報布施。凡所修因。即成果報。是爲小乘二法。終不到彼岸。功盡即止。今我所施。如虛空大地。一法不立。五蘊皆空。此爲辟支佛布施。何爲華嚴出世布施。般若經云。舍利佛問善現云。何爲出世間布施。善現答云。菩薩行布施時。先要三輪清淨。何爲三輪。一不執我是施者。二不執他是受者。三不執所施的人和所施的物。菩薩以大悲爲首。

凡屬有情。悉皆施與。於諸有情。似未曾施。是爲出世布施。波羅密多凡此十種布施。只完得一個無住相布施。看官聽說。我們在家善人。如何行得此十種布施滿足。有此善念。層層證入。由漸入頓。由頓入圓。自然到得功滿行成地位。那王杏庵從來奉佛齋僧。因自己兄弟妻子俱無。年過古稀。想來一生立的萬金家業都沒處去用。見毘盧庵草殿遭火。佛像現珠。有此一件奇事。豈不是天獻佛寶。我的一點至誠。感動觀音菩薩。如今造起一座大寺。另換金身。也不枉我王杏庵爲善一場。那日辭了雪澗和尙回家。將一村裡平日同心檀越齋公們請將來。客廳裡坐下。王杏庵合掌當胸道。衆位鄉鄰親友在上。我想毘盧庵火焚。要從前創立。不能一時湊出錢糧。我老拙一生一世積得這個小小家私。原和兄弟子姪支持門面。如今兄弟無人。子女沒有。留下這分家私也無處費用。只有幾個族人。也是擎不起財的。如今要學個給孤長者。雖沒

金磚布地。那龐公放來生債。也完了自己一片心。今日請將衆親鄰來。把家中莊產銀錢。糧石牲畜。開出一本清册來。我自己一人。不能料理寺上大功。分在衆人領了執事去。或是管燒磚瓦。置買木料。包管匠役金漆油粉。只要百日立成了佛刹。却不算計費物多少。大家共成勝事。也了得這修造佛像事一場功果。說畢。即叫了兩個都管來。把家內庫藏打開。只見。

白的是銀。黄的是金。掘開地窖。四方打就銀磚。擎起天平。十換鑄成金餅。管衣服的架排錦繡。穿不盡異樣綾羅。管珠寶的櫃滿珍奇。識不透前朝寶玩。縱使素封誇猗頓。不將青蚨羨陶朱。

衆親鄰看了一本大册子。約有十萬財帛。都驚誇不盡。又將後園倉囤取開。眞是。

乃積乃倉。庾盈廩滿。稻粱充牣。三十年吃不盡的餘糧。米麥朽陳。萬户侯算不清的豐數。饒使魯肅指囷。不妨公瑾分舂。紅鮮何用羨陳倉。白粲不須誇洛口。

衆親鄰看了倉囤。足有十萬餘糧。又將騾馬牛羊。各店債簿。一一開明。也是個積年勤儉的田舍老。百貨豐盈的增福神。又有高樓曲閣。彩畫的廳堂。水碓山場。果園菜圃。米店布店。油房麵房。件件是有天理的生涯。順人情的利息。騾馬成羣。牛羊上萬。王杏庵把家私分作三分。一大分修理佛寺。二小分周濟貧人。贍養宗族。以前欠債。各店帳目。一火而焚。這纔是。撒手到頭留不住。回心轉眼總歸空。不消一月。這親鄰們領去金銀。賃工興衆。也有燒磚瓦買木石的。也有上臨清買顔料金漆的。那消半年。蓋起三間琉璃大雄寶殿。雕了一尊檀香毘盧佛。比舊像高有二尺。前後山門禪堂廚房經閣。一齊造起。金碧輝煌。雪澗老和尚因

不見了明珠。要去遊方尋覓。因造大寺。又住下了。自己燒火。管理工匠的齋飯。閒了。去打掃東淨。請了一位法師。是汴梁來的大相國寺和尚。法名性朗。來講三大部經。即時修得一座草庵。成了大剎叢林。功成之後。王杏庵也將自己住宅捨做一庵。供養觀音大士。忽然一日。請將雪澗和尚同衆善。信說了數語。合掌而化。遺命留龕立於毘盧寺後。不題。未知雪澗和尚後來功德何如。正是。衣底玄珠迷不見。空中梵閣結將成。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波」原作「婆」，據上文改。

❷「布」字原缺損，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❸「石勒」原作「石勒」，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戒導品

第五十六回　揚州城分剮苗員外　建康府箭射蔣竹山

詩曰。

久戀繁華興未闌。無言天道自漫漫。
笙歌聒耳紅粧亂。勢位熏心白髮殘。
郿塢金錢封爵厚。迷樓風雨過江寒。
應知檮杌終歸盡。造物愚人紙上看。

話表金兀朮十萬人馬過江。被韓世忠殺得大敗。無路可歸。幾次哀告

求生。俱被神臂弓射回。趕入黃天蕩。不得渡江。指日生擒。再無生路。誰料天相金朝。出來一個閩人。指出一條舊路潛通建康。金人日夜開鑿。把人馬渡盡。韓都統方才知覺。無處追趕。上本請罪。高宗因功免議。許待罪立功。不題。金兀朮似漏網游魚。脫籠狡兎。急奔揚州。那知元帥岳飛從江北提兵接應。八百精甲。三千步卒。把兀朮的人馬趕在江邊泥淖陷坑中。一陣殺了個淨。剩不下一萬殘兵。不敢回揚州。迤邐往淮南一路連夜奔逃。岳元帥直趕過淮揚地方才回。單表這揚州城留下蔣竹山苗青做了都督。同番將孛堇等老弱五千鎮守。接應江南兵餉。自兀朮渡江追高宗下海。這揚州城鹽商大戶死的死。傷的傷。子女金帛搜括已淨。這苗青和王起事秀才。架着金兵。同蔣竹山大家小戶不遺一家。比從前追拷捆打。日甚一日。這些百姓眞是釜中魚一般。生死不保。捱得今日。不知明日如何。就中有一個好漢姓李名安。原是山東周

殺陳經濟者

守備府中有名的家將。後來因汴梁失守。投在宗留守標下。南渡後流落揚州。做些小生意養母。此人武藝出衆。膽勇超羣。見苗青一般奸細引金人進城。久已不平。藏在百姓人家。舊日結識有十個義氣兄弟。都是些營裡舊武官們。動得手的好漢。大家商議。待金兵大營南渡後。城裡殺起來。這些守城的金兵。不過幾千老弱。久已足心。那提防着百姓起義。只因金兵勢大。不敢動手。專差幾個心腹在瓜州打聽兀朮過江。韓將軍的勝敗。以便舉事。後打探兀朮大敗。走入黄天蕩去了。大家喜之不盡。連夜糾合起些有膽的壯士千餘人。定日在天寧寺取齊。舉火爲號。先拿住苗青。以報獻城之恨。正是。惡貫滿盈。天隨人願。不數日。兀朮敗信到了揚州。孛董正然點兵接應。這李安怕日久漏洩。一面差心腹上岳元帥營投報告急。一面城裡設計。怕金兵走脫。到了半夜。塔上舉起火來。滿城吶喊。亂殺起來。原來金兵破了揚州。料南人軟弱。不敢

大快人心

叛的。這些番將們。那個不是醉擁紅粧。幾個婦女晝夜縱酒狂淫的。就是這馬兵步卒們。也都放膽姦淫。日日醉生醉死。全無提防。忽然半夜一聲喊起。只叫。休要走了番賊。那些有膽力受寃屈的百姓。成千成萬上得城來。把城門把住。岳元帥的兵早已入城。內外夾攻。這金兵好兵馬都引過江去。老弱兵馬不上三千。一個價束手就縛。沒走脫一人。早把苗青蔣竹山王秀才一起奸人背剪綁了。只走了孛堇。剃了鬍鬚。扮作遊僧走了。却說這苗青和蔣竹山。從做了揚州副都督。穿着呑肩大蟒。大紅倭緞。玉帶金貂。日夜排宴。把得的珊瑚玉器。古玩珍奇。擺設得眞似骨董店一般。王起事秀才公報私仇。詐有十萬金銀。每日還搜誰家有玻璃盞。漢玉杯。商周銅器。不知害了多少性命。又把瓊花觀封鎖的美人悄悄叫出。晝夜姦淫。把個蔣竹山苗青酒色裡淘得終日昏昏沈沈。只是盹睡。也是數命已盡。罪惡貫盈。全沒點活人氣兒。好似隋煬

帝迷樓上酒杯不離口的光景。那日。兩班女樂唱到四更。吃得上下官卒瞢騰大醉。忽然一聲吶喊。放進岳家兵來。這一驚不小。好一似。

雀入鵰羣。羊投虎口。短命索套住喉嚨。閻羅王忽投請帖。磨刀石砌成脖項。劊子手不久嘗新。鹽船十萬。舊元寶難認財神。侍妾百人。新春藥尚存海狗。正是。從前作過事。不幸一齊休。

岳元帥進了揚州。這些百姓和軍士殺得金兵獻首級的。活俘的。不消一日。把金兵殺盡。百姓們焚香叫苦。細訴苗青投了蔣竹山。和王起事先將城裡虛實私通金人。半夜獻城。將一城良民婦女姦淫將遍。殺死大商富戶不計其數。現如今把婦女千餘人封鎖瓊花觀裡。自己的金銀和兀朮收得元寶。不止三百萬。如今垜在察院裡封着。不曾支動。岳元帥大怒。即將三個大奸綁進轅門。那苗青蔣竹山已被百姓打得半

大燥脾

死。只閉着兩個眼兒。王秀才還伶牙俐齒的口裡辯話。岳元帥審問已畢。即分付刀斧手。將苗青和王起事綁在轅門外將軍柱上。凌遲處死。將蔣竹山帶往江南獻俘。那時百姓上千上萬。那裡打得開。及至走到揚州府前市心裡。那裡等得開刀。早被百姓們上來。你一刀。我一刀。零分碎剮。只落得一個孤樁綁在市心。開了膛。取出心肝五臟。才割下頭來。這王起事秀才還睜着眼看着剮了苗青。輪到自己。才悔他平生興詞唆訟。專以揑款開單害官害人的報應。果然不爽。詩曰。

福不輕加禍不差。　天公推算有巡查。
殺人但作家常飯。　好色常看頃刻花。
斜日易傾歌舞盡。　冰山難住路途賒。
木棉庵裡豪華客。　風雨夜深聞鬼車。

岳元帥看剮了苗青王起事一班奸黨。行了一路文書。報鎮江都統韓

世忠遺將防守。並解蔣竹山江南獻俘。他却去安撫淮安一帶城池。將瓊花觀選過婦女。一應放回本家。中間有死節全貞的。都行文王推官旌表。又照依原冊。搜括的商人富戶金銀。一一許本主領回。當官生理。雖然不得一半。百姓如重見天日一般。歡聲如雷。揚州都會之地。不消數月。依舊人烟湊集。商賈充滿。岳元帥自去兩淮防禦。一面恢復。不題。

却說韓都統見兀朮逃回。正在發兵追勦。兵到儀眞。才知兀朮過江。岳元帥大殺一陣。直趕過淮西一路。復了揚州。只見岳元帥差標下副將牛臯。押解僞督蔣竹山到鎭江。上本聽朝廷正法。韓都統大喜。即時差官上臨安報捷。生擒僞都督蔣竹山。候旨定奪。不日。高宗批下旨意。揚州既已恢復。其忠義百姓首倡舉義李安。着一例敍功。隨鎭江營效用。僞將蔣竹山。着押解建康市亂箭射死。仍梟首揚州懸示。韓都統得了旨意。即時押蔣竹山過江。領馬步兵二千。紮着隊伍。由龍潭麒麟門進

城。出示安了守官百姓。把蔣竹山換了一身紅衣。頭上插上叛賊白旗。先在各門上號令一日。兩棒鼓。一聲鑼。吹一聲喇叭。一百匹披甲前後圍着。都是刀斧手。蔣蠻子一生一世受用不盡。這番才是他的結果。只可惜一件。這十萬鹽船上的銀子。到底不曾支動。又有揚州鹽商們攢送買命的元寶三十萬。俱交與苗青收管。下在地窖裡。到今不曾開包。又可惜我這舊婊子。新美人。紅紅綠綠。足有金釵十二。粉黛兩行。俱不曾着落個人兒。如何就這等了帳。蔣蠻子平日本草爛熟。因此將他的心事。編了個藥名山坡羊張秋調。在南京建康大街上高聲大唱。

金銀花。紅娘子。把細辛埋怨。明知道當歸。把金櫻貪戀。只爲那官桂車前。指望升麻貝母。那曉得巴豆般心腸。把人參續斷。夏枯草。百藥熬煎。蜜甜的甘草。忽變了黃連。牽牛般拴着。把地骨皮剝了。骨碎補的川芎。挿了些鬼箭。俺本是浪蕩子。

威靈仙。大附皮也弄成了白刺蝟。乾海馬。飛不去的姜

(偃)蠶。青鹽。想我那海狗腎的春方。空費了人言。石蓮牡

丹皮般茯神。只落了個乾蟾。

看官聽說。這感應篇上說道。叛其所事。暗侮君親。以惡爲能。忍作殘害。

爲作惡的第一個註脚。當日苗青通了水賊。殺主苗晉。得了財寶。做了

員外。也是他主人苗晉平日存心奸惡。致有此禍。那苗青從結識了西

門慶。五百兩黃金。一千兩銀子。買出命來。在揚州做鹽商。終日花攢錦

簇。美酒肥羊。也就說天不尋他了。那知道還有天眼昭彰的日子。這王

起事秀才。一生調詞告狀。沒一句良心話。專以訐官詐人。枉直作曲。以

曲作直。有一種爲惡之才。寫揭開單。不消起稿的。因此人叫做王起事。

遭着他的。再沒有不吃盡虧受盡害的。着他弄個精光。再不得乾淨。投

在苗青鹽店做了主謀軍師。把揚州一城百姓。借金兵入城害遍了。自

庸臣殺人之報

己也得有數萬。那想天理難容。心機無用。只好陪着苗青碎剮。平日機巧。反殺其身。這蔣竹山草頭大夫。當日遇擄不殺。也就該回心行善。做些好事。倚着四太子兀朮寵幸。他做到大官。得了鹽船上元寶還不足心。結交苗青。得了揚州。窮奢極欲。却搜盡揚州婦女。以任姦淫賄賂。那有個能享到老的理。今日惡貫滿盈。才知道造化鬼神愚弄這等小人。常是縱他爲惡。心滿意足的。才掉落下杆來。跌個稀爛。因此說。天道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正人君子不敢居無功之位。受不義之財。也只是看透了。不肯被鬼神愚弄。正話休題。却表蔣竹山遊街三日。建康南門外教場裡埋起樁柱來。如豎起一架天平相似。將蔣竹山剝得赤條條。一個滑車扯在半空裡去。好像耍孩兒打鞦韆一般。韓都統坐了大轎。朱服冠帶。紮了大營。一隊隊馬步旗鎗。擺出執事來。上了演武廳坐下。將壇上吹打三鼜。扯起帥字大旗來。放了三砲。那旗牌各官參見已畢。教

場裡人馬嚴肅。誰敢喧嘩。只見藍旗馬飛也似跑上將臺來報說。叛將蔣竹山已懸上箭垜。稟老爺看箭。說不多時。將臺上發一面牌來。先是馬上將官各人比試。中三箭合式。多一箭者賞銀牌一面。然後步下各哨官分班射箭。三箭合式。多一箭者賞牛肉五斤。酒一瓶。大兵射完。方許閒人亂射。擂鼓已畢。只見將臺上各官盔甲鮮明。弓馬齊整。從臺上扳鞍。一齊放下馬來。那教場裡看的人上千上萬。閃開三條箭路。俱躲在兩邊去了。這一班將官。俱是蟒袍銀甲。長弓短箭。十分輕快。眞是。

馬如走電。箭似飛蝗。弓彎明月。滴溜溜射中心窩。羽滾流星。

響咚咚貫穿腦額。分鬃箭。對燈箭。各分巧樣。抹鞦箭。回馬箭。

爭顯奇能。當日官上加官。今日箭上加箭。當日色中選色。今

日弓上加弓。蓬蓬亂插似狼牙。密密攢來如刺蝟。

一班馬上將官射畢。就是步兵分班較射。只聽鼓聲亂響。那箭都射滿

了。上堂報了箭籌。一面支賞。才叫閒人亂射。你看這些百姓。也有用箭的。那得這些箭來。俱是磚頭石塊。往上如雨一般。那消半個時辰。把個蔣竹山放下來。已是當心有十數箭。射死已久。然後用刀割下首級。捧上將臺。驗了。封在首級箱盛了。發揚州府懸示。這才完了蔣竹山一場公案。詩曰。

貪暴驕淫事事奢。　玉堂金谷鬪芳華。
乞兒冒領千金爵。　牧子來登七貴車。
狗尾續貂呼作寶。　羊頭貫槊賤如瓜。
早知鬼箭身爲的。　不及街頭賣藥家。

那感應篇上說。好侵好奪。擄掠致富。破人之家。取其財寶。縱暴殺傷。乘威迫脅。正指苗青蔣竹山一等小人。才得權勢。就要害人。如何肯乘高行善。多財施捨。做一點天理事。自然他享過災生。亡身害命。准算他的

寫鄭玉卿一案有照應

罪業。韓都統看着射死蔣竹山。放砲起營。自過鎭江把守去了。一面發兵安撫揚州。提取義士李安等。陞爲營將。隨營征討。使他巡拿沿江奸細。却說一個小小的因果。完結淫報一案。當日鄭玉卿因流落在表兄徐守備家裡。認做表弟。托他守家。這徐守備隨韓都統出江。與金人對敵。久不回家。鄭玉卿久慣飄風。終日夜在徐守備家串房入閣。把他大兒婦通姦已久。趁着金兵在江北。拐帶婦人過江。又和騙銀瓶一樣。那知天理循環。連夜賃一漁船渡到江口。被李安隊裡哨船拿住。見有男婦過江。說話是東京語音。報了大營裡來。問婦人口詞。却是一口鎭江的話。言語不對。把婦人一拶。即時招出。係水營徐守備家兒婦。提徐守備面審。才知是他表弟拐了表姪婦逃走。發與李安。即時打了一百大棍。立斃杖下。把婦人交與徐守備。休回母家。羞愧縊死。這是小人淫惡。了此一案。不知善報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回方出作書正意

續金瓶梅後集（卷十一）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妙悟品

第五十七回　鴛鴦帳新婦聽經　錦屏姐送夫贈衲

詩曰。

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一家。
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
驅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眞如亦是邪。
隨順衆緣無罣礙。涅槃生死是空華。

單表了空同玳安南來探母。在寺中失散。被強賊擄至大營。獻與淮海

李全大王。有梨花鎗楊夫人收在帳下。與錦屏小姐成婚。強送了絲鞭。了空不肯破戒。日夜與錦屏小姐講經宣卷。持齋拜佛。二人同心學道。全不行男女夫婦的事。白日一桌而餐。晚來各床而寢。後同錦屏小姐平了黑山賊回營。楊夫人要等李全大王回來。擇日完婚。也不強他。原來大寇李全因降了齊王劉豫。奉了令旨。同世子劉麟領五千人馬。隨兀朮征南。在淮安鎮守。後因兀朮金山大敗。被岳元帥領兵趕過淮揚。因此李全敵擋不住。退回山砦。聽兀朮大兵再圖進取。那日進得營來。楊夫人錦屏小姐接見已畢。問了平安。李全便問行後寨中得了多少金銀子女。各山寨主多少投獻。楊夫人叫營將把冊籍呈上看了。上有沙彌了空。李全大笑。似此沙彌。要他何用。我們又不是南寺裡和尚。北寺裡長老。收了他去燒香掃地。打鼓撞鐘。從來說。僧尼三不利。就該一刀殺了。撇在一邊。留在營裡做甚麼。楊夫人笑道。這個沙彌。倒比金銀

財寶不同。他生得面如滿月。眉有毫光。果然有羅漢的威嚴。天人的相貌。我想女兒今長一十六歲。這山砦裡那得招個好人家兒子來爲婿。這沙彌年貌與小姐相當。天賜一對姻緣。專等大王回營。揀取良時吉日。以完婚配。日後我夫妻兩口。又沒有兒子。有了錦屏武藝和丈夫。可以成其大事。李全便叫傳了空來見。只見了空穿一件茶褐僧衣。合掌當胸。不行禮拜。只打一個問訊。說南無無量壽佛。這李全擡頭一看。見了空一表非俗。兩耳垂肩。雙手過膝。唇紅齒白。與錦屏小姐恰是姊妹一般。不覺十分歡喜。問了他生時八字。恰與錦屏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又問他家鄉住坐。說是山東清河縣西門千戶❶家的公子。就知他是大家有根基的兒子。一面讓他坐了。細問來由。了空便將南來尋取母親。被寺中土賊劫擄到了大營。專等將軍來發一個慈悲。放一條生路。得母子完全。勝造七級浮屠。說畢。淚如雨下。李全說道。既到此處。就是

天緣了。況與小姐生時一般。正是千里紅絲。姻緣已定。即取了曆頭來看看。今日正是黃道良辰。不犯紅鸞。天吉星照命。忙傳令下去。整理合婚筵宴。與駙馬小姐成親。那營裡軍令森嚴。百般齊備。不一時。請了空回房沐浴。把穿的僧帽僧衣。早被服事的營兵一頓剝了。了空無奈。只得換上錦衣巾履。從書房裡鼓樂引出。錦屏小姐退入洞房。也沐浴更衣。從屏後一班細樂擁出。設下香案。李全夫婦看二人雙拜天地。兩邊營將都換了吉服。排列左右。營中金鼓吹打。聒天響亮。是好一對夫妻。但見。❷

男相莊嚴。女容端肅。一個價花貌雲裳。不亞帝宮天女。一個價修眉碧眼。渾如淨土比丘。一個要離色界無色界。安排坐象騎獅。一個要非想非非想。指望乘鸞跨鳳。不能阿難超三界。且使摩登困一床。

二人拜了天地。回拜父母。交拜訖。差兩個兵婦權作媒人。送入洞房合巹。這了空不破酒戒。小姐也輕輕接來放在桌上。點上燈燭。二人原是同居熟了的。也不做客。依舊對桌而坐。侍女送上茶來吃了。了空焚上一爐檀香。高聲念一卷大悲觀音陀羅尼咒。念咒已畢。又是一卷金剛經。直到一更時候。錦屏小姐卸了殘粧。却來了空身邊坐着。講問佛法。因問了空。這佛道中男女俱得成佛。却要女換男身。來世方成佛道。請問女身如何得轉。了空答說。維摩詰經說。有一天女說法。舍利佛言。你既悟道。因何不轉女身。天女說。我從十二年來悟了佛法。求女人相。便不得見。又從何轉。即如做傀儡的。雕成木女兒。原非眞相。又何必轉。一切諸法。亦無定法。況有定相。一有佛性。即非女身。

天女說佛法。　云何轉女身。
參悟得菩提。　女身已成幻。

譬如傀儡匠。　幻化原無相。
非身於何轉。　大身無分別。
而況諸佛法。　執相不可議。

錦屏又問。一切衆生。如何脫得生死輪迴。了空說。圓覺經云。一切衆生。從無始來。就有恩愛貪欲。俱是輪迴種子。因此種種性根。卵生胎生。溼生化生。皆從淫欲而生性命。當知輪迴。愛爲根本。因此一點愛根。生出欲來。就是男女紅白二點。從欲生命。就是生死輪迴公案。從欲爲因。從愛爲果。愛有順逆。欲有憎嫉。因此生出種種寃債。種種業因。既有輪迴。復生地獄餓鬼。但知諸愛不眞。能捨衆欲。勤求如來圓覺境界一清淨身。便見如來。

云何得輪迴。　皆以貪愛故。
愛根生衆欲。　衆生以爲命。

婦女不觸如何了得曰全不觸也沒奈何

各以不淨身。 恩愛生顚倒。

究其輪廻因。 生死在一念。

清淨不染塵。 便得無上道。

錦屏又問。色聲香味觸法。以何因緣。從觸得樂。男女相觸。才成夫婦。也有觸到好的。觸到不好的。還是觸好。還是不觸好。請問觸字作何解說。

了空合掌而說曰。

楞嚴經。佛說。阿難。汝常晨朝以手摩頭。於意云何。此摩所知。誰爲能觸。能爲在手。爲復在頭。若在於手。頭則無知。若在於頭。手則無用。云何名觸。若各各有。則汝阿難應有二身。是故當知覺觸與身。俱無處所。卽身卽觸。二俱虛妄。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錦屏又問。既說觸非眞性。那男女交觸。便有一種眞樂從心中來。豈不

是性。天人相交。以眼代觸。尚不能免。何况凡夫。請再參。了空又說楞嚴而爲答曰。

佛說。阿難。又汝所明。身觸爲緣。生於身識。此識爲後。阿難。若因身生。以身爲界。因觸所生。以觸爲界。阿難。若因身生。必無合離。二覺觀緣。身何所識。若因觸生。必無汝身。誰有非身。知合離者。阿難。物不觸知。身知有觸。知身卽觸。知觸卽身。卽觸非身。卽身非觸。身觸二相。原無處所。合身卽爲身自體相。離身卽是虛空等相。中外不成。中云何立。中不復立。內外性空。則汝識生。從誰立界。是故當知身觸爲緣。生身識界三處都無。則身與觸及身界三。本非因緣。非自然性。

錦屛聽經已畢。心大歡喜。向了空問訊。情願皈依佛法。了此輪迴。上了牙床。垂下鴛鴦帳。和衣而寢。彼此再無相觸。了空焚了一炷香。自在一

略一觸何妨

佛心湯定是有味的

張禪椅上打坐。數息觀空。合眼跏趺去了。捱得這侍女心焦。家婆眼睏。天已三更。瞧了瞧。姑爺在房裡和小姐還講經哩。到了天明。傳到大王帳中。說如此這般。和小姐終夜講佛法。要度小姐出家。通不曾同床。李全大怒。向楊夫人說。賊禿無禮。敢嫌吾女醜陋。以邪教外道蠱惑。不如殺了。夫人勸道。此僧乃有道君子。如是凡人。不知幾時和小姐成親了。大王息怒。待我慢慢勸他。李全道。我有一法。先把他拿來。看我行法殺人。自然畏懼。不敢不從。到其間。自有主意叫他心轉。早起陞帳。見了空不來謝親。即傳令刀斧手。綁縛了空前來。了空正然打坐。小姐未起。早被幾個丫鬟走至跟前。把了空扶出。上了繩索。到了廳前。了空依舊念佛。全不恐懼。傳令。綁出殺人場將軍柱上。剜出心來。吃個佛心湯。當下傳入後宅。錦屛小姐梳粧不迭。三步做一步走出廳來。高叫。父王且休動手。我小女和他是夙世的佛緣。不在一時夫婦。你若殺了此人。兒必

不獨生。忙上前去拔出身邊利刀。將繩索割斷。這李全又是惱。又是笑。我要嚇這賊禿。爭奈小姐護他。如何是好。也罷。叫他看我殺人罷。即時傳下令去。今日發十路嘍囉下山。不分僧俗。俱要活捉了獻功。一向山上不曾殺人。日日念佛。損了我的軍威。把和尚放了。押在殺場上看我殺人罷。小姐明知唬他。也要看看了空的佛性。小姐進宅去了。詩曰。

欲求恩愛反成仇。不是寃家不聚頭。
自是善財參得破。剜心截頸任優游。

了空在此遭困。不題。却說毘盧庵雪澗禪師。因燒佛得了一百八顆寶珠。縫在破衲裰裡。被賊僧了塵看見。盜取衲裰逃走南行。也是佛法難容。出門來。行到徐州地方。遇見一起鑒神和尚。整有十二人。俱是棕團棕帽。肩挑經擔。胸掛佛經。打扮得十分莊嚴。一個人一條扁拐。繫個大木魚。也有月牙鐵拐。降龍的銅鏟。見了塵一個和尚走得忙忙的。拿條

短棍。就接住他一路同行。這了塵原是營伍出身。不知江湖上叢林裡暗號。空做了幾年和尚。不曾雲遊一步。只道是一樣的和尚。那知這方上的鑿神成了一夥。如截路強賊相似。遇見孤僧孤道。假裝同道。便裹將來。替他背包挑擔。如有銀錢的。就奪了打死在路傍。如有小沙彌。就裹來大家姦宿。如有尼姑。也裹來做個渾家。好不利害。今日了塵遇見這一起。如何脫得手。他見了塵精壯。就哄了來同行。假說上南海九華聽經說法。到了夜裡。捏了捏了塵。沒甚行李。穿着個破衲裰。只叫他同行兩個徒弟下路去化齋。這了塵心裡也打算。沒有銀錢。那怕他們強梁。且搭伴往南好走。省得問路。行了數月。到羽山一帶。是淮安地方。天色將晚。一行十三衆和尚。走到林子裡歇息。只聽得一聲鑼響。走出五十個嘍囉來。簸箕圈一齊圍了。把包裹禪杖上前奪了。俱上了繩。背剪綁着。往山寨上來。正是。太歲中間逢太歲。鑿神意外遇鑿神。到了三更。

埋伏後案

走到一個大營裡。天明。大王李全陞帳。各處嘍囉將行路僧俗俱解到。這李全一見解到忠義堂大廳上。卽叫。刀斧手伺候。今日捉的俗人。有錢買命的。俱各放回。凡有僧人。俱是邪教惑人。游食詐哄良民。綁出去摘膽剜心。不許停留。一時傳令。那殺人場上將這些壂神和尚。一個個剝得精光。衣服包裹收在內庫。先砍下頭來。截成四大塊。抛在山後。不消說。這個了塵和尚只爲一百八顆珠子。偷來不曾動得分毫。乾送了一條性命。詩曰。

衣底明珠却暗投。　刀山劍樹一時休。
得來至寶終無用。　有寶何須分外求。

這了空看了。全不動念。佯佯不睬。李全看得明白。說。此僧小小年紀。這樣膽氣。其實可敬。怪得女孩兒和夫人說他是個好男子。走下來一手扯住。喜喜歡歡。往後堂去了。那楊夫人在後堂上知道。又早設下筵宴。

笙簫細樂一齊奏起。錦屏小姐穿着一身艷粧。如天仙帝女一般。忙叫丫鬟取衣服。替了空換了。一齊入席。知道了空吃素。也不相強。另備一席素菜油果。十分敬重。點了一本曇花記。逢僧點化。

混江龍

你道是王侯位高。千年胙土錫分茅。眞個是堂迎珠履。户擁旌旄。帳下義兒懸玉帶。襁中穉子挿金貂。響一派梟梟遏雲璈。列兩行楚楚如花貌。受用得晝添桂釀。夜續蘭膏。

油葫蘆

只道是富貴黄金鑄得牢。又誰知一旦拋。須臾少壯成衰老。身子裡紫綬雖堪貴。頭兒上白髮不曾饒。歡來有今夜。運去没明朝。恩情那得戀。歌舞爲誰嬌。容華謝桃李。憔悴掩蓬蒿。恨無情坏土。斷送幾英豪。今古價有誰逃。

天下樂

當日功名仗寶刀。掙爵土與兒曹。到頭來湯雪消。從此後。枉持杯向墳上澆。冷落了宛轉吳謠。消停了娉婷楚腰。又何須上銅臺。那魂怎覺。

北節節高

抱負了經綸。經綸才調。只不曾悟禪。悟禪聞道。偌大英雄。正好得意時。無常來到。挽了夫人。覷了愛妾。將兒孫囑着。捨了金寶。撇了愛寵。辭了聖朝。獨自個伶仃黃泉路遙。

元和令

這兩個分明孽妖。直害得人眼光落。準備着管絃。夜夜與朝朝。儘人前賣弄俊嬌。有一日水流花謝。粉褪香消。你風情那裡討。

上馬嬌

你是個大丈夫。怎迷戀兒女曹。呀只逞目下莽英豪。却等閒忘却來時道。怎不覓舊根苗。

勝葫蘆

你只看。古塚新墳侵野潦。有多少貴官僚。早見狐狸穿墓道。珠襦玉柙。桐棺瓦器。一樣草蕭蕭。料此際。錦席華堂燈燭耀。待歸去好良宵。綽約金屏珠翠繞。歌開檀口。絃攏纖指。河漢轉星杓。

後庭花

只愛着錦堂春。風景好。那裡管月華沈。天色曉。假饒千載常如是。也便儘風流將擔子挑。不逍遙。猛可裡做水痕兒微泡。戲棚兒收拾早。弄虛脾。猢猻圈套。有幾個夜與朝。報閻王柬

帖兒招。形骸瘦。鬢髮焦。一場兒没下梢。

酒席上歌舞成行。香烟滿座。到了二更後。酒闌人散。使人扶小姐姑爺回房。料今番見我殺人的威武。和款待的親情。再没有不和小姐成親之理。他夫婦二人依舊手攜手兒。兩意相投。不似新郎新婦模樣。好似情熟的了。送在房中。點得燈燭輝煌。侍女們都困倦。❸各自睡去。誰管這和尚的閒帳。到了三更時候。了空依舊不肯同床。錦屏小姐便問。師兄。你果無心破戒。昨日講的佛法。我也不肯自墮輪廻。但你今夜再不同床。明日我父親定不肯饒你。那時我也不能再救。不如打發你去罷。我今和你相伴一年。雖不成夫婦。定是前世同伴修行的道友。你去後。我也要一心入道。再不從俗招配。待我父母歸天。往山東淸河縣毘盧庵去訪你。你可留下一法名與我。就此送你下山。了空聞說。合掌拜謝。二人向天立願。與錦屏❹小姐起名了緣。那時三更將盡。山下雞鳴。怕

那知此處傳衣得珠

天明了走不遠。被巡山嘍囉拿回來。如何救得。了空便道。賢弟。我今細想。正是有家難奔。有國難投。當日來時是一個和尚。如今穿着一身色服。又無木魚衲裰。如何去得。倒不如死在此處。也是我前世修因不全。今生遇此魔難。錦屏細想一回。道。有了。今日父王在山上殺了許多遊僧。剝得衣服禪杖木魚俱在此處。待我向廊下去找一件來。送你去罷。小姐走到前廊。果然堆着許多僧衣。卽時取了一件破衲裰。一根禪杖。一個木魚。了空脫去俗衣。穿上衲裰。將禪杖挑了木魚。却從後營一條小路。不通大營裡路徑。小姐送出牆外。了空問訊。飄然而去。山上善神擁護。那消天明。離山走有二十餘里。正是。挑將明月爲行腳。頓斷柔情上法航。有詩爲❺證。

善財參得別山峯。　刀劍林中有玉容。
威不屈兮色不溺。　這回樓閣去重重。

不知了空何日得見月娘母親。錦屛何日得逢了空。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戶」原作「兵」，據務本堂本改。

❷「見」字原無，據務本堂本加。

❸「困倦」二字原缺損，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❹「錦屛」原作「銀屛」，據上文改，下文或同。

❺「爲」字原無，據務本堂本加。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正法品

第五十八回　遼陽洪皓哭徽宗　天津秦檜別撻懶

詩曰。

纔說奸諛透劍寒。豈無忠佞可平觀。
報恩不必扳龍髯。❶誤國應慚厠狗冠。
一代讒寃魂影暗。數行血淚史書丹。
宋朝不有秦長脚。安得中原盡可汗。

這一首詩單表君臣大義是一朝治亂的根本。臣子忠義的良心。有了

好臣子爲朝廷盡忠。天下百姓享那太平之福。有那奸臣撥亂朝廷。殺害忠良。天下自然受這離亂之禍。所以世上風俗貞淫。衆生苦樂。俱要說歸到朝廷士大夫上去。方纔見做書的一片苦心。遵着太上感應篇說。那叛其所事。暗侮君親。這樣小人原是有的。也有天生的忠義肝腸。却從血性上自己生來的。不是沽名。也不是報恩。只爲完他自己的心事。龍逢比干死到快活處。那裡想到身後的虛名。張巡許遠守睢陽一城。糧盡而死。顏眞卿一人抗住安祿山的大兵不敢南下。唐肅宗說。朕從不識眞卿之面。可見臣子盡忠。不在受恩深淺。即知婦人爲夫守節。與丈夫相好的。固是該守節。就平日夫妻不和。難道就該喪了廉恥。另隨一個男子去不成。總是臣子一受了國恩。這個七尺之軀。就屬了朝廷。一切身家爵祿名譽。俱是顧不得的。只爲完了這一生節義。纔得快活。今日單表宋朝一個忠臣。却是和金國的使臣。遭流離的遷客。在那

萬死一生之地。絕域窮鄉。艱難困苦。忍死不降。眞可以愧殺李陵。比美蘇武。此人姓洪名皓。自南宋建炎三年出使於金。通問二帝的信息。那時正與粘沒喝交兵。被金兵囚禁雲中。即今大同府地方。不許他與徽宗見面。到了南宋紹興四年。金朝天會九年。金主怕二帝在燕京暗通信息。使了幾輛牛車。番將押着。送到五國城。沙漠極北之地。去遼陽三千餘里。那是窮髮野人地方。去狗國不遠。家家養狗。同食同寢。不食烟火。不生五穀。都是些番羌。打獵爲生。以野羊野牛爲食。到了五月。纔見塞上草青。不到兩月。又是寒冰大雪。因此都穿土穴。在地窖中居住。不知織紡。以皮毛爲禮。中國人從不曾到此。徽欽二帝到了此處。四顧無親。對面的都是蓬頭赤脚。高鼻鷹爪。不似人形。言語不同。全無禮節。都來看中國的皇帝老兒。團團圍住。如何受得。但見。

種有九夷。城名五國。野人國。蓬頭裸體。遍身俱是長毛。凹哈

見元史四夷志

不死何待蠢物

國。鷹鼻髼鬆。滿面全如黑鐵。狗兒國。人面狗形。上屋爬牆來盜物。魚皮國。鑽江煮海。燒鱗披甲盡腥風。牛蹄突厥。常燒熱鐵銷冰。韃劫黑番。動則殺人飲血。五種雜居多土竇。四時不辨在冰天。

原來五種夷人。在遼陽極北陰寒之地。與狗雜居。除牛羊駱駝驢馬以外。只有狗多。男女一家與狗同食同臥。不避腥臭。因地氣太寒。全用狗皮爲衣。因此狗多於人。徽宗父子領着后妃中官。原有百人。數年死去一半。止落得父子皇妃二十餘口。到五國城絕北無人之境。交與一個土官。名喚番不哈兒。只管些野人韃子。其餘國各有一個頭目。沒甚禮法。不過是一刀殺了完帳。常是一羣非人非獸走來。與徽宗皇后一搭坐着。把糞都抛在面前的。也有送牛肉馬肉的。徽欽父子不見中國一人。時或對月南望。仰天而歎。有詩曰。

目斷中原雁影稀。玉熙宮裡夢依依。
邊庭五月生芳草。冰雪連天無路歸。

欽宗又有詩曰。

青衣萬里一家同。五國投荒似轉蓬。
誤信奸臣傾社稷。當時猶自說邊功。

當徽欽靖康被擄時節。還有隨身御用故衣。幾個宮女服事。後來到了燕京。被監押的番官都搜去了。宮女都搶奪盡了。只有皇后妃子三四人。時常被番兵來凌辱。醜不可言。到了十三年後。中國衣物一件不存。先是問中國的舊將官們討兩件布衣。後來布衣破了。誰肯周濟他。問這番兵們穿破的皮襖兒。也就縫補穿着。到五國城。連舊皮襖也是沒的。父子妃后都穿起狗皮襖兒。狗皮帽子。也就隨這些野人們吃肉吞生。可憐受罪。再不肯死。那地名葫蘆河。不到七八月。凍得冰尺厚。那有

後來取回梓宮傳爲空棺又云假屍出宋野史

水吃。都是燒一塊鐵。去取一塊冰來。在火上化水。纔得口熱氣兒。豈不是現前的寒冰地獄。不消數年。到了金主天會十三年三月。徽宗先亡。享年五十四歲。在北方倒困了十年。隔了數月。欽宗也死了。那妃后也前後相繼而亡。五國城有一黑河灘。死人俱拋在裡面。二帝的陵寢也就在此了。可憐這是宋家一朝皇帝。自古亡國辱身。未有如此者。却說這洪皓自建炎年間。被粘罕監在雲中上京地方。後來打聽二帝在燕京。偶有一個番官在大同。和他相與甚厚。托他傳了一信。寄去布綿衣四件。麥麵二包。桃栗各一斗。秘傳中國高宗即位的信。後來事泄。幾番要殺他。只把他遞解到冷山地方。即今日說寧固塔一樣。洪皓離二帝不知幾千里。那得通個音信。那些北方韃子去黑海不遠。也是打獵食生。却是用鹿耕地。將我中國擄的男女買去。做牲口使用。怕逃走了。俱用一根皮條穿透。拴在胸前琵琶骨上。白日替他餵馬打柴。到夜裡鎖

有趣

在屋裡。買的婦人。却用一根皮條使鐵釘穿透脚面。拖着一根木板。如人家養雞怕飛的一般。因此中國人到了冷山。十人九死。再無還鄉的。這洪皓到了冷山。有一個韃官叫佛奴兒。即中國善人之稱。知他是個忠臣。留他在家同住。教他兩個兒子讀書。這冷山是個外國。那有書本紙條兒。原來樺樹甚多。番人多用皮樺弓。洪皓取將那樺皮來做紙。黑海邊有一樣石頭。如滑石一般。却是黑的。取將來作墨。用蘆管裁上些鹿羊毛爲筆。把平生記得四書五經。寫了一部樺皮書。甚有太古結繩之意。却將這小番童們要識漢字的。招來上學。又不要他的束修。只以野物爲禮。或是打獵得野羊山兎。燒熟了送來。終日享用不盡。先是一兩家學生。後來說師父是孔聖人的徒弟。來了五七十個門生。一面識字讀書。一面耕田打獵。冷山地方千百家韃子。供養着一個洪皓。好似得了聖人一般。好不快活。有一日。做了一套北曲。說他教習遼東之趣。

北粉蝶兒

青海黄雲。看狼烟直騰秋隼。聽邊聲牧馬消魂。也是俺鐵石腸。忠義膽。一腔幽憤。今日向穹廬帳説義談仁。還強如李太白嚇蠻書信。

北石榴花

你好把中庸大學細評論。日新又日新。戒巧言令色鮮爲仁。更言忠行篤。素位同人。功成一簣吾猶進。泛愛衆不失其親。致君行已尊堯舜。這纔是王道本人倫。

北鬪鵪鶉

南北分都。扶危濟困。江海賓王。河圖效順。東夏西夷舜共文。統車書。六合同春。説甚麼元凱勳名。干城豪俊。

北上小樓

天惠生民。應運爲君。外不過愛物推恩。布黔黎功滿乾坤。舜日堯年。禹儉湯仁。太古里尊賢明訓。不嗜殺爲邦之本。息干戈。洽臣鄰。動天心。悦鬼神。雨順風均。瑞鳳祥麟。八荒來覲。全不用觀兵開釁。躍馬河津。噩噩渾渾。這的是羲皇泰運。

北四換頭

論強兵利刃。説甚麼耀武揚威楚共秦。怕的是天心移閏。王靈威損。竭脂膏四海崩淪。致中原烏驚獸奔。纔信道儒功穩。

尾聲

聖賢書。南北本無分。向遼陽開闢了荆榛。打辣酥。吃不盡燒羊嫩。若比着皀帽投遼。還快活得緊。

到了天會十五年。徽欽死了二載。方纔知二帝遐升。拘禁在冷山。君臣不得一見。洪皓一慟幾絶。換了一身孝衣。披髮哀號。望北而祭。自製祭

文。說二帝播遷絕域。自己出使無功。以致徽欽魂遊沙漠。內有一聯道。恨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扳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當初二帝初到金國朝見。金主說。等老烏頭白。馬頭上生出角來。纔放你還國。明明是再不放還的話。龍髯是軒轅皇帝的故事。煉藥黃山。丹成了。騎龍升天。臣子哀號不捨。有扳着龍鬚髯隨上天去的。這是洪皓說不得從死的意思。冰天。雪窖。說那北方冷山之苦。因此二句至今傳誦。後來南宋與金主講和罷兵。情願納幣稱臣。纔使洪皓還國。共在遼東一十三年。鬚髮皓然。比蘇子卿節毛盡落只少了六年。豈不是一條硬漢。完了自己的氣節。那時公卿大臣受朝廷的恩榮爵祿。每日列鼎而食。享那妻妾之奉。不知多少。那顯這一個洪皓。做出千古的名節來。就是高宗心上。也看洪皓如九牛一毛。不甚輕重。那知他有十三年不奪之節。教授遼東。還以聖教行於蠻貊。可見他出處有道患難不移的作用。贊曰。

草木風霜運入冬。歲寒猶自有孤松。
微陽碩果存多少。留得綱常砥柱功。

如今單表一個賊臣。分明是敵國的奸細。却認做腹心。分明是害命的毒鴆。却求他救命。殺忠臣以奉敵國。爲千古可恨第一件事。此人姓秦名檜。在徽宗朝爲御史。也是一個名士。靖康年隨二帝北狩。在金營中聞立張邦昌爲帝。也曾正言力止。當初豈不是一個知忠義重倫理好人。到了燕京。見金朝兵馬富強。看得宋室微弱。做不出大事來。因此反宋爲金。投在金宗室撻懶部下。漸漸把二帝疏遠了。通不朝見。却日日在金營替他做了記室。粘罕侵掠江淮。曾移一道檄文。說高宗君臣之罪。就是秦檜代筆。一去燕京十有餘年。同妻王氏極是個有謀略的。機巧乖變。都是王氏教他。那秦檜雖有機權。還要顧惜虛名。不似王氏狠毒。件件事極有辣手。因此秦檜畏敬他和父母一般。凡事稟命而行。不

敢違拗。紹興三年。王氏與秦檜商議。久在北方終不得富貴。不如和金朝立下盟誓。送我們到江南去。和他合成一路。料南朝的人物本領。沒有十分捨身爲國的。南宋皇帝已被金朝殺過幾番。破了膽的。不過是幾個武將。鬭鬧着立功。我們一拳主定了。把宋家的江山。做金朝的贄禮。落得我們做人情。可不勝似在北方。顯不出咱的手段來。秦檜大喜。夫妻二人打算已定。將此情秘秘說與撻懶。那時金主吳乞買因粘沒喝專權。日日用兵。又被宋宗澤岳飛韓世忠吳璘殺敗幾陣。料江南一時不能盡平。也要個人在宋朝做個細作。裡應外合。好乘機取事。況且秦檜留在北方。不過是擄得一個文官。沒用他處。又見此人十分奸狡。凡事都不向他本朝。因此叫他夫妻回去。做宋朝一塊心腹的病。曉得中國人極肯自己害自己的。就叫秦檜同撻懶撚室平日相交的番將們。宰了一匹白馬。取血先祭天。各人歃血。對天盟了誓。又鑽刀起咒。原

來金國鑽刀盟誓是極重的。死也不敢變心的。辭了金主。把夫妻兩人送在天津糧船上。直到了淮北。接着兀朮太子。把心腹事說了。大家暗暗約了照驗。兀朮用一隻漁船。送他偷過江來。先見了韓世忠都統。說是金人監在他營裡。被我哄醉。把番兵殺了。因此夫婦連夜私逃回來。人人信眞。反道他不忘本國。送上臨安。自去面君去了。那時高宗定都臨安。久不聞二帝音信。聽知秦檜逃回。料知北方信息。即忙召對便殿。細細問了金朝用兵的主意。秦檜久知高宗無意恢復。只圖苟安。便說。金人也無志江南。如今肯兩國講和。以淮爲界。把擄的南人送回南來。北人送回北去。兩國交好。不過費了歲幣幾十萬。省了多少兵餉。又不開邊釁。各享太平。此乃當今第一妙用。如要進兵恢復。雖然得勝。反惹起金人大兵來。兵連禍結。我朝只江南一塊土。如何敵得他住。終久不是長治之策。一席話。說得高宗心肯意肯。只恨相見之晚。次日設朝。即

宣張浚趙鼎一班大臣說。朕昨日見秦檜回朝。議論了一番南北和好。情願納些歲幣。以安百姓。眞是一個佳士。一個忠臣。寡人一夜思之。喜而不寐。卽時授秦檜爲翰林學士。在中書堂與丞相張浚趙鼎辦內閣政事。這秦檜初到江南。恐孤立無黨。凡事請命於張浚。自稱晚生後進。一切不敢自主。虛情厚貌。就是王莽謙恭一樣。滿朝士大夫都說他是個好人。一片熱心。冒死還朝。深知北方的機密。件件都推重他。只有趙鼎看破。和張浚說。公看秦檜何如人品。浚曰。亦佳士也。鼎笑而不言。說道。此人一來。日後破敗宋朝天下。一切忠良多死其手。我輩爲其所愚。終被其害。且如他所說殺了監守逃回。當初隨二帝北行從官尙有許多。如何只他一人回來。果然狼狽而逃。那有夫婦二人這等完全的。明明是金人縱他回來。做一個奸細。內有秘謀。暗暗私通。破我江南戰守之局。以機密洩漏於金。且看他的言語。俱是講和納款。與那金人來索

納進奉的書。一樣無差。豈不是一路來的話。張浚還不甚信。以趙鼎所言太過。後來秦檜見高宗信任之深。漸漸專權巧搆。把張浚趙鼎一班正人。出之於外。紹興八年三月。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與金人講和。退河南地。許盡撤江上守禦將士。那時韓世忠在京口。從殺敗兀朮。兵威大振。岳飛在鄂州。屢敗金人。各上了一本。說金人不可信。和議不能久。相臣謀國之計不爲萬全。恐貽後世之譏。以此與檜成仇。後來因張浚趙鼎不肯力主和議。却與高宗悄悄秘議。說。講和的事。要朝廷自立定主意。這些大臣們。是希圖個好名色。借用專權的。這些武官們。是愛兩下交兵。固位專威。各人取功名的。到了財盡兵疲。他們各爲身家。却顧不得朝廷。前日兀朮下江南。直趕過臨安。幸得聖駕走下海去。金人不知虛實。忙忙渡江回去了。如使久困杭州。一時勤王的可在那裡。只有鎮江僥倖一戰。後來兀朮暗渡了建康。火燒韓世

忠海船。一敗幾不得免。這就是用兵的樣子。況金朝兵馬強盛。是皇上親經過幾次。當初有中原全勢。還敵不過他。今日一隅之地。如何支持得來。臣在金朝十年。深知他用兵的利害。這些文臣武將。一味莽撞。今日說恢復。明日說報仇。全不自揣國家力量。惹下大兵南渡。那一個是萬里長城。如今皇上只要定了主意。不要和衆人商議。圖這個恢復的好名。却擔着自己的利害。請皇上尋思三日。再與臣謀。高宗到了三日。秦檜又如此細說一遍。高宗道。寡人主意已定。再不消和衆人商議了。秦檜又說。皇上果定了主意。再思三日。臣還有秘話要奏。高宗又住了三日。道。和議已定。再無他說了。秦檜見高宗是個庸主。原無大志。意在苟安。因於偏殿無人處面奏。又做一個半吞半吐的模樣。要起高宗之疑。果然高宗心疑。問秦檜。卿前日要朕思過三日。別有秘奏。今日我君臣同心。主定和議。有何秘事。不妨直奏。定不加罪。那秦檜跪奏。故作沈

一言刺骨

吟。被高宗扯起。在一個小閣子裡。把太監俱揮出迴避。秦檜纔方密言道。張浚趙鼎和岳飛等。久有秘謀。要用兵殺敗金人。求還二帝。這個消息。臣在北邊知此已久。金人見和議不成。必然送回淵聖靖康皇帝回朝。那時節。文武百官只以扶助舊主登極。把皇上仍還藩王的位。天下沒有兩個朝廷的理。休說把前功盡棄。大臣爭權。連這江南一片地。輕輕的讓與別人。皇上此身却放在何處。如今不把這恢復的大臣武將重處幾人。和議終不能成。金人終不肯信。只這幾句言語。說得高宗膽戰魂飛。把這和議的事。如釘入木。牢不可破。這是秦檜大奸似忠。高宗迷而不悟處。因此到了次日。張浚先罷了平章事。安置在永州。明日。趙鼎罷政。除授泉州知府。又貶潮州。又數日。將岳飛韓世忠召回入朝。盡罷了樞府的兵權。加陞開府儀同三司。明是加陞。實奪兵柄。詔張浚劉琦楊沂中班師。遣王倫入金求和。許以歲幣稱臣。年年納貢。自此以後。

秦檜內外專權。高宗任爲心腹。百官拱手。一切言官臺諫。秦檜布了一班新人。平日講恢復的一個不用。任這些諸生百姓說些不平的話。俱以謗毀朝政流竄。故人人箝口。那金人探知秦檜立了和議。把恢復的局面破了。果然許退河南陝西地界。使宋朝遣官去管理。以應秦檜的謀。兀朮太子故意領了大兵渡河北去。高宗信爲和議可久。便是萬全之策。有個樞密編修胡銓。字澹庵。上了一本。專劾秦檜和議之奸。遠竄了廣州。從此人不敢言。隔了一年。金人知宋朝無備。撤回岳元帥韓世忠劉琦一班守禦兵馬。又因金主死後。撻懶謀反。新立了郎主亶爲君。粘沒喝又亡了。兀朮怕宋人乘機叛盟。久占河南。日後攻取不便。即大起人馬。使撒離喝兩路攻取河南陝西舊地。那宋朝兵馬久已撤回。全憑着和議。忽見金人來攻。那個是敢守敢戰的。棄了城池。到處迎降。又盡爲金人占去了。此時秦檜見金人背盟。也慌了。怕高宗責他誤國。內

外舊臣蜂起參劾。又怕再用張浚回朝。講起恢復。破了和局。日後再沒有個把柄。使人探高宗的口氣。說。縱然失了國。也不用張浚一等人。秦檜纔知高宗和議已定。牢不可破。有詩嘆高宗之闇。

敵國仇深不戴天。却從奸計願稱藩。
敗名猶信和戎好。偷向江南號苟安。

當日劉琦岳飛奉旨去安撫河南陝西退回地界。久知金人敗盟。不曾廢弛了兵政。忽然兀朮攻取江南。撒離喝攻掠陝西。被劉琦順昌大殺一陣。兀朮自己索靴上馬。圍住順昌七日七夜。被劉琦設計晝夜殺敗。不能取勝。逃回汴梁。岳元帥遣牛皋張憲。把撒離喝戰敗。來接應劉琦。合兵大戰。連勝了十三陣。破了他拐子馬。直趕到朱仙鎮。去汴京四十五里。岳元帥命軍修復太祖太宗歷代陵寢。指日過河。唬得金人全不敢出頭。把汴京得的宋朝寶器。連夜使橐駝車輛往北如流水的運去

千古一時垂成而敗者大也

了。金兀朮又慮金主新立。朝廷大將爭權。不便久留在外。到了次日。見岳元帥兵到朱仙鎮。百姓們在山寨的。上千上萬。俱來送羊酒迎兵。兀朮次日安排往北拔營而去。不料有一書生扣馬而諫。說。太子不可因一戰失利。輕棄前功。如今秦丞相力主和議。久命大將班師。今日岳元帥立功。秦相決不喜他。只暗暗使人通知秦相。詔他班師。此不戰而坐享太平之福。如此計不行。那時太子北歸未晚。兀朮聞言大喜。一面使精兵把住河口。使岳兵不得過河。一面使奸細往秦相國處求解。把私書封入蠟丸。自有汴京往江南的熟人。星夜飛行去請詔班師。不題。

戰敗金酋百萬兵。　中原指日望清平。
何來狂士翻留敵。　自古書生敗國成。

看官聽說。兀朮太子因何與秦檜交密到此好處。原來這秦檜夫人王氏。少年頗有姿色。機巧伶俐。淫邪非常。當初擄在金營。先做了兀朮的

夫人。過了年餘。哄得兀朮歡喜。叫將秦檜來做個記室。又把王氏討與秦檜。王氏時常往營裡去。弄得個兀朮昏迷了。兩人非常的情厚。那秦檜又故意將王氏去奉承兀朮。以固其好。因此兀朮與秦檜夫妻三人。是一個枕頭上朋友。如何不相厚。當日不寫書與秦檜。却使一心腹人叫王伯當。極是能言。帶了五百顆明珠。寫了一封情書與王夫人。上寫如不急救我。將你夫婦北方設計通謀的事。一一說出。除非殺了岳飛。和議方成。如不殺岳飛。萬無和理。不消數日。到了秦府。先通知王夫人。看了書。收了明珠。和秦檜商議。今兀朮被岳飛困住。如不班師。金朝將你我通謀的盟誓。要送還南朝。那時私謀洩漏。身命不保。不如把岳飛詔回。我知金牌爲御前的軍令。一牌不到。以違旨論。今連發十二金牌。再用朝廷手書御詔一道。自然班師。那時將岳家父子盡削兵權。使他隨朝聽政。另尋一個題目。殺之何難。商議已定。奏知高宗。說。金人因我

當時矯詔取汴京亦是正着

朝用兵。纔致敗盟。今日已勝。正好取和。如再窮追。開了邊釁。日後不便講好。高宗准奏。即草手詔一道。連發金牌十二面。限即日班師。如違者。以欺君大逆論罪。差官到了岳營。宣詔已畢。軍士大憤。却要矯詔。取了汴京纔回。岳元帥明知朝裡有了奸細。如何做得大事。只得收兵拔營。河北父老十萬有餘。哭聲振天。說。元帥在此。我等終日送牛酒。金人俱已知道。元帥去後。百姓俱是一個不留的。分明是大兵來不是救我。反是受害了。岳元帥也大哭。沒奈何。限你五日。合家隨我南行。等了五日。差人去辭兀朮。說。不爲君命。直殺到黃龍府。決不甘休。兀朮也使人來下書請罪。從此和好。不題。岳元帥回了臨安。罷爲萬壽觀使奉朝請文官職銜。解了樞密司的印。把兵歸御營。却尋出一件事來。使部將王貴告張憲謀反。牽連岳飛父子。知萬俟卨與飛有仇。告飛逗留。以莫須有三字。殺岳飛父子並部將張憲牛皋。籍飛家貲。妻子徙之嶺南。後人嘆

曰。

曾挽天戈北斗廻。朱仙戰勝大旗開。
軍聲已振黃龍府。敵愾先摧玄菟臺。
父老中原十日哭。廷尉三字萬年哀。
松枝傍墓猶南向。似恨神奸怨未灰。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岳飛下獄。半年尚未定罪。時大臣多上疏保他無罪。一日。王氏在東窗下問秦檜。因何岳家至今不決。檜言。公論不服。難於定罪。王氏說。擒虎易。放虎難。次日。檜將片紙付獄吏。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歲。臨安士民無不流涕。葬於西湖。後來高宗因和議成了。金人送還二帝靈柩。加封秦檜爲魏國公。來年洪皓朱弁因和議還國。洪皓久知秦檜與金人通謀。因向人說撻懶撚室二番將交好秦相國的事。檜知大恨。貶皓江州太平觀提舉。又徙袁州。使人殺於路。檜居相位十

九年。有小卒施全。恨檜殺忠良以附金人。刺之不中。死於車旁。因此檜出入。甲士夾護。滿京城有私言的。即時立斬。二子秦熺秦塤。俱參知政事。到了紹興十六年。秦檜有病。見岳元帥領牛臯等至臥內。用鐵斧劈腦。各寺懺悔不痊。到了三日。渾身俱是箭眼而死。王氏夢至陰司。檜與萬俟卨鐵枷受剮。曰。東窗事發矣。與二子俱死在一月之內。纔知岳元帥有靈。在陰司把奸臣現報。如今做了速報司的閻王。以見忠臣正氣。自爲正神。到了孝宗登極。封岳元帥爲鄂國公。加武穆二字謚法。削去秦檜官號。一日。暴風雷雨將檜墳掘平。雷擊屍碎。纔見奸臣之報。至今在阿鼻受罪。或化爲畜類。常遭雷擊的朱字。相傳秦檜化身。可見這忠佞二字。再不能逃報應的數。宋人當時題詩秦檜之門曰。

格天閣在人何在。　偃月堂深恨亦深。

曾共鑾輿御白璧。　空於郿塢貯黃金。

和戎計遂與羅織。　誤國謀成有照臨。
堪恨神奸終正寢。　故教誅擊到如今。

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髯」字原缺，據本回內文補；影抄本、務本堂本則分作「尾」、「鳳」二字。

續金瓶梅後集卷〔十一〕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淨行品

第五十九回　走江口月娘認子　下南海孝子尋親

詩曰。

竹林深處掛袈裟。行脚十年未有家。
破戒偶沽彭澤酒。逃禪不飲趙州茶。
鉢分香積仍施食。杯渡滄溟省泛槎。
諸佛行藏原不定。杖挑明月又天涯。

單表了空在淮西巨寇李全寨裡逃下山來。多虧錦屏小姐一力主張。

有此願何事不成

送他衲綴木魚。從山後小路大寬轉走上正道來。了空一路化齋上南。不則一日。到了淮安府。正遇南北交兵。金兵滿路。了空披着個破衲綴。也沒人問他。直到了淮城。一路茫茫。那裡問母親和玳安的信息。因孤身年幼。不便獨行。只得一路上遇寺投寺。在叢林裡安身。聽得敲板吃齋畢。隨大衆上堂功課。各人安單。原來過了淮安。寺宇庵廟甚多。倒不愁沒有飯吃。只是南北大亂。幾番兵火。人民逃亡大半。沒個定家。我的母親小玉一別十年。不知流落在何處。又不知玳安和我在破廟裡宿時。半夜遇見強盜。不知是殺了。不知是回了清河縣。不知是自已南來找尋我母親哩。尋思得沒處尋思。自己想道。我只爲尋問母親。發願南來。如不得見母。又說甚麼參禪修道。走遍天涯也要見母方還。料韋馱菩薩豈不慈悲照見。因此一念南行。再無退轉的心。走了半月。到了揚州江口上。見南兵盤詰。不許北人過江。只得又轉回揚州。聞得有一座

天寧寺。叢林廣大。甚有禪林規矩。進得寺。見了知客。送到十方堂單上安歇。隨衆吃飯。那單上滿了。只有一衆小和尚。約有二十歲年紀。却同了空一處安單。細問了空來路。說是山東東昌府清河縣。因爲探問母親。在淮安府多年寄居。特來尋訪。不料行到半路遇盜。擄到淮西山寨裡住了一年。纔逃得回來。又不知老母流落何處。一地裡亂找將去。只憑佛菩薩照憐罷了。說畢。淚如雨下。一單上僧人。也有老的少的。見了空不上十七八歲。這等孝心。十分憐惜他。道。你這個師兄。就是個孝子了。盡得人倫。就是佛法。我們俱是遊方行脚的和尚。或是人家請去講經禮懺。或是寺裡請去水陸道場。那裡不去得。你寫出家鄉住坐。母子的姓名。我們在方上替你打聽打聽。也是好事。這了空謝了衆人。就借了一張紙。上寫道。

家住清河縣。原任提刑西門千戶之子。乳名孝哥。在城南昆

盧庵出家。法名了空。因生母吳氏大兵趕散。同家人玳安南來尋訪。路遇強賊。半夜失散。今了空南行。乞化訪母。如有慈悲檀越。方便法師。覓得信音。即在天寧寺叢林報信。勝造七級浮屠。母子三生圖報。

了空將姓名鄉貫寫畢。朝大衆單上合掌問訊。衆僧也各贊誦。將此字貼在十方堂廊下。使大衆得知。以便訪問。原來同單的沙彌。就是淮安湖心寺長老的徒孫。原是揚州人。因金兵破了揚州。也回來探母。不料母親搬住鎮江去了。因韓都統守住江口。這些揚州百姓多有逃躲在江口村裡避兵的。明日也要往江口去。二人同單宿了。俱是訪母親的。了空問他法名。叫做如惠。次日起來。上堂功課已畢。吃了早齋。如惠別了空。要過江探母。了空想道。我在此處也不是久住之法。既然探訪母親信息。這叢林裡如何打探出俗家的信來。不如同此沙彌一路南行。

此戒難及

或者下村化齋。還好探問。就與如惠說知。一路作伴過江。如惠甚喜。了空取了禪杖木魚。披上衲裰。和如惠一路而去。華嚴綸贊曰。

德生有德兩相融。　同幻同生意莫窮。
同住同修成解脱。　同悲同智顯靈功。
同緣同想心冥契。　同見司知道轉通。
若要一生成佛果。　毘盧樓閣在南中。

二僧過了瓜州。搭了一隻人載船。過了江。如惠自往他親眷家去看母。了空別了如惠。上甘露寺叢林打齋去了。不題。却說吳月娘自從祝髮在湖心寺東村觀音堂裡。和玉樓兩個寡婦作伴。玳安自在湖心寺叢林安身。每日到庵上打柴做飯。眞是一個出家道人。從不和妻子小玉同宿。十分可敬。聽得金兵破了揚州。殺擄的婦女不知多少。那裡想去找問孝哥的信。到了半年以後。金兵退回淮北。南宋兵馬岳元帥直趕

過淮安。這些百姓纔得安生。略有回來復業。種田的。開店的。又像是個世界。到了四月初八日。是湖心寺浴佛道場。月娘和玉樓商議。我有一個願心。要到寺裡去燒一道疏。祈保子母團圓。只是沒有布施。不好空去得。玉樓還沒答應。老姑子道。如要發願求安的疏。不消甚麼布施。到寺裡請了香燭。央知客師父寫了鄉貫姓名。或是求安祈福。他有印就的疏條。佛前燒了。若是俗家。還乞化他些米麵香油襯錢。你我比丘尼。和男僧一樣。只拜佛念一卷報恩經。就燒了疏。果然日後你母子得見。做個三日道場。就是大布施了。說得月娘大喜。到了四月初八日。月娘玉樓同小玉俱各齋沐了。上湖心寺來。月娘是尼僧打扮。已是學得堂經爛熟。項掛數珠。僧帽戒衣。這幾年流離困苦。日夜想兒。不覺老得面黃紋皺。倒像六十餘歲的老比丘。也是天生該佛門修行。自然就像個方上的尼姑。到了湖心寺大殿上。見了知客。問訊了。引到方丈。拜了長

老。說是要許願尋兒。燒一道疏。保安求福的。長老允了。交與管文書的僧人去寫塡鄉貫已畢。纔使上奉敎沙門的印。長老畫了花押。向佛前燒化。不題。原來了空在揚州天寧寺叢林單上遇見的沙彌如惠。就是這長老的徒孫。纔從鎭江回來。他管殿上塡寫疏頭。一見了月娘是個尼僧。領着一羣女衆進寺門參見長老。就知是半路出家的。又見他寫鄉貫姓名去塡疏。上寫。西門吳氏。係山東淸河縣籍。在觀音堂出家。爲失迷孤子。哀佛慈悲。完全骨肉事。塡畢了疏。想起揚州遇見了空小和尙。他說是淸河縣西門千戶之子。莫非這就是他母親。如何出家做了尼姑。化疏已畢。細問月娘。是自幼出家。半路出家的。月娘答道。因找尋兒子。在淮安不能還鄉。因此出家。如惠又問。令郎甚麼年紀。月娘說。今年一十七歲。從七歲上淸河縣遭金兵拆散。已是十年。只道是不在了。原來也出家做了和尙。上年同家人玳安聞知我在淮安。南來尋訪。不

料又遇了土賊擄去。不知死生如何。因此這條心腸不斷。還指望母子相逢。特來大刹許願。佛前化這道疏。日後果得相逢。還來答報三寶。另做道場。如惠同知客留月娘一起在齋堂吃茶。纔細細說起。在揚州天寧寺曾遇見一個小沙彌。名喚了空。同單上一宿。也說是山東人。來南方探問母親。寫了一個鄉貫名姓。貼在十方堂上。求這方上的師父們通個信息。到了次日。同他過江去了。莫非就是令郎麼。說到此處。玳安上前問。了空穿的甚麼衣服。如惠說。是一件大破衲綴。倒不像是他的。多是方上化來的。玳安道。原穿的是一件皂布單直綴。衣服雖然不對。却是眞信。問了是三月初四日在鎭江作別。月娘大喜。向佛前韋馱拜了又拜。可見佛法慈悲。一時間就得了眞信。豈不是觀音的靈感。即時起身。辭別了長老。回東村觀音堂去。大家歡喜。和拾了一個元寶一般。又借華嚴綸贊❶詩。

樓閣門前立片時。　龍華施主幾時歸。
不惟彈指觀深妙。　又聽慈音語細微。
理智行爲身日月。　菩提心是道樞機。
許多境界無來去。　萬里天邊一雁飛。

月娘得了孝哥的信。晝夜思想。恨不得一步趕上。母子相見。先是歡喜沒有兒忽然有了兒。後來日日悲感有了兒又恨不得見兒。那日和玳安商議。要同上鎭江去找尋孝哥。自家又是尼姑。滿口的功課都會了。又有玳安領路。不比以前婦女空身遠行。因此辭了玉樓。要起身南去。玉樓自知月娘思兒心盛。不好留他。那觀音堂老師姑說。我當初出家。曾許上南海落伽山參拜觀音菩薩。到今兵荒馬亂。二十多年不曾了得心願。你今千里尋兒。雖是出家。終是個婦道家。見人口羞面嫩。我今陪你南行。了此心願。等你兒子相見了。我自去南海燒香。月娘大喜道。

老師父肯和弟子同行。越發好了。看了一個出行的吉日。老師姑把庵上米糧家器。交代與玉樓和一個火頭看守。和月娘小玉玳安一行四衆。打扮做行脚燒香的尼僧。炒些乾糧。玳安挑了行李。扁梠蒲團大瓢木魚臥單等物。玉樓送上三兩路費。勸月娘。見了孝哥早早回來。我在這裡望大姐姐。就是個親人了。千萬休撇下我去遠了。姊妹灑淚而別。又到了湖心寺尋見如惠。細問了空去路。如惠道。我同他過了江。因家母在姨娘家。住在城裡。他自往甘寧寺投宿去了。月娘又求如惠寫了一個路程帖兒。一行四衆上大路而去。不消說飢餐渴飲。一路投寺觀安歇。過了揚州。直奔江口。玳安挑着行李先去覓船。只見一船人坐滿了。月娘衆人上得船艙坐下。玳安在船艄上。却有一個老和尚先在那里。玳安問。老師父是那寺裡。老和尚道。是這甘露寺的。玳安問。貴寺還開叢林接衆麼。老和尚道。一個有名的古刹。在江南頭一個路口上。怎

閒情有致

麼不接衆。玳安道。有一個小沙彌。名叫了空。可在你叢林裡麼。老和尚順口答道。正在家管殿上的事哩。早起來撞鍾打鼓。都是他一個。好不勤緊辛苦哩。玳安聽了空有信。連忙向月娘說了一遍。大家歡喜。不題。原來這和尚耳聾。他寺裡法師叫作寶公。誤聽做了空。正是各人說各人的話。行不多時。過了金山江口。下船來不多路。就是甘露寺。一路廻廊上去。江天閣。海嶽庵。劉先主孫權試劍石。多少勝景。月娘一行四衆。沒有閒心觀看景物。進到大寺。先拜了佛。就投齋堂來。這比丘尼和男僧不同。只留一齋。原不留宿的。因此知客不來照管。月娘走到叢林單上一看。正敲板吃午飯。滿堂的僧行有二百衆。俱在大長條凳上低頭吃齋。見月娘進來。讓坐。月娘不好住下。使玳安細細看了。那有個孝哥。說不及話。船上的老和尚背了半叉口米搖進寺來。玳安問道。師父。你說的了空今在那裡。老和尚道。你們隨我進來。他在殿上管事。却到這

十方堂做甚麼。引着一行四衆。穿過塔房廚房經堂。到了一座客廳。桌椅鮮明。掛一幅觀音出山像。讓月娘衆人坐了。他却去傳寶公出來。月娘心裡自想。兒子年小出家。到此大寺。就這等有個體面。好似個堂頭和尚一般。等了一會。一個沙彌先捧出四盞茶來。衆人吃了。只聽方丈裡敲了一聲雲板。幾個沙彌擁着一尊法師出來。但見。

頭如蒼雪。重重螺頂出圓光。眼似寒星。摺摺衣紋多道氣。纔向匡廬。入定竹林經一夏。又回江口。談禪北固說三生。鶴隨飛錫過江東。龍負淨瓶遊海上。

原來這法師就是毘盧庵的雪澗和尚。因王杏庵修完大殿。向南海探取明珠。要接引了空回寺。改名寶公禪師。先到匡廬過了夏。來到甘露寺。見南北交兵。不便南遊。本寺長老留在方丈裡。又設了水陸道場三十晝夜。超度陣亡的寃魂。這聾和尚只聽了空二字。誤聽做寶公禪師。

說這一行尼僧。是來隨喜水陸道場的。聾和尚從揚州化回盞飯米來。船上遇見月娘。錯領到這裡。也是月娘有緣。佛法中接引。日後完聚。埋伏在此處。却說月娘一行四衆。坐了一會。專等了空出來。忽然裡面走出一尊法師。有七旬以上。古面龐眉。碧顱雪項。見月娘一行尼僧。只當作路遠進香參禪問道的。上了禪床。朝南坐下。月娘衆人只得朝上參拜。不敢說出找尋兒子。誤聽了聾僧的言語來。寶公禪師便問。比丘尼二人。不似參方行腳。有何事參見和尚。請俺升座。月娘謊得默默無言。答不出話來。虧了老師姑終是出家多年。聽過講經的。曉得規矩。上前合掌問訊。說。弟子是山陽縣湖心寺庵上出家。從不曾聽法師說法。聞得甘露寺老法師做水陸大會。特來瞻仰。皈依受戒。寶公聽說。道。比丘尼出家。先受戒律。才講圓通。不斷愛根。如何講得受戒。我看你二比丘尼。這個後來出家的。想是你的徒弟麼。老尼道。是亂後出家。他有一件

心事。南海進香。即找尋兒子。求法師慧眼一觀。法師聞言。閉目入定。有一盞茶時。笑道。原來此會甚奇。只要虔心前去。自有相逢之日。去罷。說畢。下座。揚長退入方丈去了。月娘大喜。一行四衆。自去投尼庵去了。不題。却說了空從那日過了江。到甘露寺宿了兩夜。沒處找母親信息。發願上南海燒香。親見觀音菩薩指路找母。托鉢化齋。過了鎭江丹陽。晝化長街。夜宿古廟。要受些苦行。纔見他一點孝心。原來江南陰雨連綿。了空不服水土。到了寧波府。感了一場瘟疫。大病五日不汗。在一座關王廟裡寄宿。看看至死。廟祝是個道人。怕了空死在廟中不便。只得趕出廟來。在大門底下仰臥。四顧無親。水米不得到口。眼見得多凶少吉。可憐今生不得見母。了空雙眼落淚。驚動韋馱菩薩。到一更時分。送一碗涼水給了空吃了。即日出了汗。這是了空行孝。該受七日之災。從聲聞緣覺證入普賢苦行處。好了數日。將養得身子壯了。依舊托鉢化齋。

等了一起香客。是山東臨清善人當的南海進香社。僧俗有百十人。搭了個艙。同這些善人過蓮花洋。朝南海去了。船到海中。忽然起一陣颶風。但見。

長年膽怯難回柁。　艄手魂消急落篷。

瞬息千山如鳥過。　洪濤一葉舞天風。

原來過海極怕颶風。一時間不得到岸。又用不得篙撐櫓搖。只好拋錨在海中。一任風飄浪滾。多有翻船覆水的。大風一夜。將吹到日本倭國地方。這一船人有一百多口。那有糧米。不遇着順風回來。也要餓死在海裡。衆人也有哭的。叫的。念佛的。總是無路逃生。了空把心定了。口中默念觀音經。陀羅尼❷咒。日夜不絕。忽然夢入一島。見樓閣重重。與虛空一樣寬大。也不知幾萬丈高。又內藏着千百重樓閣。中間都是觀音。他❸母親吳氏跪在面前。却又是幾千重樓閣裡。觀音菩薩和母親面

前。俱有了空跪着念經。一處處光明透現在虛空中。不見大海。也不❹見人船在那裡。到了天明。早已一篷風送回南海岸邊。詩曰。

五百由旬摩頂間。本無風浪亦無山。
如登彼岸隨潮轉。似遇長風跨鶴還。
樓閣重重天不夜。毫光烱烱月無關。
由來佛母無分別。行滿功成只等閒。

不知了空進了南海。何日得會母親。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贊」原作「貫」，據上文改。

❷「尼」原作「伲」，據務本堂本改。

❸「他」原作「仙」，據務本堂本改，影抄本則作「見」。

❹「不」字原漫漶，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妙悟品

第六十回　面前母逐親兒去　衣底珠尋舊主來

詩曰。

一臥西湖夢欲醒。宋家烟雨隔南屏。
君臣不灑江山淚。駝馬常流草木腥。
說鬼偶然殘脈望。傳經誰可聽伽陵。
紫陽問道無餘答。止記前身鶴是丁。

話表月娘一行四衆。辭了寶公禪師。一路南來。玳安挑着行李。小玉扮

做女道。老師姑敲木魚化齋。止有月娘終是見人羞慚。不像個久出家的。幸得南方家家好道。不消念經。就送出齋供來。還有送上布施銅錢白布的。只是一路茫茫。或投寺院安歇。或是搭載漁船。漫山過水。走了兩月有餘。到得臨安。是南宋紹興二十一年秋盡冬初光景。那裡去找問孝哥信息。到各寺裡問得個影兒。不過是遊僧掛搭。及至尋到近前。又不是了。月娘晝夜啼哭。老師姑勸他虔誠親上南海。祈求菩薩靈感接引。休把兒子放在心上。倒是愛根牽纏。不算一心修行的了。月娘沒奈何。只得隨衆南遊。過了錢塘江。問定海的路。水陸一千餘里。到了紹興府地方。趕不上程途。天晚下雨。把衣服行李濕了。路旁一座火德眞君廟。叫開廟門問路。却是一個尼庵。叫了半日不應。只聽得裡邊叫。了空開門。喜得玳安忙叫月娘不迭。走出一個小尼姑來開門。年紀二十餘歲。生得且是秀雅。一團和氣。讓進月娘一行人進廟去。來了一個老

尼姑。有五十餘歲。拄着拐杖。一似瘸子般。却是一雙小小脚兒。也是半路出家的。忙問月娘何來。月娘和老師姑細說了一遍。是朝參南海的。到了寶方。天晚下雨。借宿一宵。糴些米來。常住裡吃齋。不敢打攪。老姑子道。十方賢聖。就有十方接待。我這小庵雖不留衆。幾位師兄遠來。難道一頓粗齋備不起。忙叫徒弟了空備齋。一面斟了茶來吃了。玳安放下行李。也去幫他擔水燒火。原來門前一個神泉。用竹竿直引到屋裡竈前。南方叢林裡多是如此方便。少頃。煮得飯熟。用大盆捧將來。兩碗醃筍。兩碗醃豆腐。又是醬炒麵筋。一碗煮的乾藕。兩碟鹽豆兒。晚齋已畢。玳安自去廟門下打一個草鋪。月娘和師父一單。沒有閒床。小玉要在地下睡。那小尼姑道。我兩人一單上。將就過這一夜罷。老瘸姑子自去裡面一張禪床上睡去了。不題。原來這小姑子法名也叫了空。和小玉在外間一張繩床上睡了。睡到半夜。小玉是走路乏倦了的人。丟下

頭齁齁的睡着。脫了上衣。只穿着小布袴兒。一個舊絹抹胸兒。不解中衣。只鬆了褲帶。那知這尼姑却不是雌的。就是這老瘸姑子的幸童如意君。扮做尼姑。却是個沙彌。這了空悄悄鑽過小玉身邊。一頭並枕。用手摸他的乳頭兒。肚皮兒。漸漸摸到下邊。把褲帶替他鬆了。小玉那裡得醒。褪下褲去。摸他高突突似饅頭縫兒一般。倒似個女兒。這了空把陽物弄得直挺挺一根。從後邊裝翻身。往小玉屁股裡一揷。進去了半截。不住亂抽。小玉猛醒。忙問道。是誰。他只說是玳安久不同宿。一時間進來偷野食吃。那曉得這小姑子是個雄的。疾忙推開身子。却是這小姑子了空來和他幹事。摸了一把。還挺硬的一根⿱髟巴⿱髟八。在腰裡濕漉漉的。小玉不敢高聲。道。好出家人。你不是個姑子。倒是個和尚。連忙跳起來找衣裳穿不迭。姑子道。我就是南海大寺裡的沙彌了空。常來這庵裡行走。我這南方常是尼僧同居。你要走漏風聲。壞我們的戒行。叫你

埋伏

一步回不到北方。快快上床來。依我睡了就罷。你要不肯。我隨你到了南海。也逃不出這幾座寺去。那個和尚沒有幾個尼姑。那個尼僧沒有幾個和尚。只除非是觀音菩薩。纔是個眞修行的。慌得小玉大叫。驚醒了月娘玳安。一齊起來。小玉又不好明說。只道有賊。這小尼姑開了門。一直走了。鬧到天明。全沒敢睡。黑暗暗收拾了行李。去辭老姑子起身。只見老尼姑在房裡大罵。那裡來的一起村野傖蠻婦們。平白的到我庵裡作踐。騙了齋吃。還半夜起來打劫財。天明。我和你見官報縣。決不干休。月娘明知他羞了撒賴。只得忍氣走出廟來。上了大路。從今再不信這尼姑和尚了。一路小心。過了寧波定海地方。望見汪洋萬頃。就是南海了。

浩渺接天。渟泓絕地。南極朝宗。爲日月歸藏之府。東江總派。收岷峨尾閭之區。名山淵瀦。旁結鴈蕩天台。禹穴會稽。下接

照應前甘露寺雪澗

番禺閩嶺。龍宮千丈掛冰綃。鮫人織網。蛟窟萬層排雪竇。蚌母含珠。海帆幾片日邊來。梵閣千尋天外起。

原來過海船。不等風順不敢開。不等人多也不肯開。月娘等在海邊村裡。尋了一口莊家的屋住下。使玳安下鄉化些米來。連住三日。等得一起鎮江進香善人。和些僧衆們上了大船。抛了神符。拜了菩薩。齊聲和佛。念着南無靈感觀世音慈悲名號。纔敢開船。月娘一行四衆。隨在船梢上過海。不題。却說了空從渡江南來。在寧波得病。渡海遇了颶風。幸喜倒過順風吹回船來。得登彼岸。因想。這南海地方空闊。大寺小庵。名山淨室。不止一二百處。那裡尋見我的母親。就是玳安也不到這裡。那裡去問。他們就往南來。也無處找我。因此寫了一個木牌掛在胸前。是了空化齋四個大字。雖到海中。不去安禪聽講。只在各處化齋。以便探取母親信息。那日月娘一行過了海。還隔菩薩的大寺有二日的路。也

要探問孝哥的信。使玳安扮作道人。去左近寺庵裡化米。好訪問信息。那日玳安化齋去了。月娘在一個施主寡婦人家吃齋。天晚了。玳安不見回來。只好借宿在此等玳安來。明日進山。黃昏時候。只見了空披着衲綴進得村來。朝着小玉問訊。只說他是本處的善人女道。要在此化齋。方便投宿。這小玉略識幾個字。見胸前掛着牌子。是了空化齋。想起那一夜假姑子的話來。說要隨到我南海。好歹不肯放空。這廝想是知我們過海。隨後趕來了。慌忙與月娘說知。那了空遠遠立着。還不曾開言。只聽小玉月娘禿長禿短一頓臭駡。了空不知是那裡帳。可憐忍氣吞聲。回步而走。自古道。此處不留人。還有留人處。一個佛國地方。這位女菩薩和這比丘尼們全不學好。就不布施也罷。因何破口傷人。了空低頭去了。詩曰。

姓名面貌幾曾眞。眞假相疑疏間親。

認賊爲兒多自誤。將仇逐子是何因。
曾參投杼疑慈母。陽虎招尤誤聖人。
衣鉢不逢眞骨血。當前錯過失金針。

看官聽說。了空母子對面不相認識。難道小玉也不記得孝哥模樣。原來七歲上被兵趕散。做了十年沙彌。改頭換面。長破了面皮。又經了一場大病。枯黑乾瘦的一個小和尚。這月娘也做了尼姑。老了許多。自然對面兩不相認。小玉夜裡吃了假姑子的虧。白白的被他弄了。一肚子惡氣。如何不罵。了空自去投古寺打齋過夜。不題。天將入夜。玳安回來。化了五升米。說道。遇着人家齋僧道場。留着吃了三個大油餅。又是一百銅錢。又打探出一個喜信來了。月娘問道。甚麼喜信。玳安道。我問這齋僧的人家說。有個小師傅名叫了空。可不知南海叢林裡有這個名字沒有。那家道。有個了空。時常在海中各村裡化齋。一個牌子掛在胸

前。只在這幾座寺裡。他又不安單坐禪。說是探問母親的信。這個信是眞的了。當初和他南來找娘。他原說要朝南海的。我明日早起去把這各村裡一問。他既有了招牌。就好找了。月娘小玉諕了一驚。向玳安道。今晚來了一個了空。想起那紹興府假姑子了空來。怕是他裝作化齋。又來趕我們的。被我們大罵一頓去了。也是一時性急。不曾問得明白。他就去了。那孝哥當初也不是這等一個黑瘦的。玳安道。一個人隔了十年多。又剃了頭。那裡認去。這多是孝哥了。惱得個月娘一夜沒睡。巴不到天明。叫玳安各處去找。不題。却說了空因找尋不見母親。不敢投寺安單。白日各處化齋。夜在山巖樹下打坐。也不怕狼蟲虎豹。發願今生不得見母。決不還鄉。那日走到一座山崖邊。只見一個白衣貧婆。在山澗邊拆洗破衣。見了空來。坐在一株松樹根下打坐。便問了空道。小禪師。你有甚麼衣服。脫下來。我替你漿洗漿洗。我在前庵裡住。有個兒

安得此泉一救塵熱

子出了家。來此看他。替他拆拆衣服。也是生他一場。這些身上垢膩。通洗不淨。只有這個澗水。是老母濯垢泉。隨甚麼破壞直裰。一經了這水。都是光明乾淨的。又不沾灰泥。又堅壯耐穿。再不得破的。了空大喜。卽忙脫下這件破衲裰來。看了看。一片片補得破布鋪襯。一年多不曾離得身子。這些虱蟣灰垢都生滿了。那得這個女菩薩一片好心。休說替我漿洗。就拆開縫補得幾針。也就是布施了。脫下來。天又寒冷。沒得替換。只得問女菩薩借個針來縫縫也罷。那白衣婆婆揭起襟底。一個金針送與了空補衲。好個金針。偈曰。

不是凡銅頑鐵。 曾經水火磨成。
拈來切莫暫停工。 繡出鴛鴦交頸。
最怕一針有錯。 亂絲積縷難憑。
穿針九孔要分明。 乞巧天孫覷定。

洗法原有次第

好關目

了空得了金針。將破衲綴取來。放在石邊。看見前襟底下一塊破布。高突突滾將綿絮出來。有些破綻。用針挑起這塊布來。抽出些絮子好補。不想揭起破布。露出一個黃紗囊來。不知是甚麼物件。用手一揑。沈甸甸。圓碌碌。拆開一看。原是一百八顆七寶佛首的數珠。這件破衲綴中如何有此異寶。纔待告訴婆婆。擡頭一看。那裡有個人影兒。把手內金針。疾忙把珠子縫上。藏在胸前。使金針攙住。起來在濯垢泉取出鉢盂。盛❶出一鉢清水。先洗淨鉢盂。却取第二鉢水洗淨面上塵土。又取第三鉢水一飲而盡。❷覺五內清涼。塵心病體一時灑落。眞是甘露灑心金骨換。醍醐灌頂玉池融。了空披衣托鉢。從山澗邊來。遠遠望見一個道人。挑着扁拐蒲團。大踏步走得將近。看着了空從山下過。他却立住了脚。只管細看。等這了空到面前。這道人呵呵大笑。大喝一聲道。你走那裡去。謊得了空只當作截路麌神。劫僧的外道。睁眼一看。却原來是

玳安。怎麼也來到這裡。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詩曰。

越水吳山何處尋。主人原不隔前林。
濯將法水還三寶。收得明珠値萬金。
手拈菩提慈母近。眼看彼岸導師臨。
團圓正好回東土。聽取潮音觀世音。

主僕二人一僧一道。坐在道旁一塊盤陀石上。各人細說別後之苦。玳安說。大娘爲你出家做了尼姑。遠來找你。前日說罵了你一頓。原有一個假了空。裝作尼姑。只當你是個假的。了空大笑道。我只知一個了空。那知道弄出許多假了空來。果然罵得我沒處去想。又訴說。被賊擄在山寨。遇着錦屏小姐。放我下山。一路找尋沒信。纔到南海。不想此處相遇。眞是千言萬語一時難盡。說話多時。天色晚了。問道。玳安。還有多少路。纔到母親住處。玳安道。我聽得一家善人齋僧。知道你在這裡。左近

令我垂涎

走了幾處。俱有信。不知你走到海邊村裡來。我出來了三日。這山路黑了。又怕有虎。今日回不去。走到寺裡宿下。明日走罷。大娘在村裡等我的信。不知怎麽焦燥哩。了空道。前邊有一座小淨室。一位苦行老和尚。我常來投宿。且去打攪他一齋。說着話。二人到門前。只有兩口草庵。師徒二人住着。以耕種石田爲行。也不參佛念經。每夜打坐不睡。聽得狗叫。小沙彌赤着脚來開門。認得是了空。請進來。上繩床坐下。沒有夜飯。却是一鍋蔓菁和些山芋。煮得稀爛。燒得松柴滿屋松香。各人吃了兩大碗。了空還念了功課。同玳安上單睡了。次日纔去拜見母親。正是。雪隱鷺鷥飛始見。柳藏鸚鵡語方知。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盛」原作「瓜」，據務本堂本改。

❷此段眉批原漫漶，據影抄本補。

續金瓶梅後集卷〔十二〕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證入品

第六十一回 龍海珠還兒見母 金梅香盡色歸空

詩曰。

長松林下喜髡頭。 摩頂堪同古佛遊。
山鳥自鳴秋後月。 白雲常淡雨前秋。
因無功力悲伽釋。 徒有文章笑孔周。
昏夜漫漫愁未旦。 草堂獨臥一燈留。

單表月娘小玉老師姑三口兒。在善人王寡婦家住下。聞得玳安說孝

照應東京一案

千要回龍

哥有信。喜得月娘一夜不曾睡。等到天明。使玳安左近寺院遍找。都有信息。只是找不見。辭了月娘。要過山去遠寺裡跟尋。月娘說。我們在這王施主家等你。切不可去遠了。等你回來。還要過海朝落伽哩。玳安說。我知道了。這山上淨室極多。知道他在那個淨室裡。一個孤人。那裡藏不下他。既然有信。娘也耐心等等。說畢。揚長去了。等了二日。不見回來。月娘常在門首使小玉張❶望。不題。却說這河南來進香一會的男女。原同月娘搭船過海。內有尼僧四衆。兩個老的五六十歲。兩個小的不上二十五歲。甚是典雅。因過了海。在山下住着。也等順風要朝落伽。纔到大寺裡進香還願。做道場回向懺悔。艄公因人少。不肯開船。這些尼僧見月娘一行也是尼僧。走來約月娘同過海去。問了問月娘。原是山東東昌府清河縣人。月娘問道他是汴京大覺寺的尼僧。也沒問姓名來歷。約就過了明日早下船過海。如今有百十衆香客纔開船。不是一

人人如此

兩個人去得的。月娘支了船脚與他。和老師姑急要趁船過海。又等不見玳安回來。到了明日。衆人急等月娘開船。沒奈何。只得留下小玉在王齋公家裡等玳安。叫他在村裡等罷。我隨老師父朝了菩薩。也完了心願。遇順風。不過二日。就回到這裡了。說畢。辭了王寡婦。和老師姑胸前掛了香袋數珠。念佛而去。這山下一條小港通潮。進得大洋。望落伽山開去。原來南海周廻三百餘里。內有觀音菩薩正殿。叢林大寺。不是落伽山。這落伽乃菩薩修行的仙地。黑海洋裡。風浪極大。這些善人進香還願。只到了大寺裡燒了香疏。就算是志誠了。沒有敢進大洋來落伽親朝菩薩的。這落伽山下。普陀岩。紫竹林。潮音洞。活現的一尊觀音。叫得應。看得見的。但人虔誠。處處都是實相。也有白鸚哥。五色蓮花。寶欄珠樹。金碧蓮臺。如不虔誠。只見一座空山沙島。幾塊頑石。又沒有寺院。各人帶着口糧淨水。受餓而回。還有覆舟之恐。因香客多不敢去。只

掃淨

完了進香之名便罷了。月娘一行衆人上得船來。只見在甘露寺寶公法師。挑着錫杖也來趕船。月娘不敢相認。只和這東京女僧們敘起家鄉。問了姓名。這年小的。一名蓮淨。一名梅心。和這兩位老師俱是大覺寺出家。因東京四太子廢了劉豫。把大覺寺天火燒了。這些尼姑都在外住。各尋淨室。因此二尼隨衆南遊。問了月娘。也將出家根因說了一遍。正遇北風。把船拋在港裡等風。不題。却說玳安遇見了空。主僕二人夜晚不敢獨行。宿在山上淨室裡。次日天明。也不吃早飯。辭了老僧走下山來。往山前王寡婦村來。走到天黑纔到得村口。已是點燈時候。只見小玉立在門首。見玳安遠遠領着個小和尚來。知是孝哥找着了。忙忙迎將來。笑嘻嘻道。今日可怎麼也找見你了。了空細看。纔想起小玉當初背着我到處逃躲。今日在此相見。不覺眼中落淚。便問。母親可在屋裡。小玉道。等了你們三日。不見回來。和一船香客進海朝落伽去了。

不過二日。就回來。怕你們沒處尋。留下我這裡等你。他師徒兩人隨着些姑子去一日了。說畢。進了王善人家。王媽媽出來。甚是歡喜。說是菩薩靈感。母子重逢。忙忙安排齋飯。給了空和玳安吃了。小玉自去房裡獨宿。了空玳安在外邊睡下。商議道。我來南海一月有餘。也要親朝落伽。只因母親不見。難以遠去。今日正好趁船同上落伽。親謝菩薩接引我母子大恩。似這順風。一潮就趕上了。也朝了菩薩。又見了母親。豈不兩便。強似你我在這裡坐守。玳安道。也說得是。只怕沒有去的順船。早起來山頭一望。只見一隻大船正在港裡泊着哩。原來沒有大篷。是一隻平底寬艄。只一根小小桅兒。扯着片竹篾蒲席。不甚齊整。却也堅固。玳安上前問。這船可上落伽去麼。內有一個老艄公。白鬚。有七十年紀。領着三個水手。俱是道人打扮。包巾道衲。見了空玳安問船。道。你們上落伽趕香客進香的麼。玳安道。正是了。老艄公道。我是龍艄公。你只要

指點

多把些船錢。管今夜早潮就趕上了。玳安許他五錢銀子。二斗飯米。艄公嫌少。那水手道。他是個出家人。那有得多銀子把我。送他一程。趁過山去。在大寺門首載香客罷。忙叫。上來上來。這了空玳安各挑隨身衣具。上艙裡坐着。順風一陣。早送出港。入大洋而去。正是。

前船纔去後船開。前浪初平後浪催。
滚滚波濤千古恨。飄飄舟楫幾時回。
到頭蓮域兒逢母。入掌明珠蚌有胎。
同上法船登彼岸。一花五葉出潮來。

原來大海茫茫。瞬息千里。各人駕的是各人的船。各人走的是各人的路。前後相望着。看看趕上。忽然一陣風潮。又隔得不知多少遠。因此海船極是難追趕的。行到半夜。只見前船上一點燈光。如漁火相似。始初只有燈盞般大。後來漸漸開朗。似車輪樣火光亂滾起來。忽然又滅了。

却是出水

虛舟

滿海黑雲如絮。海水泛漲。好似鍋滾一般。只見來了一陣怪風。那龍艄公道。不好了。龍來取珠了。玳安問道。如何龍來取珠。老艄公道。但見海中有珠寶。就有寶光射到龍宮海藏裡面。似一股虹光相似。龍王上來取寶。海水翻騰起來。船不能行。必有覆舟之禍。除有大神力護住珠寶。龍奪不去。纔可以保全的。說不及話。只見海中泛起火光來。照見兩條神龍。在海中翻波攪浪。鼓鬣揚鬚。夾近船邊。滿船艄公水手只是念佛。那船一似隨風柳葉。逐浪桃花。團團轉將起來。眼前要翻。只見了空上船頭盤膝而坐。不知口裡念些甚麼經咒。一時間風急水湧。兩條龍夾船而行。耳邊風雨之聲。半夜裡不辨南北。撮到落伽山根下先開的大船旁邊。撲通一聲。早把這船桅吹折。船翻轉來。一船人沉落海去。亂叫救人不迭。這先泊的大船上。人多手快。早把了空玳安從水裡救起。眼看着一隻破船。連艄公水手沈下海去。影也不見了。詩曰。

龍因火起珠生水。　珠性圓明龍亦馴。
鉢下龍眠成解脱。　衣中珠返得元眞。
虚舟破處方登岸。　斗笠抛來不問津。
認得海枯天亦盡。　一家人見一家人。

看官聽説。這二龍戲珠。是仙佛的丹訣。不外陰陽水火。俗人不解其義。只作閒話聽過。此語在道藏中説得明白。這明珠生於南海。爲離火之地。取太陰之光。千百年老蚌。每月在初弦月望之時。在海中啓口。吞吐月光。結成蚌胎。從此月月呑吐。三年一小胎。九年胎滿。珠光圓了。到了中秋。朝那月光明淨。陰氣滿盈。纔完一年。如要中秋陰晦。不見月色。只算得一月。算不得一年。和仙人煉丹一樣。豈是容易得的。到了九個中秋。算爲純陰。須十餘年纔滿陰精。珠胎方孕。如婦人十月生子。其珠自活。爲太陰眞丹。即老蚌千年長生之藥。純陰之寶。謂之夜光珠。光有大

小。有照到一丈幾尺的。所以楚曰❷照乘。只在前後尺丈間。又有月明珠。懸在殿角。光照一室。此非人間之寶。惟天宮海藏中可有。這是可聞不可見的。所說龍來戲珠。所取何義。龍爲純陽。二龍即大易重乾之卦。以純陽得配至陰。方爲合體。因此這海中有了老蚌的珠。龍宮得知。即如誰家養了一個好女兒般。等到九年以後成了胎。或百年千年煉得陰滿了。龍君定然要採奪他的。不到滿盈。多失其寶。那老蚌也有神通。煉得韜光閉影之法。竊取月光以後。沈到那重淵幽窟。龍王夜叉找覓不見。到了功成光滿。現他的神通。中秋月明之夜。忽然開放蚌口。放出他數十年煉足的陰精。和月明鬬彩。在海中起一條虹霓。直射上月宮。不知有幾萬丈。紅綠相間。如匹練一樣。那龍王即時知道了。就來戲取。看他光從何起。好去搜他。老蚌久知此理。即時隱迹藏光。又沈下重淵去了。也有收光不及。被龍一口吸去。如男女採戰。洩了眞丹。此蚌的珠

病了。又要採煉。纔復元陰。龍得珠光。如人飲醇酒。一醉而蟄。可益千年之壽。因此龍女獻珠。在佛法比個如意。在仙家比爲還丹。此段講說。出在道經。南海瓊州地方。說這蚌珠放光後。就有龍來。俱是親見的。今日了空一百八顆明珠。自然招出龍來竊取。虧了空有些佛力。神龍不敢來奪。倒送了一陣風。和他母子相見。此乃佛法妙處。這船上救起兩個人來。看了看。月娘纔叫。玳安。你因何到這裡。雪澗老和尚見了空。道。你因何到這裡。玳安對月娘道。孝哥也在這裡。原來母子師徒湊在一船。不是遇風。如何得見。纔知是菩薩接引之力。滿船人都念佛。不消說。孝哥和月娘抱頭痛哭。雪澗禪師勸住道。既已出家。不可情根牽絆。衆香客也有落淚的。到了岸上。只見一片荒山石澗。那得個菩薩來。衆人朝上齊聲念南無大慈大悲至靈至感觀世音菩薩。弟子們萬里虔心朝見老母。求顯些神通。衆人好瞻仰。堅心向善。一言未畢。只見海風一陣。

淫女成佛色空無相

把落伽山遮了。滿海中現出空中樓閣。何止千百座。門窗內俱是觀音。住了一會。大衆又念一聲佛號。只見一陣風來。樓閣全無。滿海裡五色蓮花。紅黃青碧。一朶朶蓮花上都是觀音。這裡和佛不絕。只見一陣風來。蓮花全無。潮音洞口。懸崖下倒垂着一株金色梅花來。足有十丈餘高。幹似黃金。花如白玉。古幹千尋。香風四起。吹下兩片花來。沾在梅心蓮淨衣邊。滿空中天花亂舞。又有頻伽鳥白鸚鵡空中現出。往洞門裡去了。眞是佛法仙緣。靈山福地。一時出現。這雪澗和尚合掌而念偈曰。

所見非所見。法界亦如是。
大海一漚同。樓閣開蜃市。
風定失烟樓。化爲功德水。
一波一蓮花。五色爛青紫。
念彼觀音力。一花一佛子。

佛子本無相。天水竟空爾。
於何梅生香。香生色亦死。
色香兩歸盡。石女即天女。
譬如母覓兒。既見忘彼此。
以無所得故。故名無所住。

雪澗長老念偈已畢。別了了空。自挑錫杖向普陀嵓去了。一行香客尼僧照舊上船。辭了衆人。回到王善人家裡。看小玉還坐着等哩。了空向月娘八拜。向老師姑問訊謝了。次日。一行人進了普陀大寺。幾進牌坊。金繩引路。寶塔摩空。松竹麋鹿。不似人間。就是佛域仙都。到了大殿前。瞻拜了丈六金身的菩薩。各人隨心還願。梅心蓮淨一行念得梁王寶懺。回向拜佛。月娘念得報恩經。七日方了。和這衆香客合伴東歸。隨着河南的大會人多。一路好行。次日出了海。搭小船到了臨安。另賃浪船

埋伏

過江。由揚州起旱。此時山東大亂。不便孤行。到湖心寺裡。拜別玉樓。母子好回鄉。玉樓接着月娘。見有孝哥。大家哭了一回。想起自己沒兒。他鄉不便久住。把兩口棺木寄葬於寺前。隨着月娘母子回清河縣來。正是。舊時王謝堂前燕。秋來還作一雙飛。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張」原作「悵」，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❷「日」原作「口」，據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證入品

第六十二回　活閻羅判盡前身　死神仙算知來世

詩曰。

纔說佛仙非佛仙。　佛仙平等亦同然。
直須抖擻現前事。　便可超騰未了緣。
淨土不空終墮劫。　修羅無欲即生天。
還從因果虛無處。　問取如來大法船。

這一回重結感應篇。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四句分

明是閻羅老子判官的刑書。九霄玉帝頒行的誥命。現如今人王菩薩聖明皇帝勸善懲惡的鐵板律令。又說那人身上三魂七魄。日向竈君北斗。五嶽三臺。告人善惡。時刻不爽的。因何這些衆生。明明對着天地鬼神。風雨雷電。多有行那虧心昧己瞞天殺人的事。偏是聰明人不信天理。❶偏是讀書人不信鬼神。縱然信得幾分。說幾句順口好聽的話。他心裡疑障更多。惡膽更狠。也只爲這因果二字有疏有漏。感應中間半假半眞。未免灰了忠義的心腸。長了些奸雄的膽力。且就把這五十九回秦檜殺岳武穆一案說起。自古來。忠臣賢將遭讒受屈。不知死了多少。如何單表一個岳飛。不知這盛世的君臣。和這衰微的君臣不同。到宋家徽欽失國以後。康王南奔。李綱趙鼎張浚宗澤一班兒文臣。种師道死後。張俊劉光世吳璘吳玠劉琦韓世忠一班兒武將。那個不是爲國的忠臣。只有岳飛。起身行伍。却是純孝純忠。一個全德的男子。卽

如身爲大將。徒步千里。送母喪還鄉。這是孝處。師喪多年。逢時往祭。在墓邊埋了酒肉。射箭而返。這是弟處。南渡以來。同子岳雲。家將牛臯張憲等。屢敗金人。孤軍深入。直至朱仙鎭。修陵設祭。豈不是宋朝第一個忠臣。昔日韓白能將不能戰。關張能戰不能謀。又說絳灌無文。隋陸不武。有全人未必有全才。有全才未必有全德。岳武穆一片赤心。却兼了韓白關張的謀勇。上馬殺賊下馬草檄的文學。看來不止宋朝。就是漢唐以來名將。似這岳武穆的才品也是少的了。豈不是天付他一段英雄力量。又與他一副聖賢的肝膽。所謂善人天必佑之。正是這等人。從朱仙鎭大勝金人。奉詔班師。不曾賞功陞爵。秦檜造出一件寃誣。指忠作佞。以直爲曲。把一家父子家將功臣。駢誅於市。替金人報仇。家私籍沒。妻孥遠徙。以這等誣陷忠良。眞是天地所不容。日月所不照。一個高宗皇帝。如癡如聾。全不敢問。一似吃了秦檜的蒙漢藥一般。難道天上

的玉帝和地下的閻君。掌管善惡生死消長輪廻。三臺北斗紀人功罪。也都畏懼秦檜的勢力不成。按通鑑綱目。武穆死後。秦檜封了王。共在相位十九年。高宗拱手。進退百官。由檜一人。四方之奉。先到秦府。纔到朝廷。也就享了一代君王之福。高宗不過充位。漸漸勢成。就有篡位光景。到了紹興二十八年。還要加九錫。三學生員獻秦城王氣詩。比董卓王莽尤甚。却終於正寢。高宗葬以王禮。分明是五福全享。壽終永命。把這一部感應篇和佛法陰曹。豈不一筆抹倒。又說甚麼福善禍淫。怪得小人不肯全信因果二字。今日做書的要遵奉感應篇做一部小說勸世。如何到此不翻駁一番。依這佛經因果。三教的聖人。都是一般說話。偏是到秦檜殺岳飛一案。全不明白。難道昊天上帝和閻羅地主。豈是個沒有主宰的。又道是殺盜淫妄。算得絲毫不爽。就是雞兒魚兒殺多了。也要還他。心裡口裡害人。也要記他。暗室虧心。倒不肯饒。白日殺人。

反不去問。等到他行盡惡。殺盡人。死到陰司沒人見的所在。纔去算他的後帳。那受害的好人。已不可再生。那受刑的惡人。誰得親見。且休說是杳冥幽遠。就是實實有此冥刑。那君子到底是先吃了虧。惡人到底是後受了報。也便宜了他生前的享用。落得做好人現在淒涼。天地鬼神。既要勸善懲惡。豈是凡人測度的。斷沒有這等裝聾推癡。和死人纔算帳的理。如今講因果不來。就要說到前世的寃業。一似大海尋針。沒影處談空。或是說他來世的罪報。又是隔靴撓癢。終不得個暢快。那鐵鑄的秦檜。石敲的到底是鐵。青史上的鄂王。枉殺的畢竟是殺。要論凡人的智量。原是不能測天的。畢竟上帝的刑賞。再沒有錯的。或者是宋朝大劫。不許他恢復。或者是金朝數旺。不許他剪滅。這是文人講理不來。多將劫數二字遮掩。已與因果不合。還有一件可疑的。枉殺寃魂。古今多有顯報。那彭生變豕。如意爲祟。匹夫尙爲厲鬼報寃。死婦還要啣

索追命。休說岳武穆一個堂堂烈烈少年的英雄。牛臯張憲一班同死的忠鬼。就不能上天告狀。入地伸寃。纏也來纏死了秦檜。叫他見神見鬼。那容他活到十年。因甚麽一死之後。杳無靈應。倒把個義士施全氣憤不過。伏劍刺秦檜不中而死。眞乃亘古不報之仇。陰陽不明之案。這是天下人心至今不平的事。不題。單表蘇州府太倉州有一個秀才的兒子。因夫婦吃齋無子。在佛前祈來的。起名佛舍。幼年胎素。不吃葷酒。到了十八歲進學。爲人忠誠樸直。從不會打誑語。忽一日得了一夢。是玉帝勑旨。召他爲第五殿閻羅。限百日爲滿。從六月十四日起。在他家堂前。半夜陞堂。鬼判對審。不見人聲。只聞得佛舍判斷公事。各樣刑具。堂前一片聲響。却不見迹。徐秀才驚得夫婦起來悄聽。俱是佛舍說話。却看佛舍在房裡正睡。因此異事。明日叫佛舍細問。纔說每夜做閻王斷事。全不記得甚麽言語。徐秀才驚懼。將佛舍遷入寺中。傳得滿城朋

友都知。每夜有秀才們悄悄來聽審獄。伏在壁後。取紙筆暗記。只聽得佛舍一人言語。及至鬼來對簿。却寂不聞聲。只好聽這佛舍的斷詞。想出那鬼犯的話來。因此記了四十二案。刊行勸世。名曰活閻羅公案。有一等不忠不孝。欺人害物。邪淫貪暴。或是官吏小民。僧尼婦女。生前的積惡。不差分毫。遍受毒楚異刑。俱是陽世不曾聞見的刑獄。有等忠孝廉節。持齋敬佛。布施放生。正人君子。仁人清官。王必拈香下拜。敬禮賜坐。自稱爲小子。各案不能盡載。錄其大者於後。

第一案。　殷威。山西太原人。　起來。　你廿四歲陽壽就該絕了。怎麼活到八十有九。　嗄。你二十四歲上。曾行好事麼。

十二月十八日施粥。　拾地上米一萬九千六百五十九粒。　設牢。　平時又齋僧。　放生。　布施。　供養西方聖人。

還有麼。　可共是八十五節。　取椅過來。　我自然與你

申奏。

第二案。堯田都。李氏。不必言。你是黑膽人。取他的斛嘎。稱嘎。斗嘎。來較一較。先把他稱兒較起來。十九兩爲一斤麼。取那斗上來。十一升爲一斗麼。取斛來。五十五升爲一斛麼。取那等子上來。九分七厘爲一錢麼。快説。妒忌嫉賢。先去了他的雙指。把指兒煮起來。把他的舌兒取出來。剖心。誰喚你作那些狠事。把心取出來。發於酆都。

第三案。戴忠。倚官滅法焚經事。魚鱗剮。發於北無間。

第四案。董氏。守節行孝事。你夫死時二十二歲麼。足不出閨門。又減了衣食行孝。節孝兩全。可謂女中丈夫。依你所爲。來世當爲宰相。取椅過來。請坐。你要往生淨土麼。

這却不能。必要眞實工夫的。隨我面地藏菩薩去。
第五案。潘法聖。不孝不廉不義事。鬼判。算起來。大小
有惡一千八節。善心有九十五節。你有誓在前。取腦
箍來。把紅鐵杵刺他心。去舌。灌烊銅汁。挫去膝蓋。
發上下火徹獄。
第六案。黎寬。假宦害人事。奴才。你是姚宦家人麼。詐
害了幾家。九家。開膛。發入釘身獄。
第七案。楊氏。應天府人。大善士。請上坐。建放生池。打
銃的都化轉來。這是大功德。又簡藏。往生咒持了一百
萬。這是大菩薩了。取香來我拜。弟子親送西方。
第八案。李長源。貪官害衆事。你是某年中進士麼。既然
爲官。必該有利國利民的事。還要遮掩。你要寃家對面纔

說麽。俱帶上來。這一班可是得了銀子陷害的麽。你手錄的招稿俱在這裡。焚起香❷來看氣。氣有九種。青黃白黑。黃白上怎❸麽又黑了。眞是不忠不孝虐民惡官。將功❹折罪。也折不了許多。取鐵杵來釘心。從腦門上打。誰叫你作的。發於砍骨獄。

第九案。洪制之。屠户受報事。宰了五百零七口。取鐵叉來。也在喉嚨裡叉進去。也要打氣。頭也剖開。手足五臟也都取出。發在油鍋鐵臼墨繩獄。

第十案。陸世廉。雲南景東人。念佛生西事。請上面坐一生淫殺盜妄。並未受戒。怎麽到此地位。只有念佛。念到天花亂墜。天地山川都不見了。便是大悟徹了。自然往生極樂。童子綵女。都送陸善人去。

十一案。王氏。娼婦爲善事。你爲善時。可斷淫心麼。取流水簿來我查。有善我自然饒你。不必巧言。你曾題七佛讚。吃五淨肉。曾造大士像。娼婦斷了淫心。倒也虧你。依你三十歲前該下油鍋。幸得善惡相准。免了。止好做無罪鬼。趕下去罷。

十二案。僧人陸粱。貪圖名利事。既出家要離苦海。因何專求名利。人家的供養。粒米難消。你看卯簿。没得説。發餓鬼獄。

十三案。華善士。請坐。一生持彌陀經麼。還受十八戒。又是俗家。不是僧人。如何持得。這也是大手段了。敬老慈幼。休説能行得。就是常存此心。也是好的。小鬼。備幡吹手。送與西雲亭去。

十四案。淨忘老禪師。請坐。平生行甚麼工夫。直念。怎麼樣境界。才萬緣俱斷。流轉生死。總是一個不忍。所謂徑路修行。只是念阿彌陀佛。

十五案。倪匡。不要跪。你有好處。你足不履地。必有奇事。你是寫狀的。原來專好解人寃結。原是無子。所以晚年有子。不叫做寫狀。是度人濟人了。你的功該爲善士。

十六案。薛士榮。牛方。陶世龍。你跪上來。他兩個詐你銀子不得。就告到官。官是那一個。是吳忠。吳忠是死了的了。快喚來對證。你是問過罪的贓官。當初要他多少銀子。一百五十兩麼。你前任的罪還沒結。只這件事發在鐵窟獄。打一百。牛方等發太山府。去了手。活受罪。

十七案。顏青。山東登州黃縣知縣。你修誌。如何漏了烈

女林氏。善善惡惡。聖人修春秋。不過如此。建萬民倉。這功是不磨的。取椅來。請坐。不妨。使令郎續上林氏。❺你原非有心。三日前上帝有詔。請足下明日同往。

十八案。秀才孔爾嘉。起來。三教曾涉獵麼。説一個涉字。就是不能深入了。這也不管。只看你一生所爲。任你博古通今。不能明心見性。總屬虛妄。不要自誇。我這裡都有證佐。你還記得到三清殿。揖也不作一個。跳在供桌上坐麼。一部易經。扯來展(搌)桌子。可記得麼。這樣人要離生死。可笑。不要怕。也有善事在這裡。可以准的。算起來。功罪相准。還生於人道。去罷。

十九案。都氏。你是個賤人。還説甚麼。毀謗三寶。干犯天地。不敬公婆。毀罵丈夫。輕賤五穀。鞭撻奴僕。殺害生靈。你都

怕人

占了。小鬼。把簿子與他看。　婦人中有你這樣惡人。　先把眼耳鼻舌去了才梟首。　小鬼轉來。開膛。柳葉剮。　再吹轉來。下油鍋。發於酆都。

二十案。　劉太。你是宋宦的家人麼。　因何索帳不還。就逼殺他的兒子。　自然要償命的。　他父親受氣不過。煮殺兒子。也是有罪的。免不了你還他命。　也去下油鍋。　你倚仗宦勢。罪坐家主。宋鄉宦二子。也要償了這孩子命的。　鄉宦有你這樣家人。那知罪坐於他。下去。

二十一案。　雷大。你是個書手麼。　難道你是個内書。我就讓你些。國王到此。也不饒他。　實説。假牌簽了許多。錢糧偷了幾項。　如今百姓受官府詐害也夠了。你又詐他。　先剉了指。　把眼剜了。我怪你會瞞官。發於黑暗地獄。

二十二案。臧志道。施茶。放生。施燈。羽族放了二千七十九。水族放了一百五萬七十七命。又跪誦彌陀經三千卷。這也難得。在家持五戒。非大手眼不能。常發三種心。慈悲心。戒定心。救一切心。這是上品生的。弟子要拜送。叫畫工留下像。

二十三❻案。高進忠。你做的好官。那鬼判取簿來。他自己看。一件件可記得不差麼。你打死的對頭。都在這裡。發於風刀獄。一件件去受去。

徐佛舍秀才從六月十四起。在寺中夜夜做閻羅審決鬼犯。這些小膽的人。有走開的。有不信鬼神的。說是妖妄不祥的。有一等好奇喜怪敬信佛法的人。俱到夜裡來聽鬼話。一件件衆人記在紙上。內有一生員姓張名直古。平日極不信因果。只說鬼神是有的。原無銖銖較量善惡。

也是正論

一毫不爽的理。三教聖人不過勸人行善。自待他福來。決不可因這些齋公和尚說得天堂地獄恁般活現。就有許多不公的斷案出來。因此自來問道徐佛舍。說這因果不公的事。盜跖殺人。活到八十歲。吃了一世人的心肝。善終了。顏回大賢。得了聖道。只享了簞食瓢飲。三十二歲而夭。季氏富過魯君。不過是個權臣。原憲孔門廉士。饑寒一世。這是壽夭貧富不公的了。即如古來忠臣烈士。定是殺身成仁。俗子鄙夫。多有苟免享福的。就將本朝岳飛被秦檜謀殺。他却享了十九年宰相。封王。終於正寢。若論福善禍淫。盜跖該死在顏子之前。降祥降殃。岳元帥該享秦檜之福。豈不是功罪曲直有些顛倒。鬼神佛法天道茫茫。我孔聖人只說個敬鬼神而遠之。分明是不叫人信因果二字。既然你代閻羅問事。何不將秦檜一案細細明白。使天下人知此大寃。徐佛舍說。我夜間言語。如夢一般。不能記憶。既然如此。你可寫秦檜一案來。到夜裡我

問鬼判。必然有說。這張直古是個狂生。果然將岳飛屈死。秦檜善終。細細申求報應不明之故。寫一長篇。送在徐佛舍袖中。以備夜審。到了夜裡。張直古也隨着衆人藏在寺裡。三更後看閻羅斷事。衆人倒替張直古懷着鬼胎。不知活閻羅如何斷決。不題。徐佛舍收了張直古手本。心中記得明白。也要決疑。果然到了半夜。依舊打點陞堂。鬼判衆人羅列於堂下。審了幾起事。下獄的。面決的。也有類報的。偏是把手本忘了。到四更退堂之時。摸了一把。袖子裡有一手本。忽然想起白日所言。即將手本取出。遞與鬼判。說。此案善惡報應不明。如何決斷。鬼判跪稟道。此乃宋朝第一大案。此案乃上帝玉詔。在地藏王菩薩處。不經陰司斷遣。只有秦檜死後。纔發來問罪。因係帝王劫運與本人命數。不在衆生小民數內。非一世的因果。俱在地藏王處收掌。只得向地藏王處討將周天劫數大冊來。才得明白。鬼判去不多時。只見兩個小鬼擡將一扛冊

卷來。上寫元會劫運册。周天因果册。每一部册約有千餘本。俱是黃綾赤印。包裹得整齊。有四方幅大。閻羅即下殿焚香跪接。取將來。向南拜了。展開是中元南贍部州大宋一案。

趙匡胤僞受周禪一案。

趙匡美燭影搖紅一案。

太子德昭自刎一案。

妄造天書崇邪違道一案。

趙桓父子失國北遷一案。

南宋德昭嗣立一案。

崖州寡婦孤兒一案。

每一案中。分註死難諸臣在下。俱有本人前身寃債。或應自縊自刎被殺等案。只有岳飛在南宋嗣立一案。查得金粘罕係趙太祖托生。金兀

朮係德昭托生。報杜斧之仇。金主買係柴世宗托生。取徽欽北去。報陳橋奪位。高宗係錢鏐王托生。一傳絕嗣。應立德昭之後。以報太祖公傳金縢之約。秦檜係周世宗死節忠臣韓通一轉。因報太祖僞奪周禪。故來亂宋天下。岳飛父子張憲牛皐等。俱係當日陳橋兵變。捧戴太祖以黃袍加身衆將。因此與秦檜原係夙寃。以致殺身相償。總因大劫在宋。上帝命偏安江南。續趙太祖之後。不許恢復一統。岳飛雖係忠臣。却是逆天的君子。秦檜雖係奸相。却是順天的小人。忠臣反在劫中。小人反在劫外。岳飛雖死。即時證位天神。頂了關壽亭之缺。做上帝的四帥。秦檜雖得善終。却墮了地獄。世受阿鼻之苦。至今不得轉世。依舊因果毫髮不爽。只因元會輪迴大冊。千年一大輪。五百年一小輪。係歷代治亂劫數。上帝與地藏王掌管。不屬閻羅發放。因此在劫數的忠臣。謂之以道殉身。與佛菩薩一樣。不係鬼使勾提。多有不入陰司直陞上界的。此

非做書人妄意強解。總因那一段浩然之氣。至大至剛。縱然斷頭截體。如何沮得正直的元神。所以講仙佛的。多有以兵解而成聖道者。即是此理。如今泰山酆都城添了速報司。閻君是岳武穆。管此不平的報應。可見感應一道。不是俗人眼前因果。反落下乘。閻羅查歷已畢。鬼判念得分明。張直古聽了。才知輪廻大劫。不與常人百年因果相同。猛然了悟。只見地藏王使了一對仙童。捧了一卷金剛經到。說衆生下根小乘。妄執因果爲善惡報應。反墮愚闇。不知因果二字從華嚴經講說。以修證爲因。得道爲果。凡人因善求福。因惡得禍。只了得善惡二字。還有人相我相。畢竟貪嗔未化。今將金剛經一解。自然忘了阿羅漢斯陀含因果。才進得佛法因果。

金剛經

須菩提忍辱波羅密。如來說非忍辱波羅密。即名忍辱波羅

密。何以故。須菩提。如來昔爲歌利王割截身體。我於爾時無
我相。無人相。無衆生相。無壽者相。何以故。我於往昔節節支
解時。若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應生瞋恨。又念過去五
百世作忍辱仙人。於爾所世。已無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

當初如來在歌利王國講說佛法。被國王聽信邪言。將如來支解而死。彼時如來不知痛楚。不知怨恨。才證得個忍辱法門。成無上道。今日從因果處講了感應。又進一層說。無因果處正是因果。無感應處正是感應。世人定然不信。但看今日岳武穆的忠名。千古同尊。秦檜的惡身。人人誅擊。也就是報應了。要從善惡二字完了人道。又從忘善忘惡完了天道。就是成仙成佛。從此無色相處化去。自然可以獨往獨來。前知前覺。只因忘了我相。便能入化。既然入化。便得通神。再講一段仙家因果。一脈相傳。在五百年前的精氣。如投胎合體一般。豈不奇怪。當初東漢

年間。遼東三韓地方。有一邑名鶴野縣。出了一個神仙。在華表莊。名丁令威。學道雲遊在外。久不回鄉。到了晉末。南北朝大亂。遼東爲烏桓所據。殺亡大半。人烟稀少。忽然華表石柱上。有三丈餘高。落下一隻朱頂雪衣的仙鶴來。終日不去。引得左近人民去觀看。他也不飛不起。那些俗子村夫。還將磚石弓矢去傷他的。他安然不動。那磚石弓矢也不能近他。人人敬他是仙人托化。來此度人。果然到了八月中秋半夜子時。長唳一聲。化一道人。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塚纍纍。向街頭大叫說。五百年後。我在西湖坐化。後來南宋孝宗末年。臨安西湖有一匠人善於鍛鐵。自稱爲丁野鶴。棄家修行。至六十三歲。向吳山頂上結一草庵。自稱紫陽道人。庵門外有一鐵鶴。時有羣兒相戲。說誰能使鐵鶴飛去。就是神仙。只見丁道人從旁說。我要騎他上天。等我叫他先飛。我自騎去。因將手一揮。那鐵鶴即

時起舞。空中廻旋不去。丁道人却向庵中沐浴已畢。留詩曰。懶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順逆兩相忘。虛空鎮常寂。書畢。盤足而化。羣兒見丁道人騎鶴過江去了。至今紫陽庵有丁仙遺身塑像。又留下遺言說。五百年後又有一人。名丁野鶴。是我後身。來此相訪。後至明末。果有東海一人。名姓相同。來此罷官而去。自稱紫陽道人。未知是否。且聽下回分解。

詩曰。

坐見前身與後身。身身相見已成塵。
亦知華表空留語。何待西湖始問津。
丁固松風終是夢。令威鶴背未爲眞。
還如葛井尋圓澤。五百年來共一人。

校記

❶「理」字原漫漶，據影抄本補。

❷「香」字原漫漶，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❸「上怎」二字原漫漶，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❹「將功」二字原漫漶，據影抄本、務本堂本補。

❺「林氏」原作「杜氏」，據上文及影抄本、務本堂本改。

❻「二十三」原作「三十三」，據務本堂本改。

此回收全部之案

續金瓶梅後集（卷十二）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莊嚴品

第六十三回　玳員外修塔開金藏　空大師奉母上蓮臺

詩曰。

三十二相遍圓通。五百由旬過化城。
一粒粟中藏世界。大千海裡轉光明。
黄金滿地隨時現。白玉爲臺踏步行。
嚼破虛空還色相。不知無滅亦無生。

却說月娘了空辭別雪澗禪師。母子玳安小玉和老師姑出海。同這一

應前

此非閒話言金人之報

起東京進香女眷。到了淮上分別。因去辭別玉樓。玉樓也要回山東。聞知山東路上大亂。盜賊太多。婦女不敢獨行。又搭了一個河南客船。從徐州起岸上汴梁。纔回清河縣。那時金朝與南宋講和。因此南北通行。無人盤詰。玉樓把淮安宅地典賣。葬了公公丈夫。痛哭一場。別了老師姑。和月娘上山東路上。不消化齋。走了半月。到得汴京。正是金主亮登極。粘沒喝兀朮太子久已死了。燕京大亂。金主亮大殺宗室。將他伯叔兄弟姊妹姑姪盡行姦亂。因此中外離心。大臣反叛。金主酗淫異常。要來汴京修造行宮。不日南侵淮上。造船千隻。東昌臨清一帶河路亂成一塊。這月娘不敢回鄉。只得同玉樓賃個小房。在東京住下。在那汴河西沿燒的大覺寺傍邊。靠西一帶空園。幾間大瓦房。都燒了一半。多少幾個窮兵住着。外面門上寫一帖。是內有閒房賃住。不爭房價。玳安了空看了道。如今大娘出家。和三娘小玉住在一個屋裡。你我是一僧一

財神

道。路上行走還怕人盤問。這個京城如何好一處同住。不如尋個閒房。咱兩人安身。白日在外化齋。夜間同宿。這個破房子寫着不爭房價。一月給他三四百錢。住不上兩個月回清河去了。了空道。說得有理。問了問住房的。道是幾間官房子。沒有正主。閒了二三年。不拘多少。你們出家人有甚貴賤。只是一件。房子破了。裡邊磚石門窗還多。不可作踐。又有些古怪。夜裡丟磚弄瓦的。不甚安靜。你但不驚恐。儘你住幾年。房錢不消論。玳安道。且講一月三百銅錢罷。衆兵道。隨便罷。不消講。說畢。玳安了空去稟知月娘。俺在河西沿幾間破房住下。各人取便。來往看問。倒也不遠。月娘點了點頭道。隨你們便罷。說着。各人去了。玳安買了一把鎖。將他和了空的破衲綴扁拐蒲團。一套兒行脚衣裝。鎖在一間破樓底下。白日了空往城裡化齋。玳安在巷口打坐。時常照管月娘屋裡薪水。玉樓的家資漸漸的消乏。月娘的首飾久已費盡。只一個了空化

夢夢都非夢

齋在外。那得養五六口人。月娘玉樓也常使小玉在街上攬些女工。多少換錢糊口。却說玳安一日在破樓下睡着。夢見西門慶進門來。披頭散髮。手拿着一個金磚。送與玳安。道。我東牆下有四窖金磚留下。等你和孝哥。你只在這古井傍青石下。看有火起處找去。玳安醒了。聽聽。正打四更。叫了空幾聲。全不答應。原來了空做夢。到了清河縣毘盧庵。築起一座七寶塔來。都是黃金。安上舍利。放出佛光。把山門都罩了。忽然驚覺。玳安叫他。說他的夢。了空也說他的夢。兩夢相合。不知主何事。玳安起來撒尿。只見東牆根下起來一塊火。其色非紅非青。半黃半綠。遶着牆脚往地下去了。玳安道。此事甚奇。正應夢中言語。叫起了空來。照着火起處細找。原來一塊石板壓着井口。塌了半邊。玳安使扁拐一試。全然無水。離地有八尺多深。一層層石磴下去。內堆滿金磚元寶。不計其數。但見。

照應沈越埋金

井通四面。石壓三層。金磚上黑漆光明。元寶上印文鐫就。不數鄧通之金穴。何用猗頓之銅山。有財無命。原從奸巧積將來。易散難消。偏向好人揮不去。大福神財星助旺。守財虜孽帳隨身。莫將郿塢鬬豪華。好向給孤修佛地。

玳安取出一錠金磚來。俱是黑漆裹就。褪出金色。每錠元寶有兩行大字。是沈越家財。天賜忠義。八個大字刻在上邊。計四井相通。每井有一丈餘深。不止百萬。了空說。此乃無故之金。不可輕取。留下一錠。依舊用石板埋了。在亂磚破牆之下。多年古井。誰人來理。到了次夜。玳安又夢西門慶來說。此乃我家舊物。留此等你多時。取回去做些佛事超度我也好。天與你的。如何辭得。醒來時。玳安和了空說知。這些金銀如何取得去。多少取些來。回家替爹做些善事。也見他的靈應。但此金磚如何敢去賣。遇着公人盤詰。惹出禍來。次日悄悄報與月娘得知。誆得個月

照應

思路奇絕

娘面如土色。道。玳安。你不記得當初來安因金子險不把我母子喪命。快快送回去。今日大家修行。受了南海菩薩的戒律。還起貪心。把玳安喝回去了。也是天理人情報應不爽。玳安將金磚藏在搭膊內。出得門來。見了一個人騎着白馬。兵官打扮。走來看看玳安。道。你不是西門老爹家玳安。如何在這裡。擡頭一看。但見這個人。

稀稀幾路白鬚。淡淡一方老臉。窄袖箭衣。久在金營稱幕客。皂靴纓帽。還存師相舊家風。有緣歧路遇恩知。無限離情悲故舊。

你道此人是誰。原來是翟雲峯。一向東京投在金撻室家營裡。做個書辦官。今年已六十歲了。還認得玳安是西門慶家人。馬上問道。你如何做了道士。也不到我家看看。快隨我來。玳安正帶着金子。沒法擺佈。見了翟大爺是通家恩人。如何不喜。說道。小的忘了大爺的宅子。正找不

乖覺可敬

見。隨大爺家去磕頭罷。跟在馬後。不一時。到雲峯門首。下了馬。玳安隨進去。磕了四個頭。站在一邊。雲峯便問。你奶奶好麼。幾時找見你家哥哥。如今在那裡。玳安把月娘從東京去。上了淮安。不得回鄉。孝哥做了和尚。月娘已出了家。今年在南海纔得母子相逢。如今在這西河邊暫住。小的因家主不見。也找了十年纔遇在一處。雲峯聽說。嘆道。這等一家財主。不料人亡家破。子母分離。到了這等流落處。如今也少有你這樣家人。叫人快安排酒飯給玳安吃。玳安道。小的也吃了長齋。久不吃酒了。倒有一件事和大爺商議。不可使外人聽。雲峯忙把手下家奴趕開。兩人在廳上悄悄言語。好個玳安。他不肯說這金子的原因。只道。這幾年家產淨盡。片瓦不存。只有當初主人藏下的一個金磚。如今要賣了。回清河縣去。贖出賣的宅產來。給孝哥度日。正然沒處去賣。遇着大爺。就是當初主人一樣。把這個金子賣了。打發他母子還鄉。也是大爺

和家主相好一場。足見死生不變其心。說畢。向搭膊底下取出一錠金磚。雖然漆過。兩傍金色光發。十分好看。雲峯將金磚接來。道。可見是大家。在外流落十年。還有此物。你大娘怎麼收得這樣緊密。取天平一對。足有四十八兩。雲峯道。這樣亂世。也不便去賣。我兌四百兩銀子與你罷。玳安道。大爺分付。有甚麼多少。這還多費了大爺的。即時叫玳安吃了飯。忙叫家下去接西門大娘去。翟雲峯夫人又是個好人。從那年別了月娘。至今十載。聽得月娘到京。恨不得一時相見。問了玳安。知有玉樓都在一搭。連慌擡了三頂轎子。使丫鬟蓮香領着。到了寓所。把月娘玉樓小玉一齊請將來家。又使管家請將孝哥來。蜜食素菜。裡外擺了兩三桌。吃了三日不放。月娘急要辭回。雲峯道。如今有上臨清解米的回船。起一路官批。既是我的親眷。再不消費事。送恁去罷。不二日。兌出四百兩銀子。月娘還不肯受。爭奈一路盤費了玉樓許多銀子。回家又

照應

沒路費。玳安勸着。只得收了。次日登舟。一家人口上船。不消半月。到了清河縣。在毘盧庵住下。雪澗禪師早已先在庵上。修得山門大殿禪堂配殿。一進五六層。內外有五六十僧衆。掛了接衆的磬板。似大叢林裡規矩。月娘暫在後方丈獨宿一宵。早有王姑子知道。請在王杏庵家新捨的尼庵暫住。明日。玳安到城裡舊宅子一看。倒得只落得一座高房。前樓和花園翡翠軒。俱拆成一片平地。也沒牆垣。做了個大路往來人屙屎的去處。問了傍人。已換了三個主子。張監生尙舉人死了。賣與劉學官公子劉進士。招人住着。通沒修理。玳安走到劉進士家。正遇在家。進去見了。說主母相公一向在外。回來要贖這舊宅居住。劉進士父子乃天理人家。又係舊交。即查原契是三百五十金。情願許贖。就少些也不妨。日後補完。玳安謝了回來。稟知月娘。將前日雲峯的銀子取出。一天平兌了三百兩。待搬過去再完。原來玳安心裡記得。當初沈乞兒討

活像

飯。西門慶托夢一項銀子。久埋在高房上。取出來可以完事。劉進士收了銀子。玳安請月娘玉樓過獅子街舊宅來。月娘不肯。道。等收拾完了。過去不遲。使小玉玳安先上宅子裡支鍋盤炕去訖。到了半夜。玳安叫小玉起來點燈。我這門坎下有一窖銀子。是我當初埋下的。小玉不信。道。天生扯謊的精。有銀子你還等到今日哩。不知幾時拿去另尋老婆了。玳安道。你跟我來。小玉手提着❶燈。把前後門關了。玳安纔使鐵釘一剜。取起大方磚來。那有當初埋的銀子。只叫得苦。想是被人掘去了。取將鐵鍬來用刀一劃。只見撲通一聲。是一個大井口。把玳安吊下去。有三尺深。都是金磚元寶。一層層排滿。取出一錠來。八個大字。即是汴梁所埋之物。夫婦二人纔向天拜謝。說天賜財神。情願捨了修塔建寺。依舊掩埋了。不題。到了次日。叫將土工來。把花園翡翠軒一帶分爲兩院。做一觀音庵。另造起檀香像來。請月娘玉樓過來住。賁四家兩口聞

亂世如此纔安

得月娘回來。買禮來看。隔了十年。都老了。時常做伴。問道老馮死了。月娘別招了兩個貧婆做飯服事。玳安取了幾箇白藍布來。換了月娘玉樓的衣服。自己買個驢兒。也換了一件布道袍。常到毘盧庵看了空。聽些佛法。叫將賁四來。把獅子街舊典當鋪開起。油漆得一時斬（嶄）新。一縣親友聞得西門官人母子回家。又贖回宅產。修理一新。不知家裡還有多少銀子。纔取出來用。就有李智黃四等一班兒來行賀。引誘玳安做些生意。玳安俱辭了去。却上東京謝了翟雲峯一分大禮。雲峯說。你家沒有主子。寡婦孤兒又都出了家。這亂世如何支得住。還該做個小小前程。撐持門面。因此叫他納了一百二十兩銀子。在東京錦衣衛裡做個旗牌官。還頂着西門大官人的缺。只不管事。因此玳安隨了姓。滿縣人敬他忠義。又有家事。都呼爲小西門大官人。從此度起日月。富倍於前。又修起西門慶的墳墓。那日。和月娘玉樓孝哥王姑子小玉。

細參

原是自家故物

隨着一同上墳。回到毘盧庵來參雪澗長老。月娘說起當初曾捨一百八顆明珠在這裡。薛姑子死了。寺上兩遭了火。不知落在誰手裡。雪澗禪師大笑道。珠子倒也有。可惜連我一件衲衣偷去了。了空看着雪澗又笑道。有了珠子。就有了衣。有了衣。也就有了珠子。只在眼前。不消尋覔。說畢話。取出一件破補衲綴來。道。可是老師父的衣麼。雪澗長老道。正是了。接過衣來。用手一捏。那縫的襯布兒依舊完全。上面却添了一個金針。長老拔起金針。抽出一個黃袋來。一百八顆明珠溜亮光圓。遞與月娘。低頭一看。正是自家故物。詩曰。

珠從罔象於何求。不是明人莫暗投。
赤水歸來還獨照。牟尼頂上起重樓。

又。

趙州八十猶行脚。須信心頭未了然。

及至得珠無一事。始知虛費草鞋錢。

月娘看珠已畢。忙把金針取看。不似人間銅鐵。只見金光明亮。照得一殿都是佛影。了空細說是南海婆婆送我縫衣的。纔知是菩薩的顯應。將這針和珠依舊送與長老。叫了空收在身邊。月娘想了想。道。想我有個願力。了空你可成此孝心。日後化出錢糧來。寺後修一座七層寶塔。安放金針珠子。供養爲舍利之塔。可惜我們年老。不能成此願力。將此功德留與你做罷。長老向月娘道。佛法願力。不是輕口許的。凡有願力。一世不完。來世苦修。纔得圓滿的。七層寶塔乃數萬金銀的布施。淸河縣一個小小地方。如何滿得這願。一言未畢。只見小西門員外玳安。向長老月娘前跪下說。此塔不難。我替母親孝哥完結此願罷。長老大驚道。你一人如何有這等福力。玳員外因把天賜黃金的事說了一遍。月娘纔知向來贖產興家。另立門戶。原來天報忠義之僕一段因果。玳安

出題

串揷奇快一折好戲

佳句何多

回家把寶藏取開。一面興工。在毘盧寺後築起七層高塔。層層是佛。安放金針明珠在上。塔成之日。金光夜現。遠近善信男女上千萬的人隨喜。俱道。玳安忠義。了空行孝。所以天賜黃金。完成佛事。那日。做了七晝夜道場將畢。忽然來了一枝人馬。前後紅旗。黃傘罩定一個年少將官。只有二十多歲。却是生得齊整。來到寺前。下馬便問道。可是淸河縣毘盧庵了空長老的禪林麼。了空慌忙迎出去。一見了空。將偏衫袖子扯住道。師兄。你好快活。撇得我在苦海。就不慈悲我了。月娘玉樓王姑子都躲避在後齋堂去了。只落得雪澗玳安都出迎來。你道這小將軍是誰。

鴛鴦帳裡談經伴。　龍虎巢中羅刹娘。
柳葉已拋珠勒馬。　梨花新棄綠沈鎗。
摩登不破阿難戒。　天女來登彌勒床。

阿閃國中還覓婿。　蜜成蜂老又尋香。

原來是淮西大寇李全寨中。梨花鎗楊夫人女兒。錦屏小姐。原招了空爲婿。兩人談經說法。不肯破戒。許下結件修行。因李全亡後。楊夫人投在大金麾下做了土官夫人。領他的兵馬鎮守淮西。如今夫人又死了。小姐將後事付與營將。却來找尋了空。今日纔得相見。了空迎上殿來。

此處老僧動火

只見這小將軍行了五體投地三參的禮。却與了空平拜了。纔和雪澗長老問訊。卸了戎裝。却是幅巾道袍。掛了一串數珠。一雙小小方頭禪履。雪澗長老甚是納悶。了空請進方丈。請出月娘一行人來相見。細說前因。纔知月娘是婆婆。這小將軍是乾媳婦兒。錦屏又拜了月娘兩拜。大家坐在一團。擺上齋來吃了。只見錦屏小姐喚家將捧出一盤金銀來。約有千兩。送與了空。助寺上功果。

此盜泉亦德水也

自己却將頭髮分開。跪在佛前。求月娘剃髮。長老大喜。原是有了法名。是了緣。與了空敘兄弟的。自己做

佛道在此

就一套禪衣僧帽。即時一個新比丘尼。滿口經典。久已受了菩薩戒。先拜佛像。後拜長老月娘。即時發遣營將人馬回淮上去了。從此在觀音堂與月娘作伴。晨昏焚誦。過了數年。玉樓不在了。葬在塋邊。月娘享年八十九歲。一日。喚將了空來。念了四句偈言。無病坐化。〔坐〕化之日。滿天瑞彩。一屋香雲。冉冉向空而去。偈曰。

八十九年夢。　天空月又來。
不圓也不缺。　夜夜照蓮臺。

了空自與玳安整理後事。謹遵遺言。不許回塋合葬。火化了。安龕在新塔下。做了七晝夜道場。那時雪澗長老辭回泰山去了。了空在寺裡住持十年。辭了玳安。也朝落伽。住在普陀岩紫竹庵裡。不回山東了。日後坐化成佛。錦屏却在觀音堂住十年。也回東海得道。毘盧庵做了禪林。高僧卓錫談經。俱是小西門玳員外管理。後來生子二人。世享富厚。夫

婦偕老。八十而終。這是天報忠義一家正果處。正是。歷遍恒沙。苦海有波皆淨土。隨緣寶刹。火池無地不蓮花。且聽下回分解。

校記

❶「手提着」三字原漫漶，據影抄本補。

紫陽道人　編
湖上釣史　評

證入品

第六十四回　三教同歸感應天　普世盡成極樂地

仙人馬湘詩。

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曆數變人心。
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自古今。
風動水光吞遠徼。雨添嵐氣沒高林。
秦皇漫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

這八句詩是仙人馬自然所作。太乙即是太極圖。生天生地。生人生物。

未有陰陽之前。不曾分破的胚胎。到了太極。分了兩儀。兩儀分了四象五行。爲生生化化之始。在天有了陰陽。在人有了善惡。在世有了治亂。在物有了胎卵濕化。漸漸澆漓剝落。那得還有無始。本來一點眞性。完得這個太乙的。就可成佛作聖。饒你參天贊地。也不過還他一個太乙。添不出一點色相。因此說。太乙初分何處尋。自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有了三才。原是個混沌世界。盤古時。這些人們蠢蠢癡癡。和魚鳥草木一般。不知春夏秋冬。也無憂愁煩惱。不識不知。隨生隨化。何等快樂。這昊天上帝恐這些人多了。生亂生淫。不免爭奪相殺。只得生出幾個聖人來。叫他做這人的頭領。一邊養他的生。一邊教他的禮。世界纔可以長久。生下燧人氏來。以飲食養他。生下有巢氏來。以房室安他。神龜現出八卦。龍馬獻出河圖。生下天皇地皇人皇三尊神聖。畫卦知道陰陽。嘗藥辨人生死。只有人皇是軒轅黃帝。他却制了衣服。有一位

娘娘名曰螺（嫘）母。教人養蠶。開了萬古衣裳。君臣上下章服。又能服牛乘馬。駕車作船。立了君臣上下。父子人倫。衣冠禮制。又聞得鳳鳴。使伶倫制了六律五音。奏起樂來。那時鳳凰麒麟百獸率舞。是何等太平世界。這是幾萬年的事。謂之上元曆數。當時沒有史官文字記其歲月。只說各活一萬八千歲。說了個盡數。到了堯舜禹湯。漸開了文明。治平了水土。有了文字禮樂。就有了是非賞罰。因此有了夏桀商紂無道之君。生出刀兵征伐來。湯滅了夏。周又滅了商。那文武周公一家聖人。又開了一等禮樂的制作。人心的機巧。比那三皇五帝時已自不同。況到了今日。遍歷了二十三朝。這是上元的曆數。將共到五千年。從開闢算來。共十二會。一會中該三十運。一運中該三十世。這是元會運世。算在皇極書內甚明白的。只是你我看書的人。間上元借不出這幾歲壽來。算算這本大帳。且在這百年以內。去較量天地的因果。也就是夏蟲

去講那冰。蜉蝣算那甲子。豈不一場好笑。因此說。空留曆數變人心。那盤古也是這個山川日月。今日也是這個山川日月。日月東西升沈不息。山川上下今古不改。只有這人心一日壞似一日。世事一朝不及一朝。那聖賢古道。淳厚風俗。又隨時而變。不知江河日下。到於何處。因此中間四句說。日月山川雖然如舊。那風雨飄淋。陵谷變遷。去那太乙開天之初。豈不是幾千萬里之遙。那末句說到人心貪毒不盡。爭強的就要一口吞盡須彌山。鬪智的要一心算到娑竭海。那肯留得下一點退步。那勢力雖強。心思雖巧。到底打不出這天地的輪迴。因此說。秦皇漫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天命人心。有個太乙爲之主宰。一切衆生貪淫盜殺。俱是無用的。這就是聖教的天命。佛的個空字。仙教的太極。今日講金瓶梅的感應結果。忽講入道學。豈不笑爲迂腐。不知這金瓶梅講了六十四回。從色字入門。就是太極圖中一點陰精。犯了貪淫盜

殺。就是個死機。到了廉靜寡欲。就是個生路。生處不在長生。只此尋常日用逍遙自在。不得罪於天地鬼神。自然享那清淨之福。說甚麼成佛成仙。死也不在輪廻。只此黑心爛肚。不是謀財害人。就是貪淫昧己。分明活現的地獄。却說是行樂。分明是害人的強盜。却說是時局。自然要罪滿災生。心勞力盡。不是落了王法。必然暗有天刑。又說甚麼三途六道。這一部續金瓶梅。替世人說法。做太上感應篇的註脚。就如點水蜻蜓。却不在蜻蜓上。又如莊子濠梁上觀魚。却意不在魚。纔說因果。要看到大乘佛法。並因果亦作下乘。纔說感應。要看到上聖修行。並感應也是妄想。纔是百尺竿頭進一步的道力。若論儒者的聖教。孔仲尼只講了個中庸。不曾說着輪廻。子路問事鬼神。只講了一個事人。眼見得盡了人事。五倫中沒有欠缺。並閻羅老子也是不怕的。南宮适說。禹稷躬耕爲善。子孫後世做了夏周的帝王。羿奡是兩個大惡人。一個有神射

之巧。能射九日並落。一個有拔山之力。能使陸地行船。豈不是一代的絕力。篡了夏太康的天下。後來羿爲寒浞逢蒙所殺。寒浞生下奡來。滅了夏后相。自爲天子。勇力絕倫。誰敢近他。只因夏后妃有一遺腹子少康。生在民間。後來興兵報仇。將寒浞奡盪舟誅滅。興復夏禹的天下。南宮适分明講一段因果。福善禍淫的報應。正與易經中積善必有餘慶。積惡必有餘殃相合。我夫子默而不答。不知是何主意。總因我夫子一部大易的道理。看得渾淪淪太極圖一般。善惡報應。不過太極圖中一點陰陽影字。如何盡得太極中變化。要依南宮适說來。就如龍逢比干一等君子。剖心斷首。死於非命。難道也是羿奡惡報。伯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難道不是禹稷一樣的聖人。因此夫子不答處。只說了個尙德君子。盡了人事。便是不得天下。人人也該做禹稷救世的聖人。便是免於刑誅。天下人也不該行那羿奡的奸惡。這是不講感應。却是大感應

此句通結六十四回

處。和如來所說金剛經一樣。內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所謂佛法即非佛法。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佛說。般若波羅密即非般若波羅密。非微塵是名微塵。非世界是名世界。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實相者即是非相。第一波羅密即非第一波羅密。所言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故名一切法。是法平等。無有高下。若人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須菩提。當知是經義不可思議。果報亦不可思議。看官總參。此處不宜着相講解。引諸導師語錄。重結上文。三教俱空。❶因果不宜執着處。

寶持禪師

悟心容易息心難。息得心源到處閒。斗轉星移天欲曉。白雲依舊覆青山。

本淨禪師

見聞知覺無障礙。聲音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常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觀自在。

又

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從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人見。扳緣兩頭走。心境兩相忘。因果於何受。

般若經

九類衆生。一身具足。隨造隨滅。故無明即是胎生。煩惱即是卵生。愛水浸淫即是濕生。妄起顛倒即是化生。一念心疑。便墮了地劫。一念心愛。便墮了水劫。一念心嗔。便墮了火劫。一念心喜。便墮了風劫。地水風火。隨人心轉。不在

於境。

三世諸佛。一身具足。能於心無心。便是過去佛。寂然不動。便是未來佛。隨機應物。便是現在佛。清淨無染。便是離垢佛。出入無礙。便是神通佛。到處優游。便是自在佛。一心不昧。便是光明佛。道念堅固。便是不壞佛。

看官聽講。原來一部佛法講的因果感應。只爲凡夫淫盜心勝。纔將陰陽報應勸化。若論三教聖人。原無人我死生色相。渾渾淪淪。空空洞洞。無死無生。又說甚麼因果。因此說。輪迴的胎卵濕化生。俱是生前現在的色相。並三世佛菩薩。也是我一念中具的全體。一切佛法禪機。可以盡掃。那得個閻羅老子鬼神地獄。還來比較善惡的。況那道家。不過從儒佛二教。性命雙修。不外此理。了得生死輪迴。纔能出有入無。與天地同壽。因此又將道教總結上文。

清淨經

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悟。惟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既無亦無。既無無亦無。湛然常寂。

陰符經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

玉樞經

道者。以誠而入。以默而守。以柔而用。用誠似愚。用默似訥。用柔似拙。

沖虛經

務外遊不如務內觀。外遊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

漢天師誥

虛無大道。清淨希夷。不染曰清。不動曰淨。不視曰希。不聽曰夷。勤此四者。可免輪廻。

白玉蟾

我有明珠光爍爍。照破三千大千國。觀音菩薩正定心。釋迦如來大圓覺。或如春色媚山河。或似秋光爽巖壑。亦名九轉大還丹。又謂長生不死藥。牆壁瓦礫相渾融。水鳥樹林共寥廓。缺唇石女駕土牛。跛脚木人騎紙鶴。三業三毒雲去來。六根六塵月綽約。此珠價大實難酬。不許巧錐妄穿鑿。若要秘密大總持。寂滅之中閒摸索。幾多衲子聽蟄雷。幾個道人藏尺蠖。茫茫盡向珠外求。不識先天那一着。那一着。何須重註脚。杜宇聲隨曉雨啼。海棠夜聽東風落。

丘長春

青天莫起浮雲障。雲起青天遮萬象。萬象森羅鎮百邪。光明不顯邪魔旺。我初開廓天地清。萬户千門歌太平。有時一片黑雲起。九竅百骸俱不寧。是以常教慧風烈。三界十方飄蕩徹。雲散虛空體自眞。自然現出家家月。月下方堪把笛吹。一聲響亮振華夷。驚起東方玉童子。倒騎白鹿如星馳。縱橫自在無拘束。心不貪榮身不辱。閒唱壺中白雪歌。靜調世外陽春曲。我家此曲皆自然。管無孔兮琴無絃。得來驚覺浮生夢。晝夜清音滿洞天。

李道純

性天太寥長根塵。理路多通增業識。聰明智慧不如愚。雄辯高譚爭似嘿。絶慮忘機無是非。隱耀含華遠聲色。一念融通

萬慮澄。三心剔透諸緣息。諦觀三教聖人書。息之一字最簡直。能於息上做工夫。爲佛爲仙不勞力。息緣返照禪之機。息心明理儒之極。息氣凝神道之玄。三息相須無不克。

瑩蟾子

抱元守一通玄竅。惟精惟一明聖教。太玄眞一復命關。是知一乃眞常道。休言得一萬事畢。得一持一保勿失。一徹萬融天理明。萬法歸一非奇特。始者一無生萬有。無有相資可長久。誠能萬有歸一無。方會面南觀北斗。至此得一復忘一。可與造化同出沒。設若執一不能忘。大似癡貓守空窟。三五混一一返虛。返虛之後虛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寂。西天鬍子沒髭鬚。今人以無喚作無。茫蕩頑空涉❷畏途。今人以一喚作一。偏枯苦執空費力。不無之無若能會。便於守一知無一。一

無兩字盡掀翻。無一先生大事畢。

三教講了一個空字。並因果感應包藏在內。纔知忠臣孝子。烈士貞女。當他一心成仁取義。原沒有個想到報應輪廻上。纔去行善的。那些賊子奸臣忘了君父。淫夫貪吏不怕鬼神。當他行惡之時。定沒有個怕那因果輪廻。猛然退步的。總是因果二字。爲下根人說法。那知這龍逢比干。當下便了得生死處。即是長生。盜跖秦檜。活時即墮了地獄。生時一團死氣。因此如來世尊未成佛時。被國王割截身體。不生嗔恨。方見他忘了人我衆生相。纔知地獄中即有天堂。天堂中亦有地獄。我佛即是衆生。衆生具有極樂。講佛宗的。從上根人便講了個空。從下根人須講個果。到了正果。自然能空。不落禪家套棒。且說一個典故。當日唐憲宗長慶年間。杭州刺史白居易訪西湖鳥巢禪師。問道。禪師坐在百尺松枝鳥巢之上。所居太險。何不下來上座。禪師說。太守所居尤險。白公說。

平生脚踏實地。有何險處。師曰。薪火相煎。識性不停。生死相續。豈非險處。白公請問佛法。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公大笑。說這兩句話。三歲孩兒也道得出來。有甚麼高處。師曰。三歲孩兒也道得。八十老翁還行不得。白公乃爲之作禮。我今講一部續金瓶梅。也外不過此八個字。以憑世人參解。纔了得。今上聖明頒行感應篇勸善錄的教化。纔消了前部金瓶梅亂世的淫心。普化度臨濟而說偈曰。

河陽新婦子。　木塔老婆禪。

臨濟小廝兒。　却具一隻眼。

續金瓶梅後集第六十四回終

校記

❶ 此段眉批「此」字原缺，據影抄本補。

❷ 底本以下至回末，刊本缺佚二葉，係後人配抄。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IIAN II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rembre 1994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豔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思無邪滙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續金瓶梅　十二卷六十四回／（清）紫陽道人著.
--初版.--臺北市：臺灣大英百科,1995［民84］
冊；　公分.--(思無邪滙寶；31-33)
ISBN 957-8592-43-4(上册：精裝).--ISBN
957-8592-44-2(中册：精裝).--ISBN　957-
8592-45-0(下册：精裝)

857.48　　　　　　　　84010644

思無邪滙寶〔叁拾叁〕

續金瓶梅（下）

發 行 人／葉貴英
總 經 理／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　　編／孫秀琴
校　　對／林潛爲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復興北路 2 號A棟 14 F
電　　話／(02) 7730868
傳　　眞／(02) 7764299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錦龍印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41 號
初　　版／1995 年 11 月

全套定價：41200 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45-0(單册；精裝)

思無邪滙寶。

思無邪滙寶。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中國文史研究組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